武俠世界
第32年
43
$15.00

**編者話**

馬騰先生所著「易水蕭蕭」在今期刊出，文中主角易水寒與風蕭蕭是知交，相處如兄弟，突然間風蕭蕭失去踪跡，急煞易水寒，並四處打探消息，而江湖上言傳風蕭蕭連殺多位江湖俠士，易水寒爲此更心焦萬分……原來風蕭蕭因爲迷戀少女艷娘，被她師傅桃花娘子所利用，要風蕭蕭去殘害忠良……當風蕭蕭省悟之時，悔恨莫及，結果……文中情節詭異曲折，峯迴路轉，文筆生動活潑，流暢自然，乃一篇不可多得之佳作。

* * *

繼「廢園刀聲」之後，辛棄疾先生另一新篇「浪子出馬」由今期起連載刊出。辛棄疾先生之佳作向以文筆流暢，結構嚴謹，內容新穎見稱，喜讀辛棄疾著作之朋友，這回又可一飽眼福！

新篇「玄門衛道鬥密宗」乃石中蓮所著，也在今期刊出。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巴人先生之新著「紫烟蘿」。

* * *



# 武俠世界

## 第32年
## 第43期

（總號164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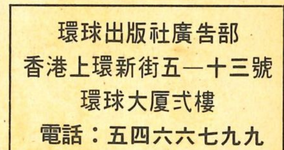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 | | |
|---|---|---|
| 港九連郵： | 半年港幣 | $ 370.00 |
| | 一年港幣 | $ 740.00 |
| 澳門・台灣： | 半年港幣 | $ 399.00 |
| | 一年港幣 | $ 798.00 |
| 外埠連郵： | 半年港幣 | $ 456.00 |
| | 一年港幣 | $ 912.00 |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每冊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奇情恩仇錄

# 易水蕭蕭

文·馬騰
圖·可飛

## 江湖浪子 仗義助友

易水河畔。

風雨蕭蕭。

一座竹籬茅舍，被蕭蕭的風雨籠罩着。

八騎人馬像是從凄迷的烟雨中幻現出來，突然間馳到那座茅舍的竹籬前，八匹健馬的三十二隻馬蹄猶如鐵釘釘在地上，牢牢地煞住，八個騎士在馬上整齊劃一地一抖手，八個繩鈎飛擲向那座茅舍的屋頂，「刷刷……」一陣響聲中，繩鈎飛落在茅舍頂上，八騎馬上的騎者立時撥轉馬頭，往回馳騁。

「嘩啦啦」一陣聲响中，茅舍的屋頂被拉扯得散脫下來，掉落地上。

那八騎人馬立時將坐騎勒停，同時抖動手上的繩索，鐵鈎自掉落的屋頂上飛脫起來，八個騎者雙手一陣急動，俐落地收回繩鈎，將之掛在鞍後的一個鐵環上。

被掀掉屋頂的茅舍內居然沒有人跑出來察看一下，要不是沒有人在內，便是裏面的人具有處變不驚，泰山崩於前而不變色的膽氣。

八個騎者扭頭回望，大概因爲看不到應該出現的情景——有人從茅舍內衝出來，不由都愕住。

跟着，八個騎者相顧一眼，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樣子。

他們得到的消息是，茅屋內有人，他們這樣做，是要將屋內的人逼出來。

就在這時，一條人影從風雨中出現，一下便來到茅舍的竹籬前。那八個騎者立時飄身下馬，向那人抱拳作揖。「總管。」

那「總管」「嗯」了一聲，輕輕抖一下身上那件油布衣，抖落滿身雨水。

「易水寒，洪某知道你在屋內，出來吧！」那「總管」朝那掀了頂的茅屋放聲叫。

茅屋內沒有動靜。

姚洪的「總管」兩道眉毛攏了攏，又放聲叫道：「易水寒，你再不出來，我要進來了。」

屋內仍然沒有一點聲息。

姚洪的「總管」一把推開籬門，大步走向茅屋。

走到茅屋前，姚洪的「總管」猶豫了一下，才伸手推開那扇關着的木板門。

門開處，屋內的情形一目了然。屋內只有一床、一桌、兩櫈，簡陋得很。

姚洪的「總管」看不到屋內有人。

由於屋頂已被掀掉，屋內一片水濕，與外面沒有多大分別。

姚洪的「總管」走入屋內。

八個騎者則在屋外，呈半月形，將茅屋圍堵着。

姚洪的總管才走入屋內，馬上看到一個人。

一個躺在床底下的人。

屋內果然有人。

躺在床底下的那個人忽然鼾聲如雷，一條手臂兀自摟着一個大酒壜。由於床板的遮擋，根本看不到那個人的模樣，除非蹲下來。

姚洪的「總管」沒有蹲下來，朝床底下那人淡淡地說了一句話：「易水寒，洪某有風蕭蕭的消息。」

話聲未落，床下那人——易水寒「颯」地鑽了出來，也不見他怎樣動作，已然站在姚洪的「總管」面前。「快說出來。」口中噴出濃烈的酒氣。

姚洪的「總管」抵受不了，忙別開臉面，皺着眉頭道：「你喝得太多了，不怕被酒淹死。」

易水寒沒有理會姚洪的話，緊急地道：「快說呀！」

姚洪的「總管」明知故問：「說甚麼呀？」

「有關風蕭蕭的消息。」易水寒伸手去抓姚洪的手。

「你要先答應我一件事。」姚洪的總管道。

「又是那回事？」易水寒翻翻眼。

「嗯，」姚洪的總管點點頭。「你答應了，洪某便告訴你有關風蕭蕭的消息。」

易水寒一口酒氣噴在姚洪的頭臉上。「姚洪的，你倒會……要脅……」

姚洪的「嘿嘿」笑道：「易水寒，別說得那樣難聽，敝上想盡辦法，也請不到你大駕，只好出此一着，其實，這是公平交易。」

雨水打濕了易水寒的頭臉衣服，可能令到他酒醒了幾分，摔摔頭，甩掉頭臉上的雨水。「姚洪的，我答應你。」

姚洪的大喜。「易大俠，請立刻跟洪某去見敝上。」

易水寒站着不動。「姚洪的，你還未將有關風蕭蕭的消息告訴易某。」

「有關風蕭蕭的消息，只有敝上才知道……」

「這麼說，我是非跟你走……」

一句話未說完，刷刷刷……一陣疾响聲中，茅屋的四面草壁往外翻倒，緊接着是颯颯的激射聲，激矢從四面八方射向易水寒與姚洪的。

易水寒的反應好快，在草墻翻倒的刹那，他已一拉姚洪的撲倒落地上，滾向床下。

那一片飛蝗般的激矢險險從兩人的身上交錯激射過。

一個黑溜溜的酒壜即時從床下往外飛出去，嚇得站在那一面的箭手慌不迭閃避。

一塊床板驀地倒豎起來，「飛」向屋後那面的箭手。

另一塊床板亦一下子倒豎起來，緊跟着第一塊床板飛去。

看清楚，原來易水寒抓着第一塊床板，像一塊盾牌般將自己擋護住，而姚洪的則與他背靠背，抓住另一塊豎起來的床板，遮擋着後面。

「篤篤篤……」一陣射擊聲中，易、洪兩人背貼着背，疾旋起來，自四面八方飛射過去的箭矢，除了射空的，全都射在那兩塊床板上，密密麻麻的，有一部份箭矢透過板面二三寸，幸好沒有一支完全透過木板，要不，易、洪兩人肯定會被射中。

箭雨驟停，疾旋中的易、洪兩人亦驀然停下來，接着爆裂四射開去。

易、洪兩人亦緊接着往前後兩個方向貼地竄撲前去。

那些箭手先是被四散飛射的碎板逼得躲避不迭，還未定下心神，易、洪兩人緊接竄撲而至，首當其衝者立時慘叫倒地，刹那間那兩面的箭手倒下五六人，頓時四散走避。

左右兩面的箭手恐怕會誤傷了自己人，都不敢放箭，只有呆看着。

易、洪兩人緊追着那些驚慌走避的箭手，好讓左右兩面的箭手投鼠忌器，不敢放箭。

陡地，走避的箭手都停止了奔逃。

原來，有兩個人分別阻住易、洪兩人的追逐。

阻擋在易水寒面前的，是一根「竹竿」——一個身形精瘦，起碼比易水寒高出一個頭的高個子。

易水寒的身材說得上高的了，與那個高個子比起來，仍然矮一個頭，那人之高，可想而知。

至於阻擋住姓洪的那個人，身材普通，長了一把亂蓬蓬的大鬍子，幾乎看不到嘴巴。

「竹篙精蔣仁，」易水寒仰頭注視着高個子，右手搭在腰間的刀把上。

高個子蔣仁哈哈一笑。「易水寒，你太不智了。」

易水寒不解地道：「易某怎樣不智？」

竹篙精又哈哈一笑。「姓洪的一共請了你五次，前四次你都一口拒絕，這一次你答應了，可說是『晚節』不保，實在該殺。」

易水寒怒道：「滿口胡言，易某與你素無瓜葛，你要殺易某，所爲何事？」

「易水寒，你不是醉了吧？」蔣仁一雙眼滴溜溜地看着易水寒。「我剛才不是說了嗎？你不該答應姓洪的，相助姓顧的。」

易水寒恍然大悟。「你甚麼時候投效了高林盛？」

蔣仁「嘿」了一聲，「易水寒，我不與你鬥嘴饒舌，受死吧！」身形倏地欺向易水寒，烏芒乍閃，飛點向易水寒的雙眼。

易水寒疾喝一聲：「好竿法。」身形疾退中，寒芒掣閃，一刀斬向攻向他雙手的烏金竹。

蔣仁的兵器原來是一根六尺長的竹竿——烏金混以精鋼打造的一根「竹竿」，通體烏黑，能隨意伸縮長短，名之爲如意烏金竹。

蔣仁疾忙縮臂撤竿，竿柄往地上一點，身形往上騰飛起來。

弓弦聲暴響，站在蔣仁後面的箭手皆向易水寒放箭。

易水寒似乎料不到對方有此一着，不過他的反應好快，刀隨身旋，幻起一團刀芒，叮叮噹噹一陣激響，激射過去的箭矢紛紛被擊落地上。

騰飛在空的蔣仁，刹那間在空中翻起來，頭下脚上，雙手握竿，筆直地向地上的易水寒頭上疾插落去。

下插之勢，銳不可擋。

疾旋中的易水寒陡地暴喝一聲，身形一挫，雙手執刀過頭，雷霆萬鈞般斜揮斬劈出去。

「鏗」一聲，刀鋒劈斬在閃插下來的竿頭上，硬是將烏金竿下插之勢劈擊得歪斜開去。

烏金竿下插之勢既變，空中的蔣仁亦身形一歪，斜墮下來。

易水寒就在那刹那身形有如烟花星火般，彈射起來，閃爍的刀芒飛射向蔣仁。

蔣仁人在空中，無從閃避，千鈞一髮之間，他做了一件事——將那支六尺長的烏金竿縮短爲三尺，短竿一掄，只聽「鏗」一下金鐵撞擊聲響起，險險將易水寒那一擊截住。

易水寒身形一窒的刹那，手中刀化作一溜虹芒，飛射向蔣仁的胯下。

蔣仁做夢也料不到易水寒將手中刀擲出，而且又是擲向他那個部位，待到他驚覺的時候，已經遲了，只見他身子在空中猛地一挺，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慘嚎，隨即墮落地上。

看清楚，易水寒脫手擲出的那把利刀自蔣仁的胯下插進去，起碼插入一尺有多。

那些箭手看到蔣仁死在易水寒的刀下，莫不心驚膽寒，呆住了。

易水寒沒有將刀取回，奪了蔣仁手上的烏金竿，撲向那些箭手。

那些箭手在旁虎視，是一大威脅，必須將之驅走，要不，可能會吃虧。

那些箭手見易水寒有如一頭猛虎般撲過來，嚇得驚叫一聲，四散竄逃。

趕走了那些箭手，易水寒正欲撲向姓洪的那邊，加以援手，那個與姓洪的動手的漢子眼見大勢已去，無心與姓洪的再打下去，抽身飛掠而去。

雨不知甚麼時候停了，風更大。

易水寒吁口氣，往姓洪的那邊走去。

姓洪的受了傷——左臂有一道血口，痛得他直吸氣，易水寒道：「要不要替你包紮一下？」

姓洪的搖搖頭。「我們還是立刻趕回敝上那裏，免得又再遭遇狙擊。」

易水寒點點頭，掃一眼地上那些屍體，其中有八個騎者的屍體。「你那八個被殺的手下的屍體怎辦？」

姓洪的道：「趕到前頭驛站，洪某



會派人來收拾他們的屍體。」

易水寒道：「那還站着幹嗎？」

姓洪的不再說話，往來路奔去。

易水寒跟着。

＊　＊　＊

姓洪的那位「敝上」，乃是江南五大家之一的顧家主人——顧廷武。

江南五大家中，除了顧家之外，其餘四家是：蘇、齊、趙、伍。

江南五大家均是武林世家，在江南武林中實力相仿，誰也吃不了誰，因此，一向相安無事。

江南武林亦由於有五大家的坐鎮，因而風平浪靜，沒有發生過甚麼大事。

可是，這一次顧廷武派出總管洪斌到易水之畔一再邀請易水寒相助，莫非顧家有大麻煩，應付不了？

以顧家的實力，應該沒有甚麼應付不了的，卻要請易水寒相助，難道易水寒的本領比顧家的主人顧廷武還大？又或是有三頭六臂？

到底顧家發生了甚麼麻煩？

＊　＊　＊

顧廷武以上賓之禮，招待易水寒。

梳洗過後，換上一套顧廷武爲他準備好的簇新錦衣，易水寒精神奕奕，容光煥發，與在茅屋時半醉不醒的樣子，像換了一個人。

顧廷武一眼看到他，不由在心裏讚一聲：「好一個人材！」

洪斌替主人與易水寒引介。「主人，這位就是易水寒易大俠。」

跟着又道：「易大俠，這是敝上。」

易水寒抱拳向顧廷武道：「顧前輩，久仰。」

顧廷武抱拳還禮。「易少俠，見面勝過聞名。」

跟着又道：「易少俠請坐。」

易水寒客氣一句，在左手邊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洪斌告退。

內廳中只有顧廷武與易水寒兩人。

「易少俠，請用茶。」顧廷武邊說邊拿起身旁几上的茶盅。

易水寒說一聲：「請。」拿起茶盅，喝了一口。

放下茶盅，易水寒馬上說到正題。「顧前輩，晚輩請問，前輩千方百計請晚輩到府上，所爲何事？」

顧廷武輕輕捋一下頷下的鬍鬚，正容道：「易少俠，實不相瞞，顧某着洪總管請你來，是想請你應付徐日輝！」

易水寒詫訝地道：「顧前輩，晚輩聽洪總管說，要……踏平……府上的，是高林盛這個煞星，並不是徐日輝。」

顧廷武嘆口氣，打斷易水寒的話。「易少俠，衝着寒舍來的，確是高林盛，顧某還不放在心上，他大概也自知憑他一己之力，動不了寒家一草一木，故而邀集了一批人手，許以好處，徐日輝就是其中一份子！」

頓一下，接着又道：「易少俠，你也知道，火神徐日輝一身火葯暗器，實難應付，武林中人誰不忌憚，寒家傳到顧某這一代，已經是第五代，顧某不想寒家毀在火葯之下，思量之下，只有你才能應付徐火神，顧某不得已，才着洪總管去請你到來。若有過份之處，顧某在這裏向少俠你賠個不是。」站起來，向易水寒抱拳一禮。

易水寒忙站起來還禮不迭：「顧前輩，折殺晚輩了。」

「易少俠，顧某已吩咐洪總管派人去替你修建那幢房屋。弄毀了你的房屋，顧某代他們向你致歉。」

易水寒忙道：「顧前輩，晚輩那間破茅屋，有勞操心了，晚輩感激不盡。」

顧廷武擺擺手：「少俠的居所是顧某的人毀壞的，當然要負責爲少俠你將居所修建好。難得少俠不加怪責，還那麼說，顧某心裏更加過意不去。」

一頓，接話題一轉：「易少俠，高林盛與他邀集的其他人手，顧某都有信心可以應付得了，獨是徐火神，那一身火葯暗器，叫人防不勝防極之棘手，憑着少俠與徐火神的交情，顧某相信，少俠你能夠說動他改變主意，不參與高林盛對付寒家的行動。」

「顧前輩，晚輩不敢擔保說得動徐火神改變主意，但晚輩會盡力而爲！」

「易少俠，只要你辦妥這件事，顧某馬上將風蕭蕭的行踪下落說出來。」

「好，晚輩明天便去找徐火神！」

「易少俠，小心啊！」

「顧前輩放心，晚輩會多加小心的了。」

「顧某一直派人暗中留意徐火神的行綜，待派出去的人回來後，顧某着洪總管告知你徐火神的行踪下落。」

易水寒點點頭。

洪總管忽然走進來，朝顧廷武道：「主人，酒菜已準備好，請到小花廳。」

顧廷武「嗯」了一聲，含笑對易水寒道：「易少俠，請到小花廳喝杯水酒。」

易水寒知道推却不了，也不客氣，站起身，隨顧廷武向小花廳走去。

＊　＊　＊

徐日輝坐在歡日樓頭，自斟自飲。

若是不認識他的人，看到他那個樣子，身穿一件華貴的錦袍，面白無鬚，怎也不會相信，他是一個擅於使用火葯，一身火器的武林人。

事實上，他的樣子十足一個長袖善舞的富賈。

易水寒依照洪總管所說，往觀日樓走去，找尋徐日輝。

老遠的，他便望到觀日樓那幅高掛着的布招，不由加快了脚步。

據洪總管對他說，徐日輝每日都去觀日樓喝酒，而且，每一次皆是獨酌。

對於勸說徐日輝不要參與高林盛對付顧家的行動，易水寒滿有信心。

因爲，徐日輝欠他一個人情。

而徐日輝又是一個言出必踐的人。

你道徐日輝欠了易水寒一個甚麼人情？

原來，易水寒救過徐日輝一命。

徐日輝曾在事後，對易水寒說的第一句話是：「大恩不言謝，日後，老弟你若是有用得着徐某的地方，只要說一句話，不論水裏火裏，刀山劍海，在所不辭！」

就憑着這句話，易水寒相信，徐日輝會答應他，不淌這趟渾水！

只要徐日輝答應他離開這裏，他便不負顧廷武所託，那就可以得到風蕭蕭的消息。

爲了找到風蕭蕭，甚麼事也會幹。

到底，他爲了甚麼，非要找到風蕭蕭不可？

想到很快就可以得到風蕭蕭的消息，易水寒一陣興奮，走得更快。

驀地，他差一點撞在一堵「墻」上！

他在撞上那堵墻的刹那，及時脚步一窒，停下來，沒有撞上那堵墻。

陡地，他左右肩頭一緊，一個身體陡地往上升起來。

升起三尺有多，易水寒忽然看到一張臉！

那張臉好大，有如面盆那麼大，眼、耳、口、鼻都比普通人大一倍，驟然間面對一張這麼大的臉，眞叫人以爲撞上妖怪，膽小的不當場嚇得暈死過去才怪！

那張臉確是能夠嚇死人，眼若銅鈴，血盆大口，比獅子還大的鼻子！何況，那張大臉此刻正展露出噬人的形相，看上去有如妖怪般恐怖。

事實上，街上有兩個膽小的行人看到那個巨無霸恐怖的模樣，嚇得膽破魂飛昏倒在地。

那巨無霸少說點，也有十尺過外。

那個張開來的血盆大口，可不是裝模做樣嚇人的，確是噬向易水寒的腦袋。

易水寒看着那個血盆大口噬來，禁不住心驚魄動，同時間，他做了一件事，將自己的腦袋猛地往前送上去。

不過，他並不是送入那個巨無霸的血盆大口內，而是撞向巨無霸的鼻樑上！

鼻樑雖然算得上硬，但却是一個脆弱的部位！

何況，易水寒那一撞的力道很猛。

「卜」一聲，易水寒的腦袋撞在巨無霸的鼻樑上！

巨無霸狂吼一聲，頭往後仰，滿天星斗，劇痛得鼻樑有如碎裂般，一下子將提起來的易水寒鬆開，跌落地上。

易水寒全身一鬆，覷準了，一個膝頭重重地撞在巨無霸的下體要害上！

易水寒這一招令到巨無霸怪嚎一聲，推金山倒玉柱般，弓着高大的身體「篷」一聲跌落在地上。

易水寒之所以使出那種陰損的招數，是因爲他知道，像巨無霸這種身形異常巨大的人，一身皮肉筋骨有如銅鐵一樣，動之以拳脚，未必傷害得了，若一下子制服不了對方，待他回過神，可能難逃其毒手，因此必須要在對方還未回復過來的時候，將之重創，令其喪失氣力，而下體要害處，乃是人身最軟弱的地方，若受到傷害，就是鐵打的，也會喪失鬥力！所以，他不得不用上那一招。

易水寒脚才站地，立刻又以一招牛角拳，左右齊擊在巨無霸的太陽穴上！

巨無霸登時發出一聲有如悶雷般的吼叫，仰身躺倒下去。

他暈死過去！

站在附近看熱鬧的路人看到易水寒三兩下手脚便將一個高出常人一截的巨無霸放倒，無不露出詫異的神色，像看甚麼似的看着易水寒。

易水寒吸口氣，看着地上的巨無霸，嘀咕一句：「這傢伙是誰？世上居然有像小山般巨大的人！」

十尺過外高的巨人，確實罕見，難怪易水寒在差點撞上去的刹那，以爲是一堵墻！

雖然他不知道那巨人是何人物，但他猜測，九成九是高林盛邀來的幫手，欲阻止他去找徐日輝。

看一眼倒在地上的巨無霸，易水寒快步往觀日樓走去。

終於來到觀日樓。

易水寒一頭走入樓下的店堂，掃了一眼，看不到徐日輝，便往樓上走去。

才走上樓梯，驀地店堂內有人大叫。「廚房失火了，快來救火呀！」

廚房起火，那可不是鬧着玩的，若是撲救不了，火勢猛烈蔓延開來，可能會來不及走避，因此，樓上樓下的食客莫不大驚失色，起哄着慌忙離座往外奔走。

一時間，樓下的食客往外奔逃，樓上的一窩蜂往樓下衝，觀日樓內頓時亂了套！

往樓上走的易水寒自不免被一窩蜂從樓上衝下來的人客衝擊得無法往上走一步，甚至被逼得身不由主地往下退。

店堂內硝烟瀰漫，火光閃閃，似乎火勢已從廚房蔓延出來！

樓上的食客一個勁往下衝，易水寒被逼落樓下，只好閃到旁邊，看着那些倉皇失措的人從上面衝下來，有些是滾跌下來的，很快，樓上的人客差不多都逃落樓下，易水寒一手抓住樓梯的欄杆，身形往上一翻，「颯」一聲飛掠上樓上。



剛才，他在下面一直看不到徐日輝從樓上衝下來，因此，他才急不迭衝上樓上看看。

樓上一個人也沒有。

徐日輝已經走了。

愕了一下，易水寒突然拍一下自己的腦袋：「我怎麼想不到！」

他竟然想不到，徐日輝並不是一個普通人，一個會武功的人，他根本不用跟那些衝下樓去的人客那樣，爭先恐後地由樓梯上往下擠，他大可以從窗口掠出去，離開觀日樓！

「唉，我怎麼想不到，徐火神一身火葯暗器，最忌是火，他聽聞失火，還不第一時間自窗口飛掠離去，又怎會跟那些人客搶着往下擠！」易水寒自語聲中，雙眼向敞開的窗戶往外張望。

他看到的，是一片片波浪般起伏的屋脊。

驀地，他聽到樓外一些喧嘈聲，不知發生了甚麼事，忙衝落樓下，往大門外跑去。

大門外圍着一大堆人，易水寒游魚般，從人堆中擠入去。

擠到前面，只見中間的空地上，躺着三個人，哼哼哈哈地呻吟着，有幾個人正在圍觀。

從圍觀者的七咀八舌聲中，易水寒很快便弄清楚，那三個傷者是在樓上越欄跳下來，跌傷了腿脚的！

那三個傷者未免太驚慌冒失了。

不過，這也難怪那三個傷者「慌不擇路」的，人在情急之下，甚麼事幹不出來？

易水寒沒有興趣再看下去，擠出人羣，往四下裏張望了一下，便往回走。

附近既然看不到徐火神的人影，他又不知道往那裏去找，倒不如暫時先返回顧府再說。

才走出鎭口，一個人又擋住易水寒的去路。

只不過，這個阻路之人並不是巨無霸或是不尋常的人物，那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子。

而且，易水寒一眼便看那個小子不會武功。

只不過，他仍然不敢大意。經過兩次事故後，有甚麼事是不可能發生的？

上下打量一下那個小子，易水寒正想開口說話，那個小子已說道：「你是易水寒？」

易水寒雙眼一睜，詫異地看着那小子。「你怎會知道我的姓名？」

那小子狡黠地一笑。「有個人告訴我的。」

「誰？」易水寒盯着那小子。

「徐日輝。」那小子道。「他要我帶你去見他。」

易水寒眼中露出思疑之色。「他是甚麼樣子的？」

那小子立刻比劃起來。「個子比你略高，粗眉毛……鼻子像……蒜頭，是蒜頭鼻……還有，左下巴那裏有一道疤痕……」

「嗯，別說了。」易水寒打斷那小子的話。

那小子天眞地道：「我說得對嗎？」

易水寒莞爾道：「算你說對吧。」

那小子認眞地道：「我沒有騙你吧！」

易水寒伸手摸摸那小子的頭。「那個人在那裏？」

「在那邊的一條溪旁。」那小子往西南面指一下。

「他幹嗎不來找我，要你帶我去見他？」易水寒問。

「好像受了傷。」那小子道：「那人全身水濕……濕透了，靠在溪邊的一棵樹下……很痛苦的樣子，我剛好路過，他給我一塊銀子，要我到這裏來，看看有沒有一個像你這樣的人經過……」

聽說徐日輝可能受了傷，易水寒着急地道：「快帶我去見他。」

那小子點一下頭，轉身往他剛才所指的方向走去。

小溪流水。

一棵樹下，倚坐着一個人。

一個全身濕透的人。

易水寒一眼便認出，那人是火神徐日輝。

絕對沒有錯。

「徐老哥。」易水寒呼叫一聲，加快脚步走向樹下。

倚坐在樹下的那人聞聲扭頭張望，一眼看到快步走過來的易水寒，臉露喜色。「易老弟！」

「徐老哥，你怎麼了？」易水寒看到徐日輝臉色發白，猜想他可能受了傷，脚步更快。

徐日輝苦笑一下。「易老弟……不過中了一枚暗器，不要緊的。」

易水寒站在五尺外，小心地看着徐日輝。

眼前的人雖然是徐日輝，但也有可能是別人易容假冒的，因此，他不得不加以小心。

「徐老哥，要不要扶你回鎭上……」

徐日輝搖搖頭。「不用，剛才我已將暗器拔出來，包紮好傷口，支持得了。」

「徐老哥，知道用暗器傷你的人是誰嗎？」易水寒始終不敢太接近徐日輝。

徐日輝搖搖頭。「匆忙中，分辨不出是誰向我發出暗器的。不過，我猜，九成九是顧廷武的人。」

頓一下，又道：「易老弟，我在觀日樓頭喝酒，聽聞樓下失火，由於我身上……藏着不少火藥暗器，最忌火，所以，馬上掠出樓外，就在那時候，有人向我發射暗器，不幸中了一枚，忍痛掠過對面一處屋檐上，我詐作不支，欲誘那個暗算我的人現身追來，那個傢伙却沒有現身追來，大概怕我身上的火藥暗器，我見那人不上當，便負傷往鎮外掠去，就在我掠下屋檐的刹那，瞥到老弟你衝上樓上，本想掠回屋檐上招呼你的……由於傷口仍在流血，又怕用暗器傷我的人還在附近，因而打消那個念頭，掠出鎮外，來到這裏邊，支持不住，跌落溪中……爬上來後，遇到一個小子，心想你若是返回顧家，必會走那條路，便給了那小子一塊碎銀，叫他在那條路上等你……果然等到你。」

易水寒聽徐日輝那麼說，心裏的疑念全消，忙上前去，蹲下來，關切地道：「徐老哥，你到底傷在那裏？讓我看看！」

徐日輝吁口氣，「易老弟，我說不礙事就不礙事，我已敷了金創藥，傷口在左脅下。」

「徐老哥，你怎知我會返回顧家的？」易水寒奇怪地問。

徐日輝看着易水寒。「易老弟，你昨日進入顧家，高林盛的人便已看在眼內，我聽到消息後，心裏便嘀咕起來！據我所知，老弟你與顧家素無瓜葛，因何突然間會進入顧家，莫非是衝着我來的？老弟，到底是不是？」

易水寒點點頭。「徐老哥，你猜對了，我確是顧家請來對付你的。」

「老弟，你答應顧家，必有苦衷。」徐日輝看着易水寒。

易水寒點一下頭。「嗯。他們有風蕭蕭的消息……條件是要我來勸你，別淌這渾水。」

「易老弟，你以爲我想淌這渾水？」徐日輝長長地嘆口氣。「三煞刀高林盛先是動之以利，我却無動於衷，他們便以我娘親的生死來要脅我。」

頓了一下，跟着激動地道：「老弟，我只有一個娘親，生我養我，我怎忍心她受到傷害？沒奈何，只好答應他們。」

「老哥，他們脅持了令堂？」易水寒憤怒地道。

「我不知怎樣說。」徐日輝胸膛起伏，「高林盛派了兩個女子到我娘親那裏，假稱是我請她們回去照顧我娘親的，實則是看着我娘親，日夜都形影不離，看上去是照顧週到，實則是讓我看到，我娘親已在他們掌握之中，若我不答應幫忙對付顧家，那兩個女子隨時可以殺死我娘親。」

「徐老哥，高林盛好卑鄙！」易水寒憤然罵道。

「唉，老弟，肉在砧上，你說，我能不答應嗎？」

「徐老哥，我明白你的處境。」易水寒執住徐日輝的手。

徐日輝苦笑一聲，突然正容道：「老弟，請恕我不能報答你對我的恩德。」

易水寒先是怔了一下，繼之道：「徐老哥，我好慚愧……」

徐日輝擺手阻止易水寒再說下去，「易老弟，慚愧的應該是我，欠你的恩德，該還的，但這一次關係到我娘親的生死，不得不做一個忘恩負義的人，老弟，請你原諒。」身子一挺，雙膝着地，便要拜下去。

易水寒忙伸手架着他，不讓他拜下去。「徐老哥，人命關天，我怎能夠爲了一己之私，令到伯母喪生，陷老哥你於不孝之境地。」

「老弟，這麼說……」

「徐老哥，就當我沒有說過那番話，也沒有見過你。」易水寒站起身來。「我馬上返回顧家，推掉那宗交易。」

「易老弟，我不知怎樣說才是。」徐日輝異常激動，「對不起。」

易水寒洒脫地一笑。「徐老哥，別這麼說，令堂的生命要緊。」

「老弟，錯過這一次，若有用到我的地方，不論水裏火裏，刀山油鍋，萬死不敢辭。」徐日輝緊緊地抓住易水寒的雙手。

「兩位好親熱啊！」驀他附近有人冷冷地發話。「好精彩，好令人感動的話。」

兩人聞聲吃一驚，循聲望去，只見一個漢子挺立在兩丈外的一棵樹下，譏諷地看着兩人。

易水寒霍然站起來，疾聲道：「閣下是誰？」

徐日輝接口道：「他就是旋風刀趙崇山。」

易水寒早已聽聞旋風刀趙崇山的大名，却從未見過面，這一次總算謀了面，不由細細地看了趙崇山兩眼。

旋風刀趙崇山果然是一號人物，易水寒禁不住在心裏暗讚一聲。

踏前三步，趙崇山冷冷道：「易水寒，你的所爲，敎趙某好生失望。」

易水寒聽得一頭霧水，怔了一下。「趙閣下，易某愚鈍，不明白你的話。」

徐日輝接口道：「老弟，他是顧廷武邀來的幫手。」

聽徐日輝那麼說，易水寒頓然明白趙崇山剛才所說的話是甚麼意思。

「趙閣下，你大概誤會了！我是奉了顧前輩之命，找徐老哥說話的。」

「這個麼，我知道。」趙崇山道：「可惜，你並沒有依照承諾，勸徐火神離去，別淌這渾水。」

易水寒一時間無言以對。

事實上，他確實沒有勸說徐日輝離去。

徐日輝却替易水寒辯說。「易老弟怎麼沒有勸說徐某別淌這渾水？他一開口就勸我離去，是徐某不答應，你沒有聽到的，怎麼能夠說沒有。」



趙崇山冷笑連聲。「徐火神，別替他說話了，從易水寒在這裏與你相見後，趙某便一直在附近監視着，你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落在我的眼裏耳中，休想騙得了我。」

易水寒怒道：「原來你一直在暗中跟着易某。」

趙崇山狡辯，「不是跟着你，是怕你有危險，暗中保護你。」

「是顧前輩的主意？」易水寒强壓下心中的不滿。

「若不是顧兄吩咐，趙某怎敢自作主張？」

「好哇，」易水寒冷笑一聲。「趙閣下，請代易某謝謝顧前輩對易某的好意！顧前輩既然不相信易某，易某也不想跟他合作，就此拉倒。」

「易水寒，趙某會代你向顧兄轉達，既然你已取消了與顧兄的合作，那請你馬上離去，別插手這件事。」趙崇山又逼前兩步。

「趙閣下，你好霸道啊！」易水寒不滿地道。「易某離不離開，是易某的事，你管不着。」

趙崇山冷冷道：「易水寒，趙某一番好意，你不領情，趙某無可奈何。」

易水寒冷笑道：「說得倒好聽，拆穿了，還不是怕易某阻礙你們對付徐老哥。」

「隨便你怎麼說，」趙崇山道：「難得遇上這個對付徐火神的好機會，既然你一心一意要陪他到地府去，說不得只好成全你。」

「易老弟，你快離開，別理會我與他們的事。」徐日輝着急地對易水寒說。

易水寒搖搖頭。「徐老哥，我要是不顧而去，還是人嗎？」

徐日輝着急地道：「老弟，我於心不安呀！」

易水寒道：「老哥，若要我不顧而去，萬萬不能。」

「兩位說夠了吧？」趙崇山打斷兩人的話。「徐火神，趙某並不是非要對付你不可的，只要你答應不『助紂爲虐』，馬上離去，趙某斷不會爲難你。」

徐火神嘆口氣。「徐某根本就不想淌這渾水……」

「那你爲何又助紂爲虐？」趙崇山截斷徐日輝的話。

徐日輝猶豫了一下。「若你們能夠從高林盛的手中救出我娘親，我二話不說，馬上離去。」

趙崇山呆了一呆。「原來你娘親被高林盛脅持了？」

跟着又道：「那你更加不應該做其幫兇。」

「你說得倒好聽。」易水寒忿然道。「要是易身而處，你會如你說的那樣做嗎？」

趙崇山無言以對。

「徐火神，只要你答應離開，崔某答應你，會竭盡所能，助你救出令堂。」人隨聲現，自另一棵樹後，走出一個人來。

徐、易兩人偏頭望去，看到那個人一身青衫，頗爲蕭洒，年約四十左右，頷下五綹疏髯，丹鳳眼，一管直鼻，蕭洒中透出幾分威儀。

「崔輕舟，是你？」徐火神脫口說出那人的大名。

「徐兄，桐城一面，不覺又已半年。」那頗蕭洒的中年人崔輕舟抬手輕捋一下頷下的五綹疏髯，「眞是光陰似箭，徐兄別來無恙？」

徐日輝抱拳道：「說好不好，說不好，又不像。崔兄，徐某不知怎說。」

「徐兄，若肯依照崔某剛才所說去做，崔某包保你一切都好！」

「崔兄，你擔保可以平安救出我娘親？」徐日輝看着崔輕舟。

崔輕舟輕輕搖頭：「徐兄，這個麼，崔某可不敢擔保。」

徐日輝道：「那請恕徐某不願從命！」

「徐兄何不三思了？」

「崔兄，徐某不但經過三思，少說也經過數十思，爲了保住母親一命，徐某不得不屈從，因爲高林盛所用……」

「這麼說，你是不會改變主意了？」

「爲了家母，徐某別無選擇。」

「崔閣下，轉換是你，你有別的選擇嗎？」易水寒開口問。

崔輕舟搖頭：「沒有。」

「那爲何强人所難？」易水寒橫着眼。

「易水寒，你說得是！崔某不該强人所難。」崔輕舟頷首道：「但是，崔某受顧兄所託，不能輕易放走徐兄你！」

「你們到底想怎樣？」易水寒怒視着崔輕舟。

「既不能爲友，那便爲敵！」崔輕舟加重語氣。

「非動手不可？」易水寒的語聲很平靜。

「嗯！」崔輕舟用力點一下頭：「易水寒，你可以離開，我們不會爲難你。」

「易某又豈是貪生怕死之輩！」

「那就手底下見個眞章吧！」趙崇山早已按捺不住，抽出他的彎月刀！

崔輕舟陡地發出一聲短促的嘯聲。

刹那間，「嗤嗤」聲響成一片，驟雨般的箭矢，四面八方激射向兩人。

徐、易兩人急忙舞動手上的兵器，撥擋射來的箭矢！

幸虧兩人一直站在樹下，那棵樹幹起碼替兩人遮擋住一面射來的箭矢，換言之，兩人只需應付其他三面射來的箭矢，比起要應付四面射來的箭矢，自然輕鬆一點。

射來的箭均被兩人悉數撥擋落地。

那知道箭雨之後，緊接着是一片飛矛！

兩尺長短的矛！

這可比應付箭矢難多了，易水寒臉色微變，疾喝一聲「起！」一手抓着徐日輝的左臂，往上拔起來。

他知道徐日輝脅下受了傷，會影響到他的身形動作，因而幫他一把。

「篤篤篤！」十多支短矛射入樹幹上，令到那棵樹一陣震晃。

「易老弟，撲過去跟他們拚！」徐日輝看出眼前的情形對他們極之不利，若不撲過去跟趙、崔兩人動手，令到那些箭手與矛手投鼠忌器，他們遲早會死在箭矢之下。

易水寒早已看出這一點，徐日輝叫聲才出口，他已經一脚斜撐在一條樹椏上，藉那一撐之力，飛撲向崔輕舟。

徐日輝亦凌空一個翻滾，掠撲向趙崇山！

趙、崔兩人想退避，已來不及，只好接住徐、易兩人的撲勢，動起手來。

崔輕舟使的是劍。

他外號輕舟已過萬重山，使的劍法也輕靈飄逸，如流水輕舟，一瀉千里，無間無斷，一招連着一招，連綿不絕。

起初，易水寒由於第一次領教崔輕舟的流水行雲劍法，一時間應付不了，被逼得手忙脚亂，左支右絀。

不過，他很快便看出崔輕舟的劍法路數來，慢慢地，應付自如，與崔輕舟鬥得難分難解！

崔輕舟對易水寒之身手及領悟力暗暗驚讚不已。

易水寒用的是刀，一把普普通通的刀，招式也不見得怎樣奇妙高明，但却沉實不華，每一招使出來皆恰到好處，足以應付崔輕舟施展出來的招式。

崔輕舟看不出易水寒使的是甚麼刀法，但却看出，他的刀法看上去沉實樸拙，實則變化精妙。

越鬥下去，他越心驚。

鬥下去，他不知道自己是否仍能穩佔上風。

以他在江湖上的身份地位，若是敗在易水寒這麼一個三十未到的年輕人的刀下，他那裏還有顏面在江湖上混下去！

崔、易這邊一時間難分高下，但徐、趙那邊却險象環生，看得叫人替徐日輝揑一把冷汗。

原來，徐日輝本就武功不怎高明，他是仗着一身火葯暗器名動江湖的，如今一身火葯暗器盡濕，可說是無法施其技，在受傷的情形下，與趙崇山動手，立刻就落在下風，處於劣勢之中。

事實上，憑他的身手，根本不是趙崇山的對手，受傷之下，更加不濟，要不是咬牙拚死力戰，令到趙崇山有所顧忌，不敢完全放開手脚，他早已倒在趙崇山的刀下。

「喔」一聲，徐日輝的左腿側被趙崇山的彎月刀劃破皮肉，身子一歪，差點跌倒下去。

趙崇山一招得手，面露喜色，刀勢連環斬向徐日輝身上！

徐日輝眼見刀光如虹，往自己身上飛斬，自知應付不了，忍痛往地上跌倒下去，口裏疾喝一聲：「看彈！」擲出一顆黑黝黝的彈丸。

趙崇山大吃一驚，急不迭收刀斜竄開去，但他馬上便知道上了徐日輝的當，急忙刹住斜竄之勢！

那顆彈丸落在地上，滾動了一下，沒有爆開來！

原來，那顆烈火彈被水浸濕了，自然不靈光了。

徐日輝却藉這空隙，從地上跳起來，躲過趙崇山利刀斬體之厄！

才跳起身，還未回過一口氣，眼前人影一閃，趙崇山已閃掠到他的面前，冷笑道：「徐火神，趙某一時忘了你跌落溪中，一身火葯暗器已被水浸濕，死了火，功效全失，差點被你騙倒了！」

徐日輝忍痛道：「姓趙的，乘人之危，非大丈夫所爲！」

趙崇山笑笑，道：「對付你這個危險人物，若不乘你之危下手，怎能得手？只怕非但殺不了你，還會被你身上的勞什子火器炸得粉身碎骨！」

「姓趙的，你們今日不殺我，是絕不罷休的了？」徐日輝咬着牙。

「放着這個大好機會不除去你，難道放你回去，讓你幫着高林盛對付顧家不成？」趙崇山連聲冷笑：「我們可不是傻瓜，縱虎歸山！」

「枉你們自命名門正派，滿口俠義，說穿了，還不是與高林盛他們一個樣？不過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徐日輝忿然道。

「徐火神，你助紂爲虐，難道不該殺？」趙崇山疾喝一聲，一刀斬向徐日輝。

徐日輝奮力招架，擋是擋住那一刀，但却被震得一跤跌在地上。

趙崇山「嘿」地冷叱一聲，彎月刀有如飛輪一樣，脫手飛斬向徐日輝。

「鏗」地一聲，一道閃芒斜刺裏飛擊在刀輪上，濺起一蓬火花，硬是將趙崇山的彎月刀擊飛開去！

人影乍閃，易水寒落在徐日輝的身前，護住他！「徐老哥，你怎麼樣？」話未說完，身子微晃了一下。

徐日輝伸手往地上一撐，跳起來，扶住易水寒：「老弟，你傷得重嗎？」

易水寒看一眼右肋上的傷口，搖頭道：「老哥，別擔心，要不了我的命！」

却原來，易水寒在徐日輝挨了趙崇山一刀之時，便欲撇開崔輕舟，撲過去救援徐日輝，但却被崔輕舟苦苦



纏住，脫身不得，急得他甚麼也似的，一眼見徐日輝無法應付得了趙崇山飛斬而出的一刀，情急之下，拚着挨崔輕舟一劍，一掌擊在崔輕舟的左肩頭上，將他擊退數步，身形疾轉飛撲中，脫手將手上的刀飛射出去，千鈞一髮間，險險將趙崇山彎月刀擊飛開去！

可是，他右肋上挨的那一劍頗深，血流如注，痛得他無法穩住身形。

「易老弟，你這樣，叫我一生一世也報答不了。」徐日輝激動得連聲音也有點發抖。

「徐老哥，你這樣說，我要生氣了！」易水寒用手捂住傷處，打斷徐日輝的話。

「易水寒，你眞的要陪徐火神去見閻王嗎？」崔輕舟縱到趙崇山的身旁，連吸幾口氣。

易水寒那一掌雖然傷了他的筋骨，但也令到他左肩頭一陣劇痛酸痲，氣血阻滯。

易水寒咬着牙：「你們要殺徐老哥，除非先殺了易某！」

崔輕舟露出一付悲憫的樣子：「易水寒，你年紀輕輕的，爲何要自尋死路？以你的年紀、身手，假以時日，將來必有一番作爲！你這樣死了值得嗎？」

易水寒憤憤地道：「別貓哭老鼠假慈悲！義之所在，縱使千刀萬剮，易某絕不退縮一步！」

「易老弟，我很高興交上你這個朋友！爲了你那句話，徐某今日縱使粉身碎骨，也不會讓你死！」徐日輝異常激動。

易水寒急忙道：「徐老哥，你不能死，別忘了令堂！」

「嘿嘿！兩位情義深重，看着叫人感動，說不得只好成全兩位的心願！」趙崇山話聲才落，陡地舉手往下一揮！

一陣「颯颯刷刷」聲中，附近現出二十多個身穿暗青勁裝的漢子，每人手上執着一根短矛，矛尖發出寒人心膽的銳芒。

二十多支短矛的矛尖，對準了易、徐兩人。

趙崇山在舉手一揮的刹那，與崔輕舟向後暴退，一下子退出包圍圈外面。

徐日輝臉色驟變，陡地從身上摸出兩顆鷄蛋般大小的黑色彈丸，厲喝道：「趙崇山，快下令手下撤退，要不，別怪徐某今日大開殺戒！」將手上那兩顆彈丸高高舉起來。

趙崇山冷冷直笑：「徐火神，你要不是變了落湯鷄，趙某還眞的怕了你身上的勞什子，五行中水尅火，你身上的勞什子落在水中，全都死了火，炸不開來的，剛才你已擲出一顆死火彈，趙某已經領教過了，俗語有謂，故技不可重施，你以爲憑你手上那兩顆死火彈，我們會被嚇退？哈哈……趙某與崔兄豈不是連大傻瓜也不如！」

崔輕舟也拈鬚直笑。

徐日輝看一眼手上的兩顆彈丸，咬着牙道：「趙崇山！徐某就讓你看看，這兩顆是否死火彈！」

一揮手，分別向趙崔兩人所站的地方及右邊擲出那兩顆「死火彈」！

趙、崔兩人不閃不避，亦沒有下令手下避開去，看着那顆擲來的「死火彈」，臉上的表情就像看小孩子玩把戲那樣。

趙崇山忍不住笑出聲來：「徐火神，你已變了死火神，趙某看完你擲來的死火彈怎樣『爆』開後，再送你上黃泉路！」

話聲未落，那顆彈丸已擲落他們前面的地上，「轟」一聲，爆響開來！

另一顆擲向右邊的彈丸亦落地「轟」然一聲，爆炸開來。

烟火刹時瀰漫開來，淹沒了那兩面的人，痛叫慘呼聲不絕於耳。

其他兩面的短矛手都呆住。

徐日輝與易水寒立刻負傷衝向後面那幾個短矛手。

那幾個短矛手眼見徐、易兩人一副拚命的樣子，又懼怕徐日輝身上的火器，加上自知阻擋不了兩人的衝突，慌不迭四散走避開去。

兩人衝出圍困，徐日輝反手甩出四顆彈丸，大叫：「再見識一下徐某的霹靂彈。」

那些短矛手嚇得倉皇竄避，抱頭撲倒在地上。

那四顆彈丸骨碌碌在地上滾動了幾下，並沒有爆炸。

那些短矛手這才知道上了當。一個人就在這時從烟塵中跌跌撞撞地衝出來，嘶聲大叫：「殺了他們，不要讓他們跑了。」

看清楚，那個人原來是崔輕舟！

只見他身上血漬斑斑，衣衫破爛，臉上黑一塊，白一塊的，頷下的鬍鬚焦了大半，那模樣狼狽極了。

說起來，他還算走運，與趙崇山比起來，可說是不幸中的大幸。

原來，由於那顆彈丸落在趙崇山的脚下，他可說是首當其衝，當場被炸倒在地上，但却死不去，被炸得血肉淋漓，不見了一條腿，暈死過去。

「崔大俠，姓徐的兩個人跑了！」一個短矛手向崔輕舟叫道。

「追！立刻給我追！」崔輕舟嘶叫。

那些短矛手猶豫了一下，發一聲喊，忙亂地往徐、易兩人跑去的方向追下去。

＊　＊　＊

「徐老哥，你怎會還有兩顆沒有死火的火藥彈的？」易水寒蹩不住心中的好奇，開口問徐日輝。

這時候，兩人已置身在一個小鎮的一家小客棧內，身上的傷口已敷上金創藥，包紮好，並換上乾淨的衣服。

徐日輝呼口氣，神秘地笑笑，道：「老弟，那是我的救命符，名叫烟火霹靂彈，非到萬不得已，絕不使用，那兩顆火藥彈之所以沒有像其它的火器般被水浸濕後，失了功效，是因爲在彈丸的外面包上一層松脂蠟，能夠防水，就算掉落水中，也不會死火。」

「嗯，原來是這樣的。」易水寒道：「徐老哥，那你爲何不在所有的火藥暗器上，澆上一層蠟？」

徐日輝哈地笑了一聲，說道：「老弟，製造火藥暗器，是一門很複雜、精細的功夫，每一種暗器，都有不同的製法，並不是每一種都可以澆上一層蠟的，事實上，大多數都不可以澆上一層蠟的，其中的原理一時間很難對你說清楚，日後有機會，我慢慢對你說明白，若你有興趣，我可以教你製造火藥暗器。」

「徐老哥，我倒有興趣……不過，我聽說，不傳外人的。」

徐日輝道：「是有這麼一條規矩，但老弟你不是外人啊，除非你不願做我的兄弟。」

易水寒驚喜地道：「小弟拜見徐大哥。」離座向徐日輝跪拜下去。

徐日輝亦跪下還禮。「兄弟，我很高興有你這個兄弟。」伸手緊緊執住易水寒的雙手。

易水寒亦激動地執住徐日輝的手。

半晌，兩人才手執手站起來。

重新坐下後，易水寒開口道：「大哥，你打算怎樣做？」

徐日輝道：「兄弟，我娘親在他們手上，還能夠怎辦？」

易水寒道：「投鼠忌器，大哥，爲了伯母，你只有繼續幹下去。」

徐日輝苦惱地道：「但是，愚兄實在不甘心爲惡人所用，雙手沾上血腥。」

一頓，接說道：「顧家也好不到那裏去，枉他們自命名門正派，手段與高林盛等人却不相上下，爲了一己之利，對異己痛下殺手，那還不是順我者生的霸王之道，與邪魔外道有甚麼分別？要說有分別，那大概是五十步與一百步的分別吧！」

吁口氣，又道：「雖然顧家與高林盛他們不過是五十步與一百步之別，但愚兄實在不想在他們的爭鬥之中做幫兇，唉，我心裏一直很難過……但又無法可想，只好每日喝酒消愁。」

易水寒拍拍徐日輝的手背，「大哥，你的心情我很明白……唏！小弟想到一個辦法！」

「甚麼辦法？快說。」徐日輝一把執住他的手。

易水寒道：「只要救出伯母，那你不就可以抽身而退了麼？」

徐日輝嘆口氣。「兄弟，若是能夠救出家母，愚兄早已動手了。」

易水寒眨眨眼。「大哥，你不能去救，小弟可以呀！」

徐日輝目光一亮，拍一下大腿，興奮地道：「是呀！」愚兄怎麼沒有想到。」

但他馬上又道：「兄弟，愚兄怎好讓你去冒險……」

易水寒截斷他的話。「大哥，伯母就如小弟的娘親一樣，伯母有難，小弟該去解救的。」

徐日輝想說甚麼，易水寒搶着道：「大哥，就這樣決定，你暫且回高林盛那裏，小弟去救伯母。」

徐日輝激動地看着易水寒，半晌，重重地說道：「好！拜托你了，兄弟。」

## 扶弱救難　結拜誼親

易水寒帶傷來到金田鎮。

徐日輝的母親就住在金田鎮。

趕了大半天路，易水寒感到有點疲累。

那是因爲右肋上受了傷的關係。

要是沒有受傷，憑他的體力，就算趕一天路，也不會感到怎樣疲累。

他決定先休息一下，然後再行動。

在一家叫昌安老棧的客棧要了一個房間，吃過東西後，易水寒換過金創藥，便躺在床上休歇。

不一會，他便進入睡鄉。

不知睡了多久，驀地，他被一下「颯」的疾响聲驚醒過來，雙眼張開的刹那，瞥到一條人影竄沒在床脚後。

心頭驚悚的刹那，他急忙翻滾落床下，順手將放在床上的那把刀抓在手中。

竄沒在床後的那個人却沒有動靜。

易水寒一個鯉魚打挺，跳起身來，低聲疾喝：「大膽鼠輩，出來！」

床脚後立時發出惶急的聲音。「兄台……我不是鼠輩……情急之下，跑入來躲避一下……」

易水寒聽出那是女子的聲音，不由怔了一下，只聽床後那人又道：「兄台，求求你，讓我躲一會……我沒有惡意的……」

「妳是誰？」易水寒橫移兩步，往床脚後看去。

床脚後躲着……的確是一個女子，一個年紀很輕的女子，一臉驚慌之色，睜着一雙水靈靈的眼眸，瞧着易水寒。「兄台，那些人快找到來了，求你快躺回床上去，或是坐下來，裝出沒事人一樣，好嗎？」

易水寒看那女子說得情急詞切，猶豫了一下，便點點頭，走向窗前的一張椅子坐下來。

「老二，我明明看到那丫頭竄入這裏的，她躲不了的。」一把破鑼般的聲音突然响起來。

另一把聲音跟着响起。「老四，你看清楚了？」

「老二，你不相信我這雙招子？」



破鑼聲的不滿地道。「光天白日，我怎會看閃了？」

「老四，你那雙桃花眼瞧女人是出了名不會看走眼的，他奶奶的，一定要將那可惡的丫頭找出來，好好教訓她。」另一聲音道。

「嘻！教訓女人，我最拿手，」破鑼聲的邪笑一聲。「交給我吧，包管叫那丫頭知道我的厲害。」

那兩個人一副旁若無人的樣子，大聲說話。

易水寒聽着，不由在心裏哼了一聲。

從那兩個傢伙說的話，他聽出那兩個不是好東西。

他扭頭往窗外望去，恰好看到一個店伙計聞聲從前面奔出來，截住一個滿嘴髯鬚的漢子，嚷嚷道：「喂，你是甚麼人？亂闖進來……」

「啪」地一聲，那一嘴髯鬚的漢子牛眼一瞪，一巴掌將那個伙計摑得歪跌落地。「你他媽的，你這個笨蛋，大爺的事，你管不着。」

「你……爲甚麼打人？」那伙計半邊臉腫起老高，滿嘴是血，驚怒地看着那滿嘴髯鬚子的漢子，掙扎着站起來。

「闖入來動手打人，還有王法嗎？」一個相公聞聲，從客房內走出來忿慨地道。

其他的住客發出一陣哄叫聲。

「你奶奶的，聒噪甚麼？老子們就是王法，打你又怎樣，惹得老子性起，殺人也敢！」另一個漢子從易水寒看不到的地方竄掠到站在廊下的住客面前，兇巴巴地晃動一下手上明晃晃的利刀。

那些人本來還是義憤塡膺的，被那個漢子一吼，頓時如寒鴉一樣，縮頭噤聲。

易水寒看着，幾乎忍不住要出頭管這檔閒事。想到救人要緊，只好強忍着心中那口氣。

那兩個漢子看到那些人不敢吭聲，得意地互相看了一眼，一個漢子一擺手上的刀，喝道：「哼，通通給老子站到天井去，誰礙着老子們，老子賞他一刀。」

站在廊下的店家及住客頓時起了一陣騷動，但却沒有人膽敢抗議。

「還不走到天井去，」那個滿嘴髯鬚的漢子暴喝一聲，手起刀落，將身旁一棵碗口粗的月桂樹「刷」地齊腰斬斷。

那些住客與店家、伙計嚇得臉色遽變，渾身抖顫了一下，畏縮地走向天井。

那兩個漢子得意地笑了一聲，那老二對滿嘴髯鬚的漢子道：「老四，你去搜查房間，我在這裏看着。」

滿嘴髯鬚的老四答應一聲，往對面那排房間走去。

易水寒看到這裏，不再看下去，閃身走到床脚前，對那女子說道：「外面那個傢伙是甚麼人？」

那女子這時已坐在地上，抬頭道：「他們……是金田五虎……」

「他們爲甚麼要捉妳？」易水寒截斷那女子的話。

「我出手打傷了他們的老五……」那少女道。「他們不是人……將一個女孩子賣去……一個大戶……我看不過眼，便……」

「得了，我明白了。」易水寒擺擺手，阻止她說下去。「那五隻惡虎的武功如何？」

易水寒這樣問，是想知己知彼，看看是否可出手趕走那兩個傢伙。

「若是單打獨鬥，我才不怕他們。」那女子道。「五個人之中，數那個老大最厲害……」

「嗯，妳躲在這裏不要出去，待我出去打發他們。」易水寒聽那少女那樣說，估量外面那兩個傢伙的身手高明不到那裏去，決定出手教訓一下那兩個傢伙。

那女子想說甚麼，易水寒已轉身往房外走去，她只好將到口的話咽回去。

「那裏來的野狗，光天化日之下，在此撒野！」易水寒才走出房外，便朝站在天井的那個老二呼喝。

老二聞聲往易水寒那邊望去，上下打量一眼，看不出易水寒是何來路，心裏不由打個突，臉上却惡形惡相的，「小子，從那裏鑽出來的耗子？連老子也不認識，膽敢管老子的事。」

那些住客、店家、伙計看到有人出來管「閒事」又驚喜又擔心，竊竊議論起來。

易水寒走下天井，向那老二走去。「金田五狗，怎會不認識？我這個人最討厭惡狗，也最喜歡打惡狗，今日教我碰上了，說不得要出手揍你這隻惡狗一頓。」

老二摸不透易水寒的虛實，心裏不免有點虛，眨眨眼，色厲內荏地道：「小子，你他媽的口出狂言，嘿嘿，也不瞧清楚，老子是何人！」

易水寒不想再跟那老二說廢話，驀地一掌摑向他的左臉頰。

老二料不到易水寒會突然出手，吃驚之下，急不迭上身往後一仰，欲避過易水寒那一掌。

那知道他身子才往後仰，易水寒那一巴掌不知怎地已結結實實地摑在他的臉上，發出「啪」的一下脆响。

老二「喔」地叫了一聲，身子打個半轉，口中吐出一口血來。

那些客人及店家、伙計看着，心裏一陣痛快，有人禁不住拍手叫好。

陡地，那個在房間內搜查的老四嘶叫着，從一個房間內衝出來，撲向易水寒。

易水寒冷笑一聲：「又來一頭惡犬，好得很！」看着老四衝過來，却沒一絲移動。

那些住客、店家、伙計們不由替

易水寒擔心起來。

老四兩個粗大的拳頭兇猛地向易水寒的頭面及胸膛上擊去。

易水寒身形一晃，拳出如風，只聽啪啪兩聲，老四慘嚎聲中，一個身子倒退回去，兩隻拳頭鬆垂下來，一張臉痛得扭擂成一堆。

易水寒却紋風不動，雙拳仍然緊握着，沒有絲毫異樣。

此時，那些替易水寒擔心的人都鬆了一口氣，痛快地喝起采來。

易水寒瞪着那兩個傢伙，喝道：

「滾！快滾！」

老二與老四的身子震抖了一下，老四吐出一口血，含糊不清地道：「有種的報上名來！」

易水寒冷哼一聲：「你們還不配知道我的大名！」

老二與老四哼哼哈哈地互相扶着，惡毒地看了易水寒一眼，老四不忿地道：「有種的，別走，我們一定會來找你算賬！」

易水寒冷冷一笑。「狗熊！我在這裏等着，你們只管找人來。」

老二與老四不敢再答話，在衆人的哄笑聲中，灰溜溜地從客棧的後門走了。

店家與伙計，還有那些住客，都將易水寒看作英雄俠士，對他讚賞不已，店家還要請易水寒喝酒，却被他婉拒了。

店家忽然想起一件事，擔憂地對易水寒道：「俠士，金田五虎是本地的五大惡人，他們一定不會罷休。俠士，你要小心啊！唉，要是他們找上老漢的頭上，老漢怎應付得了？」

易水寒一聽，便明白店家眞正的意思，忙道：「老闆，你放心，我明日才會離去，若那五隻惡狗找你麻煩，立刻派人通知我，待我好好收拾他們，叫他們不能再爲非作歹。」

店家一聽，頓時收斂愁容，對易水寒連聲道謝。

易水寒記掛着那少女，不知她是否仍待在房中，撇下店家等人，匆匆回房間去了。

那個少女還沒離去，但却不是躲在床脚後，而是坐在牆角的一張椅子上，看到易水寒進來，抿嘴一笑。「你好厲害啊！一出手，便打走了那兩個惡人。」

易水寒看一眼那少女。「姑娘，我還以爲你走了。」

那少女淺淺一笑，眼眸輕轉。「兄台替我打走了那兩個惡人，我怎能連謝也不說一聲，便悄然離去。」

接着站起來，正經八百地向易水寒抱拳行禮。「兄台援手解厄之恩，小女子永誌不忘，請受小女子一拜。」她可不是口說便算，眞的拜倒下去。

易水寒可是料不到那少女竟如此認眞，慌忙阻止她拜下去。「姑娘，舉手之勞，何足掛齒，快請起來，在下擔當不起。」

少女被他阻着拜不下去，只好作罷，却道：「請教兄台高姓大名？」

易水寒道：「在下易水寒。」

「易兄台。」少女稱呼一句，其神態與語氣跟先前判若兩人。

「姑娘怎樣稱呼？」易水寒回問。

「小女子金鈴。」

「金姑娘是鎭上人？」

金鈴搖搖頭，臉色黯然。

易水寒不善與女人打交道，至此，他也不知該說些甚麼才好。

金鈴看到易水寒不作聲，眼眸轉了一下，輕咳一聲。「易兄台，你要到那裏去？」

易水寒猶豫一下，胡亂道：「在下四處遊蕩，走到那裏是那裏，沒有目的地。」

金鈴一聽，喜道：「易兄台，你四海爲家？」

易水寒只好點點頭。

金鈴輕輕拍一下手掌，高興地道：「易兄台，小女子跟你一樣，到處漂流，咱們可說是同路人。」

易水寒詫道：「金姑娘，你沒有父母家人？」

金鈴眼圈微紅，戚然道：「我是個孤兒，根本不知父母是誰，自小被一個跑江湖賣藝的收養，跟着他到處跑，幸得義父他收養了我，要不，我可能活不到現在。」

「那你義父呢？」易水寒對金鈴生出同情之心。

「死了。」金鈴眼中淚光閃閃。「大半年前，病死了，聽大夫說，是癆病。在這世上，義父是我唯一的親人，他死後，便剩下我孑然一身，我不知該到那裏去，只好一直往前走，走到這個地方……」說着，經已悽然下淚。

易水寒聽着，心裏一陣難過。「金姑娘，我跟你差不多，你是你義父養大的，我則是師父撫養成人的。我也不知道父母是誰，聽我師父說，是在一個寒風凜冽的早上，於易水河畔撿我回來的，不知道我姓甚名誰，想起在易水河畔，寒風凜冽中撿到我的，便替我取名易水寒。我唯一比你好的是，師父教了我一身武功，亡故後，留下一座建於易水河畔的茅舍給我，總算有個居所，不至於流離失所。」

「易兄台，我們同是天涯孤悽人啊！」金鈴用袖子抹去淚水。「這麼巧，在這裏相遇。」

突然間瞪大眼看着易水寒。「你先前說的那句話，是騙我的。」

易水寒怔了一下。「那一句話？」

金鈴頭一歪。「你有家的，爲何又說『四處遊蕩，去到那裏是那裏』，不是騙我是甚麼？」

易水寒抓抓頭。「我剛才忘了說，那座茅舍已被人拆毀了，那裏還有家！」

金鈴聽他那麼說，鼓起的腮幫子才回復原狀。「算你吧！」那語氣就像



與易水寒是老朋友一樣。

易水寒心裏暗道：「她這個人倒平易近人啊！」

金鈴見他不說話，抿抿嘴，道：「你在想甚麼？不是討厭我吧？」頓時神色緊張起來。

易水寒搖搖頭。「你這麼可愛，怎會叫人討厭？」

「眞的？不要騙我。」金鈴頓時喜形於色。

易水寒只好道：「我幹嗎要騙你？」

「那太好了。」金鈴拍掌笑道：「那你不反對我跟你到處遊蕩吧？」

易水寒大吃一驚。「你要跟我一起？」

「不是跟你一起，是跟你一道四處流浪。」金鈴忙更正。「我們同是無家可歸的人，同病相憐，正好結伴同行啊！」

易水寒心裏叫苦。「金姑娘……可是……可是……」

金鈴扁嘴道：「你不喜歡跟我一道？」跟着又道：「我知道，其實你討厭我的。你瞧不起我，我是甚麼東西？怎配跟你在一起？」突然掩着臉，奔出房外。

易水寒怔了一下，急急追出去。

「金姑娘，你誤會了，你到那裏去？不怕遇上金田五虎嗎？」

最後那句話眞靈，一個勁往前奔的金鈴立時停下來，但隨即又往前跑。「有甚麼好怕的，大不了跟他們拚命，死了還好。」

易水寒身形急縱，「颼」地掠過金鈴頭上，落在她前面地上，將她截住。「金姑娘，你聽我說，我不是不喜歡跟你一道……實際是我在這裏有事要辦。」

「你肯讓我跟你一道？」金鈴頓時破涕爲笑。

易水寒無奈地道：「嗯。」

「易兄台，你是個大好人，我早就知道，太好了。」金鈴雀躍不已。

「金姑娘，回房間去吧，你瞧瞧，其他人都被你驚動了。」

金鈴張望一眼，果然看到不少住客都好奇地從房內走出來瞧。金鈴笑着吐吐舌頭，急急跑回房間內。

易水寒在心裏嘆口氣，跟着走回房間。

「金姑娘，我今晚要出去辦一件事，你留在客棧內，不要外出，辦完事，我馬上回來，知道嗎？」

金鈴點點頭。「不可以帶我一起去嗎？」

易水寒搖搖頭。

金鈴不再說甚麼，也不問易水寒去辦甚麼事，殷勤地倒了杯茶給他。

一直到天黑下來，金田五虎都沒有來找易水寒的晦氣。

易水寒也沒有將他們放在心上。

＊　＊　＊

二更天。

易水寒來到徐家那座房屋的左面，隱沒在屋牆的陰影之中。

徐家的房舍一共兩進，前面一進是客廳及廂房，後面那一進是一個內廳及寢居之處。

徐母的居處，就在第二進之中。

對於徐家的內外情形，易水寒說得上瞭如指掌，因爲，徐日輝曾對他詳細地說過。

傾聽了一會，裏面沒有甚麼動靜，易水寒身子往上一彈，手上一抄，便攀上牆頭，探頭往牆內張望一下，裏面靜悄悄、黑沉沉的，隨即身子一翻，往牆內翻掠下去。

他掠墜下去的地方，正是前後進之間的那個小院。落地後，他立即竄到一棵樹下。

兩眼炯炯地四下裏掃視一遍，沒有發覺異樣，便往第二進的左側掩去。

徐日輝曾對他說，其母的居處就在第二進的左廂。

左廂分裏外兩個房間，裏間是寢室，外間是起坐間。

閃到左廂角下，易水寒縱身掠上瓦檐上，夜貓子般竄到裏間的瓦面上，將耳朵貼在瓦面上，傾聽下面有何動靜。

驀地，他警覺到一縷勁風自右後側襲來，暗吃一驚，急忙順着瓦面傾斜之勢，疾滾下去。

「啪」一聲，瓦面碎裂，濺起幾點星火。

不用說，那是射空的的暗器擊在瓦面上弄出來的。

疾滾到檐邊的易水寒，身形突然窒停下來，手上寒光乍閃，只聽「鏗」的一聲，發出一下金鐵交擊之聲，夜空中爆出一蓬火星。

「颼」一聲，檐下一道寒芒閃刺上來，就貼着易水寒的股側，只差那麼一點點，便刺破他股側的皮肉。

易水寒整個人馬上彈射起來，手上刀斜斜往外劈斬，「叮」一聲，恰好截住一道刺來的劍光。

隨着那道從檐下刺起來的閃芒，一條人影自檐下颼地掠射上瓦面。

易水寒這時候已掠到屋脊上，與一條人影動上手。

從那條苗條的身形看來，那人應該是個女子。

那人影確是一個女子，劍法異常詭奇辛辣，招招不離易水寒的要害。

易水寒應付自如，將那女子的劍勢壓制住。

自檐下掠射上來的那條人影立時撲向易水寒，與那個女子聯手合擊易水寒。

看那人影婀娜輕靈的身形，原來亦是個女子。

易水寒若不是帶傷在身，不敢全力施爲，原先與他動手的那個女子早已被他擊敗。雖然以一敵二，他仍然應付得了。

只是，若想一下子擊敗那兩個女子，却不容易。

易水寒心裏異常焦急，因爲，若不能速戰速決，那對他救人的行動肯定不利。

吸口長氣，易水寒陡地發出一聲短嘯，刀勢倏變，刀風呼嘯，聲勢凌厲。

那兩個女子接不下易水寒那勢道凌厲的一招，各自閃避開去。

這正中易水寒下懷，身形偏閃，疾欺向左面那個女子，刀勢如電光閃劃，刺向那女子的咽喉。

那女子料不到易水寒身法如此迅疾，刀招如此狠厲，心中一慌，上身微偏，急以劍封擋。

易水寒的刀勢却倏地一變，刺向她握劍的手肘！

那女子驚叫一聲，無法閃避，右手肘被「點」個正着，手中劍不由「鏘」地一聲，跌落瓦面上，整個人飛跌出去。

原來，易水寒在刀勢倏變的刹那，左手同時出掌拍向那女子的腰上，將她擊飛開去。

易水寒這一連串的動作，比眨眼還快，令到另一個女子來不及出手阻截，援救同伴。

「颯」一下破空聲响，易水寒身形急挫，施展出一招旋風腿。

「刷」一聲，一道劍光自他耳側刺過，易水寒驚出一身冷汗來。幾乎是在同時，「啪」一聲，接响起一聲痛叫，自側背後襲擊他的那個女子身形一歪，跌落瓦面上。

易水寒那一招旋風腿，硬是將第二個女子掃跌！

身形陡地一長，易水寒探臂出刀，刺在被他掃跌的第二個女子的大腿上。

那個女子大叫一聲，順着瓦面滾跌下去。

易水寒躺在瓦面上，右手按着肋上的傷口，直喘氣。

剛才，他是拚着牽裂傷口，全力施爲，總算擊倒那兩個女子，但傷口亦被牽裂，痛得他有一種虛脫般的感覺。

接連用力吸了幾口氣，易水寒忍痛跳起來，縱到檐邊，跳落地上。

他顧不了迸裂的傷口，也不作調息，是怕那兩個被他擊下瓦面的女子仍能行動，將徐母挾持，或是收藏起來，那就棘手了，因此，他不顧一切，希望可以救出徐母。

他立刻撲入左廂房內。

明暗兩間皆沒有人。

他馬上返身衝出屋外，欲抓住一個女子詢問，但找遍那附近，都找不到那兩個女子，呆了一呆，他像箭一樣，衝向左廂那邊。

「大哥！」突然有人向他叫。

他聽出是金鈴的聲音，急忙刹住身形，扭頭張望，只見一條人影從黑暗中奔出來：「金姑娘！」

那人果然是金鈴：「大哥，你來這裏幹嗎？」

易水寒顧不得責備她，急急道：「我來救人！妳快回去，這個地方很危險。」

金鈴站在他面前，眨着眼道：「大哥，你要救的可是一個老婦人？」

易水寒怔了一下，「嗯，妳怎知道？」

金鈴伸手一拉易水寒：「快跟我來！」

易水寒心知金鈴拉他去，必是知道徐母的下落，雖然很想知道她怎會知道徐母的下落，但救人要緊，只好將疑問鱉在心中，跟她走。

金鈴帶着易水寒來到後院的一列小屋子前。

金鈴指着最後那間小屋子，附耳對易水寒道：「大哥，我看到一個女子，還有一個漢子，挾着一個老婦人，慌慌忙忙走入那間屋子內。」

易水寒打量一下那一排三間的小屋子，看到第一間的瓦面上有一支烟囪，猜想那可能是灶房，另外兩間可能是柴草間或是放置雜物的地方。

「妳看得很清楚？」易水寒悄聲問。

金鈴點一下頭。

「妳留在這裏，待我進去看看。」易水寒悄聲說：「無論發生任何事，也不要現身，知道嗎？」

金鈴口齒欲動，想說話，易水寒經已竄向那間屋子。

一掌震開那道門，易水寒橫刀於胸，走入屋內。

屋內一點動靜也沒有。

易水寒小心地打量屋內，只見屋內堆放了不少桌椅、籮筐之類的雜物，佔了大半間屋子。

由於屋內黑黝黝的，易水寒看不清楚那些雜物之中是否躲着人，便從身上拿出一個火摺子，劃亮了，屋內立時亮起來。

他拿着火摺子仔細地搜視堆放雜物的地方，還將那些可以將人藏起來的籮筐揭開來，確定沒有人躲着，又抬頭擧起火摺子，查看屋樑上面是否躲着人。

屋樑上除了蛛網之外，甚麼也沒有。

金鈴看到的三個人，會不會在她離開後，又離開了屋子？

易水寒心裏那樣想，脚下一直在移動着。

陡地，他心頭一動：「會不會躲藏在地下？」

他馬上用脚頓一下每一步走過的地方。

脚下的感覺是沉沉實實的，沒有空洞的感覺，那表示地下沒有地洞。

他想走出外面，放棄搜尋，但又不甘心，突然間，他大聲地自言語道：「找不到人，一把火燒了這幾間屋子



，看看還躲得了。」往屋外走去。

一步走出屋外，屋內突然响起一陣聲响，易水寒忙扭頭望去，只見牆角那邊，一截牆奇異地移開來，從牆裏面走出兩個人。

不，應該是三個人。

因爲，跟在後面走出牆外的那個人的腋下，挾着一個人。

易水寒心頭狂喜，回身對那兩個走出來的一男一女道：「哈，這一招眞靈，終於逼你們現身出來。」

第一個從牆中走出來的，是個女子：「你要放火燒屋？不怕將火神的母親也燒死嗎？哼哼，要是火神的母親也被人燒死，若傳到江湖上去，眞是天大的笑話！」

易水寒看着那一男一女從那個牆洞中走出來，他雖然沒有看過徐日輝的娘親，但却一眼便認出，後面那個漢子腋下挾着的那個老婦人，就是徐母。

他是從被挾的那個老婦人左耳垂上長了一顆珍珠般大「肉珠」認出來的。

因爲，徐日輝向他描述母親的模樣時，特別對他說明，他娘親的左耳垂上，有一顆「肉珠」，是很特別的特徵。

「一句話就將你們逼出來，看來你們也怕被燒死！」易水寒冷冷笑道：「快將徐伯母放下，我可以放你們一條生路！」

那女子尖着嗓子道：「世上那有這麼便宜的事！就憑你一句話，我們就放了她？哼，她在我們手上，諒你也不敢亂來！」

易水寒不由一呆。

說眞的，徐母在對方手上，他確是不敢亂來，萬一徐母因此而有甚麼意外，他怎向徐日輝交代？

「讓開！」那女子焉會看不出易水寒的顧忌，尖喝一聲，放步向擋在門口的易水寒走去：「你若敢强來，我馬上殺死那老虔婆！」

易水寒果然不敢妄動，眼睜睜看着那女子走過來，雖然沒有讓開，也沒有出手。

那女子直視着易水寒，一直向易水寒走去，逼他讓開。

挾着徐母的那個漢子將右掌按在徐母的天靈蓋上，只要內力一催，徐母便會喪命。

易水寒看着那女子筆直地「逼」過來，心裏有一種無措的感覺，待到那女子直「逼」到面前，沒奈何地退讓開去。

那女子臉上現出「戰勝者」的神色。

就在這時，一聲叱喝突然响起：「臭婆娘，嚐嚐我的迷心亂性蕩魂彈的厲害！」一顆黑忽忽、圓溜溜的物體落在那女子的脚下，「吱」一聲爆出來，冒出一團香氣濃烈的烟霧來！

那個女子大驚失色，急忙閉氣往旁橫竄開去！

那個跟在女子身後的漢子亦大吃一驚，急忙抬手（那隻按在徐母天靈蓋上的右手）捂住鼻子……

退讓開去的易水寒就在那霎時間如脫兎般閃撲向那個漢子，手上的刀隨着那閃撲之勢，往前疾探，刺向那漢子的胸腹要害！

那漢子這時雙眼已被迅速瀰漫開來的烟霧所蔽，看不到易水寒的身形，身子才動，易水寒那把刀已刺入他的胸腹之間的地方！

那漢子全身震抖了一下，發出一聲嚎叫。

易水寒即時棄刀，出掌，擊在那漢子的左肩頭上，左手往下一抄，恰好接住從那漢子腋下跌下的徐母！

那漢子斜退幾步，發出一聲慘嚎，一跤跌倒下去。

易水寒立刻向後縱退。

自始至終，他都沒有閉住呼吸。

那是因爲他聽出那一聲叱喝，是金鈴發出的，他不相信她發出的眞是迷心亂性蕩魂彈，他不相信她有那種下流的暗器。

結果，証明他猜對。

他吸了兩口烟氣，只覺濃烈得叫人心裏發悶，但却沒有別的異樣感覺。

事實上，江湖上確是有人擁有那種迷心亂性蕩魂彈，那是一個外號桃花娘子的淫婦所秘製的獨門迷魂彈，無論男女，只要吸上一口那種彈丸爆發出來的烟氣，便會心神迷亂，慾火升騰，非要與異性交合，不能消解，武林中的正道人士皆深惡痛絕，但亦聞之而遠避唯恐不及。

武林中無論正邪，莫不對桃花娘子這個淫婦忌憚三分，只有那些好色之徒，趨之若鶩，如蠅附腥！

「大哥，快跑！」易水寒才退出門外，金鈴驀地從黑暗中閃出來，一手拉着易水寒便跑。

易水寒跟着金鈴急奔，心裏很感激金鈴的出手相助。事實上，要不是金鈴巧施妙計，他可能救不回徐母。

離開徐家後，金鈴要易水寒將徐母讓她揹着。易水寒想到，自己那樣挾抱着徐母，始終有點不便，於是讓金鈴揹着徐母。

徐母一直像睡着一樣，沒有動一下，易水寒知道，徐母必是被點了昏睡穴，才會變成那個樣子。

兩人往昌安老棧奔去。

「金姑娘，謝謝你，要不是妳，眞還救不了徐伯母。」易水寒對金鈴不但大爲改觀，也大生好感。

金鈴嗤地一笑：「大哥，你不怪我不聽你的話，多管閒事了？」

易水寒尷尬一笑：「金姑娘……我是擔心妳會遇到危險……若有甚麼……我心裏怎安樂。」

「你眞的這樣關心我？」金鈴扭頭瞥一眼易水寒，眼中有異光閃漾。

易水寒却看不出來，聽她那麼說，心裏有點不好意思：「相識……就是朋友，對朋友的安危，當然要關心，妳說是不是？」

金鈴微微哼了一聲，悶聲道：「但也有人說：爲朋友兩脅插刀，在所不辭。」

「那當然！」易水寒道。

「這麼說，我若是有甚麼事，你也不惜兩脅插刀，冒死相助？」金鈴的心又活躍起來。

「嗯！」易水寒肯定地說：「要不，還算是朋友嗎！」

跟着，他忽然改變話題：「金姑娘，妳怎會知道江湖上有那種迷心亂性蕩魂彈的？妳不是胡謅出來，嚇唬那個女子與傢伙的吧？」

金鈴「嘻」一聲笑出聲來：「大哥，我不是胡謅的，我曾經見識過……眼見你束手無策，快要被那個婆娘與漢子挾人離去，情急之下，猛地想起身上帶着幾顆濃香彈，便摸出一顆擲出去，衝口叫出那個名稱來，想不到會嚇倒那個婆娘……救了這個老婆婆。」

停頓一下，跟着又說道：「那些濃香彈，是我義父生前所製，用來跑江湖騙點衣食的，想不到，可以用來救人。」

說到這裏，已跑到客棧前，兩人不便從大門進去，便由易水寒負着徐母，躍上牆頭，掠入牆內。

金鈴的輕功雖然不怎麼高明，那堵圍牆仍然難不到她，翻入牆內後，她當先向房間走去，推門而入。

「呼」地一聲，一張網子當頭罩落下來，金鈴驚覺的時候，經已閃避不及，被罩在網內。

但她及時發出一聲驚叫。

由於金鈴走得較快，因此，她被網子罩住的時候，他才走上廊下，看到金鈴遇險，暗吃一驚，略一猶豫，立刻將徐母放在廊下的地上，撲到窗下，一手扳下一扇窗子，擲入房內！

他在衝到窗前的刹那，已然瞥到房內有四條人影從樑上縱撲向被網子罩住的金鈴。

他將那扇窗門擲入房內，就是要阻止那幾條人影傷害金鈴。

他那一着立刻奏效，房內響起兩聲痛叫及跌倒的聲響。

他隨即從窗口穿射入房內！

「颯」一聲，一道寒風疾襲向他的下盤！

易水寒雙腿暴縮，一道寒光自他脚底下掠過！

他的右腿即時一彈，「啪」一聲，踢在一個人的身上，那人大叫一聲，翻跌開去！

藉那一踢之力，易水寒凌空翻掠起來，恰好向一個虎撲過來的人影在下面掠過，他即時向下按掌，拍擊在那條人影的後腦上！

那人影悶哼一聲，栽倒下去。

「颯」一聲，易水寒瀉落在被網住的金鈴身前，一拳逼開一條揮刀斬向金鈴的人影，接着連人帶網，抄起金鈴，衝出房外！

房間內既黑暗，地方又狹窄，對方又人多，很易吃虧，因爲很難施展，所以，易水寒不想留在房內，外面怎麼樣也較裏面對他有利。

才衝出房外，易水寒立刻將那面網子撕破，讓金鈴能够「破網」而出，接着抄抱起放在地上的徐母，縱落天井當中。

「金姑娘，妳有受傷嗎？」易水寒急切地對金鈴說。

金鈴搖搖頭，雙手急急拉扯一下衣衫。

「那妳看着徐伯母，待我打發那幾個傢伙！」易水寒將徐母交給金鈴。

金鈴接過，將徐母放在天井當中的一張石桌上。

那些房間內不少都透出燈光來，窗前人影晃動，亦有人從拉開一條縫的門邊探出頭來張望，但却沒有人出來瞧看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連店家與伙計也沒有現身。

大概，他們被驚醒後，雖然知道發生了事情，但由於害怕會受池魚之殃，都不敢現身出頭。

沒了顧忌，易水寒從容多了，吐口氣，朝房間喝道：「何方鼠輩，都給我滾出來！」

話聲未落，兩條人影從房內衝出來，跟着是兩個跌跌撞撞的人影！

由於三面的房間都有幾縷燈光透出來，所以，天井並不怎麼黑暗，易水寒依稀看到那兩個當先縱掠過來的人的面貌。

第一個是個怒髮衝冠，朝天鼻，突眼珠的丑怪，第二個易水寒一眼便認出，是日間被他打掉幾顆牙齒的老二！

「哼哼，我道是甚麼人物，原來是金田五鼠！」易水寒見對方是五個地方上無賴後，心中鎮定了很多，頓時膽壯氣盛。

後面的兩個傢伙亦互相扶持着，跌跌撞撞地來到那個老二的身旁。易水寒立刻認出，左邊那一個，是日間被他擊折指骨的破鑼聲老四！

這幾個傢伙居然不知死活，在夜間摸上門來，欲暗算他！

易水寒暗中決定，這一次非要好好地教訓那四個傢伙不可，叫他們從今後不能再在地方上作惡！

「老大，就是這個東西，日間伸手管咱們的事，打傷我和老四！」老二恨恨地指着易水寒，跟着手一移，轉對着站在石桌旁的金鈴。「那丫頭原來跟了他，受他包庇，怪不得出頭管我們的事了！」

那個朝天鼻，突眼珠的人原來就是老大，轉着那突出眼眶大半的眼珠，打量着易水寒，陡地鼻子聳動一下，開口道：「唏，報上名來！」

好大的口氣。



風瀟瀟因與桃花娘子意見不合而負氣出走。

易水寒冷哼一聲。「你還不配知道我的姓名！」

那老大哇哇叫起來。「你吃了大蒜？還是風大閃了舌頭，好大的口氣！你老子我金眼虎倒要看看你有多少斤兩。」

「那還不動手？」易水寒露出一副不將金眼虎看在眼內的神態！

金眼虎更加忿怒，吼一聲：「弟兄們，一起上！」

還以爲他會與易水寒單打獨鬥，原來是「一起上」，他倒不是一個笨人。

其他三虎呼應一聲，跟着金眼虎撲向易水寒。

易水寒夷然不懼，叱喝一聲，有如一頭豹子般，縱撲向金眼虎！

打蛇打七寸，擒賊先擒王。易水寒決定先將爲首的老大金眼虎擊倒，其他三虎(其中有兩個已受了傷)自然不堪一擊！

他全力施展出一招「虎撲鷹擊」！

金眼虎無疑是金田五虎中的第一把好手，但在像易水寒這樣的高手看來，簡直未入流，他施展出那一招威勢凌厲的「虎撲鷹擊」後，便知道殺鷄用了牛刀！

金眼虎根本不知如何應付，只是裝腔作勢地吼叫一聲，使出一招雙龍出海，妄想化解易水寒的「虎撲鷹擊」！

他馬上便發覺到，自己這一次不該來。

因爲，代價太大了。

只聽「啪啪」兩聲，明明是四拳相擊的情勢，那知道却變了雙掌截斬在他的腕臂上，只聽「塔塔」兩聲，金眼虎的雙手折垂下去！痛得他驚天動地慘吼一聲。

金眼虎的雙手腕臂被易水寒雙掌截「斬」斷！

其他三虎本就硬着頭皮撲向易水寒，希望能够以衆凌寡，擊倒易水寒，那知道老大才動手，便吃了大虧，三虎都被老大的慘吼聲驚嚇得膽破魂飛，很自然地呆窒了一下，只見易水寒的身形像魅影般在三虎的眼前閃晃了一下，三虎先後在慘叫聲中，跌倒下去。

人影一現，易水寒站在原地，瞪着那四個大呼小叫的傢伙，喝道：「還不滾？可是要我取你們狗命！」

四個傢伙立時連滾帶爬，你拉我扯的，狼狽鼠竄！

金鈴眼見易水寒一招兩式便將金田五虎中的四虎打發走，高興得拍掌歡叫。「大哥，你眞厲害！原來你這麼了不起，叫我大開眼界！」

易水寒長長吸口氣，用手捂着肋上的傷口，慢慢轉過身，低聲地道：「金姑娘，請妳抱起徐伯母回房間！」

一句話說完，易水寒連喘了兩口氣，臉上露出痛苦之色，幸好金鈴正彎腰去抱徐母，若她看到，肯定會大

呼小叫。

深長地吸口氣，易水寒轉過身，不讓抱着徐母、從他身旁走過的金鈴看到他額上。因爲痛苦而標冒出來的冷汗。

待金鈴走過，他才跟着往房間走去。

＊　＊　＊

金鈴終於發現易水寒不大妥當。那是在她將徐母放置在床上，看出徐母無恙，替她蓋好被子後。

易水寒倚坐在一張椅子上，臉色蒼白，氣息略促而弱，五官因爲痛苦的關係，扭搐在一起，這情形，只要不是白痴，都會看出他不妥！

「易大哥，你怎麼啦？可是受了傷？」金鈴一臉關切。

易水寒搖搖頭：「是早前受傷未愈的傷口，因爲連翻動手而迸裂。」

「傷口在那裏，讓我看看。」金鈴急切地說。

易水寒指指右肋受傷的部位。

金鈴不理會男女有別這個顧忌，馬上解開易水寒的衣衫，一眼看到他右肋上縛着的布帶上血漬殷然，禁不住驚叫一聲：「血！傷口在流血！」跟着動手解開布帶。

易水寒在金鈴解開布帶的時候，想阻止她，但又沒有開口說話，待到金鈴將布帶全部解開來，咬牙忍痛，直起身，低頭看一下肋上的傷口。

肋上的傷口果然迸裂，流出血來。

「易大哥，怎麼辦？」金鈴着急地問。

易水寒透口氣道：「敷點藥，躺一會，大概會好一點！」

「唉！我怎麼忘了，身上還有我義父秘製的刀傷藥，鎮痛止血最靈，你別動，待我替你敷藥。」金鈴邊說，邊急急從身上拿出一瓶藥，拔開瓶塞，將瓶內的藥末傾洒在易水寒的傷口上。

不知是那種藥眞的有鎮痛止血的功效，還是易水寒的心理作祟，總之，藥末洒在傷口上之後，易水寒感到傷痛頓減。

待到金鈴將一件衣衫撕成布帶替他將傷口包紮起來時，傷口已停止了流血。

易水寒長長呼口氣：「金姑娘，妳的刀傷藥果然鎮痛止血，傷口不怎麼痛了。」

金鈴聽他那麼說，很高興地道：「易大哥，那就好了！剛才看到你那痛苦的樣子，我擔心死了！」

易水寒看着金鈴，感激地道：「謝謝你。」

跟着又道：「謝謝你的幫忙！」

他所說的幫忙，不單止金鈴替他包紮傷口，還包含在徐家幫忙他救了徐母。

事實上，若沒有金鈴的幫忙，他可能救不出徐母。

金鈴忽然現出忸怩的神色：「易大哥，我……應該做的啊！謝甚麼，要不是你救了我，那五個惡棍不知會對我……怎樣。」

易水寒笑着伸手輕拍一下金鈴的手臂：「金姑娘，我……起先……不怎麼高興跟妳一道的，如今，心裏很願意跟妳一道到處去。想不到，妳是一個這麼機靈的人，妳不會怪我起先不高興跟妳一道吧？」

金鈴抿嘴笑着，搖搖頭：「怎麼會呢！易大哥，你如今不再嫌棄我，我好高興！」

易水寒忽然道：「金姑娘，我剛才痛得忘記了，這裏不大安全，我們還是離開這裏較好。」

「但你的傷……」金鈴擔心地道。

「只要不與人動手，不妄動氣力，沒事的。」易水寒深吸一口氣。

金鈴雖然有點不放心，只好道：「那我去背起那個老婆婆。」

易水寒點點頭，慢慢站起來。

待金鈴背起徐母，兩人立刻離開客棧。

易水寒買了一輛馬車，載徐母往江陽鎭馳去。

徐母已醒過來，易水寒替她解了被點的昏睡穴，當她知道易水寒是她兒子的朋友，特來救她，並帶她去見兒子後，徐母對易水寒感激不已。

而金鈴與徐母似乎頗爲投契，兩人在車廂內有講有笑的，易水寒眼見兩人如此融洽，突然心頭一動，生出一個主意來。

沿途沒有發生甚麼事故，在傍黑的時候，終於趕到江陽鎭。

易水寒將馬車趕到鎭上那家叫永盛老棧的客棧前，將馬車勒停。

才跳下馬車，便有兩個伙計急急趕前來，一個接過易水寒手上的韁繩，另一個殷勤地道：「客官，快請到裏面歇歇，請問是住店還是吃飯？」

易水寒道：「兩樣都是。」

那邊，金鈴已將徐母扶下馬車，易水寒招呼金鈴扶徐母走入客棧。

在客棧內一副坐頭上坐下來，易水寒三人先喝了杯茶解喝，才吩咐伙計，弄幾個菜來。

金鈴與徐母一直在親熱地說着話，像母女一樣。

未幾，伙計送上飯菜，金鈴又細心地照顧徐母吃飯，替她挾菜、添飯。

易水寒看在眼內，心裏對早先想到的那個主意，更加堅定了。

飯後，他們要了兩個房間，他自己住一間房，金鈴則與徐母合住一間房。

由於趕了一天的路，加上身上的傷，易水寒感到有點累，想早點睡覺。

那知道金鈴從隔壁房間走來找他，只好招呼金鈴坐下。

「徐伯母睡了嗎？」



金鈴點一下頭。「睡了，我過來看看你睡了沒有，要不要換藥？」

易水寒道：「傷口好多了，我看，明日才換藥吧。」

金鈴站起來。「你累了，早點睡吧。」往房外走去。

易水寒道：「妳也早點睡吧。」

突然，他又道：「金姑娘，妳覺得徐伯母怎樣？」

金鈴已走到房門口，聞聲停下來，扭頭道：「徐伯母人很好啊！我很喜歡她。」

跟着詫異地道：「怎麼忽然問起徐伯母？」

易水寒笑笑：「我看妳與徐伯母很投契的，忽然想到，妳一個人孤零零的，她又沒有女兒，要是妳願意，明天我對徐伯母說，認妳做義女，那不是很好？」

金鈴先是怔了一下，繼之無限喜歡地道：「那敢情好。」隨即又顧慮地道：「不知徐伯母會不會嫌棄我……只怕我不配……」

易水寒忙打斷她的話。「徐伯母那麼喜歡妳，怎會嫌棄妳，只怕歡喜還來不及，妳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金鈴水靈靈的眼中閃出異光來，正正經經地向易水寒深施一禮。「易大哥，我在這裏先謝你了。」

易水寒忙還禮。「金姑娘，妳怎麼這樣客氣，太見外了。」

金鈴佻皮地笑道：「易大哥，禮多人不怪啊！」

易水寒亦笑起來。「好了，快回去睡吧。」

金鈴朝易水寒扮個鬼臉，笑着走出房間。

易水寒關好房門，上床睡覺。

＊　＊　＊

易水寒之所以將徐母送到江陽鎭，並住進永盛客棧，是因爲他與徐日輝預先約定好的，在救出徐母後，便趕來這裏，等候徐日輝來這裏相會。

他盼望徐日輝早點到來，將徐母交還給他，那就可以全心全意去找尋風蕭蕭。

可是，這一日，徐日輝却沒有在永盛客棧出現。

易水寒頗爲焦急，擔心徐日輝會否出了事。

徐母也很想快點見到兒子，一日之內，詢問了易水寒不下五次，徐日輝甚麼時候來見她。

易水寒只好安慰她，對她說，徐日輝這兩日之內，一定會來找她，叫她不用着急。

由於一整日都不見徐日輝來找他們，易水寒亦沒有心情向徐母提議收金鈴爲義女這回事。

金鈴的心情也很焦急，看到易水寒與徐母焦急的樣子，自然不好意思向易水寒說起那件事。

這一晚，三個人都睡得不好，但却大清早便起了床，易水寒在房內坐了一會，按捺不住，走到外面店堂坐着，雙眼盡看着外面。

快近晌午了。

仍然不見徐日輝出現。

徐母與金鈴也在房內坐不住，走出店堂，與易水寒一起坐着等。

眼見已是吃午飯的時候，易水寒要了幾個菜，三人邊吃邊等。

「他來了！」易水寒突然興奮地放下筷子，霍然站起來。

「輝兒來了！」徐母歡喜得幾乎被一口飯嗆了喉，咳起來。

金鈴忙輕輕拍她的背，兩眼大睜着，往外面張望。

易水寒舉手向店外揮動，大聲道：「徐大哥！」

外面有人歡聲回應。「易兄弟！」聲隨人現，一個人從外面急急走入客棧。

「是輝兒，是他。」徐母激動歡欣地站起來，朝走進來的那個人呼叫：「輝兒。」

那個人確是徐日輝，「娘！」激動地加快脚步走向易水寒三人所坐的那副座頭。

金鈴聽說那人就是徐日輝，忙仔細看個清楚，當她看出徐日輝的年紀比她想像中大多了——約三十七八，心裏暗笑自己太過想當然了。

原來，她一直以爲，易水寒既然與徐日輝稱兄道弟（易水寒在徐母面前，是那樣說明他與徐日輝的關係的），那麼，年紀應該與易水寒相差不遠的，那想到，徐日輝原來已快四十歲了，比易水寒差不多大十年。

「娘，易兄弟，見到你們，太好了！」徐日輝執着娘親的手，看看娘親，又看看易水寒。

徐母眼中含着淚。「輝兒，娘終於能夠活着看到你，娘好高興呀！」

徐日輝眼中也有淚光。「娘，他們沒有爲難妳吧？」

徐母搖搖頭。「她們只是日夜看着我，不准我走出屋子一步，沒有爲難我。」

「兄弟，我好感激你救了我娘出來。」徐日輝感激地對易水寒道。「愚兄……」

易水寒忙截斷他的說話。「大哥，還說這樣見外的話？」

徐日輝咧嘴一笑。「哈！是愚兄不對……」

易水寒道：「大哥，快扶伯母坐下來，你一定還未吃午飯吧？待我叫伙計弄多兩個菜來，爲伯母的平安脫險，好好喝一杯。」

「好，」徐日輝邊扶母親坐下來，邊一口答應。「愚兄要好好敬你一杯。」

突然間，他看着一直沒有吭聲的金鈴，不好意思地道：「娘親，易兄弟，這位姑娘是……」

徐母搶着答。「輝兒，這是金姑娘。」

徐日輝忙抱拳向金鈴致歉。「金姑娘，請恕徐某因為……太高興的關係，忘了跟妳打招呼……」

金鈴忙站起來還禮。「徐大哥，別這麼說，我……明白的。」

易水寒接口道：「大哥，金姑娘是小弟在金田鎮認識的朋友，要不是她出手相助，小弟可能救不出伯母。」

徐日輝一聽，又向金鈴抱拳致謝。「金姑娘，救母之恩，徐某永誌心中，請受徐某一拜。」眞的拜下去。

金鈴忙閃開去，急聲道：「徐大哥，使不得，折殺小女子啊！」

易水寒亦攔住徐日輝拜下去。「徐大哥，金姑娘不是那種世俗之人，算了吧，別嚇着她。」

徐日輝硬是要拜下去，金鈴只好躲到徐母背後。「伯母，請妳要徐大哥不要那樣，我……消受不起。」

徐母開口道：「輝兒，金姑娘那麼說，你就別……那樣了，記在心中便是。」

聽母親那麼說，徐日輝又是個至孝的人，這才作罷。

徐母疼愛地看一眼金鈴。「輝兒，金姑娘是個好女孩，一路上，為娘得她細心照料，比親生女兒還要好……」

易水寒立時打蛇隨棍上。「伯母，妳既然這麼喜歡金姑娘，她對妳老人家又那麼好，妳老人家何不認了金姑娘做女兒？」

徐母一聽，樂得合不攏嘴。「那敢情好，呵呵……只怕我沒有這個福份。」

金鈴一聽，忙轉到徐母身前，跪下去。「娘，是女兒高攀了。」

徐母歡喜得好一會才能說出話來，伸手輕撫着金鈴的肩頭。說道：「好女兒，娘能夠有妳這個女兒，不知幾生修到。」

易水寒悄聲問徐日輝：「大哥，你不會不喜歡有金姑娘這個妹子吧？」

徐日輝連聲道：「怎會，怎會，高興還來不及，只要娘親喜歡，愚兄樂得多一個妹子。」

金鈴立刻乖巧地向徐日輝叫一聲：「大哥。」

徐日輝親切地道：「妹子，我不知怎樣稱呼妳，就叫妳妹子吧，好嗎？」

「嗯。」金鈴高興地點點頭。

徐日輝笑着對母親道：「娘，妳以前一直盼有一個女兒，好陪妳，如今妳終於盼到了，以後，有妹子陪着妳，不會寂寞了。」

「嗯，以後有乖女兒陪我，為娘的就不用整天發悶了。」徐母樂得合不攏嘴，忽然從身上解下一個玉環，遞給金鈴。「乖女兒，這個玉環是我娘在我出嫁時，給我的，我身上沒帶着甚麼東西，就送給妳這玉環，作見面禮吧！」

金鈴不肯收。「娘，這麼貴重的東西，女兒……不好要，妳收回吧。」

徐母將玉環塞在金鈴的手中。「乖女兒，要的！要不，我這個做娘親的，太寒酸了。」

徐日輝也道：「妹子，妳就收下吧，那是娘親的一點心意啊。」

金鈴這才收下玉環。「謝謝娘親的賞賜。」

易水寒笑道：「大哥，小弟怎樣稱呼你的妹子？」

徐日輝拍拍腦袋，笑道：「這個麼？可難倒愚兄了，還是問我娘親吧。」

徐母含笑道：「易賢姪，你與輝兒情如手足，他的妹子等如你的妹子一樣，你跟輝兒叫她妹子吧。」

易水寒笑對金鈴道：「妹子，想不到我也有一個妹子啊！」

金鈴眞笑。「我也多了一個兄長。娘親，女兒是不是稱呼他二哥？」

徐母眉開眼笑的，連連點頭。「是啊，今日眞開心，易賢姪，老身要多謝你，令老身得到一個好女兒。」

易水寒忙搖手。「伯母，那是妳老人家的福份，修到的。來，敬伯母一杯，賀妳老人家得到一個好女兒。」拿起杯子，敬徐母一杯。

徐母樂呵呵地接過易水寒那杯酒，一口喝乾。

金鈴跟着敬徐母一杯茶。

徐母連心也甜了。

「大哥，你打算帶伯母到那裏去？」易水寒與徐日輝在房中相對喝酒。

金鈴陪着徐母在隔壁房中睡覺。

徐日輝道：「兄弟，愚兄早已想好了，明天一早，便帶我娘與妹子到狗肚山，將我娘安置在一個遠親那裏。」

「大哥，安全嗎？」易水寒關心地問。

「應該沒有甚麼人知道我家有那麼一個遠親。」徐日輝道。「將我娘安置在那裏，應該沒有甚麼人找得到。」

「那最好不過。」易水寒替徐日輝斟酒。「高林盛那方面沒有發覺你溜走嗎？」

「愚兄溜走的時候，他們應該沒有發覺。」徐日輝道：「這時候應該早已發覺了。愚兄昨日便已溜走，本來可以在昨晚趕到來的，恐防高林盛那老賊會暗中派人跟着愚兄，為了小心起見，愚兄繞了很多路，晚上投棧後，在房中呆了一個時辰左右，便偷偷溜出客棧，改投另一家客棧，如是者一共換了四家客棧，縱使眞的有人暗中跟着愚兄，也該擺脫了吧？」

「嗯，就算跟踪的人再高明，也無法不被擺脫。」易水寒將酒杯放下。「大哥，高林盛那方面沒你這個火神相助，可能會打退堂鼓。」

徐日輝搖搖頭。「那不一定。兄弟，你知道嗎？他這一次邀了不少高手相助，實力足以與顧家相抗，加上愚兄的火器，說得上穩操勝劵……」

「那高老賊為何遲遲不動手？」易水寒插口問。



「那是因為有一部份人手還未趕到。」徐日輝道。「要不，他早已動手了，聽高老賊的左右說，那部份人手會在明天趕到，後日便向顧家發動攻擊。到時，愚兄負責以火器襲擊顧家，令到顧家陣脚大亂，失了依據，高老賊才率衆殺向顧家，以疾風驟雨之勢，一舉打垮顧家。」

「高老賊這個安排好厲害。」易水寒道：「大哥，高老賊為何要對付顧家？」

「為了一個女人，」徐日輝不屑地道。「聽高老賊的左右說，顧家的二公子與高老賊的兒子為了爭奪一個青樓女子，大打出手，結果，顧二公子仗着人多勢衆，擊殺了高老賊的獨子，那是一年前的事了。高老賊心痛獨子之死，一直懷恨在心，暗中邀約幫手，許之以利，江湖上多的是見利忘義之輩，因而被高老賊邀約到不少幫手，估量有足夠實力對付得了顧家，高老賊才向顧家擺明車馬，要跟顧家大幹一場。」

易水寒搖頭慨嘆道：「女人禍水，難怪這句話千古不易！可嘆的是，顧家既是名門正派，却調教出那樣不知羞恥的兒子，竟然為了一個青樓女子而與人大打出手！那不是文人雅士的風度，而是下流！觀乎顧家的人所使用的手段，與黑道奸惡沒有多大分別，唯一的分別就是：顧家是披着仗義的外衣，有如掛羊頭賣狗肉，而黑道奸惡則擺明車馬，事實上，掛正招牌的黑道奸邪要比那些掛羊頭賣狗肉的光明正大多了！」

「兄弟，江湖上龍蛇混雜！有時侯，確是叫人正邪難分的！」徐日輝一口喝下杯中的酒：「要不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愚兄眞想歸隱！」

易水寒亦一口喝乾杯中的酒：「大哥，江湖上雖然波譎雲詭，龍蛇混雜，但却多姿多彩，令人有意想不到的刺激！小弟喜歡這種海闊天空，魚躍鷹飛的生活。」

「兄弟，聽說你是為了得到風瀟瀟的消息，才答應替顧家勸說愚兄別那淌這渾水的。」徐日輝改變話題：「那個風瀟瀟是何許人物？」

易水寒邊拿起酒壺替徐日輝斟酒，邊道：「風瀟瀟乃是小弟的生死之交，他的年紀與小弟相若，乃是前輩奇俠龍捲風風飛揚的傳人，與小弟一見如故，極之投契，在他失踪前的那段日子，一直與我在一起，有一日，他突然間失了踪，小弟找遍了方圓幾十里地方，都找不到他，亦沒有他的消息，為此，小弟心焦如焚，生怕他遭遇到甚麼意外！」

「兄弟，你難道對風瀟瀟之失踪，一點蛛絲馬迹也沒有？」徐日輝看着易水寒。

「有。」易水寒點一下頭。「他失踪之前，認識了一個女子，他對那女子着了迷，小弟懷疑，他是因為那個女子而失踪的！」

「極有可能！」徐日輝雙眉揚動一下：「自古有道：英雄難過美人關！女人眞是厲害！」

一頓，接問：「知道那個女子是甚麼人嗎？」

易水寒搖搖頭：「小弟根本沒有見過那個女子，知道他迷上一個女子，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半夜醒來，聽到他在外面對月長嗟短嘆，隱約聽到他說甚麼最難消受美人恩。之後，總見他魂不守舍的，有時候早出晚歸，有時又晚出早歸，甚至一去數日才歸，小弟曾經問過他，總是支吾以對，小弟不好逼他說，但觀言察色，他是為了女子才變成那樣的。」

跟着又道：「他不會不辭而別的！小弟一直擔心他遭遇到甚麼意外，找不到他，小弟心裏不會安樂。

「兄弟，可惜愚兄要送娘親到狗肚山，要不，愚兄便可以陪你去找尋風瀟瀟的下落。」徐日輝帶點遺憾地道。

「大哥，那是小弟與風瀟瀟的事，不勞大哥插手，你只管陪伯母到狗肚山去吧。」易水寒伸手輕拍一下徐日輝的手背。

「兄弟，聽你說，顧家有風瀟瀟的消息，你既不與顧家合作，他們肯定不會將消息告訴你，你準備怎辦？」

易水寒道：「小弟自決定不與顧家合作後，便已打消了從他們口中得到消息的念頭。顧家既然得到有關風瀟瀟的消息，別人一樣可以得到，因此，小弟打算到處打聽一下，不信探聽不到一點消息。」

徐日輝同意他的看法：「兄弟，愚兄跟你的想法一樣，在顧家那裏得不到消息，大可以從別處打聽。何況，他們兩幫人正在劍拔弩張，犯不着因此而捲進去。」

「嗯，大哥說得對。」易水寒點頭道：「顧家與高老賊那一戰，一定很慘烈。」

「管他的！」徐日輝道：「他們都不是好東西，愚兄巴望他們鬥個你死我活，兩敗俱傷！」

「大哥，待小弟找到風瀟瀟，才到狗肚山去探望你與伯母。」

跟着又道：「喝完杯中的酒，咱們也該睡了。」

「嗯。」徐日輝點點頭，拿起酒杯：「兄弟，愚兄敬你一杯，祝你順利找到風瀟瀟。」

易水寒拿起酒杯：「大哥，小弟也祝你們一路平安。」

兩人碰杯，一口喝乾杯中的酒。

## 為尋瀟瀟　身陷詭計

易水寒一個人走在通往江陰縣的路上。

他想到江陰縣去碰碰運氣，看看能否打聽到風瀟瀟的消息。

畢竟，江陰縣算得上是一個大地

方，商旅往來，消息疏通，到那裏去碰碰運氣，該比像無頭蒼蠅一樣到處亂碰亂撞要好得多。

遠遠的，一面酒招高掛在路邊的一根竹桿上，易水寒禁不住抬頭望一下天空，太陽已接近中天，估計距晌午約半個時辰左右。

心裏盤算一下，他決定在前面那酒家歇歇脚，順便吃飯，然後再繼續趕路。

於是，他加快脚步往前面走去。

走到那面酒招前，易水寒抬眼打量一下酒招下的那間酒家。

其實，那不過是一個棚子，既賣酒，賣茶水，當然也賣飯菜。

草棚內居然坐了七八個人，易水寒看出棚內那七八個食客中，有兩個是江湖人，略爲猶豫了一下，才一頭走進去。

裏面擺放了大約十張木桌子，易水寒隨便找了一張桌子坐下來，一個小伙計立刻上前去招呼他：「大爺，要些甚麼？」

易水寒打量一下坐了人的幾張桌上放着的酒菜，才對那個年紀只有十五六歲的小伙計道：「小兄弟，來一斤酒，半隻鷄，一斤鹵肉，再來五個鷄子。」

那個小伙計答應一聲，跟着替易水寒擺好杯筷，然後去拿酒來。

待那小伙計拿了酒來，易水寒倒了杯酒，一口便喝乾。那個小伙計跟着又送上鹵肉與鷄子。

易水寒於是吃喝起來。

無意中，他聽到坐在門口左邊那張桌子的兩個江湖人的說話。

「梁二哥，江南五大家之一的顧家將會與翻江蛟高林盛大幹一場這回事，你有聽聞嗎？」

「這麼大件事，怎會沒有聽聞！尤老兄，你怎麼忽然說起這件事？」

「因爲我想問問你，對顧、高這戰，有何看法？」

「你的看法又如何？」

「我看好翻江蛟。」

「我誰也不看好。尤老兄，爲何對高、顧之戰，那麼有興趣？」

「因爲侯大咀他們拿顧、高之戰作賭，劉鐵手他們都下了注，我也想下注，不知買那一家好，舉棋不定，想聽一下你的意見作參考。」

「我已經說過了，誰也不看好。」

「梁二哥，你爲甚麼兩家都不看好？」

「本來，我是看好翻江蛟那方面的，但突然走了個火神徐日輝，便佔不到上風，據禿鷹從翻江蛟的人那裏聽到的說話，他們也沒有信心可以擊敗顧家，所持的理由是，他們那方面與顧家實力差不多，你說，這是不是兩敗之局？」

「梁二哥，聽你這麼說，我買和局！」

易水寒聽着，聽不出有好新意，便不再聽下去，專心吃喝。

驀地，外面車馬聲大作，易水寒扭頭往外面望去，只見一騎馬當先馳到酒家前面。乍然停下來，馬上的騎者飛身下馬，後面一輛馬車緊接馳到。

「大哥！」易水寒一眼便認出飛身下馬的騎者是火神徐日輝，驚訝得霍然站起來，張口疾叫。

「易兄弟！」那騎者才落地，亦看到易水寒，歡快地呼叫一聲，急急走入酒家。

「大哥，怎麼……」易水寒驚奇他看着徐日輝。

徐日輝打斷易水寒的說話，同時向他打個眼色：「兄弟，愚兄在路上忽然得到消息，所以急急轉回頭，一路急趕下來。」

「大哥，眞的？」易水寒驚喜不已。

「嗯！」徐日輝點一下頭：「要不，愚兄怎會巴巴地一路追趕下來！」

「二哥！」停下來的馬車上跳下一個女子，向易水寒叫喊一聲。

易水寒認出那是金鈴，忙舉手揮一下：「妹子！」

徐日輝道：「兄弟，你吃飽了嗎？」

易水寒看一眼桌上的剩酒殘菜：「差不多了。」

「那快結賬，到外面再說。」徐日輝道。

易水寒馬上舉手招呼那個小伙計過來，突然想起一件事，對徐日輝道：「大哥，你們還未吃午飯吧？」

徐日輝點頭道：「只顧追趕你，那顧得上吃午飯。」

「大哥，近晌午，何不叫伯母與妹子進來，就在這裏吃？」易水寒提議。

徐日輝搖搖頭：「不了，買些食物在路上吃便成。」

易水寒也不勉强，對那個小伙計道：「小兄弟，包一隻鷄，十個鷄子，十個饅頭，還有一隻鹵鴨，弍斤酒，一壺茶，送到馬車上，要快，算算多少錢。」

那小伙計連聲答應，飛快地算了一下，對易水寒道：「大爺，合共一兩七分銀子。」

易水寒從懷中摸出一塊重約二兩的銀子，給小伙計：「多了的不用找！」

那個小伙計接過銀子，歡喜得連聲說「多謝」，立刻跑入灶房。

易水寒與徐日輝沒有理會其他食客的好奇的目光，走出棚外，走向馬車。

金鈴看着走過來的易水寒，眼中閃出光彩來。「二哥，終於在這裏追上你！」

易水寒忙道：「妹子，辛苦妳了。伯母一定受不了，大哥，小弟心裏很過意不去。」

車廂內傳出徐母的聲音：「易賢姪



，老身這身骨頭還挺得住，你別心裏不安。」

徐日輝四下掃了一眼，見附近沒有別人，對易水寒道：「兄弟，原來妹子有風瀟瀟的消息！跟你道別後，在路上愚兄與妹子閒聊起來，妹子問起兄弟你到那裏去，愚兄據實說出來，妹子想起，她在五日前，曾在一個叫昌源的地方見過風瀟瀟，愚兄一聽，馬上掉轉頭，急急追下來！」

易水寒料不到知道風瀟瀟消息的人竟是金鈴，大感意外，詫異地道：「妹子，妳見過風瀟瀟？妳認識他？」

金鈴搖搖頭又點頭：「我不認識那風瀟瀟，但却確實見過他！」

「那妳怎知道他是風瀟瀟？」

「我聽跟他在一起的那個女子那樣稱呼他的！」金鈴道。「他們當時就坐在我斜對面的一副座頭上，兩個人的臉色都不好看，似乎才吵過架，誰也不理睬誰，我看着心裏大感奇怪，突然間，那個男的霍然站起來，口裏說一聲：『在下不會答應妳的！』大步往店堂外面急走。那個女子先是怔了一下，繼之一拍桌面，跳起身來，尖叫道：『風瀟瀟，你若不答應，我桃花娘子不會放過你！』急急追趕那個男子。那時，店堂內的食客都好奇地對那兩個一走一追的男女，指指點點，議論起來。」

歇口氣，又道：「那些食客之中有一部份人，似乎對那個桃花娘子的大名聽聞過，大都露出鄙視的神色，我聽到有人說甚麼下流淫賤，恬不知耻之類的說話，似乎很瞧不起那個女子。」

「妹子，那個男子是甚麼模樣的？」易水寒既興奮又緊張。

金鈴想一下，比劃着手勢，描述風瀟瀟的身材樣貌。「那個叫風瀟瀟的男子年紀與二哥你差不多，相貌英俊，但却流露出一種冷峻的神色，身形比二哥你略高一點點，臉色似乎白一點，身上穿的都是白色的衣衫、看上去，給人一種高傲，冷峻的感覺！」

「妹子，妳看到的那個人，確是我要找的人，風瀟瀟！」易水寒興奮得不自覺將語聲提高。

徐日輝忙用手肘輕碰一下易水寒的手臂，壓低聲音道：「兄弟，店伙送食物來了。」

易水寒立刻閉上咀巴，看着那個小伙計雙手拿着一大包食物，向他們走過來。

待那個勤快的小伙計將他們要的酒食茶水送上馬車，徐日輝翻身上馬，易、金兩人也跳上馬車，掉轉頭，往來路馳去。

* * *

昌源在江陽鎭的東南面，狗肚山則在東北方，在江陽鎭前，易水寒與徐日輝他們道別後，獨個兒往東南面通往昌源鎭的那條路走去。

徐日輝一騎一車，則往通向狗肚山的那條路馳去。

往前走出不遠，易水寒看看路上沒有甚麼行人，乾脆展開身法，往前奔掠！

一口氣奔掠出五六里，他忽然聽到遠處傳來一聲慘叫，身形微窒了一下，他身形微微一趦，往叫聲傳來的地方掠去，而且去勢更快。

奔到幾棵疏落的樹木前，易水寒一眼看到，在一棵樹下，躺着一個大半衣衫沾了血的人，看情形，那個人似乎是個死人。

易水寒停下來，雙眼在附近掃視了一遍，看不到有別的人，才小心地向躺在地上的那個人走近去。

走到那個像是死人的「血人」面前，易水寒停下來，小心地打量着那個人。

他看到那個人的身上有五處傷口，最嚴重的要算左胸上的那個傷口，深且大，致命傷應該也是那個傷口。

那人的年紀大約三十出頭，易水寒並不認識，附近有一把劍丟棄在地上。

看情形，地上那個人曾經與人發生過激烈的打鬥，由於不是對手，所以被對手擊殺。

地上那人看上去已沒了氣息，易水寒猶豫了一下，便欲離去。

才別轉身，地上那人驀地發出一聲極微弱的呻吟聲。

易水寒立刻轉回身，一步搶到那人的身前，蹲下來，那人的眼皮微微顫動了一下，發出一聲令易水寒僅可聽聞的呻吟聲。

易水寒急忙湊到那人的面前，疾聲問：「喂！喂！你怎麼樣啊？」

那人的眼皮又顫動一下，却睜不開來，嘴唇輕微地顫動着：「……」

「你說甚麼？大聲點啊，我聽不到！」易水寒將耳朵湊到那人的嘴巴上。

「我……風……瀟……」

易水寒終於聽到那人斷斷續續說出來的三個字，頓時心頭跳動了一下，急忙大聲道：「你可是想說風——瀟——瀟！」

那人說了一個「是」字。

易水寒料不到會在這人的口中，聽到風瀟瀟這個名字，大感意外，忙又大聲道：「風瀟瀟你認識？」

那人聲如蚊吶。「……殺……我……」

易水寒心頭一跳。「他殺你？」

「是。」那人說出來的聲音，易水寒僅僅聽到。

「爲甚麼？」

「……女……人……」

「爲了女人？」

「是。」

「那個女人是誰？」

那人沒有答他。

易水寒又大聲問：「你是誰？」

那人的眼皮即時顫動一下。

「張……仲……」

「你叫張仲？」易水寒大聲問。

那人沒有反應。

易水寒呆了一下，伸手探探那人的鼻息，絲毫感覺不到，再探探那人的脈搏，一樣感覺不到，換言之，那人已經咽了氣。

易水寒抬起頭，看一眼那人，吁口氣，站起來，茫然回頭一眼，口裏喃喃道：「風瀟瀟為何要殺這人？這個人又是甚麼人？」

仰起頭，深深地吸了口氣，向天問道：「風兄弟，你到底在那裏？」

低下頭又看了那人一眼，心裏道：「姑勿論這人是誰，是否該死，一個人死了，甚麼也一筆勾銷，說不得將他埋了，免得曝屍荒野，被野狗豺狼所噬。」

從身上拔出鋼刀，在地上挖了一個坑，將那人埋了。

* * *

易水寒趕到昌源鎮的時候，經已是傍黑時分。

走入鎮上，一眼便看到前面有一家叫隆興的酒家，易水寒想也不想，走入那家酒家。

店堂內起碼上了八成座，易水寒目光在店堂內掃了一遍，看到一副空座頭，便走過去坐下來，一個伙計馬上趨前去招呼他。

易水寒向那個伙計要了一壺酒，三個菜。

那伙計迭聲答應，退開去。

易水寒趁這空隙，仔細地打量一眼店堂內那些食客。

他發覺那些食客當中，有幾個江湖人物。

坐在隔鄰那副座頭上的兩個漢子，便是江湖人。

那兩個江湖人在喝着酒，在談論着甚麼，易水寒隱約聽到一言半語。

那兩個江湖人說的似乎是不三不四的事情，易水寒沒有興趣聽下去，恰好一個伙計將他要的酒菜送上來，於是便一心一意喝酒吃菜。

一壺酒已吃到大半的時候，易水寒驀地聽到那兩個江湖人說出一個叫他心頭為之一跳的名字——風瀟瀟，他幾乎控制不住，走過去詢問那兩個江湖人。

幸好他仍能按捺得住，但卻急忙豎起耳朵，聽那兩個江湖人說些甚麼。

可是，那兩個江湖人的聲音忽然低下來，令到易水寒無論怎樣用心聽，也聽不到他們在說些甚麼。

易水寒眞想走過去，將兩個江湖人揪起來，大聲喝問他們在說些甚麼。但卻極力按捺着，總算沒有做出叫人側目的魯莽舉動來。

易水寒打算在那兩個江湖人結賬離去時，暗中跟着他們，然後向他們查問有關風瀟瀟的事情。

那知道，兩個江湖人喝了五六壺酒，像是仍未喝夠，繼續喝下去。

易水寒只好「陪」那兩個江湖人，多喝了兩壺酒。

可是，兩個江湖人仍然沒有離去的意思，易水寒却不想再喝下去，便結賬離去。

他決定在外面等那兩個江湖人。

* * *

足足在外面等了有半個時辰，易水寒終於等到那兩個江湖人走出來。

兩個人似乎有了八九分酒意，互相攙扶着，往鎮裏頭走去。

易水寒暗中跟着那兩個江湖人。

兩個江湖人跌跌撞撞的，一直往大街裏頭走去，跟着轉入左手面的一條橫街。

這個時候雖然仍未到二更天，街上已經沒有甚麼行人，大多數的人家都已關門閉戶，街巷內一片黑暗。

易水寒跟着那兩個人走入橫街內，看到兩邊的人家都關門閉戶，便決定趕上去，查問那兩個江湖人。

腳下加快，很快便追上那兩個江湖人。易水寒發話道：「兩位請停步，區區有一事請問。」

那兩個江湖人聞聲停下腳步，身子搖晃着轉過身，翻起一雙醉眼看着易水寒。「你……是誰？」左邊那個人舌頭打着結，聲音含糊不清。

「區區姓易。」易水寒瞧着那兩個人。

「姓易？」右邊那個捲着舌頭道：「咱們……不認識……你……啊。」

易水寒耐着性子道：「兩位，區區也不認識兩位……」

右邊那個立刻搶着道：「既然……不相識……有……甚麼……好說……的！」

易水寒忙道：「區區是想向兩位打聽一個人。」

「打聽一……個人？一個甚……麼人？」左邊那人身子搖晃了一下，差點跌倒。

易水寒眞想衝上去，給兩人一個大耳光，將兩人的酒意摑醒，他極力壓抑下心裏的那股衝動。「兩位，區區想向兩位打聽一個叫……」

兩個傢伙忽然咕咚一聲，跌倒下去。

易水寒心裏一急，忙搶前一步，看到那兩個傢伙倒在地上，醉死過去。

他禁不住在心裏暗罵一聲。「該死！」看着那兩個醉鬼，一時間不知怎辦才好。

猶豫了一下，他一手扶起一個「醉鬼」轉回身，往鎮外掠去。

他記得鎮外有一條小溪流。

奔掠出鎮外，來到那條小溪流前，易水寒一手一個，將兩個「醉鬼」扔落溪中。

兩個「醉鬼」落入溪中，立刻便「嘩啦」「嘩啦」，自水中竄冒出來，口裏哇哇大叫：「何方鼠輩，胆敢暗算咱



們……」

易水寒看到兩人那個狼狽驚詫的樣子，心裏直笑，口裏大聲道：「兩位，是區區將你們扔落溪中的，要不，怎能夠一下子便將兩位從酒醉中弄醒過來！」

那兩個人聞聲望向易水寒，怒道：「好傢伙，你太過份了！怎能夠將咱兩扔落溪中！豈有此理！」

易水寒忍不住笑起來。「兩個請原諒則箇！捨此之外，區區實在想不出還有甚麼法子，可以一下子將兩位從酒醉中弄醒過來！」

兩個人手腳齊施，游到岸邊，牙關打顫，急急爬上岸。

原來這時已是深秋時分，夜寒風冷，衣衫單薄一點也受不了，何況是被扔落溪中，全身濕透，那種滋味實在不好受！

「你奶奶的，胆敢如此作弄咱們，不揍你一頓還以為這很好玩！」兩個傢伙氣咻咻，顫抖抖地撲向易水寒。

易水寒想向那兩個人解說一下，眼見那兩個傢伙已左右撲上來，無暇加以解說，不得不向後滑退，口裏急叫道：「兩位，請聽聽區區……」

那兩個人的怒吼聲將易水寒的話聲蓋過了，根本不聽他的解說，拳掌齊施，往易水寒的身上招呼。

易水寒只好出手招架。

那兩個人勢兇招狠，恨不得一下子將易水寒擊打得像一堆泥般塌倒下去。

易水寒在兩個傢伙再往前撲的刹那，陡地身形一矮，往前竄去，只聽「啪啪」兩下脆响，兩個傢伙各自怪叫一聲，斜跌開去！

易水寒的身形立時疾標起來，撲向左邊那個人，一指將那人點倒，跟着身形斜射向右邊那個人，亦一指將其點倒在地。

兩個傢伙倒在地上，雖然不能動彈，但却能夠說話，亂叫道：「好傢伙，咱們與你素不相識，為何這樣對付咱們！」

「住口！」易水寒暴喝一聲。那兩個傢伙渾身一震，頓時閉上嘴巴。

易水寒跟着將左邊那個傢伙拉到右邊那一個的身旁，讓兩人躺在一起。「兩位怎麼稱呼？」

兩個傢伙互相看了一眼，左邊那個開口道：「咱姓劉，名大奎。」

右邊那個接口道：「咱叫馮慶光。」

易水寒從沒有聽聞過這兩個大名，猜測兩人不可能是武林中的甚麼人物，心裏暗道：「怪不得這兩人如此容易對付。」

劉大奎與馮慶光見易水寒不說話，心裏一陣發慌。「朋友，你想怎樣？」馮慶光忍不住問。

易水寒道：「區區不會為難兩位的，只要兩位老老實實答我所問！」

「你想……知道些甚麼？」劉大奎思疑地看着易水寒。

易水寒道：「區區想知道有關風瀟瀟的消息。」

「風瀟瀟？原來你想知道風瀟瀟的事情。」劉大奎與馮慶光頓時鬆口氣。「怎不早說啊！」

易水寒懶得向兩人解說。「現在說也不遲吧？」

馮、劉兩人連聲道：「不遲，不遲。」

「那還不說？」易水寒催促兩人。

劉、馮兩人互相看了一眼，馮慶光道：「你想知道風瀟瀟那些事情？」

「你們知道的，都說你來。」

劉大奎道：「咱只知道，風瀟瀟在六日之前，殺了江南一劍楚知秋，震動了楚家莊方圓百里範圍的武林同道，接下來，應該是在兩日前，又殺了無敵拳方天雄！至於這個心狠手辣的人，咱未見過其人，傳聞是這樣說的。」

「究竟風瀟瀟為何要殺楚、方兩人？」易水寒心裏暗暗替風瀟瀟擔心。

因為，楚、方兩人在江南武林中，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而且素有俠名，風瀟瀟居然殺了兩人，那豈不是與江南武林為敵。

「這個麼？咱就不清楚了。」馮慶光接口道：「不過傳聞他那樣做，是受一個女子的主使。」

「知道那個女子是甚麼人嗎？」易水寒急問。

劉大奎搖搖頭：「不知道，咱都是聽來的，是眞是假，咱都不敢肯定。」

「楚家莊在那裏？」

「在昌源鎮外北面約十里處的一個山崗下。」馮慶光馬上說出來。

易水寒看了劉、馮兩人一眼，出手解開兩人身上被點封的穴道，「兩位走吧。」

兩人遲疑地互相看了一眼，向易水寒抱拳行了一禮，然後急急撒腿往鎮上奔去。

易水寒站着沒有動，看着溪中潺潺的流水，心裏塞滿了疑問。

——那個能夠指使風瀟瀟去殺人的女子，到底是甚麼人？

——為甚麼要風瀟瀟去殺楚、方兩人？

——風瀟瀟，你到底在那裏？

這些問題，只怕在找到風瀟瀟後，才能夠解答。

* * *

馮、劉兩人沒有騙易水寒，楚家莊確是在昌源鎮北面約十里外的一個山崗下。

那個山崗有如虎踞龍盤，因而得名龍虎崗。

提起龍虎崗下的楚家莊，方圓百里之內，幾乎無人不知。

易水寒來到楚家莊前，向一個守在莊前的漢子報上姓名，求見楚少莊主。

那個漢子打量一眼易水寒，說一

聲：「易少俠請等一會。」回身急急往莊內走去，易水寒站在莊門前等着。

大約一杯茶的工夫，那個漢子急匆匆走出來，向易水寒道：「易少俠，少莊主請你到莊中客廳相見，請隨小的進莊。」

易水寒客氣一句：「有勞。」跟着那漢子往莊內走去。

跟着那漢子曲曲折折地走一會，終於來到客廳前。

而沿途所見，莊內到處「掛白」（辦喪事的情景），看樣子，莊內確是死了人。而且是莊中的重要人物，否則一定不會到處「掛白」。

客廳上早已站着一個年約二十三四的年輕人，披蔴帶孝的，那個漢子急走幾步，來到廳前階下，躬身對那年輕人道：「少莊主，小的已將易少俠請進來。」

易水寒聽說那年輕人就是楚少莊主，忙抱拳道：「楚少莊主，區區冒昧造訪，請恕區區唐突。」

廳上那年輕人還禮：「久聞易兄台大名，難得易兄台大駕光臨……只是，適逢先父身亡，在下帶孝在身……」

「楚少兄，楚莊主果然……身亡了？」易水寒雖然早已聽聞，仍然有點吃驚。

「嗯。」楚少莊主沉重地點一下頭：「先父明天便出殯。」

易水寒道：「楚少兄，區區欲到楚莊主靈前上炷香，然後再與楚少兄你說話。」

楚少莊主點一下頭，走下廳前石階，往靈堂走去。

易少俠跟隨在後。

一路上楚少莊主哀傷他走着，沒有說話，令到易水寒無形中感受到一種沉重的氣氛。

來到靈堂前，易水寒發覺裏面左右兩邊坐了不少前來吊祭的武林人，堂上一片悲哀肅穆。

楚少莊主帶引易水寒走入靈堂，易水寒恭恭敬敬地向楚知秋的靈前上了香，楚少莊主在旁答禮後，才示意易水寒跟他走出靈堂。

楚少莊主楚唯一沒有帶易水寒走回先前的那個客廳，而是來到靈堂左邊的一個小偏廳上。

招呼易水寒坐下，待下人送上茗茶後，楚唯一才開口道：「易兄台，未知光臨敝莊，所為何事？」

易水寒開門見山。「楚少兄，區區冒昧造訪，是想請教楚少兄一件事。」

「請說。」

「令尊身亡，江湖傳聞是風蕭蕭下的殺手！可是真的？」

「嗯！」楚唯一重重地「嗯」了一聲，神情顯得激動起來：「先父確是被風蕭蕭所殺！」

「楚少兄親眼目睹？」

「不！」楚唯一搖一下頭：「敝莊總管親眼目睹，在場的，還有春雨樓的一衆食客。」

「楚少兄，可知令尊因何為風蕭蕭所殺？」

「至今在下仍然猜不透因由！」楚唯一激動得語聲有點發抖：「風蕭蕭在春雨樓現身時，只對先父說了一句：『討債的來了！』便出手攻擊先父……結果，先父倒在他的劍下。」

一頓，喘口氣道：「事後，在下與家母等人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出先父何曾與姓風的結下仇怨，欠下命債！據林總管說，先父當時聽聞風蕭蕭這個姓名後，臉上露出一片迷惑之色，曾對姓風的說道：『風蕭蕭，楚家何曾欠下姓風的甚麼債？數十年來，根本沒有跟姓風的打過交道！』因此，寒家上下百思不得其解，姓風的為何要向先父下毒手。」

易水寒同樣不理解，所以，一時間他無話可說。

「易少兄，請問你為何向在下詢問有關先父被風蕭蕭所害之事，莫非你與風蕭蕭有甚麼關係？」楚唯一看着易水寒。

易水寒道：「區區與風蕭蕭乃是好友，他忽然間失了踪，區區不知他是否遭遇到甚麼事故，因此，四出找尋他，風蕭蕭先後殺了楚莊主與方大俠，不知是真是假，所以前來貴莊求證，別無他意。」

頓一下，又道：「楚少兄，據區區所知，風蕭蕭很少與武林中人打交道，不大可能與令尊及方大俠有過節，對於他的所為，區區也是百思不解。」

「易少兄原來是風蕭蕭的好友，怪不得如此關心他了。」楚唯一似笑非笑的看着易水寒。

易水寒眼見莊內已在辦喪事，不便久留，起身道：「楚少兄，打擾了，區區告辭。」向楚唯一抱拳一拱。

楚唯一亦站起來，挽留易水寒：「易少兄，請多留一會，在下有一件事，想與你商量。」

易水寒詫異地看着楚唯一：「楚少兄，請說。」

楚唯一道：「是這樣的，先父被風蕭蕭所害，俗語有謂：父仇不共戴天，這個仇，在下誓要報復，而易少兄你又是風蕭蕭的好友，因此，在下想易少兄你屈留敝莊數天，權作誘餌，引風蕭蕭現身，如蒙仗義應允，在下感激不盡。」

易水寒料不到楚唯一居然會提出這樣的要求，令到他既意外又愕然，同時，也產生一份反感。「楚少兄，請恕區區不能從命！區區若是從命，豈不是出賣了朋友，區區不會做出這種事。」

楚唯一神色變化了一下，急急說道：「易少兄，風蕭蕭雖然是你的好友，但也是殺人兇手，亦是武林俠義道的公敵，這種兇惡之徒，人人得而誅之，易兄若幫忙敝莊擒殺風蕭蕭，怎算是出賣朋友，那是大義凜然。」

易水寒却不為所動：「楚少兄，很



抱歉，區區在未弄清楚其中的因由之前，不能答應你那樣做。」

跟着抱拳向楚唯一一拱：「楚少兄，區區對令尊之死，深感悲痛，區區告辭。」

楚唯一直視着易水寒：「易少兄，不再考慮一下？」

易水寒堅決地道：「出賣朋友的事，區區不會幹。」

楚唯一在眉梢剔揚了一下，「易少兄，既然你堅執不允在下所請……在下只好……强留你了。」

易水寒雙眼陡睜，怒視着楚唯一：「楚少兄，你不是說笑吧？」

楚唯一冷冷道：「逼不得已，請易少兄你不要見怪！」

易水寒怒道：「楚少兄，你這樣做，不怕有違武林俠義麼？」

「為了報先父之血仇，說不得只好得罪了！」楚唯一突然一掌擊向左邊牆上的一個獸頭火炬插斗。

易水寒脚下突然下陷。

出於本能的反應，易水寒急忙往上縱起來。

那知道頭上「刷」地一聲，落下一個鐵籠子來，易水寒驚覺的時候，欲翻掠出去，已來不及，被那個鐵籠子罩個正着。

「轟」一聲，鐵籠落在地上，地面震動了一下，原先下陷的地方出奇地恢復平整。

易水寒落在地上，被鐵籠罩住，他立刻抽出刀，奮力劈斬那些比拇指還要粗的鐵枝。

「錚」一聲，刀鋒斬在鐵枝上，濺出點點火星，被斬的鐵枝絲毫無損，只現出一道白痕。

楚唯一道：「易少兄，別費氣力了，鐵籠是用精鐵打造的，就算寶刀利劍，也斬它不斷，除非是上古神兵，在下勸你還是省點力氣吧。」

一頓，又道：「情非得已，只好出此下策，待報却父仇後，在下自當向你負荊請罪。」

易水寒怒氣塡胸，嗔目怒叫：「楚唯一！枉你楚家莊自認是名門正派，却幹出這種下三濫的伎倆，簡直是往自己的臉上抹黑。」

楚唯一沒有一絲歉意：「幹非常事，自然要用非常的手段，為了報父仇，在下管不了那樣多。」

話落，一逕走出小偏廳，剩下易水寒一個人困在鐵籠內，徒呼荷荷。

* * *

楚知秋出殯落葬了。

易水寒被關在楚家莊的一間石室內經已有兩天，楚家莊亦早已派人四出放出易水寒落在楚唯一手上的消息，但是，風蕭蕭却沒有出現。

易水寒雖然被關在石室內，却不希望風蕭蕭，因為他而來救他，無論風蕭蕭是為了甚麼而殺死楚知秋。

因為，他不想變成楚家莊的餌。

他不甘心被利用。

特別是在那種情形下被利用。

他很想知道風蕭蕭在那裏。

* * *

風蕭蕭在一棵大樹上。

他穿一件草青色的衣衫，匿在大樹上的枝葉之間，幾與枝葉混成一體。

大樹下是一條大道，此刻已是黃昏日落時分，路上不見一個行人。

「鴉鴉」一陣叫聲傳來，幾隻歸鴉投入附近的一個樹林中。

匿在大樹上的風蕭蕭一動不動，彷彿與枝葉融為一體。

他這樣匿在樹上，到底有甚麼圖謀？

答案很快就出現了。

一陣奔馬的馳奔聲突然間隱隱傳來，其勢之快，有如奔雷那樣，瞬間奔至風蕭蕭所匿着的那棵大樹下，原來是一騎人馬疾馳而來。

馬是一匹駿馬，馬上的人當然也是一個好漢子，人馬馳至樹下，驀地「啪勒」一聲，橫伸出路面的一截樹斷跌下去。

馬上的騎者好敏捷的反應，好精湛的騎術，那刹那陡地勒馬，扯韁，「蓬」然一聲大响聲中，那匹駿馬嘶叫一聲，前蹄騰起，後蹄像釘在地上那樣，猛地往回一個轉身，險險避過那截墮落地上的樹椏。

塵土飛揚中，一件草青色的物事有如一片雲般，飛飄向那騎上一人。

馬上騎者立時驚覺，暴喝聲中，從馬鞍上斜掠出去，同時乘勢在馬臀上踢了一脚，那匹駿馬嘶叫一聲，往前疾竄前去。

一條雪白的人影就在那霎間，自枝葉間激射出來，掠射向那個斜掠開去的騎者。

劍光如電。

衣白如雪。

那個騎者的身上即時飛起一道青芒，截擊那道電光。

「錚」一聲，青芒截下電光，濺起一蓬火星子。

那個騎者却悶叫一聲，身子在空中一翻，濺出一蓬血水，斜墮落地。

白影劍光追擊下去。

騎者身形墮地，接連疾滾了四轉，接自地上竄掠出丈外，才避過那道白影劍光的追擊。

在他滾過的地上，有八個劍洞。

風蕭蕭凌空一翻，人劍有如箭矢般射擊向那個漢子。

那個漢子一個挺拔，才落在地上，瞥到風蕭蕭人劍射擊過來，口裏吼喝一聲，揮刀急擋。

只聽鏗鏗鏘鏘一陣激响，火星洩射，風蕭蕭身形向後翻掠開去，那個漢子一連退了兩大步。

翻掠落地上，風蕭蕭挺劍站立，雙目如隼，直射着那個漢子。

那個漢子胸膛起伏，仗刀擺出一個迎擊的架式，怒視着風蕭蕭。

那漢子的腰脅上，有一個傷口，血流如注。

不用說，他剛才着了風蕭蕭的道兒。

「你是誰？」那漢子咬着牙問。

「風蕭蕭。」

「原來是你。」那漢子深吸一口氣。

「關中杰，你永遠也到不了楚家莊。」風蕭蕭語冷如冰。

「好啊！」關中杰厲聲道。「關某自揚州趕來，就是要替楚莊主報仇，如今在此遇上你，省得關某到處去找你。」

這關中杰就是楚知秋的拜把兄弟，外號三才刀，在武林中名頭不亞於楚知秋。

「你想替楚知秋報仇？」風蕭蕭冷笑一聲。「妄想！」

關中杰呼口氣。「你爲何要殺楚莊主？」

「討還十三年前他欠下的債。」

「十三年前？」關中杰這時已點封了傷口附近的穴道，傷口停止了流血，他眼中露出疑惑之色。「據關某所知，楚莊主從來沒有與姓風的結怨，你討甚麼債？」

「風流債，」風蕭蕭道。「風某是代人討的。」

「誰？」

「風某不想說。」風蕭蕭話聲未落，身形一動，疾撲向關中杰。

關中杰喝一聲：「待關某擒下你，不怕你不說！」刀勢一動，迎向風蕭蕭。

刀芒與劍光立時交織在一起，兩人的身形隨着刀勢劍招閃挪縱跳，鏗鏗錚錚之聲不絕於耳。

陡地，兩人同時叱喝一聲，縱拔起來，交手數招後，追逐至一棵樹上，繼續交手。

驀地，「啪勒」一聲，風蕭蕭脚下的枝椏斷折，他亦身不由主，往下跌落去。

關中杰人刀追射下去。

風蕭蕭下墮的身形陡地一窒。

原來，他被下面的一根枝椏擱住身體。

關中杰人刀如流星隕落，刀尖飛刺落風蕭蕭的左胸肋上。

風蕭蕭就在這剎那向下偏側，左手白光一閃的同時，右手利劍刺向關中杰的心胸要害。

只聽「錚」一下激响聲中，關中杰飛刺而下的刀鋒陡地歪斜開去，同時間，風蕭蕭的劍尖已刺入關中杰的心胸上。

關中杰發出一聲厲吼！左掌疾擊而下，拍在風蕭蕭的右肩胸上。

風蕭蕭發出一聲痛叫，身下那根枝椏斷折，整個人猝然向下疾墮下去。

在疾墮下去的剎那，他做了一件事——將握劍的手鬆開。

這樣，刺入關中杰心胸上的利劍便不會因爲他的猝然下墮而自關中杰的身上抽出來。

「蓬」一聲墮跌落地上，風蕭蕭掙扎了一下，才能夠站起來。

關中杰那一掌看來頗重。

關中杰一個身體亦隕石般，摔落地上。

「蓬」一聲，關中杰俯身墮落地上，一截劍鋒自他的背上透穿出來。

慘吼一聲，關中杰的身子抽搐了一下，便寂然不動。

風蕭蕭右手捂着左肩胸處，連連喘氣，左手緊握着一把只有尺許長的短刀。

剛才，他就是用那把袖裏刀，擋開關中杰飛刺下來的利刀。

而關中杰在遇襲的剎那，亦是吃了風蕭蕭的袖裏刀的虧——左腰肋上被刺了一刀，要不，憑他的身手造詣，風蕭蕭未必殺得了他。

看着關中杰動也不動的身體，風蕭蕭突然哼了一聲，嘴角流出血來。

看來，他亦受了不輕的內傷。

左手一縮，將短刀收回袖內，上前一步，一脚將關中杰挑翻過來。

關中杰睜眼張口，一副死不甘心的樣子，插在心胸上那把利劍直沒至劍把處，看這情形，他不喪命才怪。

「關大俠，你若不淌這渾水，我怎會殺你。」風蕭蕭嘟喃一聲，彎腰伸手抓住劍把，微一用力，將利劍自關中杰的身上抽出來。

深吸一口氣，抹去嘴角的血漬，風蕭蕭身形一動，往東面掠去。

* * *

楚家莊上下對關中杰的被殺，既驚且悲又憤。

關中杰的屍體是在楚家莊的大門前，被莊中人發現的。

大概是風蕭蕭派人將關中杰的屍體移放到楚家莊的大門前的。

楚家莊內上下人等雖然不知道是誰殺死關中杰，但都猜到，極可能是風蕭蕭幹的。

楚唯一與莊中一衆人等，在停放好關中杰的屍體後，都怒憤塡胸，恨不得立刻找到風蕭蕭，將他千刀萬剮。

「各位叔叔伯伯，小姪若不能手刃風蕭蕭那惡徒，替先父與關叔叔報仇，小姪誓不罷休！」楚唯一激憤得一拳將一張茶几擊塌。

一言九鼎馬錦行第一個振臂疾呼：「楚世姪，你放心，不助你殲殺那兇徒，馬某不會離開貴莊。」

與在場的幾個武林人物，紛紛附和。

總管林登山道：「少莊主，只要姓風的兇徒一現身，屬下管教他來得走不得。」

「可是，已經三日了，姓風的仍未現身。林總管，莫非消息仍未傳開去？」說話的是外號鷹爪王的徐百峯，



名頭並不弱於楚知秋。

楚唯一立時轉眼看着林登山。

林登山忙道：「少莊主，屬下遵照您的吩咐，派人四出散發消息，照說，姓風的兇徒早該聽聞……不過，也有可能他已經離開了……」

「林總管，那關兄的屍首又怎樣解釋？」朝天劍李正陽截斷林登山的話。「莫非關兄不是姓風的兇徒殺的？」

林登山無言以對。

幸好金槍趙子白替他解了困。「李兄，姓風的接連殺了楚兄、方兄、關兄三人，此人絕不是一個簡單人物，可以猜想，他之能夠成功地殺害了楚兄等三人，事先必然經過一番功夫去策劃、安排。試想一下，這麼樣的一個人，就算他聽聞消息，會貿然行動嗎？我想不會，只要不是白痴傻子，也會想到，莊內必然會戒備森嚴，要想救人，不是那樣容易，他怎會冒這個險，必伺機等咱們鬆懈的時候，才動手救人。」

鷹爪王徐百峯附和金槍趙子白的話。「趙兄所言極是，楚世姪，這一段日子，千萬不可鬆懈大意，讓那姓風的有機可乘，白費了一番心機。」

楚唯一連聲應「是」。

看來，他也同意趙子白說的話。

正在說話間，突然有一個漢子慌張地急奔進來，在廳前停下來，垂手躬身，向楚唯一說道：「稟少莊主，莊外來了一個……人，要咱們立刻放了姓易的，屬下等人沒有理會他，被他殺進莊來，傷了兩三個人……」

楚唯一雙眉一剔，疾聲道：「王安，那個人可有報上姓名？是不是姓風的？」

王安回道：「少莊主，屬下等人曾問過他是甚麼人，他沒有回答，便衝入莊內，屬下不知那人是否姓風的。」

「楚世姪，那人指名道姓要放了姓易的，九成九是姓風的。」金槍趙子白道。

「不是姓風的，還會是誰，」一言九鼎馬錦行道。「除了姓風的，還有甚麼人膽敢那樣猖狂，闖莊救人。」

楚唯一神色連變數變，咬牙切齒道：「待小姪出去看看，是否姓風的來了，若是，小姪非要手刃此兇徒，將他千刀萬剮，碎屍萬段不可。」

「楚世姪，咱們隨你去瞧瞧，看姓風的是否有三頭六臂。」金槍趙子白與李、馬、徐等人磨拳擦掌。

楚唯一忙抱拳向趙子白等人抱拳道：「難得各位叔叔伯伯仗義出頭，小姪銘感五中。」

李正陽急道：「世姪，別說客氣話了，快出去瞧瞧吧！」

楚唯一恭敬地應了一聲「是」，與一衆人等急急往莊子前面走去。

* * *

莊門前，五六個莊漢正與一個身穿一件闊大錦袍的人在動手，旁邊的地上躺着三個莊漢，並沒有死，只是受了傷，不能站起來。

楚唯一與總管林登山，及一衆長輩急急趕到莊子大門前，還未停下來，林登山喝叫一聲：「停手！」

那五六個莊漢聞聲馬上各自跳出戰圈，停了手。

那個錦袍人本來不願停手的，但因爲一下子失去了對手，只好亦停手不動，睜着雙眼看着在丈外處停下脚步的楚唯一等人。

一衆人等還未全停下來，一言九鼎馬錦行失聲叫道：「那不是徐火神徐兄？」

趙、李、徐等人看清楚，錦袍人確是火神徐日輝。他們都曾與徐日輝有數面之緣，因此認出來。

錦袍人確是火神徐日輝，他也認出馬錦行等人。「馬兄、趙兄、李兄、徐兄，幾位原來在楚家莊。」

楚唯一與林登山雖然並不認識火神徐日輝，但却久聞大名，來人不是風蕭蕭，而是徐火神，兩人不由暗吃一驚。

趙子白向徐火神抱拳道：「徐兄，未知你闖入楚家莊，所爲何事？」

徐火神忿忿地道：「徐某是來楚家莊要回易水寒易兄弟的。」

李正陽道：「徐兄，姓易的與你有何瓜葛，要徐兄你出面要人？」

徐火神道：「他是徐某的好兄弟，他既然落在楚家莊人的手上，徐某就算上刀山，下油鍋，非要將他救出不可！」語聲堅決。

幾個人頓時飛快地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跟着齊皆看着楚唯一。

趙子白等人不但與徐火神相識，也對他身上的火葯暗器心存忌憚，因此，他們不想因爲一個易水寒，要跟徐火神反目成仇！所以，他們都不想出頭。

楚唯一不得不挺身而出。「徐大俠，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請到裏面坐下，甚麼事也好商量。」

徐火神却不聽他的。「沒甚麼好說的！一句話，馬上放了易兄弟，萬事皆休！要不，徐某只好……自己動手！」

楚唯一初生之犢不畏虎，雖然久聞徐火神的大名，但未見識過他的火器的厲害，加上被徐火神的話說得臉上有點掛不住，不由氣往上衝，「徐大俠，別以爲你的一身火器霸道厲害，便目中無人，不將敝莊放在眼裏，敝莊豈容人輕侮！」

徐火神道：「這麼說，貴莊是不肯放人了？」

趙子白想說話，楚唯一已搶先說道：「就憑你一句話，敝莊便要放人，今後敝莊在江湖上還有甚麼地位！」

「這麼說，貴莊是不肯放人的了？」徐火神怒視着楚唯一。

「徐大俠，在下請問，你憑甚麼要敝莊放人？」楚唯一一副不將徐火神放在眼內的神態。

徐火神「哼」了一聲。「徐某不憑甚麼，就憑徐某一身本領！」

「那在下倒要瞧瞧徐大俠你有多大的本領。」楚唯一跟着喝一聲：「上！」

那五六個莊漢立時呼喝一聲，撲向徐火神。

徐火神怒笑一聲。「徐某就讓你們看看我的本領！」手往袖中一探，抖手向那五六個撲上來的莊漢擲出一顆彈丸。

「蓬」的一聲，那顆彈丸着地爆破出來，爆洩出一大蓬火焰來，沾着了那五六個漢子的衣衫。

那五六個漢子立時亂了套，慌亂地拍打身上的火焰或是撲落地上壓熄衣衫上的火，根本就沒有時間去對付徐火神。

楚唯一與林登山及趙、徐、李等人看着，禁不住臉色驟變。

趙子白急道：「徐兄，請暫且住手，甚麼事也好商量。」

徐火神道：「趙兄，只要楚家莊馬上放出易兄弟，徐某立刻離開。」

趙子白不能作主，拿眼望着楚唯一。

楚唯一的臉色很難看，緊閉着嘴唇，不作聲。

李正陽忍不住開口道：「楚世姪……」

楚唯一突然開口道：「林總管，放人。」

在場衆人頓時如釋重負。

林登山答應一聲，轉身往莊內走去。

狠狠地瞪了徐火神一眼，楚唯一抱拳向趙、李等人一拱。「幾位叔叔伯伯，小姪失陪了。」轉身急急往莊內走去。

趙、李等人想不到楚唯一撇下他們，不由愕了一下，心裏都生出一種不滿。

徐百峯臉色一沉，對趙、李、馬三人道：「三位！楚世姪……這算甚麼？」

李正陽哼了一聲，「趙兄、馬兄、徐兄，咱們留下來還有甚麼意思？」

馬錦行一甩手，「三位，馬某不想再淌這渾水了。」

趙子白道：「三位，咱們大可自行去找風蕭蕭，替楚兄討還血仇！」

「對，咱們何需看人臉色！」徐百峯道。

馬、李兩人同時點一下頭。

四人跟着向徐火神抱拳一拱。「徐兄，請了。」

徐火神抱拳向四人還禮。「四位，請。」

趙、李、徐、馬四人大步走出莊外。

大門內一下子只剩下徐火神一個人，還有那五六個雖然經已將身上的火撲熄，但卻弄得灰頭土臉，狼狽不堪的莊漢，驚惶地看着徐火神，不敢再逞勇。

因此他們都怕了徐火神身上的火器。

* * *

林登山終於出來了。

他帶着易水寒走出來的。

楚唯一沒有再出現。

「大哥！」易水寒一眼看到徐火神，驚喜地大叫。

「兄弟！」徐火神激動地大叫一聲。

易水寒快步走到徐火神身前，激動地抓住徐火神的手。「大哥，小弟還以爲是甚麼人，原來是你。」

林登山在旁冷冷地道：「兩位，敝莊不歡迎兩位在莊內逗留，兩位有甚麼話，請到莊外再說。」

徐火神瞪了林登山一眼，哼一聲，拉着易水寒，走出莊門外面。

林登山立刻吩咐那幾個莊漢將莊門關上。

易水寒扭頭忿忿地說道：「哼哼，你不歡喜，咱還不屑呢！免得污了我的靴子！」

徐火神道：「兄弟，算了，別跟他們一般見識。」

易水寒被關了幾日，深感不忿，邊跟徐火神往前走，邊道：「日後若讓我遇上那個楚唯一，有他好看的。」

徐火神走近易水寒，拍了他的肩頭。「兄弟，你怎會落在他們手上的？」

易水寒吐口氣。「兄弟到他們莊上打聽有關風蕭蕭擊殺楚莊主的因由，希望從他們的口中，得知風蕭蕭的下落，那知道他們知道兄弟是風蕭蕭的朋友後，居然要兄弟留下來作餌，引風蕭蕭現身，兄弟不答應，那個楚少莊主便開動機關，將兄弟困在一個鐵籠內，然後將兄弟關在一間石屋內。關了三日，幸好大哥你趕來，要不，不知要關到甚麼時候。」

徐火神聽易水寒那麼說，罵道：「想不到楚知秋一死，他的兒子居然幹出這種爲武林俠義道所不耻的行徑來！眞是虎父犬子。」

一頓，又道：「兄弟，這麼說，風蕭蕭沒有出現？」

易水寒點一下頭。

徐火神嘆道：「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兄弟，看來風蕭蕭並沒有將你當作朋友！」

易水寒咬咬嘴唇。「大哥！可能他聽不到小弟被囚在楚家莊的消息，要不，他一定會來救小弟的。」

徐火神却不以爲然。「兄弟，愚兄昨天晚上才趕到來，跟着便聽到你被囚在楚家莊的消息，楚唯一既然要以你爲餌，怎會不將消息廣爲散佈出去！風蕭蕭不可能聽聞不到消息的。」

徐火神說的大有道理，易水寒無話可說。

「兄弟，你還打算找尋他？」徐火神偏頭看一眼易水寒。

易水寒咬咬嘴唇。「若不弄清楚他



爲何忽然不辭而別，並先後殺了楚知秋、方天雄，這兩日又殺了關中傑等人，還有一個不知姓名的武林同道，那是兄弟親耳聽那個同道臨咽氣時說的，小弟一定要弄清楚其中的因由，小弟怎忍心他一直錯下去，終於變成武林公敵！」

徐火神想說甚麼，却嚥住了。

「大哥，你怎會來找小弟的？」易水寒問。

「愚兄不放心你一個人在江湖上亂闖，安置好家母與金鈴妹子後，馬上趕來，總算從楚家莊內救了你出來！」

一頓，又道：「兄弟，鈴妹子本來也要跟來的，愚兄費了一番唇舌，才說得她留下。」

看一眼易水寒，跟着又道：「兄弟，愚兄看出來，鈴妹子似乎對你有意思。你也到了成家立室的年紀，鈴妹子人不錯啊！若你不討厭她，待愚兄替你們做媒。」

最後那句話，令到易水寒臉上一陣發熱，忙道：「大哥，小弟還沒有成家立室的心思，不說也吧！」

徐火神笑道：「兄弟，男婚女嫁，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別不好意思，既誤人，又誤己！」

易水寒臉上更熱。「大哥，這種事還是順其自然的好，小弟雖然喜歡鈴妹子，那……不過是當她妹子那樣，沒有別的。」

兩人邊走邊說，不知不覺，昌源鎮已在望。

兩人走上小溪上那道橋。

小溪闊約丈許，兩人幾步便已走到小木橋的當中。

小木橋突然倒塌。

兩人冷不防之下，大吃一驚，急忙縱身躍起。

驀地小木橋兩頭弓弦急响，密如驟雨般的箭矢自兩頭向兩人攢射過來！

易水寒揮刀疾舞。

徐日輝亦拔劍封擋。

易水寒將射向他的箭矢悉數撥落。

徐日輝却中了箭，發出痛叫。

原來，他的一身火器厲害無比，武功却平平，因而未能應付攢向他的箭雨！

易水寒情急智生，一掌推向徐日輝的腰側，卻將他推向岸邊。

徐日輝若落在水中，他的一身火器便作廢！

那知道就在這刹那，兩邊岸上陡然又射來一陣箭雨！

火箭！

這可不得了，徐火神身上一身火器，最忌的就是水與火，火器浸濕了，威力頓失，那還不致對自己造成傷害，若身上的火器遇火燃爆，只怕那時不但是「引火自焚」，還會將徐火神炸成粉碎！

易水寒驚駭不已，疾喝：「大哥，快墮落河中！」

一身火器被水浸濕，總好過被火箭射在身上，燃着衣衫，自身炸得粉碎要好。

徐火神大驚失色之下，急忙往河中墮落下去！

在往下墮的刹那，他做了一事。

——往兩岸擲出幾顆彈丸！

只聽「噗噗」一聲，徐火神墮落溪中，兩岸接連响起「轟轟」的爆炸聲，烟火瀰漫，慘叫聲聲。

易水寒利刀急舞中，亦墮落溪中。

不過，他並沒有跌落溪水中，而是落在斷塌落溪水中的一根木頭上。

他看到徐日輝下半身沒入溪水中，上半身因爲雙手抓着一根斜插入水中的木頭，因而露出水中。

易水寒立刻縱掠到那根木頭上，伸手將徐火神一把拉起來。

徐火神在易水寒拉他起來時，另一隻空着的手立刻從身上拿出兩顆鴨蛋般大小的火彈，分別擲向木橋兩頭的岸上。

「轟隆轟隆」兩下驚天動地的爆炸聲响起，震得地動橋震，烟塵飛揚，將木橋兩頭完全籠蔽了。

「大哥，跟我來！」易水寒脚下在橋樑上一躍，斜掠向左邊的溪岸上。

徐火神跟着斜掠向溪岸。

落在岸上，徐日輝身形晃了一下，發出一聲悶哼。

易水寒急忙將他扶住。「大哥，怎麼了？」

徐日輝咬着牙道：「沒甚麼！小心他們又放箭或是使出甚麼技倆。」手上經已握着兩顆彈丸。

易水寒心頭一凜，忙橫刀於胸，往烟塵籠蔽的橋頭望去。

只見烟塵迷漫中，人影跌撞飛奔，樹木都不見了影踪。

再往對岸橋頭那邊望去，烟塵迷漫中，有人往回竄奔，那是通往楚家莊的泥土路，地上有人掙扎爬動。

雖然看不出那些是甚麼人，但易水寒却猜出，一定是楚家莊的人。

剛才，眞是驚險百出，若不是徐火神一身火器威力驚人，只怕他們很難脫險。

怪不得江湖上黑白兩道都對徐火神的一身火器那麼忌憚了。

易水寒收回目光，呼口氣道：「大哥，他們都被你的火葯暗器炸得失魂落魄，倉皇鼠竄了！」

徐日輝吸口氣，「算他們知機，要不，愚兄再賞他們兩顆滅魂彈，將他們震得三魂七魄都散了。」

突然「喔」地叫了一聲，蹲下身來。

易水寒吃驚地看到徐火神的左小腿上插着一枝箭，慌忙蹲下來。「大哥，有否傷了骨頭？」

徐日輝咬着牙搖搖頭，「兄弟，幫愚兄將箭尖拔出來！」

易水寒遲疑了一下，才點點頭。

「大哥，忍着點！」然後一手執住箭枝，猛地用力往外一抽。

徐火神全身禁不住搐動了一下。

抽出箭尖，易水寒立刻在小腿的傷口上倒上金創葯，接撕下自己身上一幅衣衫，替徐日輝將傷口包紮起來。

至此，徐火神長長地透了口氣，舉手用衣袖抹去額上的汗水。

易水寒也呼口氣。「大哥，幸好箭上沒有淬毒。」

徐火神用手撫一下傷口，咬牙道：「楚唯一那狗崽子！我不會放過他！」

「大哥，這裏不好逗留，我扶你回鎮上。」易水寒伸手扶起徐火神，往烟塵漸散的橋頭走去。

橋頭岸上，現出一個方圓兩三丈的坑洞來，附近躺着幾具斷手缺脚的屍體，血肉斑斑，可見剛才的爆炸威力何等驚人。

「大哥，果然是楚家莊的人。」易水寒從那些死傷者的衣衫，認出是楚家的人。

「有機會，愚兄一定要教訓一下姓楚的小子，好叫他不敢再胡作妄爲！」

徐火神拐着脚，晃動一下拳頭。

## 錯殺忠良　以命償命

「風郎打算去救你的好友易水寒嗎？」在一座房屋的一間房間內，風蕭蕭與一個女子躺在床上，簿被半掩，春色誘人。

風蕭蕭一隻手輕撫着那女子裸露的圓潤白晰的肩頭，一副迷戀的神態。「艷娘，易水寒是我的知交好友，何況，他是爲了找尋我，才落在楚家莊那些人的手上，我怎能不去救他！」

「唔。」那女子艷娘發出一聲誘人的鼻音。「不怕那是一個陷阱麼？」

「我不會魯莽行事的！」風蕭蕭的手游移到艷娘那半露的豐滿酥胸上。「想當年，我病倒在易水河邊，若不是他救了我，悉心將我的病治好，今日那裏還有我風蕭蕭這個人！」

「風郎，你去救他，我不反對，但你別忘了，還有最後一個人要對付！」

「艷娘，我怎會忘了，爲了妳，我不會不顧生命的。妳知道嗎？我這一生一世，也捨不得妳！」

「油嘴滑舌！」艷娘媚眼橫睨，一指輕戳在風蕭蕭的額頭上。

風蕭蕭在艷娘的臉上親了一下。「艷娘，妳到現在還不相信我？」

艷娘輕笑一聲，身子忽然動了一下，咭咭笑起來。

風蕭蕭雙手在她身上一陣摸捏，口裏笑道：「說啊，我是不是油嘴滑舌？」

艷娘被他摸捏得咭咭笑個不停，縮作一團。

風蕭蕭忽然停手，將艷娘摟住，接一翻身，將艷娘壓在身下。

艷娘在他身下馴如羔羊，忽然櫻口微張，吐出一聲呻吟。

＊　＊　＊

對於風蕭蕭的出現，楚唯一與總管林登山大感愕然。

他們都想不到，風蕭蕭會在易水寒被徐火神救走後，忽然間找上門來，指名要他放出易水寒。

兩人不免心頭打鼓。

因爲，風蕭蕭是在他們沒有防備之下，找上門來的。

楚唯一後悔那日不該看不過趙子白四人顧忌徐火神的火器，袖手不理，自己一時氣惱之下，氣走了四人，如今莊中只有自己與總管身手還算過得去，但却未必對付得了風蕭蕭，若動起手來，不知結果會如何。

只不過，仇人相見，分外眼紅。

楚唯一很快便將怯懼拋開，紅着眼，怒視着風蕭蕭。「姓風的，你終於露面了！今日若不將你手刃，報却血仇，誓不爲人！」

其他的莊漢立刻呼喝助威，聲勢倒也嚇人。

風蕭蕭一直緊抿着嘴唇，這時才冷蔑地笑了一聲，說道：「楚唯一，你若不將易水寒放出來，別怪我趕盡殺絕，血洗楚家莊！」

楚唯一畢竟年少氣盛，頓時氣往上衝，嗔目厲聲道：「姓風的，我要將你碎屍萬段！割你的心肝，祭先父在天之靈！」

林登山即時大喝一聲：「上！」

十幾個莊漢吼叫一聲，揮刀撲向風蕭蕭。

風蕭蕭發出一聲烈嘯，仗劍迎向那撲來的十幾個莊漢。

剎那間，劍影刀光閃成一片，陡然間，驚呼慘叫聲中，一條人影衝天拔起來，那些莊漢則跌的跌，倒的倒，當中露出一片空隙來。

衝天飛起的，不用說，是風蕭蕭。

怒吼聲中，一條人影亦斜掠射起，撲擊風蕭蕭。

那是楚唯一。

兩個人在空中閃騰挪掠，飛快地交手了七八招，劍擊叮噹聲中，兩條人影各自往外翻墜落地。

風蕭蕭冷然挺立。

楚唯一亦站得很穩，但他的左腰上，却有一道三四寸長的血口，鮮血滲流出來。

「怎麼樣？」風蕭蕭冷笑一聲。「那一劍的滋味不好受吧？」

楚唯一鐵青着臉，哼了一聲，沒有理睬風蕭蕭的嘲諷。

風蕭蕭劍尖向上一提。「快放出易水寒。」

「易水寒經已被人救走了！」林登山再也忍不住，脫口叫出來。

風蕭蕭怔了一下，隨即道：「笑話，我可不是三歲小孩！」



林登山發急地道：「信不信由你！是火神徐日輝救走他的，就在兩日前。」

楚唯一咬牙切齒道：「姓風的，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挺劍撲向風蕭蕭。

林登山猶豫了一下，亦揮動軟鞭，衝向風蕭蕭。

風蕭蕭劍勢急展，應付楚、林兩人的聯手攻擊。

劍勢嗤嗤，鞭影呼呼，惡毒地緊纏着風蕭蕭的身形。

風蕭蕭展開劍招，聲勢凌厲，與楚、林兩人激鬥起來。

那十幾個莊漢其中死傷了一半有多，看着三人的死鬥，目瞪口呆。

陡地，三條身形於叱喝聲中，上縱下竄，接着分開來。

風蕭蕭的肩頭上有一個血口，正淌着血。

楚唯一踉跌出幾步，幾乎跌倒，右腿上褲裂肉開，翻開的皮肉看着叫人心悸。

林登山倒在地上，掙扎着起不了身，小腹上血流如注！

三個人中，要數林登山的傷勢最重。

那些莊漢都傻了眼，眼中露出畏懼之色。

「通統上，跟他拚了！」楚唯一嘶聲吼喝，形如惡獸，撲向風蕭蕭。

那些莊漢猶豫了一下，鼓起勇氣，嘶喊着湧撲向風蕭蕭。

風蕭蕭張口暴喝一聲，作勢前撲，却陡地仰身一個倒縱，接凌空一翻，單脚點地，往前縱掠！

「追！追上他，將他碎屍萬段！」楚唯一眼見風蕭蕭溜逃，不禁膽氣大壯，像瘋狗一樣吼叫，要那些莊漢跟他追截風蕭蕭。

那些莊漢眼見風蕭蕭溜之乎也，樂得省工夫費力氣，虛張聲勢地吆喝着追下去。

＊　＊　＊

「風郎，你受了傷，我好心痛。」艷娘一邊替風蕭蕭包紮傷口，一邊嗲着聲說。

風蕭蕭迷戀地看着嫵媚艷麗的艷娘，聽着她那嗲膩的嬌語，禁不住心裏一陣蕩漾，伸手在她身上撫摸起來。

艷娘瞟了風蕭蕭一眼，嗔道：「喲，別這樣，人家癢的啊，咭咭……」身子誘惑地扭動着。

風蕭蕭被她逗得一陣意馬心猿，手臂一張，摟住艷娘，在她的嘴上親了一下。

艷娘身子一縮，脫出風蕭蕭的摟抱，啐道：「哎！老實點，你受了傷的啊，小心別牽動傷口。」

風蕭蕭像個小孩子一樣。「不，我要！」伸手又去摟艷娘。

艷娘向後一縮。「風郎，我是爲你好啊！我已經是你的人，待你傷好後，你要怎樣便怎樣。」

風蕭蕭還想說甚麼，艷娘佯嗔道：「你不聽話，我不理你！」

風蕭蕭這才不再糾纏。「艷娘，別生氣，聽你的話啊。」

艷娘這才坐回風蕭蕭的身旁，纖指輕點在風蕭蕭的鼻尖上。「這麼大個人，像個小孩一樣，不怕羞！」

風蕭蕭涎着臉道：「我是小孩，妳就是我娘！小孩向娘撒嬌，尋常事啊！」說着便作勢往艷娘懷中偎去。

艷娘忙伸手推拒。「你再胡鬧，我不理你！」

風蕭蕭看一眼艷娘，見她不像是假裝的，這才乖乖地坐着不再動，「艷娘，饒過我這一次，下次不敢了。」吐舌皺鼻，扮個鬼臉。

艷娘禁不住露齒一笑，啐道：「頑皮！討厭！」輕輕打了風蕭蕭一下。

風蕭蕭露出受用的樣子，傻傻地笑着。

收斂起笑容，艷娘正色道：「風郎，別胡鬧了，說正經的！」

風蕭蕭正經地應一聲：「是！」

艷娘看着他那正經八百的樣子，差一點忍俊不禁，忙吸口氣，强忍着。「你肩頭上的傷，恐怕要三五日才能痊癒。」眉間露出憂慮之色。

風蕭蕭忙收拾起心情，關愛地道：「艷娘，不是有甚麼事吧？」

艷娘欲語還休。

風蕭蕭急道：「說啊！無論甚麼事，我拚了這條命，也要替妳解決！」

艷娘伸手掩住風蕭蕭的嘴巴，嗔道：「別說不吉利的話！我不要你替我拚命……你要是……死了，我怎辦？」

風蕭蕭心頭一熱，伸手執住艷娘的手。「艷娘，我愛妳，爲了妳，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艷娘感動地道：「風郎，我知道，我不要你爲我赴湯蹈火，只要你與我……長相厮守。」

風蕭蕭緊緊執住艷娘的手，痴迷地道：「艷娘，天長地久，白頭到老！」

艷娘輕輕偎靠在風蕭蕭的身上。

兩人偎靠着，半晌，艷娘幽幽一嘆。「風郎，若不能了却我心頭最後一件心事，我……」

風蕭蕭立刻截斷她的話。「艷娘，說出妳未了的最後一件心事，我一定替你了却。」

「但是……你受了傷……」艷娘遲疑着沒有說下去。

風蕭蕭着急地道：「說啊！」

艷娘又遲疑了一下，才說道：「風郎，害死我娘親的罪魁禍首只剩下一個，此賊一日不除，我心裏一日不會安樂！」

「快說出那人是誰？」

「此人很厲害，身手還在楚知秋、關中杰、方天雄之上……」

「到底那惡賊是誰？快說出來。」

艷娘猶豫着沒有開口。

「說呀!」風蕭蕭催促艷娘。

艷娘吁口氣,「神眼鵰金鵬!」話聲才落,馬上又道:「風郎,千萬別逞强好性,我不想你……」

風蕭蕭豪氣干雲地道:「艷娘,別擔心,憑着我手中三尺利劍,不要說是大鳥,就是蛟龍,我也替妳斬下他們的腦袋!以祭令堂在天之靈!」

艷娘着急地道:「風郎,我不准你去找神眼鵰金鵬!」

風蕭蕭大爲着急。「艷娘,爲了與妳白頭偕老,長相廝守,說甚麼也要替妳斬殺那頭惡鵰,替妳了却最後一個心願。」

艷娘在風蕭蕭耳邊呵氣如蘭:「風郎,我怕你……」

「怕甚麼?」風蕭蕭心頭熱烘烘的。

「我怕……我怕失去你。」艷娘幽幽地道。

風蕭蕭心頭熱氣上湧:「艷娘,我一定可以殺死那頭惡鵰!妳放心,爲了妳,我不會死的!」

艷娘柔情萬縷地看着風蕭蕭:「風郎,你對我太好了……我不知道怎樣報答你才是……」

風蕭蕭不由一把將艷娘擁住:「艷娘,別這麼說,只要能夠跟你在一起,我已經心滿意足,死而無憾。」

艷娘溫軟的柔荑輕掩着風蕭蕭的嘴巴:「不准你說甚麼死呀的,知道嗎?」

風蕭蕭點着頭,連連吻着艷娘的掌心。

艷娘輕輕扭動着身子,咭咭直笑。

風蕭蕭手臂一緊,吻落艷娘的櫻唇上。

艷娘這一次沒有推拒,反而舌吐丁香,雙手緊纏着風蕭蕭的頸脖。

兩個人緊貼着,融爲一體。

風蕭蕭已完全沉迷於艷娘的溫柔鄉中。

* * *

神眼鵰金鵬在後院外面那片林子前的空地練武。

他練的是神鵰攫擊身法。

練習這種身法,必須要在空間較廣大的地方,因此,他才會捨後院而在林前空地演練。

空間越大,對於他那套神鵰攫擊身法會發揮得更加淋漓盡緻。

只見他身形往上縱起丈許二丈高下,接一個盤旋,身法有如老鵰盤空覓食那樣,跟着振臂前掠,陡然間斂臂俯衝而下,其勢比鷹隼攫擊還要快疾。「拙」一聲,地上一撮泥草被他攫抓起來,另一隻手在地上一觸,腰身一挺,身形幾乎貼地拔掠起來,凌空一個盤旋,恰好有一隻飛鳥自林中飛出來,長嘯聲中金鵬身形「颯」地往那隻飛鳥射去,疾逾鷹準,那隻飛鳥驚鳴一聲,振翅高飛,才往上飛起,金鵬已一手將之攫抓在手中!

金鵬禁不住又發出一聲長嘯。

那是歡快與興奮的渲洩。

事實上,他的神鵰攫擊身法確是比鷹準還矯捷迅疾。

身形凌空一個盤旋,手一張,掌中的雀鳥展翅驚飛起來,金鵬亦振臂上掠,追攫那隻小鳥。

那隻飛鳥驚惶地逃避金鵬的追攫。

可是,却擺脫不了。

金鵬發出得意至極的嘯聲。

他在玩弄那隻驚惶失措的飛鳥。

驀地,林子左角那邊响起一聲嬌哼,金鵬不由身形一窒。

跟着,他看到一個衣衫破爛,看上去幾乎半裸的女子,自林角後跌跌撞撞地奔出來,陡地脚下一絆,跌倒在地。

那女子嘴裏發出聲聲痛呻,掙扎着想站起來,但却無法爬起來,臉上露出驚惶痛苦之色,却掩不了臉上艷麗的容色。

金鵬年紀雖然已近五十,凌空看着那女子半裸的身子,仍然禁不住怦然心動。

那女子半裸的嬌軀太誘人了。

該露的露,該掩的掩,半掩半露,約隱約現,極盡誘惑之能事。

金鵬在空中深吸一口氣,俯掠而下。

那女子驟見有人自空中俯衝而下,大吃一驚,驚叫一聲,掙扎欲逃,但却徒自白費氣力。

「颯」一聲,金鵬落在那女子身前,溫聲道:「姑娘,別怕,我沒有惡意的,妳怎麼了?發生了甚麼事?弄成這個樣子。」

那女子驚疑地看了金鵬一眼,接掉首往林角那邊張望一眼,顫着聲道:「你……是誰?」

金鵬兩道目光貪婪地在那女子的身上溜着:「姑娘,我姓金,單名鵬,我就住在那座房屋內。」側轉身,往那座莊屋指一指。

那女子眼中的驚疑之色這才消散:「金……大俠,你會武功?」

金鵬點一下頭。

「很厲害?」

金鵬又點了點頭:「姑娘,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弄成這個樣子?」

那女子眼中頓時閃過一抹驚色,往林角那邊瞥一眼,才說道:「我……遇上……遇上一個惡賊……打不過他,我不甘受辱,奮力反抗……哎喲……」雙眉緊蹙,捧着裸露出大半的左腿,一副痛苦不堪的樣子。

金鵬看着那女子粉雕玉琢的玉腿,目光一直,喉頭發乾,暗暗咽口口水。

也難怪他的,自從妻子於九年前病故後,他便一直沒有近過女色。但他是個男人,一個强健而又武功高强的男人,雖然年近五十,仍然精力旺盛,如今乍見一個如此誘人的艷女,



怎不勾起他壓抑了多年的慾火?

「姑娘,妳的腿怎麼了?」金鵬極力壓抑着自己。

女子抬眼瞥了金鵬一眼:「扭傷了腿筋吧!哎喲,很痛!」口裏頻頻呼痛。

金鵬不由自主道:「姑娘,待我替你看看。」蹲下來。

那女子嫵媚地瞟他一眼:「金大俠,你懂得療治?」

金鵬點點頭。

那女子高興地道:「太好了,金大俠,快替我看看。」

金鵬馬上伸手摸捏那女子雪白嫩滑的玉腿,當手指觸及那嫩滑的腿肉時,禁不住有點手顫。

那是緊張與興奮的關係。

他整個人已被那女子的玉腿吸引了。

那女子就在金鵬迷醉在她的玉腿上的時候,微微偏頭,往外瞥了一眼。

金鵬的手在女子的玉腿上貪婪地摸捏着,氣息漸促。

一條人影就在這時從林子邊沿的一棵樹上飛掠下來,鷹隼一樣射向背向樹林的金鵬。

金鵬不愧是個一等一的高手,馬上驚覺,扭頭瞥望。

掠射過來的人手上的利劍挺刺向金鵬的背心要害。

金鵬在那刹那急嘯一聲,整個人向上彈跳起來。

可是,他才彈起來,馬上便悶叫一聲,身形一窒的刹那,墮回地上!

「颯」一聲,掠射向金鵬的人一劍刺入他腰脅上!

却原來,金鵬在陡然墮回去的刹那,身形偏側了一下。以至那人的利劍刺在他的腰脅上,而不是背心要害上。

金鵬大吼一聲,身子急旋中,掃腿出掌,分別攻擊地上那女子與襲擊他的那個人。

你道金鵬爲何會在彈射起來的時候,突然墮回地上?原來,那個女子出手襲擊他,一掌擊在他的小腹上!

那一掌,將他一口眞氣擊散,令到他墮落下去。

那刹那,他才知道落入一個美人陷阱中。

可惜已經太遲了。

他掃出的一脚並沒有掃中那個半爬半躺在地上的女子,原來,那女子在一擊得手後,立刻往外竄掠出去!

他的旋風掌也沒有擊着那個偷襲者。

因爲,那個偷襲者飛快地鬆開握劍的手,斜閃開去!讓利劍留在他體內!

金鵬身形一蹌,幾乎跌倒,身形一窒,站起來,臉上因爲痛苦的關係,五官歪扭着,但仍然威態嚇人。

他兩眼怒瞪着那個偷襲者:「混蛋!你是誰?」

那人吸口氣:「風蕭蕭!」

那人確是風蕭蕭。

「妳!臭賤人,又是誰?」金鵬乍然轉望着那個女子。

那女子雙手抱着身子,輕鬆地道:「我叫艷娘。」

金鵬雙眉聳揚了一下,厲聲道:「因何要殺我?」

「因爲你該死!」風蕭蕭冷冷道。

「世間上那一個人不該死?」金鵬鬚髮蝟張:「我要知道原因!」

「十三年前你欠下的那筆債,今日也該還了!」艷娘咬着牙道。

「十三年前?」金鵬疑惑地看着艷娘:「金某人幾曾在十三年前欠下妳一筆債?」

艷娘怒叱道:「十三年前你幹過甚麼事,會記不起來?別裝羊了!」身形一動,撲向金鵬!

風蕭蕭大急,喝道:「艷娘,快停下來!待我對付這惡賊!」飛撲向金鵬。

原來,艷娘的武功平平,金鵬雖然受了傷,艷娘仍然不是他的敵手,要不,那一掌擊在他的丹田要害上,早已將他擊成重傷,這時候可能活不了。

艷娘還眞聽話,馬上停下來。

金鵬怒笑一聲:「小子,金某先殺你,再殺那賤人。」

雙手一指彎曲如鷹爪,撲向風蕭蕭。

風蕭蕭拍出一掌!

那一掌不是拍向金鵬的頭臉心胸,而是拍向插在他腰脅上的那把劍的劍把!

風蕭蕭這一着好毒辣,若是一掌拍中劍把,插在金鵬身上的利劍必然會完全刺入其體內,透體而出,只怕他有九條命,也活不了。

金鵬由於體內插着一把劍,無法提聚一口眞氣,因而不能施展神鵰攫擊身法,只好身形斜閃,避過風蕭蕭那一掌,接身形半轉,一拳擊向風蕭蕭的心胸要害。

風蕭蕭居然不閃不避,一掌迎向金鵬擊來的拳頭。

金鵬在拳掌相擊的刹那,突然變拳爲爪,抓擊風蕭蕭的手掌。

憑着他苦練了三四十年的鷹爪功,金鵬自信可以將風蕭蕭的手掌抓擊得骨碎肉爛!

他的五指已抓在風蕭蕭的手上。

陡地,風蕭蕭的手溜滑得有如一條游魚一樣,自他的指爪間溜縮回去。

金鵬叱喝一聲,手臂暴伸,向前攫抓。

風蕭蕭的手飛快地縮回去,但伸出來更快!

金鵬一把攫抓住風蕭蕭的那隻手。

但是,他的五指立時斷飛開去!

血花四濺。

五指連心，金鵬痛得大吼一聲，向後暴退！

你道他五指為何會斷？

原來，他抓在一把短刀上！而不是風蕭蕭的手！

那簡直比變戲法還要玄！

其實，那是風蕭蕭的秘技「袖裏刀」。

金鵬領教了風蕭蕭的袖裏刀的厲害。

腰脅上插着一把劍，加上五指已斷，金鵬受創深鉅，無論反應及動作皆遜於未受傷之前。

因此，他避不過風蕭蕭脫手擲射向他的那把短刀！

不過，他總算避過要害——短刀本是射向他心胸的，結果，短刀射在他的右乳外側！

他痛得大叫一聲，身形一歪，斜跌下去。

他立刻以手撐地。

那知道牽動了腰脅上劍插着的傷口，痛得他眼冒金星，撐地的那隻手發軟無力。那一來，他整個人便歪跌下去。

突出在他腰脅外面的劍把篤一聲首先着地，隨着他身子倒壓之力，劍身一下子刺入金鵬的體內，劍尖自腋下靠背處穿突出來！

金鵬整個人抖擂了一下，張口發出一聲慘嚎，接身子一軟，躺倒在地上。

站在那邊的艷娘立時拍掌歡叫道：「風郎，他死了。你殺了他了，我的心願完了！」

風蕭蕭急急走到艷娘的身前，脫下身上的長衫，披在艷娘的身上。

艷娘用長衫包住身子，帶點委屈地道：「便宜了那惡賊！」

風蕭蕭輕擁着她，不忿地道：「我要將那惡賊的雙眼挖出來，剁碎！」

「為甚麼？」艷娘仰起頭問。

「他……雙眼看到妳的……身體！」風蕭蕭妒恨地說。

「他已經死了。風郎，別呷這種乾醋！」艷娘低頭靠在風蕭蕭的臂膀上：「看了等如沒看。死了的人，甚麼也沒有了！」

風蕭蕭仍然有點不忿：「想起他一雙眼賊溜溜地在妳身上溜轉，我心裏就不舒服！還有，他的手摸過妳的腿，我要剁下他雙手餵狗！」

艷娘柔媚地道：「風郎，算了吧。那惡賊若不是色迷迷的，咱們又怎能這麼輕易殺得了他？唉，莫非男人都是好色的？」

「艷娘，你怎麼連我也說上了？」風蕭蕭抗議。

艷娘眼波溜轉。「我不信你是個例外。」

風蕭蕭發急地道：「艷娘，我只喜歡妳一個，今生今世，除了妳之外，我不會喜歡別的女子。」

艷娘抿嘴直笑。

「妳不相信？」風蕭蕭脹紅了臉。

艷娘仰起頭，橫他一眼：「哎喲，看你臉紅脖子粗的，我相信了。」

風蕭蕭頓時高興得一把將艷娘抱起來。「艷娘，從今後，我們可以長相廝守了！」

艷娘咭咭直笑，眼中却閃過一抹異色。

* * *

天上明月當空。

地上銀輝一片。

如水的月光下，花影婆娑。

風蕭蕭與艷娘依偎在樹影花叢下。

如此良宵美景，難怪風蕭蕭與艷娘情話綿綿了。

突然間，颯颯連聲，四條人影接連掠落院落內，將風蕭蕭與艷娘圍堵起來。

艷娘驚懼地縮入風蕭蕭的懷中。

風蕭蕭雖然心中震驚，表面上却不動聲色，慢慢轉過身，掃了那四個不速之客一眼。「四位怎樣稱呼？緣何夜闖私宅？」

那四人在銀輝照耀下，容貌清晰可見。

四人不就是氣不過楚唯一的無禮，拂袖離去的趙子白、李正陽、徐百峯、馬錦行！

四人報上姓名。

跟着，趙子白道：「姓風的，咱們是來替楚莊主討還血仇的！」

風蕭蕭表面上雖然不動聲色，實則心頭打鼓，眼前的情勢對他極之不利。

他雖然是怪傑風飛揚的唯一傳人，亦盡得其師眞傳，但畢竟功力及火候仍未够，而趙子白四人都是江湖上大有名頭的人物，他雖然心高氣傲，也不致自大到自以為天下無敵，何況，他肩上的傷還未完全痊愈，以一己之力，實在難以應付趙子白四人的攻擊。

何況，還有一個心愛的人，艷娘要他照顧。

「四位，楚知秋死有餘辜。四位居然前來替他報仇！莫非四位是非不分，徒有俠名！」風蕭蕭想拿話來打動趙子白等四人。

李正陽道：「姓風的，你別含血噴人！李某四人與楚莊主相交二十多年，他的為人，咱們非常清楚，你竟然睜着眼說謊話，汚蔑他！」

「李兄，不要跟他閒扯，殺了他替楚莊主報仇！」徐百峯躍躍欲動。

風蕭蕭急急道：「四位，區區說的是實話，絕無半句虛言。」

「住口！」馬錦行喝道：「大丈夫敢作敢為，你既然有膽殺了楚莊主，為何無膽承擔？」

趙子白道：「馬兄，且聽他怎樣說！」

李、馬、徐三人猶豫了一下，點頭。



趙子白對風蕭蕭道：「你且說說，楚莊主如何死有餘辜？」

風蕭蕭偏頭看一眼艷娘，然後才挺挺胸，朗聲說道：「四位大概不知道吧！楚知秋於十三年前，暗中幹了一件令人髮指的暴行！」

趙子白四人沒有吭聲，看着風蕭蕭，等他說下去。

風蕭蕭接着說下去：「十三年前，楚知秋伙同關中杰，還有那個罪魁神眼鵰金鵬，為了一本秘笈、一筆錢，殘殺了一家人！」

一頓，加重語氣道：「一家十一口！連在襁褓中的嬰孩也不放過！」

趙子白四人聳然動容！「有這種事？」四人面面相覷。

「區區與楚知秋素不相識，亦無仇怨，犯不着揑造事實！」風蕭蕭神態激動。

「誰說的？」李正陽思疑地道。

「她！」風蕭蕭將縮在他懷中的艷娘拉開一點：「她就是當年受害的那一家人的唯一倖存者！」

趙、李、徐、馬四人八道目光射在艷娘身上。「姑娘，妳是誰？」

「艷娘！」艷娘咬着嘴唇：「姓許。」

「姓許？」馬錦行道：「楚莊主殺了妳全家？」

艷娘的神態頓時變得激憤起來。

「嗯！楚知秋、關中杰，還有方天雄，罪魁金鵬！那一晚下着大雨。我全家都睡了，他們突然闖入我家，見人就殺，結果，我全家被殺！」

「那妳怎能倖免？」徐百峯打斷艷娘的話。

艷娘淚流滿面。「要不是一個乳娘乘亂將我放落井下，我也不能逃過他們的毒手。」

「妳怎知道是他們四個人？」趙子白問。

「我在井下聽到他們在與我爹動手時，我爹逐一說出他們的姓名！」跟着又咬牙切齒地道：「那一晚的事情，我死也忘不了！」

「那妳一定記得是那一月，那一日吧？」馬錦行問。

「四月十五！」艷娘一口說出來！

徐百峯陡地放笑起來：「一派胡言！虧妳說來臉不改色，還七情上面！」

「閣下太過份了！」風蕭蕭怒叫出聲，神態憤激：「艷娘說的是實情，你居然說是一派胡言！」

徐百峯正容道：「姓風的，徐某記得好清楚！十三年前的四月十五日，徐某與楚莊主於觀日樓頭，把酒賞月，直喝到月沉星殘，才下樓返回楚家！許艷娘居然說楚莊主在那一晚去殺人，不是一派胡言又是甚麼？莫非楚莊主會分身之術，這邊廂與徐某喝酒，那邊廂去殺人？」

趙子白道：「徐兄，你沒有記錯？」

徐百峯斷然道：「趙兄，那一晚是徐某一生中，最風雅的一次，你說，一生中的唯一一次，會忘記嗎？」

李正陽接口道：「當然不會忘記，更不會記錯！」

馬錦行冷笑道：「姓風的，你與姓許的妞兒眞會編故事！可惜，天網恢恢，你們自己戳破了自己的謊言！如今無話可說了吧？」

艷娘哭罵道：「他才說謊，你們與楚知秋是蛇鼠一窩！風郎，他們為了替楚知秋報仇，才昧着良心揑造謊言！」

風蕭蕭看到艷娘梨花帶雨，悲憤欲絕的樣子，心裏隱隱作痛，忙道：「艷娘，我才不會相信他們的胡言！你放心，我不會讓他們傷害妳的！」

李正陽沉聲道：「姓風的，你還強詞奪理！今晚不殺你替楚莊主報仇，江湖上還有公理！」

馬、趙、徐三人齊聲呼喝：「殺了這雙胡說八道的男女，以祭楚莊主在天之靈！」

風蕭蕭一把將艷娘拉到身後，疾聲道：「艷娘，別怕，有我在，不會讓他們傷害妳一根頭髮的！」

趙子白四人不等風蕭蕭說完話，叱喝一聲，各仗兵器，衝殺向風蕭蕭。

風蕭蕭大喝一聲，拔劍衝上去！

他這樣做，是想憑一己之力，抵擋住四人的攻擊，好讓許艷娘有機會逃走！

縱使千刀萬剮，他也不想心愛的人受到一絲一毫的傷害。

「風郎，小心啊！」艷娘擔心地呼叫。

風蕭蕭已與趙、李、徐、馬四人動上手，月光下，劍光刀芒人影交閃，叱喝聲與金鐵交擊聲響成一片。

趙子白四人聯手合擊之下，居然無法越「雷池」一步，衝破風蕭蕭的截擊，撲向站在竹籬下的艷娘。

原來，風蕭蕭使的是拚命的打法，招招皆是與敵偕亡的招數，令到趙子白四人心存顧忌之下，無法將風蕭蕭壓制住。

事實上，四人在明知穩佔上風的情形下，當然不願意與風蕭蕭拚命，作無謂的犧牲，那自不免不敢全力施為！

風蕭蕭知道這種局面不會維持多久，瞥到艷娘站在花籬下沒有逃走，忙大叫道：「艷娘，快走啊，再不走，便走不了！」

「風郎，你一定要活着回來找我啊！我會在老地方等你！」

「走啊！」風蕭蕭形如瘋虎，拚命阻截趙子白四人衝向艷娘。

「風郎，我走了。」艷娘縱身越過花籬，往前急掠。

風蕭蕭微一回頭，身上捱了一掌，他却強忍着，沒有叫出聲來，免得

艷娘聽到後，折轉回來。

趙子白四人眼見艷娘逃走，不免急起來，攻勢隨即淩厲起來。

風瀟瀟以一敵四，拚命支撐。

「喔」一聲，他中了徐百峯一掌，忍不住叫出聲來，身形晃退了一步！

這一來，立刻露出空隙，李正陽趁隙而出，縱掠如飛，追逐艷娘。

風瀟瀟大急，嘶吼連聲，不要命地欲掙脫趙、徐、馬三人的糾纏，將李正陽阻截下來，但卻突破不了。

眨眼間，李正陽已掠出老遠，隱沒於夜色中。

惡鬥中，風瀟瀟劍勢被徐、趙兩人牽制，馬錦行乘機一劍刺在風瀟瀟的大腿側上。

風瀟瀟負痛縱跳起來，洒下一片劍光！

馬、趙、徐三人同時倒縱開去！

劍光展佈之處，草折葉飛！

風瀟瀟那一劍威力確是驚人。

幸好馬、趙、徐三人見機，要不，準會吃虧。

奇怪的是，縱起來的風瀟瀟驟然間向下墮跌。

原來，風瀟瀟施展出那一招「威風八方」之後，已是强弩之末，氣衰力竭，因而跌墮下去。

本來，他也不致於如此不濟的，由於他一動手便是拚命招數，耗費不少體力，再加上舊傷未愈，新傷又添，自不免對他的氣力有所影响，以致於此。

馬、趙、徐三人對風瀟瀟的下跌頗感意外。不過，三人都是老江湖，目光銳利，馬上知道是怎麼回事，即時縱撲回去，三件兵器齊往風瀟瀟的身上招呼！

在這種情形下，風瀟瀟根本無法應付三人的攻擊！

眼看着風瀟瀟幾難倖免，只怕不死也會重傷。陡地「轟」然一聲巨响爆炸開來，震得馬、趙、徐三人的動作一窒，就這千鈞一髮之間，一條人影電射至馬、趙、徐三人之間，暴喝一聲：「退！」同時間响起「噹」的一聲激响，火星洩射，馬、趙、徐三人同時悶哼一聲，向後蹌退開去！

險險替風瀟瀟擋接了馬、趙、徐三人三種兵器一擊的那條人影，亦悶叫一聲，一跤跌坐在地上！

風瀟瀟死裏逃生，對於那個及時救了他一命的人，感激莫名！雖然一時間弄不清那人是誰，但卻絕對不是敵人。

「朋友，你怎麼了？」風瀟瀟奮力挺坐起來，啞着聲問那個人。

「風兄，是我。」那人張口噴出一口血來。

「易兄，是你！」風瀟瀟激動得一把抱住那人——易水寒。

那人確是易水寒，抬手抹去嘴上的血沫：「風兄，終於找到你了。」

風瀟瀟心頭一陣發熱：「易兄，我對不起你！」

一句話未說完，趙、馬，徐三人叱喝一聲，身形往前欺撲，攻擊風瀟瀟。

「住手！」一聲暴喝即時响起：「三位別逼徐某擲出手中的鬼泣彈！」

馬、趙、徐三人同時心頭大震，頓時驚窒住，不敢動一下。

他們都知道鬼泣彈的厲害，顧名思義，那種火葯彈發出，其威力之巨，足令鬼哭神號！

而武林中，除了火神擁有那種鬼泣彈外，別無他人。

剛才那一下爆炸聲，他們已猜到是誰弄出來的，因此，他們都想在徐火神未現身之前，一掌擊殺風瀟瀟。

可惜遲了，徐火神及時現身。

他們都不想為了替楚知秋報仇而被炸得粉身碎骨，那犯不着。

他們若是因為替楚知秋報了仇而身亡，不知有誰會替他們報仇，他們幾乎可以肯定，楚唯一不可能替他們報仇，那何苦白送生命。

江湖上雖然講義氣，但當你知道別人不會跟你講義氣時，你若還跟他講義氣，那簡直是大傻瓜。

馬、趙、徐三人不是大傻瓜，而是老江湖。

所以，他們不會幹傻事。

「徐火神，有話好說。」三人扭頭往徐火神發話的地方望去，只見七八尺外的一棵樹下，站着一個人，手上拿着一顆比鴨蛋稍大，黑不溜秋的彈丸，果然是火神徐日輝。

「三位，徐某不想與三位為難，只要三位馬上離去，徐某不會亂來。」徐火神語聲沉實有力。

就在距他丈外的樹後那個地方，炸出一個大土坑來。

趙、馬、徐三人眼見討不了好，忙見機地道：「徐火神，俗語有謂，不看僧面看佛面。咱們怎能不賣你的人情，徐火神，請了。」

徐火神忙抱拳還禮。「三位，請，日後有機會見面，痛飲一番。」

趙子白三人向徐火神拱拱手，收起兵器，馬上離去。

徐火神也收起手上的「鬼泣彈」，趨前數步，着急地道：「易兄弟，你受了傷？」

易水寒在風瀟瀟的扶持下，站起來，吐口氣，道：「大哥，沒甚麼，剛才接下他們那一擊時，震傷了內腑，不礙事的。」

「兄弟，那快坐下來調息一下。」徐火神關切地道：「愚兄替你守着。」

易水寒點一下頭，盤膝坐在地上，依照自己所練的內功心法，調息起來。

風瀟瀟本來心念艷娘是否逃脫得了，極想追下去瞧瞧，但易水寒是為了自己才受了內傷，又有救命之恩，在情在理，也不能不顧而去，只好按捺下心中的焦慮，站在一旁守着。



「閣下就是風瀟瀟？」徐火神上下打量着風瀟瀟。

風瀟瀟頷首。「江湖上人稱火神徐大俠？」

「不敢當，正是徐某。」徐火神道。「風瀟瀟，你可知道，自你失踪後，易兄弟一直擔心你遇到意外，千方百計找尋你。」

風瀟瀟愧然道：「小可不知易兄如此關心，小可深感歉疚。」

一頓，又道：「剛才若不是徐大俠你與易兄出手相救，小可已死在趙子白三人的刀劍之下，救命之恩，小可永記心中。」

「風瀟瀟，你眞的殺了楚知秋、方天雄？」徐火神直視着對方。

風瀟瀟坦然承認。「不錯。」

「為了甚麼？」徐火神目光閃閃。

風瀟瀟猶豫了一下，說道：「徐大俠，若你不介意，小可想等易兄調息完後，才說原因，免得打擾易兄的調息。」

徐火神連連點頭，閉上嘴巴，不再吭聲。

易水寒終於調息完畢。

才張開眼，徐火神急不迭問：「兄弟，覺得怎樣？」

易水寒長長吐出一口氣，跳起身。「大哥，好多了。」

風瀟瀟輕吭一聲：「易兄，謝謝你。」

易水寒道：「風兄，我找得你好辛苦，好不容易終於找到你。」

風瀟瀟歉然道：「易兄，很對不起。」

「風兄，你受了傷，」易水寒緊張地道。「快坐下來，替你治理傷口。」

不等風瀟瀟說話，硬將他按了在地上，馬上從身上掏出金創藥，敷在傷口上，然後撕下一幅衣衫，替他包紮好。

風瀟瀟感動不已。「易兄，你對我太好了。」

易水寒擺擺手。「風兄，別說這些客氣話，咱們是好朋友，該那樣做的。」

「易兄，我不該不辭而別的，害你替我擔心，四出找尋我……」

易水寒笑着拍拍風瀟瀟的肩頭。「風兄，如今找到你，我放心了。」

風瀟瀟囁嚅道：「易兄……當日我不辭……而別，是有苦衷的。」

易水寒看着風瀟瀟。「風兄，若你不方便說，那就不要說。」

風瀟瀟激動地道：「我是為了一個……女子，不辭而別的。」

「風兄，你一定很喜歡那個……女子了。」易水寒了解地道。「那個女子一定很討人喜歡。」

「嗯，」風瀟瀟用力點一下頭。「為了她，我不惜做任何事。」

徐火神在心裏暗道：「怎麼天下間的男人，大都會為女人迷得神魂顛倒，逃不過那一關。」

易水寒看着風瀟瀟，半晌才道：「風兄，你是為了她，才殺楚知秋、方天雄的？」

風瀟瀟又顯得激動起來。「易兄，她的身世很可憐的啊！在她六歲那一年，全家慘遭四個惡賊殺害，只有她一個人倖免，逃過毒手，那四個惡賊竟然為了一本武功秘笈，一批錢財，殺了她一家十一口。」

「那四個人莫非就是楚知秋、方天雄？還有兩個是誰？」徐火神問。

「就是他們，」風瀟瀟激憤地道。「還有兩個是神眼鵰金鵬、關中杰。」

「眞是他們？」徐火神有點不相信。「金鵬與關中杰皆是素有俠名的人物，怎會幹出這種事？」

「是她親眼目睹耳聞的，」風瀟瀟大聲道。「那還會假的？」

「風兄，你還未向金、關兩人下手吧？」易水寒問。

「兩人都被我擊殺了，」風瀟瀟道。「那個金鵬是個老色鬼，要不是她被……艷娘的美色所迷，眞還不容易殺得了他。」

「風兄，她叫艷娘？」易水寒看到風瀟瀟每次說到那個「她」時，眼中射出異光來，不由在心裏嘆口氣。「看來，風兄已被那個女子迷住了。」

「嗯。」風瀟瀟點一下頭。「她姓許，名艷娘。」

「是她要你替她報仇的？」徐火神問。

「不，」風瀟瀟搖頭。「她在夢囈時，被我聽到幾句，我多番追問，才說出來的，我不憤楚知秋他們的所為，背着她去找方天雄，殺了他，回去後，被她知道，她很生氣，不要我插手，要親自手刃楚知秋三人，我哀求了很久，她才答應我替她報仇。」

「你就憑她的一面之詞，相信她說的話？」徐火神不以為然。

「徐大俠，她沒有理由騙我啊！」風瀟瀟有點怒意。「她是眞心……的，况且，我與她無怨無仇，她幹嗎要害我？」

徐火神一時間無言以對。

易水寒道：「風兄，那他們承認麼？」

「他們都矢口否認，」風瀟瀟道。「他們都是俠名卓著的人物，怎會承認？那會令到他們身敗名裂的啊！」

易水寒想不出反駁的話來。

但是，他總覺得，其中有點不妥。

可是，一時之間，又說不出來。

「風兄，那位許姑娘呢？」易水寒忽然問。

風瀟瀟立刻着急起來。「她在我全力抵擋趙子白四人時，跑了，是我逼她跑的，後來一個叫李正陽的追了下去，不知她是否逃脫得了，眞叫人擔心。」

「她的身手如何？」易水寒也替許艷娘擔心起來。

風蕭蕭道：「身手平常，輕功還不差。」

「風兄，聽你這麼說，我擔心許姑娘逃不脫李正陽的追逐。」風蕭蕭道。「李正陽身手高明，相信輕功也不俗，實在令人替她擔心。」

風蕭蕭立時心焦如焚。「易兄，徐大俠，改日再找兩位暢談，失陪了。」也顧不了腿上的傷，拐着脚往許艷娘溜跑的方向縱掠下去。

易水寒欲開口，被徐火神搖手阻止。

待到風蕭蕭掠出老遠，徐火神才對易水寒道：「兄弟，追下去看看。」

易水寒本想跟風蕭蕭一起追下去找尋許艷娘的，徐火神搖手阻止，他知道必有道理，所以住口，如今徐火神要他追下去，他正有這個意思，點點頭，與徐火神追下去。

邊追下去，徐火神邊道：「兄弟，愚兄總覺得其中有點蹊蹺，那個許艷娘說的未必事實，有可能是借刀殺人之計。」

易水寒連連點頭。「大哥，小弟也有同感。小弟還發覺，風蕭蕭似乎被那個許艷娘迷住了，小弟眞怕他會被那個許艷娘迷得越陷越深，終至不能自拔，賠上一條命。」

一頓，接道：「小弟實在不放心，除非弄清楚那個許艷娘的來歷，事實又是那樣，要不，若風蕭蕭因而被害，心裏會不安樂，無論怎樣，他總是小弟的朋友呀！」

「對，愚兄很想看看，那個許艷娘是甚麼模樣，怎會迷惑得風蕭蕭甘願替她做殺人工具。」徐火神出於一種從江湖經驗中生出的一種感覺，總認爲風蕭蕭是被許艷娘所利用。

「小弟也想見識一下她。」易水寒吐出一口氣，緊跟着徐火神。

* * *

風蕭蕭在天亮時分，來到許艷娘所說的那個「老地方」。

他一路追下去，都找不到許艷娘的踪影，亂跑亂撞，四處找尋，依然找不到許艷娘，看看天色將明，憂急惶恐之下，只好抱着一絲希望，趕到那個「老地方」，希望見到許艷娘。

那個「老地方」是個長滿了山茶花的小山崗。

崗下有一道流水，崗上茶花盛放，景緻不俗。

崗頭上有一塊丈許寬闊的大岩石，石面平整，就像一張大石床。

風蕭蕭懷着忐忑的心情，掠上山崗，張目四望，却不見有人，頓時冷了半截，躍上大石上，惶急地呼叫：「艷娘！艷娘！」

崗頭寂寂，只有他的呼叫聲在迴響着，晨風吹拂得他一身衣衫獵獵作響。

伊人何在？

風蕭蕭一臉凄惶，像瘋了一樣嘶聲大叫：「艷娘，艷娘！妳在那裏啊！回答我呀！」

叫聲在崗頭上迴響着，有如狠嚎猿啼。

驀地，有一條人影往山崗上掠去，風蕭蕭一眼瞥後，頓時驚喜萬分，狂喜大叫：「艷娘，我在這裏啊！」雙脚一軟，疲憊地跌坐下去。

奔跑了大半夜，加上舊傷新創，他早已筋疲力竭，要不是一絲希望支撐着，他早已倒在不知甚麼地方了，那裏能夠趕來這裏。

那條人影身形婀娜，衣裙在晨風中飄揚，肯定是個女的，應該是許艷娘吧！

但是，那女子却沒有理會風蕭蕭，悶聲不響一直向崗上掠去。

風蕭蕭疲憊地坐在石上，神態亢奮地喃喃叫道：「艷娘，妳來了，讓我擔心死了，妳怎麼現在才來？妳來了就好了……」

那女子掠上崗頭，來到大石前。

風蕭蕭一眼看清楚那女子，頓時如遭雷殛，整個人霍地跳起來，瞪大眼，不可置信地叫道：「艷娘，妳不是艷娘，艷娘呢？她在那裏？」

那女子仰起臉，確實不是艷娘，年紀比艷娘大多了，總有三十五六歲吧！一雙桃花眼水汪汪的，嘴唇誘人地微翹着，容貌妖媚。「風蕭蕭，你瘋了麼？」

風蕭蕭雙眼一睜，驚詫地看着那女子！「你是甚麼人？怎會知道我的姓名？」

那女子眼波流轉，媚態撩人。「妾身桃花娘子，艷娘是妾身的弟子！怎會不曉得你的姓名！」

風蕭蕭立時從大石上跳下去，伸手欲抓住桃花娘子的手，猛然省起她是艷娘的師父，急忙縮回手，發急地道：「快說，艷娘在那裏？我要見她！」

桃花娘子似笑非笑地看着風蕭蕭。「看你失魂落魄的樣子，很喜歡艷娘？」

風蕭蕭這時一心只想見艷娘，其他的都不顧了。「眞的！我很喜歡艷娘！她也很喜歡我！我們是眞心的，求求妳，快說艷娘在那裏啊！」

「格格」笑了兩聲，桃花娘子雙眼乜斜着。「想不到，艷娘不枉妾身多年教誨，居然將你這個楞頭青年迷得神魂顛倒！不愧是我桃花娘子的弟子！」

「桃花娘子，艷娘在那裏呀？」風蕭蕭幾乎想跪下去。「她沒有事吧？」

桃花娘子冷笑道：「她沒有事，只不過，她不會再見你！」

風蕭蕭一聽，有如當頭響了個霹靂，身子搖晃了一下，一把抓住桃花娘子的雙手！「妳說甚麼？艷娘不再見我？不會的！妳騙我！她對我說，從今後，與我長相廝守的！她怎會不見我……」

「放開我！」桃花娘子叱喝一聲，雙手一摔，掙脫風蕭蕭的抓握。「風蕭蕭，你這個大傻瓜！你以爲艷娘眞會喜歡你？不要再做夢了！她跟你在一起，不過是奉了我的命令，才接近你，迷惑你，如今你已替我們幹完了那件事，不再需要你了，你還想纏着艷娘？眞是痴心妄想！」



風蕭蕭被桃花娘子那一摔，幾乎跌倒，呆了一下，狂叫道：「我不相信，我要見艷娘，我要跟她說個明白！」

桃花娘子冷冷道：「你信也好，不信也好，要不是那丫頭央我來跟你說一聲，我才不會來！就讓你在這裏等到頭髮白！」一摔袖子，轉身往崗下走去。

風蕭蕭突然撲前去，一把將她抓住。「桃花娘子，妳好狠心！妳爲甚麼不讓艷娘來找我，妳若不讓我見艷娘，我不讓妳走！」

桃花娘子柳眉一剔，嬌叱一聲：「放手！」身子一摔一掙，硬是摔開風蕭蕭抓住她的雙手。「要不是看在你替我幹了那件事，我眞想殺了你！」

風蕭蕭嘶聲道：「妳不讓我見艷娘，倒不如殺了我吧！」

「風蕭蕭，別逼我！」桃花娘子拉下臉來，眼中殺機閃現。

「臭婆娘！妳不讓我見艷娘，我一輩子也跟着妳！」風蕭蕭神態決絕！

「臭小子，胆敢罵我臭婆娘！」桃花娘子眼中兇芒閃現，陡地併指戳向風蕭蕭的咽喉！

風蕭蕭無法閃避。

眼看着那一指就要戳穿風蕭蕭的咽喉，一聲尖呼驟然傳來！「師父！不要！」

桃花娘子尖利的指甲已觸在風蕭蕭的咽喉上，聞聲倏然一窒，接劃了一下！

風蕭蕭的咽喉上被劃出一道寸長的血痕來，但他却恍如不覺，狂喜地叫道：「艷娘！」

桃花娘子的眼色變了變。

「風郎！」一條人影飛掠上崗頭，掠上來的那人，確是許艷娘！呼叫着撲向風蕭蕭。

掠到桃花娘子的身邊，許艷娘突然停下來，不敢撲向迎上去的風蕭蕭。

桃花娘子鐵青着一張臉，一掌擊出，將風蕭蕭擊退！

「艷娘，妳竟敢不聽爲師的吩咐，好大胆啊！」桃花娘子怒不可遏。

許艷娘畏懼地縮縮身子。「師父，弟子該死……弟子求師父開恩，成全弟子與風郎……」

「賤人！妳要造反呀！快給我滾下去！」桃花娘子揚手給了艷娘一個巴掌！

許艷娘臉上頓時紅腫起來，掌痕殷然。

風蕭蕭看着，此一巴掌比摑在他臉上還要痛，怒道：「妳幹嗎打艷娘？」

桃花娘子恨恨地道：「她不聽師命，打她一巴掌，便宜了她！我教訓徒弟，干你屁事！」

風蕭蕭頓時語塞。

許艷娘哀求道：「師父，求妳成全弟子，弟子與風郎是眞心相愛的！」

「賤人，虧妳說出這種話來，氣死我也！」桃花娘子氣怒得一張臉發白，「我一掌打死妳，也不會成全妳與那臭小子！」一掌拍向許艷娘的天靈！

風蕭蕭大吼一聲，揮掌撲向桃花娘子！

桃花娘子倏地身形一旋，連消帶打，一掌拍向風蕭蕭的太陽穴！

風蕭蕭身形一矮的刹那，右手疾探，刀光乍閃，刺向桃花娘子的小腹！

——袖裏刀！

桃花娘子驚呼一聲，身形快疾地偏閃開去。

「嗤」一聲，刀鋒劃破她腰側的衣衫，皮裂肉開！

桃花娘子不由痛叫一聲，銀牙暗咬，飛起一脚，踢向風蕭蕭的下陰！

這一招好陰毒！

只有她那種不知羞恥爲何物的女子，才會使出那種下流的招數！

風蕭蕭恨透了桃花娘子作梗，不讓他跟艷娘在一起，因而動了殺機！

他拚盡力氣施展出那一招袖裏刀，指望可以一招刺殺桃花娘子，那知道却被其閃避過去，只傷了皮肉。而他使出那一招後，頓時氣虛力竭，根本無法閃避得了桃花娘子那奪命一脚！

許艷娘突然飛身撲向桃花娘子！

桃花娘子早已提防艷娘有此一着，擧足一旋，本來踢向風蕭蕭下陰的那一脚，變了踢向許艷娘的小腹！

「噗」一聲，那一脚實實在在地踢在許艷娘的小腹上，桃花娘子還加了一掌——拍落她的背心上！

許艷娘狂叫一聲，口吐鮮血，軟倒下去！

桃花娘子忽然間慘叫一聲，一個身子飛跌出去！

風蕭蕭則一頭扑跌在桃花娘子剛才站着的地上。

原來，風蕭蕭眼見許艷娘爲了救他，挨了桃花娘子一脚一掌，眼看活不成了，頓時心如刀割，生出拚死之心，人在豁出去的時候，往往不知那來的力氣，腰身一躬，像一頭瘋虎般，衝撞向桃花娘子，其勢之勁疾，大出桃花娘子意料之外，以至她不及閃避，被風蕭蕭一頭撞在腰眼上，袖裏刀狠狠地插在她的腹腔上！整個人被撞跌出去！風蕭蕭握刀的手順勢往下一沉，藉着桃花娘子飛跌出去之勢，用力將她的肚皮割開來！

而他也虛脫地跌坐在地上，直喘氣。

兩條人影就在這時飛掠上山崗上。

那兩個人是徐火神與易水寒。

兩人一眼看到崗頭上的情景，禁

不住呆了呆。

來遲一步，竟然弄成這個局面！

原來兩人一直匿在崗腰上，想看看桃花娘子與風瀟瀟及突然間現身掠上山崗的許艷娘說些甚麼，從中查出眞相，那想到說不了幾句話，桃花娘子便下手殺人！兩人在聽到桃花娘子怒喝：「我一掌打死妳」時，已知不妙，急急往上縱掠，仍然趕不及出手阻止。事實上，局面變化得太快了。

兩人看到風瀟瀟跌坐在地上直喘氣，急忙搶撲過去。「風兄，你怎麼了?」

風瀟瀟促聲道：「快……救……艷娘！」

易水寒蹲下來，將風瀟瀟扶坐起來，徐火神扭身卉到許艷娘的身前，伸手急探她的鼻息。

風瀟瀟嘶啞地道：「艷娘她怎樣了?」

徐火神縮回手，嘆口氣道：「氣息很微弱，大概活不了！」

風瀟瀟身子抖震了一下，突然發狂般往艷娘爬過去。「艷娘，妳不要死，妳不會死的，咱們會長相廝守的啊！」

易水寒看着，直搖頭。

徐火神嘟喃着站起身。「他們是眞心相愛的，太悽慘了。」別轉頭，不忍卒睹。

風瀟瀟爬到艷娘的身前，拚盡氣力將她抱着，邊親吻着她的臉孔，邊喃喃道：「艷娘，妳醒醒，妳不要死！沒有人攔阻得了咱們在一起了，咱們會快快樂樂地在一起過活，艷娘，妳答我呀，說話啊……」

驀地，艷娘微微睜開眼來，嘴唇嗡動。「風郎，我好冷……」

「妳說話了，艷娘，妳醒啦！妳冷?那我抱妳緊一點，就不會冷了，妳笑啊！我們在一起，妳該高興啊！」

艷娘居然笑了。「風郎，我好高興……咱們在一起……我要告訴你一件事……」

風瀟瀟傻傻地道：「甚麼事?以後慢慢再說吧，不要再說話……」

「不！風郎，若不說，我會……死不瞑目的……」

「妳不會死的，我不要妳死！」風瀟瀟惶急地道：「我要跟妳白頭到老！」

「風郎，我也想跟你白頭到老……」艷娘斷斷續續地道：「你聽着，我說的那個故事，是師父教我說的，好騙你替她殺楚知秋四人。事實是，楚知秋四人於一年前，曾在很多江湖人的面前，盡情奚落師父的所作所爲，令到師父無地自容，因而懷恨在心，時思報復，恰巧我認識了你，師父便要我騙你替她殺楚知秋等四人，還答應事後讓我跟你在一起，那知師父却反悔，要我替她迷惑另一個人……」說到這裏，忽然嗆咳起來，咳出一口鮮血。

風瀟瀟心痛不已。「艷娘，不要說了……」

艷娘喘息了一會，啞着聲道：「風郎，我騙了你，你恨我嗎?」

風瀟瀟忙用手掩住她的嘴巴，「艷娘，我怎會惱妳，我好疼妳愛妳啊……艷娘，妳聽到麼?妳睜開眼看看我啊！別睡呀！」突然間搖晃着艷娘，大聲叫起來。

易水寒與徐火神聽着，心裏一陣難過。

半晌，徐火神忍不住對仍然抱着艷娘、喃喃自語的風瀟瀟道：「風瀟瀟，別這樣！她已經死了！你這樣她會死不瞑目的！」

風瀟瀟渾身震抖了一下，輕輕地放下艷娘，生怕將她驚醒那樣，跟着站起身來，突然間又跪下去，俯在艷娘的耳邊，喃喃道：「艷娘，妳別怕，等等我，我跟妳一起走，永遠在一起。」

突然間又站起來，對易水寒道：「易兄，我被桃花娘子所騙，枉殺了楚知秋四人，不，五個人，一個是看到我殺死方天雄的人！既然做錯事，便要承當！我如今還他們一命，兩不相欠！」反手一掌，拍落自己的天靈蓋上。

易水寒急叫一聲：「風兄！」疾撲上去，已來不及阻止，只聽「噗」的一聲，天靈破裂，紅白四濺，風瀟瀟慢慢軟倒下去。

奇的是，他在倒在地上之前，仍然能夠說話。「易兄，請將我與艷娘合葬在一起。」

易水寒與徐火神看着倒在艷娘身旁的風瀟瀟，連連搖頭嘆息。

* * *

旭日東升。

易水寒與徐火神仰首長長地舒口氣，拍掉身上的泥土。

「大哥，情之爲物，眞是可歌可泣！」

「人生總有一死，能夠像他兩個那樣，爲情而死，也該無憾了！」徐火神感嘆道。

「風兄這一死，可說死得好！」易水寒回首看一眼那堆新墳。「不但可與心愛的人葬在一起，長相廝守，也了結了一段仇殺！免却楚知秋四人的親朋戚友再尋仇追殺！」

「風瀟瀟不但多情、痴情，也是一個聰明人，他揀了這麼樣的一個結局，那是最好的一個結局！」徐火神一拉易水寒：「兄弟，曲終人散，咱們也該走了。」

—完—



三國演義之四十一

# 諸葛裝神（一）

徐正‧編繪

1　話說孔明四次出兵祁山，都沒有成功。建興九年春二月，孔明又商議出兵去打魏國。這次，大軍準備直出陳倉，從祁山西面斜谷進兵。令都護李嚴供應糧草，要源源接濟，不得誤事。

4　魏主曹睿得知消息，連忙召司馬懿來商議。司馬懿說：「現在曹眞死了，自己願意盡心竭力。」曹睿大喜，擺了酒席款待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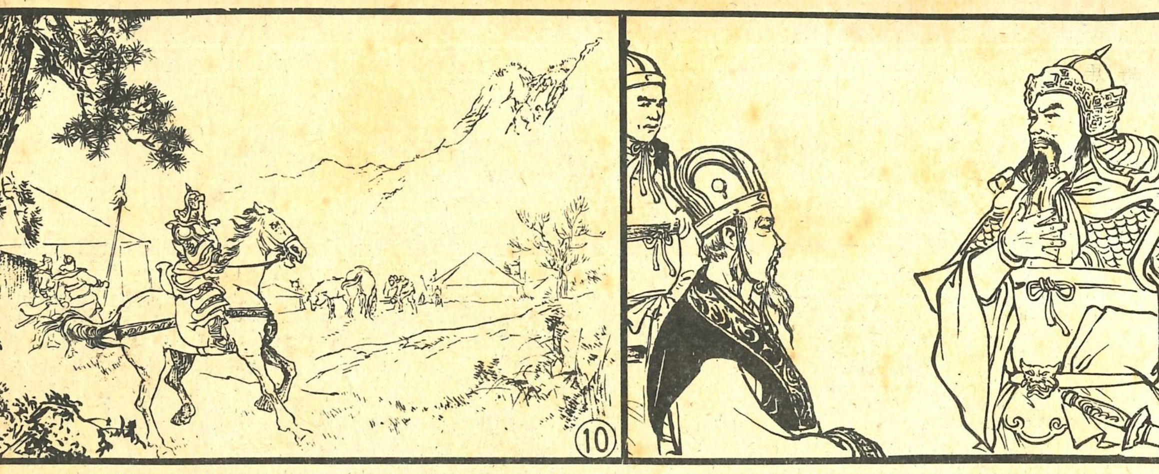
2　長史楊儀說：「前幾次出兵，軍力旣感疲乏，糧草也接濟不上；現在不如分兵兩班出兵，限期輪流替換。這樣，兵力就不會疲勞了。」

5　第二天，司馬懿便出兵到祁山去，抵抗蜀兵。曹睿親排鑾駕送出城外。




3　孔明同意他的主張，點着頭說：「我們進伐中原，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這個正是長久的計劃。」他就下令，分兵兩批，一百天爲一個限期，輪流替換，違限者按軍法處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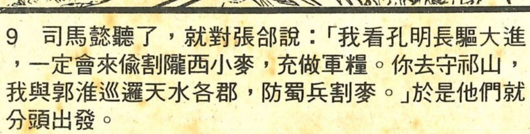
6　司馬懿辭別魏主，引兵到了長安，會齊各路人馬，商量擊退蜀兵的計策。大將張郃自告奮勇，要求引一軍去拒敵。司馬懿却不同意。



7　他又問張郃說：「你肯當先鋒麼？」張郃高興極了，他說：「都督委托我，我雖死也不敢推辭。」



8　司馬懿就令張郃爲先鋒，總督大軍，向祁山進發。正行間，哨馬報說：「孔明大軍望祁山推進，前部先鋒王平、張嶷已由散關望斜谷而來。」



9　司馬懿聽了，就對張郃說：「我看孔明長驅大進，一定會來偷割隴西小麥，充做軍糧。你去守祁山，我與郭淮巡邏天水各郡，防蜀兵割麥。」於是他們就分頭出發。

10　張郃領了司馬懿的命令，帶領四萬人馬，趕到祁山，安下營寨，專等蜀兵到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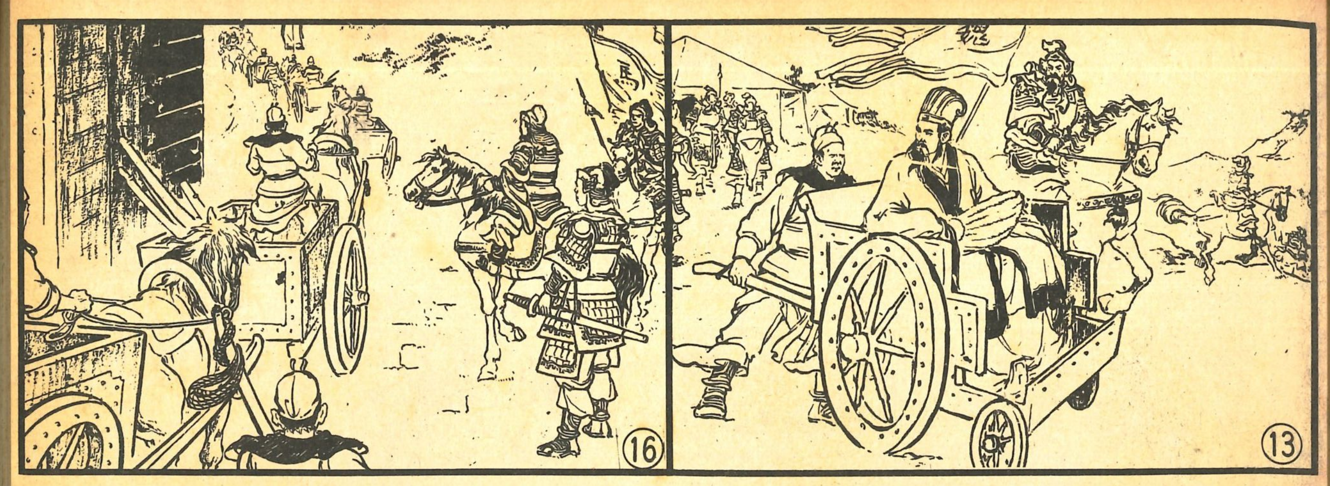


11　再說孔明引軍到了祁山，只見魏軍已在渭濱結營防守，便也看定地勢，安下營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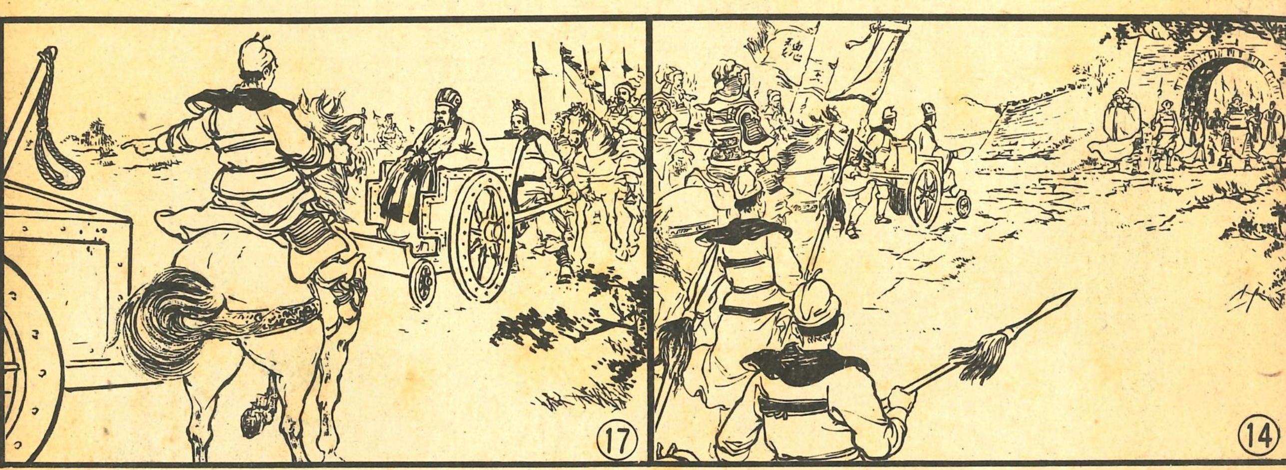


12　孔明對衆將說：「魏軍領兵的一定是司馬懿。現在營中缺糧，屢次差人去催李嚴運米應付，只是不到，我料隴上小麥已經成熟，乘魏軍不備，可悄悄的引兵去割麥，好補充軍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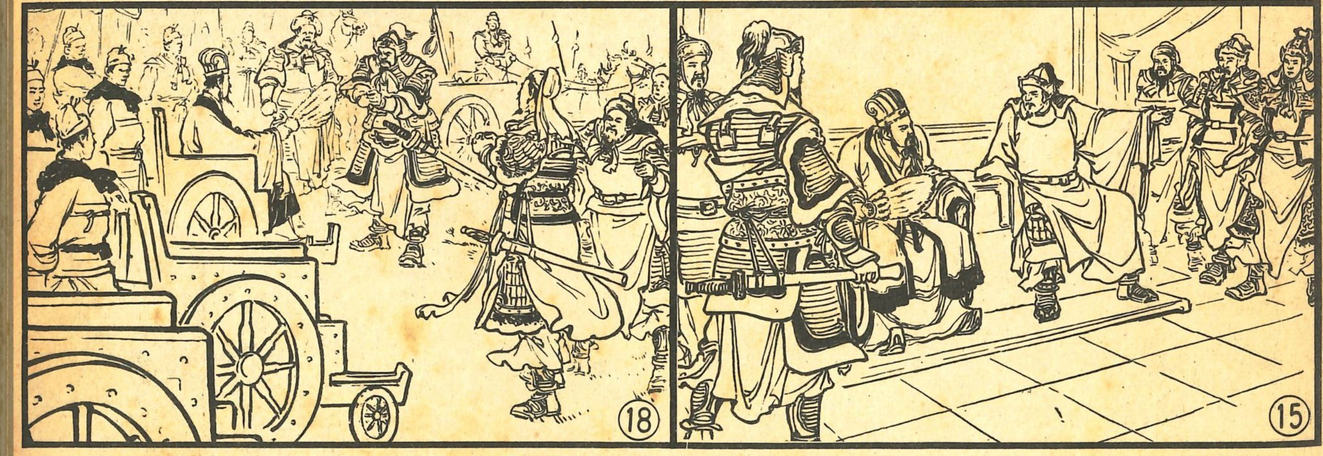




13　於是孔明留王平、張嶷、吳班、吳懿四將守祁山營，自引姜維、魏延等將去奪鹵城，作爲據點，再到隴上去割麥。



14　鹵城太守一向敬服孔明，見孔明兵到，便開城出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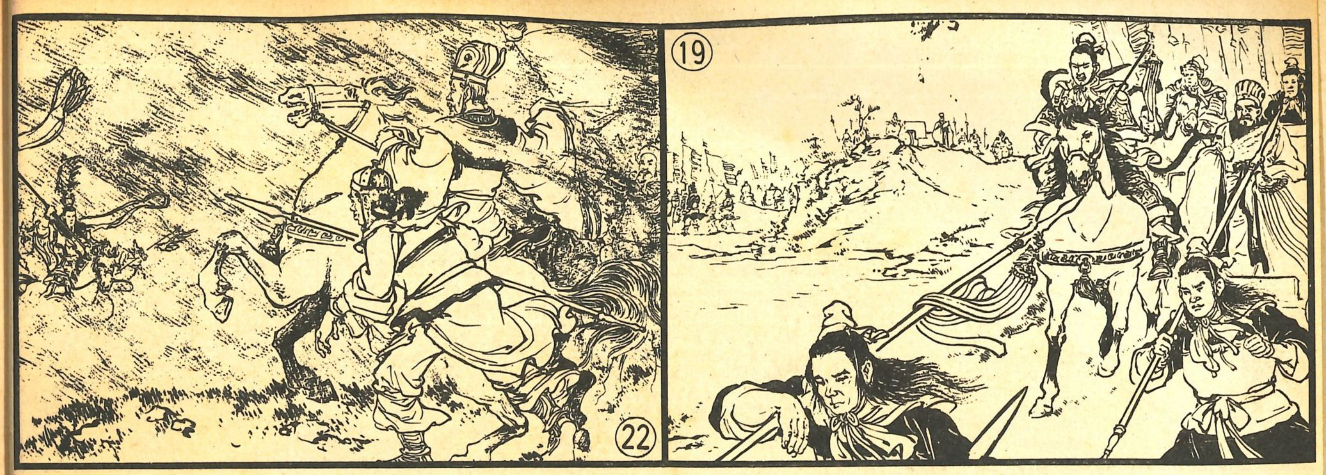


15　孔明大喜，入城安民畢，便問太守說：「現在甚麼地方的小麥熟了？」太守告訴他：「隴上的麥已經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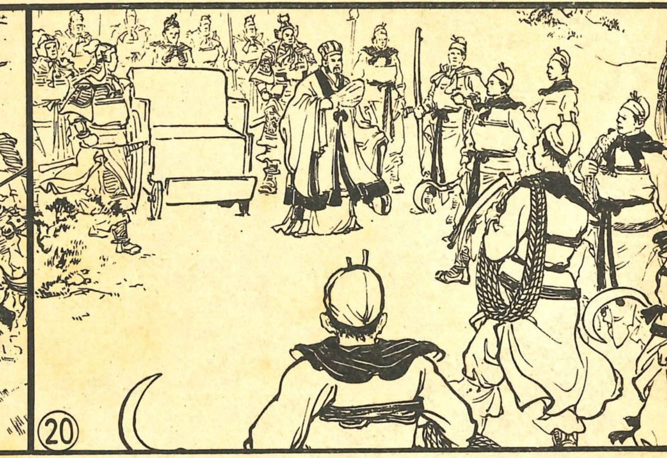
16　孔明便留張翼、馬忠守鹵城，他親自帶領將士，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暗暗趕到隴上去。

17　到了隴上，前軍向孔明回報說：「司馬懿引兵在此。」孔明一驚，心想：「他倒預先知道我來割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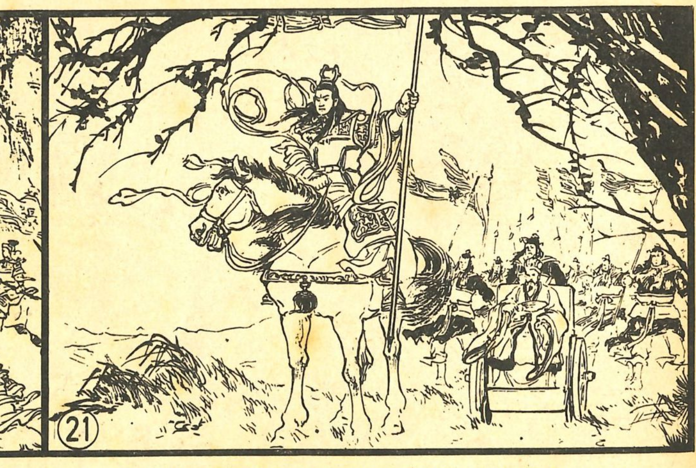
18　孔明却不慌不忙，令軍士搬出三輛四輪車，這車跟孔明自己乘坐的一模一樣，是在蜀中預先造下，帶在軍中的。當下孔明令姜維、馬岱、魏延三人聽令。



19 他令三人裝扮成自己一樣，各人引一千軍護車，五百軍擂鼓。每一輛車，用二十四個人，穿起黑衣服，赤着脚，披散頭髮，手執旗旛，在左右推車。三隊人分頭在三面埋伏。



20 又令三萬個軍士，預備鐮刀、繩索，等候命令割麥。孔明自己也挑選了二十四個精壯兵士，和前三輛車一樣打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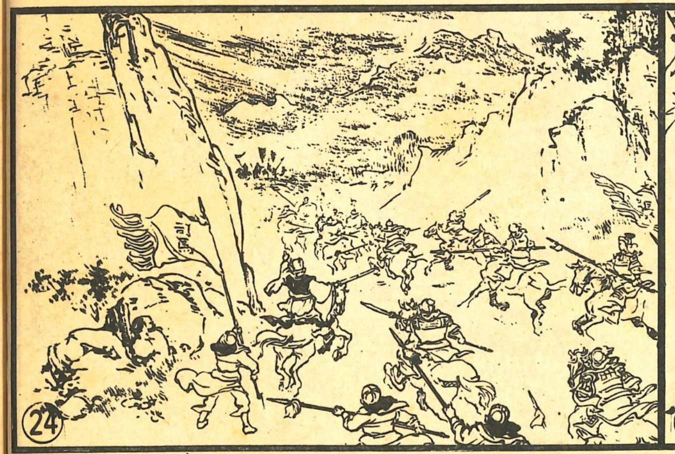


21 他令關興扮做天神模樣，手執旗旛引路。安排停當，孔明坐上車，往魏營進發。

22 細雨紛紛，天色陰暗。魏軍哨探見了大驚，不知是人是鬼，慌忙去報知司馬懿。司馬懿驚疑不定，親自出營觀看。只見孔明手搖羽扇，端端正正的坐在車上。左右隨衆好像妖怪，前面一人又像天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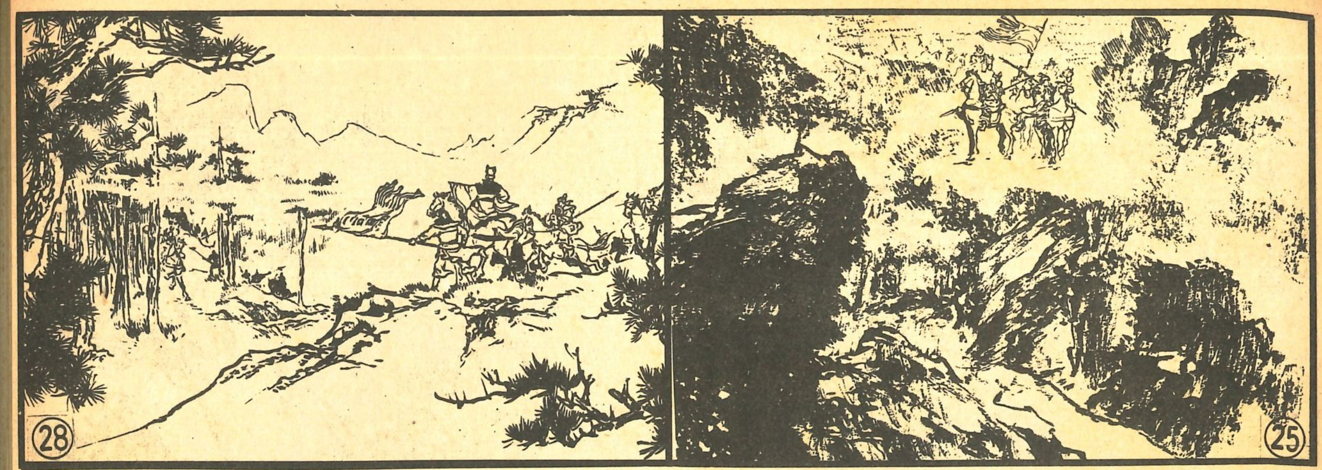


23 司馬懿心想：這個又是孔明作怪！他立即調派兩千人馬，吩咐他們說：「你們快去，連車帶人，一齊捉了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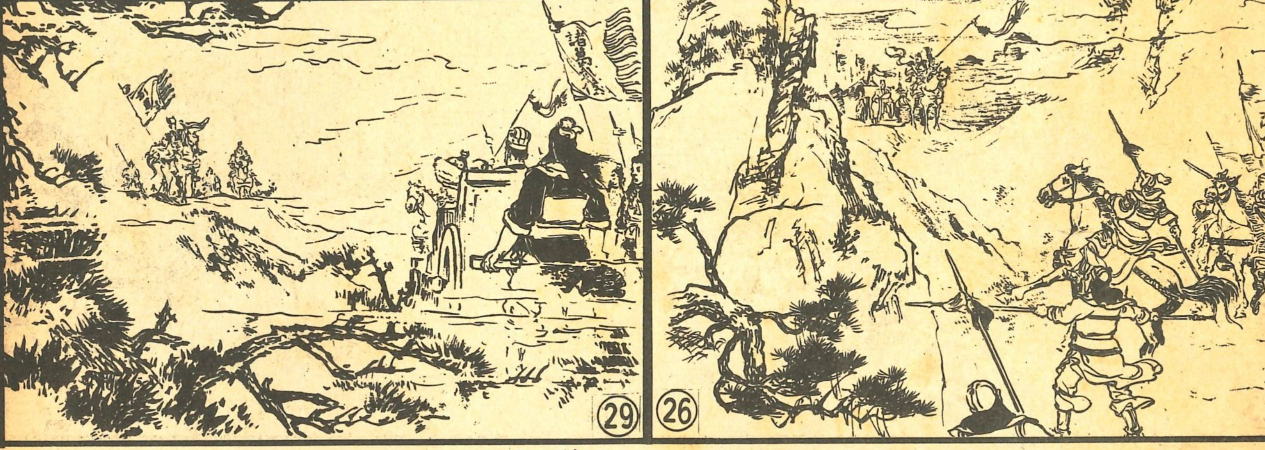


24 魏兵領命，一齊追趕。孔明見魏兵趕來，便令回車退進山坳，一會不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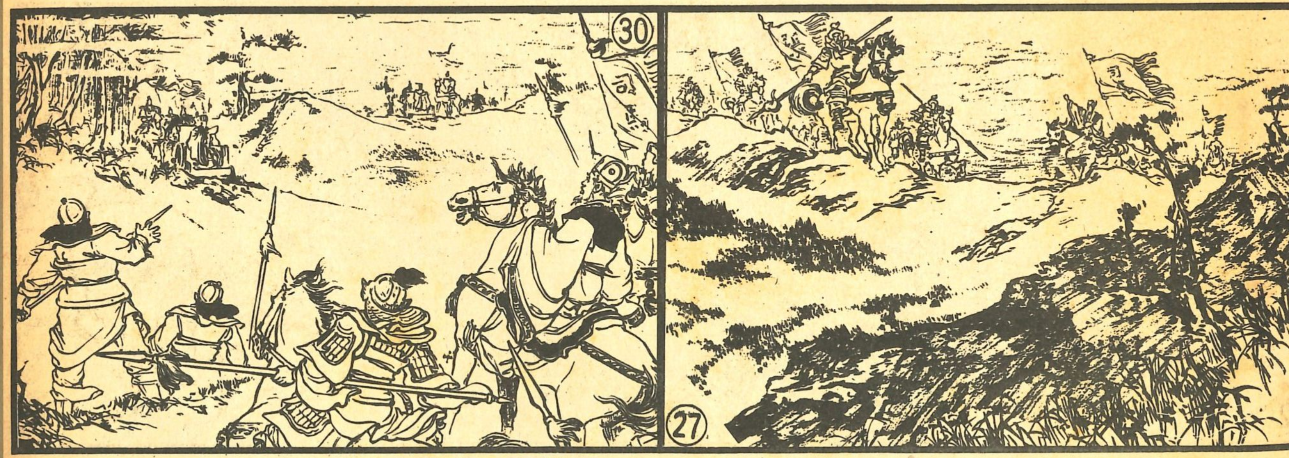




25 魏兵都知道孔明足智多謀，恐怕吃虧，勒住馬不敢追趕。



26 孔明見魏兵不來追趕，又令推車轉出山坳，朝着魏兵歇下。魏兵猶疑了好一會，又放馬追趕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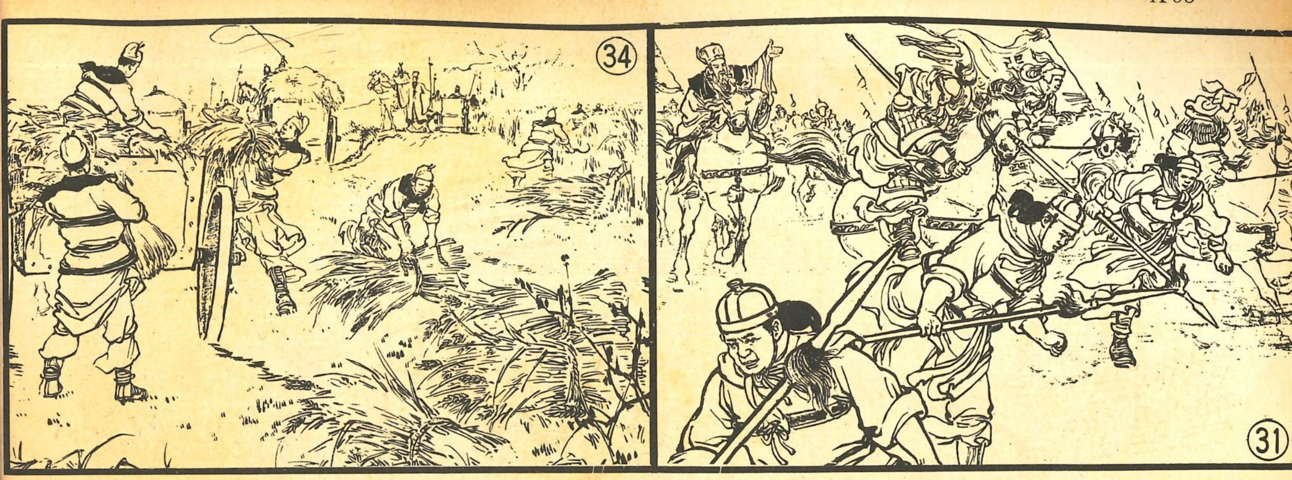


27 孔明却又隱入山坳去了。魏兵正徬徨無計。司馬懿引軍趕到，對衆將說：「孔明詭計多端，任他去作怪，不必追趕。」

28 正要回兵，忽然左邊樹林中戰鼓大震，一隊人馬衝殺過來。司馬懿急忙派兵迎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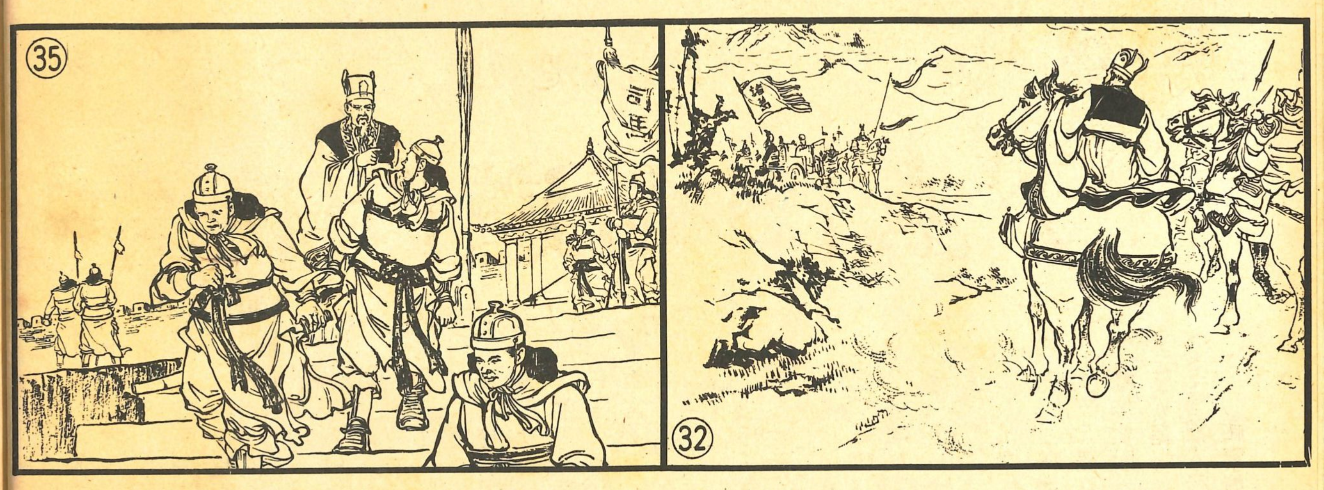
29 遠遠望見蜀兵隊裏，二十四個黑衣披髮的人擁着一輛四輪車來。孔明手搖羽扇，坐在車上。司馬懿驚疑不定，連說：「這裏怎麼又有孔明？怪了！怪了！」

30 忽然，右邊鼓聲又咚咚的響了起來。司馬懿扭頭一看，只見一隊人馬殺來，四輪車上也坐着一個孔明，左右也有二十四個隨從，同前一樣打扮。司馬懿更加奇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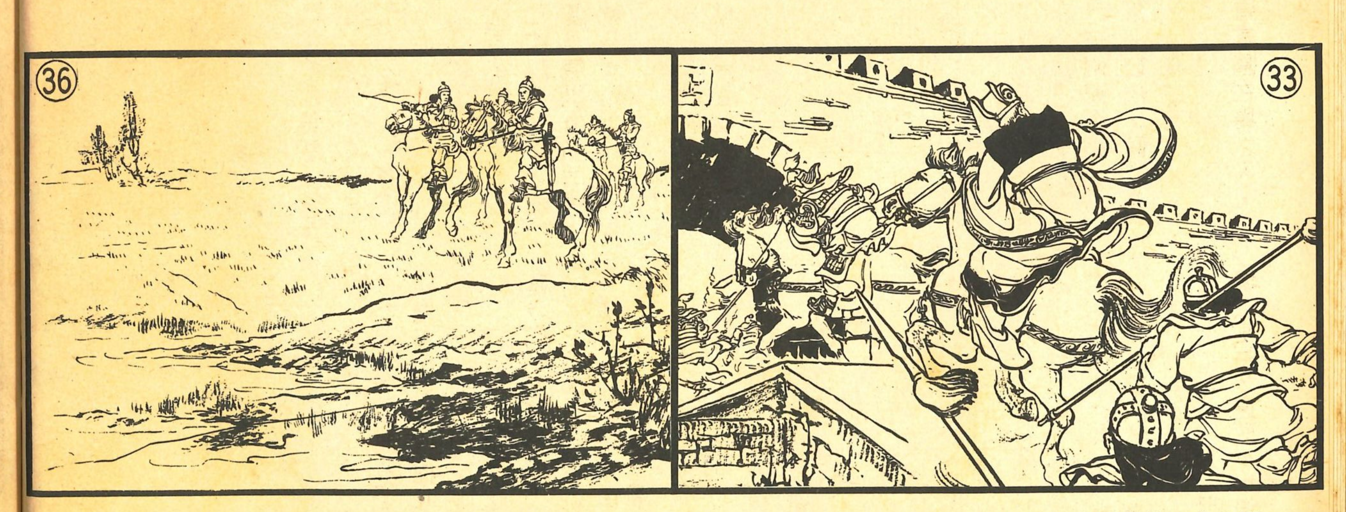
31 衆將心裏更是着慌。一時軍心大亂，大家不敢交戰，各自奔逃。司馬懿喝阻不住，也回馬退走。

34 就在這時候，孔明却令三萬精兵將隴上所有小麥，割得精光，運到鹵城打曬去了。



32 正在逃跑的時候，忽然鼓聲又起，迎面一隊人馬衝來，當先一輛四輪車，孔明端端正正的坐在車上，左右前後推車的，也同前一般。

35 司馬懿守住上邽，不敢出城。這樣過了三天，蜀兵却無動靜，司馬懿心裏疑惑，才令軍士出城探聽。



33 魏兵沒一個不喪膽。司馬懿十分驚慌，急急引兵奔入上邽，閉門不出。

36 軍士領命出城。只見四野一片荒涼，幾天以前臨風搖曳的麥子，不知被誰收割去了，連麥楷也不見了。(待續)



釋道教派恩仇錄

石中蓮·文
可飛·圖

# 玄門衛道鬥密宗

## 惡僧恃技橫行　高人抱打不平

雅安，爲由川入康必經之地，位於青衣江南岸，其北有蒙山，以產茶著名，如稀有的蒙頂茶，離雅安西行二百里左右，便是打箭爐，歷史相傳是漢朝時諸葛武侯征南蠻時，曾在當地打箭，因而得名。

由雅安南行十數里，便是觀音堡，在不到觀音堡之間，有一所著名的道觀，那便是康邊最宏偉的天寧宮了。

西康全境多寺廟，如祭木多的江巴林寺，甘孜的甘拔寺，都有幾千喇嘛的大寺，此其外如東珠宗，彭喀爾，拉瓦裕爾吧等，都是康境有名的喇嘛寺，道觀祇有這觀音堡附近一所天寧宮了。

這一日清晨，旭日尚未昇起，天寧宮外，突有一聲巨响傳進宮內，宮中道侶正在大殿中進修早課，聞聲俱大吃一驚。

主持這天寧道觀的，是祐寧眞人，聞聲帶了幾個道侶出看，打開宮門，還未跨出，便往後退了一步，原來宮門外一塊大檀木宮匾，斜斜虛懸於宮門外。

他們在匾下穿過，仔細一看，這宮門上離地二丈，高有七尺、長有二丈五尺誥封「天寧宮」三個泥金大字的檀木大匾，發現已爲人破壞，匾上朱漆剝落，二尺直徑的一個「宮」字，一半已被人打得粉碎。

祐寧眞人是上這宮匾在場之人，宮匾安上時，是用生鐵燒溶在樑上澆住的，離地既有二丈高，砸壞這宮匾之人，不知用甚麼方法砸在這宮匾上？連澆在石樑上的生鐵也爲之震落，一端已脫出石樑，祇剩另一端生鐵還未鬆動脫出，正斜斜的虛懸着。

一衆道侶和祐寧眞人，都驚詫非常，正當這時，遠遠傳來一聲「阿彌陀佛」，衆道侶循聲看去，離宮門八丈外照壁下，趺坐一個和尚，一根粗大禪杖，倚在照壁上，他一見道侶們注視他，便立了起來，隨手取起禪杖，大踏步向一衆道侶走來。

祐寧眞人一看這和尚，身材高大，濃眉巨目，身外穿的是件灰色破舊袍，內裡却露出簇新黃僧袍，斜肩背搭着一個醬黃色包袱，手中禪杖倒是住持僧身份才能用的四鐏環，在這爪型四鐏環上，尚染有宮匾上朱漆和墻上的泥灰，一眼就看出這宮匾是他用這四鐏環砸壞的。

他走到一衆僧侶面前，掃視了一眼，最後目光落在祐寧眞人的身上，然後指着天寧宮對祐寧眞人道：「這樓觀原是我佛門中『普天寺』，由佛爺老祖師松風老禪師住持，被你道教霸佔了幾十年，今日佛爺前來，就是要你們物歸原主，讓出這座樓觀。」

祐寧眞人聽了，微微一笑道：「這是勅令改建的樓觀，御賜封誥的天寧宮，你這和尚怎平白無故前來潑野砸壞這宮匾？還敢口出這等無理之言？」

　這和尚把濃眉一挑，大眼一睜，道：「佛爺祇知這是我佛門的『普天寺』，不管甚麼叫勅令、誥封，限你們這輩道士，在半個月之內，卸下宮匾，遷出三清塑像，不然，便別怪你佛爺不事先警告你們。」

　祐寧眞人冷笑一聲道：「就憑你這幾句話，教本觀主把這天寧宮拱手相讓不成？本觀主雖看你一身裝束是佛門中人，但還不知你究竟是那一類人物？這天寧宮前身縱是普天寺，怕也輪不到你這樣野蠻來硬要？何況你是空口白話，誰知你是不是來冒認！」

　那和尚聽了，對祐寧眞人看了一眼，突然縱聲大笑道：「想你還不知道佛爺的身份，你佛爺是康西『東珠宗薩陲寺』宏喜大師，這薩陲寺便是普天寺受禍之後我佛金身存身供養之所，佛爺既任住持，難道輪不到我要回這原有佛寺？」說完，冷哼了一聲，面色一沉又道：「佛爺知道你們牛鼻子老道好說無用，祇有用手中禪杖，挑開觀門才始有效，現在限你半月時間，若不搬出三清塑像，就如這塊匾額一樣，管教你們供奉的三清塑像，斷頭折足的挑掃出去。」

　祐寧眞人雖然涵養極深，也不容這粗野和尚對道教中的天尊這樣不敬，出口侮辱，便叱喝道：「和尚大膽，你再口出不遜，莫怪本觀主要對你懲罰。」

　宏喜大師冷笑一聲道：「佛爺東來前，早極力克制本性，非到必要時，決不輕破殺戒，可是你們這般牛鼻子，看來勢非教佛爺開這殺戒不可，你這老牛鼻子，居然還敢說對佛爺懲罰？佛爺不顯一點功力給你們看看，你們決不會死心塌地的讓出這樓觀。」

　說到此處，猛然禪杖一橫，大喝了一聲，這一聲斷喝，宛如晴天起了個大霹靂，震得一衆道侶耳中嗡嗡發响，由不得紛紛向後倒退。

　要知這一衆道侶俱都不會武功，怎經得起這種內家上乘氣功猛喝，不但身形爲和尚喝退，且個個面現惶驚之色。

　祐寧眞人爲目前青城派第三代弟子，是青城掌門人「鐵令箭」青雲道長的第一大弟子，功力深湛，但爲人和靄，深得玄門清靜無爲之旨，武功也深藏不露，他面對這個和尚，砸壞宮匾之事，尚可容忍，但對供奉天尊不敬，却是暗暗有氣。

　前一時曾去青城山常道觀朝見師門，因他是唯一的樓觀觀主，故「鐵令箭」青雲道長特地囑他，說是佛教在「會昌」年朝，因當時皇朝好道惡佛，信用道長趙師眞的話，於會昌五年，下令毀佛寺四萬餘所，令僧侶還俗，沒收寺產良田，並改鑄鐘磬爲錢，佛像爲農具，佛教稱爲「會昌法難」，道教在這時期，曾佔了佛教四千五百餘所寺院，改爲樓觀，茲後道佛二教，時有衝突，直到如今，尚爭執不息，最近佛教得西域金剛派之助，有向玄門挑戰行爲之說，囑他小心從事，能忍則忍，不要輕啓禍端。

　祐寧眞人也知這天寧宮當年正是普天寺的前身，這和尚說得一點不錯，現時見這和尚施出了他佛門「當頭喝」，看來有動手模樣，知道一衆道侶俱不會武功，便對他們說道：「你們暫退入宮中。」

　一衆倒退的道侶，聞言俱擁入宮門之內，宏喜大師一見他們那種狠狽之態，不禁哈哈大笑，笑道：「佛爺說過，非必要時，還不想開這殺戒，你們驚惶作甚？半月後你們不遷出這天寧宮，佛爺才會違犯我佛慈悲之旨。」

　祐寧眞人知道現時善意對待這個和尚，半月之後，仍是要來放肆，便走上前一步喝道：「和尚既然這樣對我玄門目中無人，仗着一點微末功力，便想唬嚇人，本觀主倒想接你一二手，教你知道這天寧宮是否像你想像中那樣會給你一嚇，便乖乖的拱手相讓？」

　宏喜大師對祐寧眞人重又打量了一眼，笑道：「好，佛爺就小試功力，讓你見識見識一下。」說完把禪杖一晃，又道：「你就接佛爺這柄四尊環，但你可放心，佛爺說過還不想開這殺戒，決不傷你。」然後退後二步，面露微笑，一揚手，四尊環便脫手飛出。

　這四尊環便凌空冉冉而起，爲勢極爲緩慢，向祐寧眞人飛去，祐寧眞人見這四尊環有八尺左右長，兒臂粗略，杖頭拱起四個環尊，亦有一尺大小，完全以精鋼打造，這份量可不輕，這和尚居然能以內力駕馭緩速，顯見功力不凡，正在暗忖，猛覺一股潛力，已先這四尊環杖而到，不禁暗暗吃驚，這貌相粗魯野蠻和尚，敢情大有來歷，他這一手，正是傳說中佛門中上乘的「須彌功候」，以本身修積爲主，到了上乘境界，應用時，可控制自如，勁氣一催，任何事物，在這勁氣中可重如千鈞，輕如浮塵，目前這四尊環禪杖，怕不有四五十斤重份量，這樣凌空飛起，既不帶破空之聲，又控制緩慢，可是潛力當先襲到，和尚功力雖到上乘境界，但還未到達爐火純青地步，否則這股潛力也必能控制住，使接杖之人猝然無法防禦這重有千鈞的勁力。

　祐寧眞人看這四尊環禪杖落點準頭，約在身前二尺左右，並不向他站立處飛來，知這和尚眞能做到說一不二，眞還未動了殺戒，一時之間，但覺杖風挾帶潛力，極爲雄厚，禪杖一落到身前，這股後推雄勁潛力，怕會把人震蕩出去。

　祐寧眞人忙一運氣，以青城派獨門功候，天剛攝定法，先把身形穩住，然後運起玄門上乘「先天混元眞氣」，凝聚在雙掌上，輕輕揉揉的。

　堪堪禪杖下落之間，祐寧眞人雙掌倏忽向外一翻，一股眞氣由雙掌中



迴旋迸發而出，這四尊環禪杖原來垂直落下，一受掌力眞氣牽引，這股眞氣又係迴旋而發，便亦在着地前猛然迴旋倒轉，變成柄上頂下，「蓬」一聲，杖端的四尊環，一半已深埋入土中，祐寧眞人身形雖在雙掌眞氣推出之下，擋去一半杖風後潛力，未被激動，而身上所穿的道袍，却已爲雄勁潛力襲過而撕裂，由下襬一直撕裂到脅下。

　祐寧眞人微笑對宏喜大師道：「和尚倒有一點功力，無怪敢上門來撒野，其態又這等跋扈，但半月內要本觀主讓出這樓觀，以你這等功力，恐怕還不能如你所願。」

　宏喜大師一見祐寧眞人以掌力把四尊環禪杖牽引倒轉，身形未將他震退，臉上立現詫異之色，好似意料不到他佛門「小九轉」的「須彌功候」中「無量勁力」，會給這老道士所阻遏，這老道士倒也有一身功力，他瞥見足邊正有一塊鵝卵石，用足尖一挑，便抓到手中，笑對祐寧眞人道：「原來你這牛鼻子老道也有一手，好，老牛鼻子，你再接你佛爺一手。」手一揚，一蓬灰雨，直向祐寧眞人洒去。

　祐寧眞人早就注意這和尚動作，知道佛門「小九轉」的「須彌功候」是佛教密宗上乘功候，與「大九轉」的「金剛功候」，祇有動靜之分，「須彌功候」還有動作，「金剛功候」祇在心意被動處，便生威力，這二種功候，都非經三十到五十年的苦練，難有成就，這和尚便能運用「須彌功候」，決不是泛泛之輩。

　剛才把本身凝聚的「先天混元眞氣」全力推出，把禪杖牽引顚倒，不如本意那樣想把那禪杖迴旋飛震出去，自知在功力上怕不是這個和尚的對手了。

　所以對和尚的動作，便全神貫注，看和尚用脚尖挑起的鵝卵石，原來向前跳出，但一到距和尚所伸手掌高度時，倏忽間斜向和尚手中，看出這也是上乘掌力最難練的「抓空手法」，內功掌力上「推」，「發」是初步基礎，「抓」、「吸」才算入門後到了化境，故在和尚一揚手之間，早有準備，待等一蓬灰雨飛來，立以袍袖「先天混元眞氣」，揮舞個風雨不透，護住全身。

　一陣必剎之聲發自身後，密如連珠，待等灰雨揮散，祐寧眞人回身一看，身後硃紅宮門上，已蒙上一層灰砂，門兩旁的黃墻上，斑斑點點，如蜂巢般脫去了一大片石灰，再看自己道袍的袖管中，也沾染了不少灰砂。

　心中大吃一驚，這和尚能將堅硬的鵝卵石用內功揑成砂粒隨手發了出來，這功力委實驚人，除吃驚外，更暗暗着急，蓋看出這和尚以祇用了五成功力，已教自己傾力抵禦，還險些不能應付，如若全力施爲，那非折在他手中不可了，想到這裡，不禁對和尚瞥上了一眼。

　「哈哈……哈……哈……」宏喜大師一看出祐寧眞人神態極爲緊張，便發出一陣狂笑，然後道：「牛鼻子老道，你不爲佛爺『無量勁力』所推退，也算難得，若你這樓觀內沒有較你功力爲高的來接下你佛爺，佛爺勸你，還是乖乖在這半個月之內讓出這樓觀，物歸原主，不必逼你佛爺開這殺戒，多傷無辜了。」說後便大踏步向祐寧眞人走去。

　祐寧眞人眞還不知和尚下一步如何出手？暗中蓄勢，把「先天混元眞氣」聚集，和尚若無其事般走到他面前，把倒插的四尊環禪杖由土中拔了出來，隨手一抖，抖去四尊環上的泥土，才一聲冷笑道：「你不用這般緊張戒備，佛爺未開殺戒前，決不會突下煞手和你爲難，半月之後，却莫怪佛爺不顧一切了。」說完，把身上小包袱脫下，朝禪杖上一掛，洒開大步而走。

　祐寧眞人看這和尚身形，在朝陽中向西走去，轉眼便成一灰點，才回轉身來，那時宮門已大開，全觀道侶差不多都已薈集在宮門後，有幾個會武的，撤出了兵刃，準備作衛觀之戰。

　祐寧眞人走到宮門前，以袍袖輕拂宮門上灰砂，灰砂雖隨拂而下，但宮門上的硃漆，也隨之而剝落，祐寧眞人不禁深皺雙眉，心中頗欽佩這和尚功力，眞要動上手，決非是他對手，宮觀中雖尚有幾個會武的，但功力都不高，屆時和尚再有二三個人相助，怎能阻擋來勢？便立即飭人上青城山常道觀向師門告急去了。

　青城派掌門人青雲道長得知訊息，立即把這詳情稟告居於山頂長生宮的大師兄紫霄眞人，他知紫霄眞人一直在擔心佛門中人會向道教爲難，無時無刻不在警惕中，因此也放棄了本門掌門之職，每年下山訪友，和到處雲遊，便是爲探察佛門動靜，現在佛門既已發動上門尋事，當然先要向他稟告了。

　紫霄眞人聞此消息，果眞極爲激動，當夜由長生宮趕到了常道觀去，就指派第二代弟子中功力較高的師弟仁光道長和第三代弟子中二個高手，向天寧宮去應援。

　由青城山至雅安，路並不遠，一日一夜便趕到了，祐寧眞人早接通知，率了全宮道侶，大開宮門，迎接師叔師伯，還有二位小師弟。

　紫霄眞人在迎接行列中，見到一位方外之士和祐寧眞人併肩而立，一看，原來是多年未見的老友東川逸士「八仙劍」聶竹，慌忙上前招呼，一問他，始知是路過當地，見宮匾斜懸破碎，似爲重物所擊，料定發生事故，乃進觀詢問，果如所料，便留在宮中護衛，等待常道觀遣派人來，必要時也可從旁協助。

　紫霄眞人聽了大喜，平白得到一位隱跡風塵之中的異人相助，便同聶

竹一齊仔細察勘宮匾和門墻受損情形，同時聽祐寧眞人報告與和尚過手情形。

紫霄眞人看這宮門和墻壁之前一丈外，有一條一丈左右闊的石板路，祐寧眞人與和尚相鬥所立之處，離石板路約有一丈，和尚離祐寧眞人約二丈外發這砂石，在四丈左右距離和尚隨手所發砂石，能把宮門上所漆的硃漆擊至剝落，功力確已至化境，不能等閒視之。

一衆人進見了天寧宮後，直趨雲房獻茶，紫霄眞人對「八仙劍」聶竹拱手道：「有聶道友不速而來，天寧宮不致於拱手讓人了。」

聶竹搖搖頭道：「你我至交，還用得上這等客套，憑老朽的功力，你這樣說不是太過看重了？適才聽祐寧觀主說起，這和尚自稱宏喜大師，莫非是所傳前藏密宗中六大護法之一宏喜難勝大師？近年釋教禪宗除五台一派外，很少會武的。

「密宗興起，霸道而行，在青海一帶已屢現朕兆，這和尚非密宗門下六大護法之一金剛派中人，決無如此功力，既來挑戰，不致單獨行動，定連袂而來，這倒不是輕易便能應付得了的！」

紫霄眞人聽了，倏然變色，想起當年未遷入長生宮前，曾在黔西苦竹林長壽宮執拂，突然爲人縱火焚毀，把他一生搜集的道家遺書和經典全數焚燼，蕩然無存，幾乎把他氣急得發了瘋，後來探聽出縱火焚宮的，是個帶髮苦修的苦頭陀，因此對佛門中人恨之切骨。當時這天寧宮不但是西南一帶最巍峨莊嚴的一座樓觀，而內裡藏經閣中，更藏有玄門無價之寶的三千七百四十四卷「三洞瓊綱」眞經，都是黃巢、五代之亂時，由道教中人在各地蒐集散佚後考正的，他鑑於以前覆轍，聞密宗大舉來犯，得失心重，如何會不倏忽變色，他檢算時日，離那和尚所約時日，尚有九天，便拱手對聶竹道：「聶道友，貧道想起前事，餘恨仍在，當年長壽宮之事，道友諒必記得，此次賊禿們若眞大舉前來尋事，說不定要耗損一點元氣對付了，今晚貧道就在靜室苦修，要請聶道友費幾晚工夫，爲貧道護法了。」

聶竹對紫霄眞人看了一眼，他知道紫霄眞人所說要他護法的，定是修那玄門至高的「太清純鈞眞氣」這種先天純鈞眞氣，威力可說是無堅不摧，可是苦修之人，全仗本身內功已到上乘境界，加上定力和元氣已修到能凝聚的地步，才可進修，若定力不堅，稍一不愼，凝聚成之眞氣爲之流洩，則元氣便爲之大傷，同時行功之時，也怕外來侵襲和驚動，任何蟲豸之類糾纏，都足以影响行功之人，好在這是玄門正宗心法，沒甚兇險，至多耗損一點眞元之氣，不似邪道外門，修練各種邪門功候，在行法時，若稍有心神不定爲外所擾，不是走火入魔，便是命喪當場。

但「太清純鈞眞氣」凝聚之後，若不發出，則在此期間，就不能運氣調元，本身功力就停滯不前，若一旦施用後，元氣隨這眞氣而洩，本身功力也大大的退化，故玄門中人，知這調行「太清純鈞眞氣」心法的，也不會在事先行功凝聚這種眞氣，以便臨對敵的，除非在逼不得已之時，豁出兩敗俱傷而作孤注一擲，聶竹對紫霄眞人看上一眼，便是驚詫他如此快速的下了決心。

紫霄眞人對聶竹這一眼看來，也知道他的心意，就歎一聲道：「聶道友，不是貧道非出此兩敗俱傷不可，你可知道此地藏經閣中眞經，對我玄門有多重要，若不早作準備修成這功力，萬一賊禿們人手衆多，略一疏忽，阻擋不住，那後果眞是不堪設想了。」

聶竹尋思一陣道：「要老朽替你護法，毫無問題，不過老朽替你想想，這許多稀世獨一的眞經，爲甚麼不運去你青城重地常道觀中？定必要孤另另安置在這天寧宮中，眞有個不測，豈不可惜？」

紫霄眞人認爲說得有理，立即敎祐寧眞人咨照全宮道侶，準備車輛，先把藏經閣眞經全數運去青城常道觀，命隨來第三代二個弟子隨車護送回去，人多手衆，不到幾個時辰，便已趕辦妥當起運。

當晚紫霄眞人便在天寧宮中靜室之內，修那「太清純鈞眞氣」，靜室外有祐寧眞人名下四個弟子，在週圍十丈以外巡查，靜室內「八仙劍」聶竹則距紫霄眞人二丈外監視所開啓門窗，怕有甚麼事物竄入打擾。

紫霄眞人趺坐在靜室內中央，雙掌覆在朝天脚心上，暗暗調息，運氣引火歸元，將氣調純，始把本身五行眞氣運行全身大穴，就這樣循環不息之後，漸漸凝神入定，約莫二個時辰過後，聶竹雙目注視在紫霄眞人面上，見他呼吸均勻，頭頂泥丸宮中，似有一層極淡極淡的白氣透出，漸透漸高，約有三尺高低，便突然收斂，看他胸腹一陣鼓動，便又悄然歸復平靜，過了半個時辰，見他頭頂白氣又昇，如此連昇三次，足耗費四個時辰左右，紫霄眞人方始醒轉，起身下地，拱手對聶竹道：「多謝道友了。」說時，面上現出未見過的喜悅，和白天那種凝重之態，判若兩人。

聶竹心中感覺奇怪，紫霄眞人見他一臉詫異之色，便笑道：「多謝道友一言，助貧道輕易完成這不世奇功。」

接着一拉下聶竹坐下又道：「往年貧道也曾修過那『太清純鈞眞氣』，把五行眞氣暢通全身大穴，引入丹田之後，便向玄關衝擊，非經多次衝擊，不能如願，待等衝破玄關後，稍攝一點太清之氣，便忙收斂，引歸丹田，急以本身眞氣凝聚，不敢稍形大意，



深恐流洩。今晚情形却大大不同，自道友出言點醒，把藏經閣中眞經運去青城，貧道心中便去了一層顧慮，再加上有道友在旁護法，故一調元運氣，五行眞氣剛引入丹田，靈台便已空明澄清，心神堅定，最可異者，五行眞氣由丹田昇起衝擊玄關時，居然能把眞氣駕馭，將太清之氣引入丹田後，仍能把五行眞氣衝出玄關，對凝聚在丹田內的太清眞氣，毫無波動流洩現象，照此情形看來，貧道稍加用功，修那『太清純鈞眞氣』，不妨害本身修積功力，將不是難事，除玄門罡氣之外，再能修成這等至高無上，無堅不摧的功力，怎敎貧道不喜？」

聶竹聞言後，忙向他拱手賀道：「道友能練成這等不世奇功，眞是可喜可賀。」

紫霄眞人一面還禮，一面將這不世奇功的心法和心得要訣，也傳給了這位東川逸士「八仙劍」聶竹。

二人在這七八天內，相互護法，修練這「太清純鈞眞氣」，「八仙劍」聶竹內功修爲，也係玄門正宗心法，本身功力不在紫霄眞人之下，修練這太清眞氣，並不是難事。

隔日便是半月期限，這日清晨，剛正交上辰時，天寧宮外，一聲高亢的「阿彌陀佛」佛號，直透進宮門內，紫霄眞人和聶竹剛正行完功在閒談，一聽這佛號，聶竹笑道：「這和尚急不及待，一早便來了，聽他這聲佛號，功力眞的不淺。」

紫霄眞人剛想接口，祐寧眞人已在靜室外恭立，道：「師伯，這和尚經已來了。」

紫霄眞人道：「你命人去看看，賊禿來了幾個？」

祐寧眞人便着身件弟子到宮外觀看，自己則陪着紫霄眞人和聶竹先到前殿。

一會弟子來報，說是和尚來了三人，紫霄眞人便命師弟仁光道長，率領宮觀中會武的道侶護衛三清大殿，深恐對方另有幫手未曾露面，侵入毀損天尊金身，自己則與聶竹陪同祐寧眞人出宮觀前去應付。

離天寧宮外五丈左右，盤膝坐了三個和尚，一前二後作品字型，前一個，正是那宏喜大師，後兩個一個手持禪杖，一個面前放了一個黃布小包袱，宏喜大師一看祐寧眞人和一道一俗二人出宮門，便立即起身笑道：「老道諒必已想通，肯讓出這道觀了？前幾日佛爺得悉訊息，道士們已用車載去經籍，佛爺看在毋須破這殺戒份上，命監視弟子不許留難，順利放他們通過，佛爺爲示公道，把道觀前身普天寺一切証件俱都携來，讓你這老道士過目，免得說我佛爺逞强掠奪這樓觀。」說完，把另一個和尚身前的一個黃色小包袱取了過來，對聶竹看了一眼，單掌向之打一手稽道：「正巧有這位居士在場，倒可爲老衲作個証人。」

聶竹聽了笑道：「老朽不是居士，與佛無緣，但這二位道長肯讓出這樓觀，老朽就破例作個見証，若二位道長不肯，和尚逞强出手掠奪，老朽也是一個人証。」

宏喜大師一聽，對聶竹看了一眼，然後再睜一眼對祐寧眞人瞪視道：「如此說來，你這牛鼻子老道，非要逼佛爺開這殺戒不可了？」

紫霄眞人走前一步，攔在祐寧眞人前，對宏喜大師冷笑一聲道：「這天寧宮乃前朝下制改建，那裡再有甚麼普天寺不普天寺？你這賊禿妄自前來尋事，毀損宮匾，强人遷讓，不是逞强掠奪是甚麼？祖師爺倒要看看你這賊禿，究竟有多少功候，敢膽這麼上門尋事？」

宏喜大師先對紫霄眞人看了一眼，然後哈哈大笑道：「你這乾瘦的牛鼻子，便敢罵你佛爺爲賊禿，非敎你吃一禪杖不可，不知你禁不禁得起佛爺一禪杖？」

說完飛身在另一個和尚手中取過禪杖，當胸一橫，紫霄眞人也由背上摘下一柄長劍，宏喜大師一聲斷喝：「賊道看杖！」手中那根粗壯禪杖，猛然向紫霄眞人當頭砸下。

一股狂飆由禪杖中帶起，直向紫霄眞人逼去，形勢猛惡，紫霄眞人身形微閃，長劍也施展出青城派領袖玄門的「太清劍法」，劍身虛虛一顫一抖，劍尖突然暴射出一蓬芒雨，迎着朝日，精光耀目，向宏喜大師持杖右手腕和胸腹射去，這一招是太清劍法中精奧變幻莫測的「風雨陡起」看來祇虛虛一顫一抖，其實却以本身功力，由劍尖透出，借着劍氣飛爆開來，這蓬芒雨，乃是劍尖受勁力震動，迅疾無倫的震顫閃動了幾十百次，致看來是一蓬芒雨，都是實質，對手祇要挨上一點芒雨，便是中了一劍尖。

宏喜大師一杖砸下之時，看是猛惡粗魯，但他粗中有細，心想對方既敢出面應戰，逆料功力必較半月前迎敵的老道爲高，這老道能禁得起自己「無量勁力」，則這乾瘦老道功力，定必較他高出一籌，故一杖砸下，大半是虛勢，勁力未曾貫足，一見紫霄眞人把手中劍虛虛一顫一挑，便有一蓬芒雨由劍尖射出，同時又一股劍氣，寒森森的光芒襲到，心中不覺微凜，慌忙一撤身形，手中禪杖揑住中心，一招「黑龍橫江」橫推而出，杖頭四尊環挑入射向右腕光芒，杖尾橫掃射向胸腹芒雨，祇聽得一陣繁音叮叮噹噹，宏喜大師身形接連被震退了二步。

紫霄眞人冷笑道：「賊禿，你這點技倆，也敢來天寧宮前撒野！」

宏喜大師狂聲笑道：「佛爺倒要試試你劍上眞力，沒用上二成內勁，你當是佛爺不濟嗎？再吃我一杖！」身形一縱，凌空發招，杖風如山般又當頭罩下。

這宏喜大師身材高大，禪杖又有

八尺長短，這一凌空發招，勢沉力猛，雄厚杖風在內勁推動下，已先禪杖湧到，形勢與第一杖不同。

紫霄眞人身形立即在杖風中翻動，乘勢一震長劍，劍尖一抬，抖出一團光暈，迎向宏喜大師下落杖影，宏喜大師一聲暴喝，禪杖一拉，横裡杖尾疾掄而到，收招出招之快，眞如閃電。

紫霄眞人往左斜避一步，宏喜大師杖頭已倒兜而回，劃向紫霄眞人胸腹，這一施展，宏喜大師手中一根禪杖雖則長大，但靈巧猶如生龍活虎，紫霄眞人長劍不敢與他禪杖硬封，可是劍勢却如長江大河，劍花綿綿不絕的削出，朵朵飛向宏喜大師的十八處必死要穴，二人一搭上手便互攻了二十餘招。

宏喜大師佛門十八羅漢杖法，每一杖威力通天，紫霄眞人玄門太清三十三劍，每一劍奪天地造化。這兩個佛、道教中高手惡戰，看得「八仙劍」聶竹在旁緊張萬分。

他看出紫霄眞人太清劍法雖則玄妙，惜乎臨敵太過於穩健，不敢犯險，有幾招若是身隨劍走，貼身攻擊，雖傷不了和尚，但也可以逼得他手忙脚亂，能挫一挫這賊禿的銳氣，再則紫霄眞人空着左手，不以劈空掌力輔助劍勢，是大大失策，這樣纏戰下去，雙方內力俱各雄厚，打上幾個時辰也不能分出勝負，便在旁插口道：「紫霄道友，你怎有這等空閒性情，逗着和尚開心，還不以你『一炁化無三清』，快快三招二式了賬算了，老朽空候幾日，今日與道友再對弈一局後，還得去訪友呢！」他借說話點醒紫霄眞人，以太清劍法中煞着「一炁化三清」中九快劍對付。

紫霄眞人聽了，剛想一緊劍勢，不道宏喜大師接連揮了二杖，向横縱出，突然收招，却對「八仙劍」聶竹怒目而視道：「你這腐儒，倒說得容易，你既看輕佛爺，你就與你佛爺來走上幾招。」

要知道東川逸士「八仙劍」聶竹，武功自成一路，功力之强，與當今唯一武林前輩隴西「天水三老」並駕齊驅，較紫霄眞人潑辣得多，何況又因助紫霄眞人修那「太清純鈞眞氣」，得紫霄眞人以默參透心法相授，也修練成這種玄門至高無上的眞氣，他爲報紫霄眞人相授之德，便跨前二步，笑對紫霄眞人道：「道友因多年來破戒例，不忍傷了這和尚，致不想出此煞手，這和尚不知好歹，還祇當自己功力高强，不如就由老朽來代勞吧！讓這和尚也試試玄門旁支武功的威力！」

說完，面對宏喜大師用手一指道：「和尚！老朽一生用劍，若以劍勝你，也覺勝之不武，就憑徒手和你走上幾招，打發你乖乖回東珠宗薩陲寺去休養。」

宏喜大師冷笑道：「你賣甚麼狂？佛爺豈是佔人便宜？你盡可用你自認爲了不起的劍法來。」

聶竹聽聞了，微笑一聲道：「這樣說來，你不試試老朽的劍法，定必不會心服，老朽出手三劍後，再和你徒手一戰。」

說罷於是他脫去身外長衣，露出內裡勁裝，在腰間斜插一柄二尺左右短劍，劍鞘上另有鞘套，鞘套上扣了二柄小劍，每柄長約三寸半長短，沿劍鞘排列四套，共計八柄，他隨手取下了三柄小劍，分持雙手，相距宏喜大師二丈，把左手小劍對宏喜大師一揚道：「和尚！你用手中禪杖，試接老朽手中這三柄『八仙劍』！」

他左手小劍出手，向横疾飛而去，這小劍由左飛往右，飛了一道弧線，斜向宏喜大師小腹射上，宏喜大師一聲冷哼，身形往後撤了一步，手中禪杖一起，擬以杖尾擋這柄小劍。

宏喜大師料定以這等柔勁發射出來手法，非借勢外搶不可，若是封擋，這小劍必定一碰就會拐彎，非被挨上身不可，不道他禪杖尚未搶出，身形才一動，這小劍猛然斜向上飛，射他咽喉和頭面，倒被嚇得一跳，但立即省悟到這是他身形後撤所曳引，他應變得快，脚下一退步，杖頭四鐵環疾朝向小劍砸去，就在這同時，聶竹右手第二柄小劍，已如電般射到，寒光一閃，「鏘」的一聲大震，宏喜大師杖端粗如拇指般的四鐵環，已有二鐵拱環爲飛射而來的小劍削斷，宏喜大師身形也爲飛射而來的劍上勁力震退了一步，接着便聽聶竹喝道：「和尚再接一劍。」

聲出劍到，宏喜大師已見一道寒光平射而到，閃避已自不及，祇得用禪杖横封，又一聲大震，星火四爆，粗如兒臂般精鋼寒金合打而成的杖身，嵌了一柄小劍，半寸闊劍身全數沒進杖身，宏喜大師身形又爲之震退二步，隨聽聶竹笑道：「老朽鞘中八劍，若是全數出手，你這和尚縱有金鐘罩功候，也教你開幾個透明窟窿，還是來和老朽對上幾掌吧！」

宏喜大師低頭一看，深嵌在禪杖中小劍，劍鋒極薄，能削入他精鋼寒金合打而成的禪杖中，當然是柄削鐵如泥的寶刃，而距離二丈外，還能削入半寸，這份內勁，也是天下難覓的高手，何況出手手法又奇詭無比，便將禪杖往身旁一插，一翹拇指道：「你這腐儒，劍上造詣果眞不凡，好！佛爺就和你對上幾掌。」說完身形前移幾步，合掌一圈，猛從脅下直推而出。

聶竹既知和尚來歷，佛門小九轉「須彌功候」中的「無量勁力」，至少需三十年苦練，密宗金剛派六大護法，在青海聞名多時，究竟有多少功候？無法得知，正欲設法試試他們功力，這和尚既是六大護法之一，又練就這「無量功力」，再巧也沒有，便不閃不避，右掌一翻，也以本身內勁，疾推



而出，硬接宏喜大師一掌。

兩掌相抵，「蓬」一聲响，聶竹身形一晃，不期而然的退了一步，和尚身形則是微晃一晃，臉上立即顯出微笑，聶竹回頭對旁立的紫霄眞人看了一眼，也微露笑容。

宏喜大師又移前二步，二人相對，約一丈上下，和尚突然暴起，身形直竄過來，雙掌隨着前竄之勢，右劈左推，正是「金剛派」中的絕招「降龍伏虎」。

聶竹一見來勢，霸絕一時，身形微蹲，也是雙掌並用，右掌翻上，左掌横推，施的正是一「分化功力」中一招「移山倒海」，右掌抵住正面劈下掌風，左掌移卸來勢。

宏喜大師直竄身形，在凌空一滯之後，向横移了四五尺方始站穩身形，不禁對聶竹深深盯了一眼。

要知第一掌時，聶竹爲了試試和尚功力，祇用上五成內勁，宏喜大師推出一掌，則已蘊聚了八成功力，故聶竹身形微晃後退一步，照聶竹暗中準備，是準備被逼退三步的，祇退了一步，已測和尚功力不如想像中的厲害。和尚第二掌出手，因來勢霸道，聶竹用上了六成眞力，和尚身形，便爲他掌勁阻滯和横移出去。

宏喜大師才知道這個腐儒，不但劍術高深，掌力內勁，也是深厚非常，便吸氣塌胸，身背微拱，右掌緩緩向聶竹推去，神情也鎮定異常。

聶竹一看和尚胸前漸漸向內縮進，臉上神情也由躁急變爲鎮定，就知他施用了「須彌功候」，要以「無量勁力」來爭勝了，急忙運氣，和尚一掌推出之後，一股極强潛力慢慢擠壓過來，聶竹也一掌上推，以本身功力直逼了過去。

二人相隔六七尺，俱以單掌互推，接着都以雙掌隔空虛推，緩緩推來推去，和尚在開始之時，面露笑容，轉眼之間漸漸收斂。

在二人身旁，單掌互推時，地下沙塵急旋激蕩，改用雙掌互推時，則週圍二丈以內已一塵不染，早爲二人掌風掃蕩個乾淨。

約莫相持半盞茶時間，和尚面色凝重，聶竹則半閉雙目，全神貫注，雙方掌力已不似一會前推，一忽兒收縮，祇輕微移動，幅度不出二三寸，看來二人都各以內力阻擋對方的勁力，表面上看來，二人之功力好似一個半斤，一個八両，不分軒輊。

其實聶竹的功力，較這宏喜難勝大師高出多多，何況還新練成了「太清純鈞眞氣」，這樣慢慢不下手，就是要推敲出這密宗「金剛派」的「無量勁力」，究竟是如何一種功候？在聶竹閉目時，就以內力時緊時弛的相試，發覺這「無量勁力」極爲霸道，勁力層層向外湧出，似能發而不能收，自己若不能阻擋這勁力，則內臟非被强勁潛力震斷不可，同時全係陽剛之氣，倒沒有一點陰毒。

聶竹已知這「無量勁力」的大概，立即加强掌勁，把初練成的「太清純鈞眞氣」威力試上一試，以他本身功力，本也可以震開宏喜大師身形的。

就在這時，宏喜大師前胸突然暴縮進半尺，接着漸漸鼓脹，聶竹掌力上已受感應，知道他將盡最後內勁一拚，半閉的雙目突然睜開，雙目神光疾射，同時猛喝一聲，雙掌略一作勢，宏喜大師的碩大身形，隨這喝聲，猛然不可遏止似的蹬蹬連退了十數步，然後仰天一交跌了下去，呼的一聲，口鼻中鮮血噴出二尺多高，仰卧地上，不能動彈。

隨來兩個和尚一見這等情形，身形竄起，想去扶起宏喜大師，聶竹一個箭步，身形隨撲了過去，左右一分，一招「涇渭分流」把二個竄前的和尚用掌風震飛開去，然後叱道：「現在動他不得，一動就送他回西天去了……」

這兩個和尚一聽聶竹這樣一聲叱喝，似也省悟了過來，不禁都對聶竹睜大了眼注視，聶竹又道：「他內臟受了重傷，氣血在胸中洶湧，一動立即崩潰，讓他自動靜止後方可動他，那時也許還保全得住他一命。」

足足有一盞茶時，宏喜大師起伏不停的心胸方趨緩和，在這時間，紫霄眞人、祐寧眞人和聶竹，俱都靜立不動，與兩個和尚一樣，都對着宏喜大師目不旁視，直到宏喜大師氣息調和，聶竹才在插立地上的禪杖上，用指勁鉗出小劍，又在不遠處檢回另二柄小劍，回進劍鞘扣套中，再看宏喜大師一眼，始命二個和尚把他扶了起來。

待把宏喜大師扶起趺坐好，聶竹才一整臉色，語氣凌厲對緊閉雙目的宏喜大師道：「你密宗『金剛派』的『無量勁力』，若欲與『先天玄門罡氣』和『太清純鈞眞氣』相較，實在還差得遠，老朽適才施用『太清純鈞眞氣』，不是試出你功力普通，無法抵禦，不是暴喝一聲，先把你威力洩去一半，你這和尚焉有命在？

「目前你本身眞氣業已震散，所練勁力也全失，內臟傷得也重，除非你『金剛派』有特殊治療內臟妙法，否則你今生難望再有恢復功力，祇能虔心向佛，無法再逞强動武了，玄門中功力較老朽爲高的，屈指難數，你『金剛派』想和玄門爲難，憑你六個護法的功力，簡直在做夢，你撿到這條命回去，警告他們，教他別妄想了，你現在趺坐一會，等氣血平靜一點，就快回到東珠宗休養去。」

宏喜大師面如黃蠟，聞言眼皮微抬，有氣無力的對聶竹看了一眼，才對身旁一個和尚一招手，命他附耳上來，勉强說了一句，這和尚向聶竹合十道：「大師說，還未向檀樾請教名號，不知檀樾肯賜告嗎？」

聶竹笑道：「和尚原本太過狂妄，

事先不請教老朽，事後想起復仇，老朽倒也不是怕事之人，老朽姓聶名竹，外號『八仙劍』，和尚若有機會想尋老朽，到川東雲陽一帶一問便知。」說完，在祐寧眞人手中取過外衣披上，便和紫霄眞人含笑回進天寧宮去，任這「金剛派」六大護法之一宏喜難勝大師，由隨來二名和尚扶了回去。

紫霄眞人眼見這位武林中異人「八仙劍」聶竹機智絕倫，把賊禿震傷，他自己雖則也能應付得了這賊禿，但勢非破了戒例，劍斃了這賊禿不可，這一來，後果便不堪設想，「金剛派」必大舉前來尋仇，非惹上一浩劫不會有結果，不如這「八仙劍」聶竹，這樣立威，使金剛派自認功力不濟，有所顧忌。

因此，紫霄眞人在天寧宮挽留了聶竹幾天，眞的和他弈了幾局棋，方始送他前去訪友。

紫霄眞人深恐密宗仍有人來尋事，一方面把「太清純鈞眞氣」心法和要訣傳授了祐寧眞人和仁光道長，就留仁光道長在天寧宮，協助祐寧眞人，自己則到各地通知玄門中人，相告西域釋教密宗「金剛派」，已起而護法，向我道教爲難，教各地樓觀，早日準備應敵衛道。

且說宏喜難勝大師爲「八仙劍」聶竹「太清純鈞眞氣」震散了所練佛門「小九轉」中「無量勁力」，混身殘餘眞氣逆轉，不能凝聚，加上內臟受傷，連舉步都艱難，由門下二個弟子，左右攙扶而行，行未多遠，已氣喘心跳，面如黃蠟，不能再走。

二個弟子沒法，祇得將他平放地上，斬斷了道旁二棵小樹，臨時做了一個擔架，把宏喜大師抬到了一個小村，僱了一輛車到天全縣，始找到了一家旅店居住，一個照顧宏喜大師，一個則去東珠宗送訊去了。

密宗「金剛派」宗主，爲吉祥燃燈智，又稱爲阿底峽尊者，釋教在藏，至西藏王統三十八世「徠巴膽」王時，曾大宏佛法，後「徠巴膽」王爲王弟「朗達瑪」王僭位所弒，這位朗達瑪王既嗣位，因鑒於徠巴膽王在位時，與佛門中人交往極密，翻譯經典，定立僧制，稱師僧爲喇嘛，各給俸祿，恐佛門中人眷念前情，推翻他王位，故在嗣位後，立即廢棄釋教大事殺戮僧衆。

釋教於西藏王統卅五世「乞里雙提贊」王在位時，已由印度傳入佛法，得乞里雙提贊王信仰，直傳三世，至此，提贊五百年來之培養，以及徠巴膽王廿年之發揚宏大之願，便毀於一旦。

朗達瑪王五年後又被喇嘛名吉祥金剛者暗殺，朗達瑪之手下親信，爲王復仇，對喇嘛殺戮，不稍寬假，在藏喇嘛僧衆，便全數逃亡，釋教因西藏王統分裂，全藏陷入黑暗時期，不能抬頭，幾及百年。

在中原，釋教又受劫難，唐武宗又興起「會昌法難」，釋教受摧毀之重，較西藏更重焉。

當朗達瑪毀佛滅僧之時，拉薩西南翠葆山中，有苦修僧三人，出亡逃到甘肅西南之「安士」，三人中其一便是金剛派宗主阿底峽尊者，避禍一時，鑒於前事，乃興起了「金剛派」，以武力護法，他名下六大護法弟子，名爲「冬頓救度大師」、「宏喜難勝大師」、「善勝金剛大師」、「文殊樂輪大師」、「本誓宏密大師」和「楞伽勝賢大師。」

密宗從「陀羅危儀軌」，陀羅尼儀軌計有息災、增益、懷伏、珠峯等八儀，「金剛派」便專重誅降二儀，霸道而行，六大護法弟子，都苦修了卅年以上武功，已具佛門上乘功候，不想宏喜難勝大師向玄門發難，適遇中原有數的前輩高手，第一仗便鎩羽而歸。

東珠宗薩陲寺，爲佛門供奉三佛中「報身佛金剛薩陲」著名大寺之一，與康藏邊境拉瓦爾巴的供奉「應身佛釋迦」的「釋迦寺」，以及彭喀爾供奉「法身佛普賢」的「普賢寺」，同爲西康三大佛寺。

薩陲寺自宏喜難勝大師東去後，由善勝金剛大師主持，二月後，隨同宏喜大師前去的圓光僧回報，善勝大師一聽宏喜大師身受重傷，大吃了一驚，便命人飛騎普賢寺給大師兄冬頓救度大師和去藏東拉薩超岩寺，稟告宗主阿峽底尊者。

善勝大師則隨圓光僧前去天全縣，康地屬高原地帶，山脈縱列全境，到處山嶺重疊，道路均屬羊腸小徑，圓光回時，足足走了一個多月，善勝日夜兼程，也走了廿多天，待到了天全縣宏喜大師休養客店，這位宏喜大師還躺在床上。

喜勝大師一看他眼神，便悚然一驚，只見宏喜大師眼神渙散，再一按他心脈，眞氣已散，功力全失，雖能痊愈，怕也等同廢人。

原來宏喜大師苦練而成的「無量勁力」被震散之後，內臟也受了重傷，散在體內剩餘的眞氣，無法運功凝聚，這近二個月中，又未有內家高手以本身眞氣替他引聚被震散的功力，任其在體內自然的宣洩，致把卅年苦練的功候毀於一旦，善勝大師忙以本身眞氣，以佛門療傷大法「雙身歸元法」替宏喜大師灌輸一點眞氣，以保持他心脈，不致因路上震動而支持不住，想把他拉回薩陲寺，等宗主阿底峽尊者診視後再作決定。

密宗「金剛派」的「雙身歸元法」中「氣脈明點」是能將另一人的功候灌輸到另一人身上，祇要宏喜大師心脈未斷，震傷內臟便可復元，則不難重練功候。

宏喜大師經過輸氣之後，傷勢較好，就將去天寧宮情形相告善勝大師，道：「道教玄功，眞深不可測，天寧宮宮主祐寧眞人能擋住我金剛派的『無



量勁力』，已自難得，老道士紫霄眞人的劍術博深宏大，劍上內力如山，久戰下去，爲兄決難勝他，這二個還是玄門中青城一派中人，玄門正玄的有九派，若是聯合起來，力量眞不可想像。

「再說震傷我這個『八仙劍』聶竹，貌似腐儒，他八柄飛劍的威力，匪夷所思，你看……」他指着豎在牆角的「四尊環禪杖」，又道：「他飛出三寸不到長的小劍，憑內力相隔二丈外，能飛削進這禪杖內，這份功力可想而知，他放棄用劍，以掌力和我交手，他初接招時，用上一半功力，身形爲我震退，我一時大意，小覷了他，還以爲他內力不濟，待等以內力相拚時，掌上功力不但源源而出，毫無止境。誰料他更練成玄門中無堅不摧的『太清純鈞眞氣』，還算他手下留情，眞氣發擊時，先喝聲吐氣，洩去一半威力，却仍教我落得如此地步……」說到這裡，似有無限感觸。

善勝大師沉思一陣道：「現在先護送師兄到東珠宗，待等宗主到後再商量對策了，師弟文殊，楞迦等都率手下弟子，南下北上，欲與立門武力一較短長，聽師兄這一說，還是命人前去制止，招回他們速去薩陲寺，候宗主來時再說吧！」

宏喜大師信心頓失，聞言點頭道：「以我本身經歷所知，我金剛派欲與玄門中人等較一日之短長，可惜時機還未至，須再下苦功，勤練功候不可，現在就命圓光、圓通二弟子，分頭去招回文殊、楞迦二位師弟吧！」

善勝大師就命二人即刻啓程，自己則護送宏喜大師回寺去。

一場西域金剛派向玄門挑戰生事的火頭，就爲「八仙劍」聶竹挫敗了金剛派六大護法之一的宏喜難勝大師而澆滅。

十五年後，金剛派重犯中原，向道教爲難，與玄門武功挑戰，道佛二家各以曠世奇功爭一日之短長，這個「玄門衛道鬥密宗」故事就此暫告一段落。

（全文完）

# 龍三公子

俠義詭異傳奇故事／麥長青・文　可飛・圖

**羣雄聯手　消滅闖賊**

**上文提要：**公孫鳳利用馬如飛來剷除龍三小子，豈料狡猾的馬如飛却將計就計，暗設圈套，但無法擊敗龍三公子，反被追殺，危急中爲自救，不顧公孫鳳安危，自己趁機而逃……捕頭陸路通集衆智慧，分析死者死因，追緝凶手馬如飛，龍三公子鼎力協助，暗裡探得馬如飛去其相好處，於是，陸路通突擊衝進鑫雅閣，房中的紫菊得報訊已措手不及，急忙中將馬如飛往床下送去……



紫菊年紀是不大，但她看人比那「相面先生」多了不知多少倍。

心放平，人也就從容的站立，沒有回答陸路通的話，却矯作着一身皮肉全疼的樣子，咈咈的直摸索身上那些高的，凸的地方。

陸路通雙眉已緊皺在一起，雙目也射出了寒光，一聲冷哼，還沒開口，紫菊眞會抓機會，吐聲說道：「陸爺您可眞得高抬貴手，幹我們這行的，一向不敢多問客人些甚麼，當然也就不知道這個姓馬的死胚，是個殺人的壞東西，所以……」

陸路通不耐煩的喝道：「妳聽明，留他住宿沒有罪，現在不乾脆快些直言，那要犯上……」

紫菊就等這句「留宿無罪」的話，好快，接口道：「不敢欺騙陸爺，我一聽他是殺人兇手，就動了心機，把他騙到夾牆裡去，那是條死路，爺你請留步跟我去拿人吧！」

陸路通一聽，心中不由暗嘆道：

「夾牆有多深？」

紫菊道：「兩丈七尺多。」

陸路通雙眉一皺，才待再問甚麼，紫菊又開口道：「入口活板三尺厚，我又加上了鐵索，還壓上了個大木箱子。」

陸路通神色不動的說了句：「妳會辦事。」紫菊又拉開了話匣子道：「姓馬的還有兩名手下，也在此地。」

陸路通心頭一凜，道：「在那兩間房裡？」

紫菊說了，並且指明房間的位置。

陸路通不知何故，竟微吁了一聲，手一擺道：「妳帶路，我只抓半天雲馬如飛。」

這話可不實在，當然能唬過紫菊去，馬勝、馬勇是幫兇，那有不抓之道理，但是陸路通心裡有數，當自己沉喝着令馬如飛受縛時，馬勝、馬勇悄然沒有出聲，此時怕早已逃往他處去了。」

陸路通暗中懊悔，錯料馬勝、馬勇必然不離半天雲身旁，方有此失。

他隨着紫菊進了小木樓，紫菊指明地方，陸路通拖開箱子，解下鐵索，坦然打開活板，紫菊已站在另一旁，靜瞧着陸路通如何抓人。

陸路通沒有開口，示意紫菊也不得說話，乾耗在樓上。

過了有盞茶時間，夾牆深處轉來了半天雲的話聲道：「是紫菊嗎？啊！紫菊！紫菊！」

紫菊當然不會應聲，半天雲馬如飛也沒有再呼叫，過了刹那，下面傳來馬如飛嘿嘿嘿的獰笑聲，道：「不含糊，我半天雲橫行了半世，沒想到會跌翻在個婊子身上，行，老子算服了妳這個臭娘們啦，不過妳等着瞧，咱們是有賬算。」

到底是老江湖，很快就明白是上了當。



陸路通本想到半天雲忍不住，突然拔身上來之後，才動手緝捕，現在不行了，半天雲已知上了紫菊的當，當然不會冒失拔身闖上夾牆來的。

既然所望成空，已再無虛耗之理，立刻揚聲道：「馬如飛，你也算是條漢子，上來吧！」

半天雲馬如飛哼了一聲道：「你是甚麼人？報個名來。」

陸路通沉聲道：「這是沒有用的馬如飛，你明知我是誰，何必還問？」

「陸路通，我半天雲犯了那門子的罪？你說！」

「昨夜三更，殺人。」

「我殺了誰？」

「公孫鳳！」

「笑話，誰是人證？兇器何在？」

「兇器在你身上，人證要你上來自己看。」

「憑你陸路通，買兩個人證還容易，昨夜我在『牛街』茶樓上賭錢，證人有十數個……」

「既然如此，你更沒有甚麼好怕的了，却爲甚麼不敢上來？」

「誣良爲盜的事，馬某看得多了，叫我上去容易，你先離去，明天一大早，馬某人會帶着人證親自投案。」

「馬如飛，你是非喝罰酒不可？」

「隨你怎麼樣說，辦法祇有一個，否則你就下來抓我好了。」

「馬如飛，夾牆高僅兩丈多些，寬才三尺，長也不過三丈七八，你既然出不去，又能守多久？」

「姓陸的，馬某人相信這時候早已驚動了不少人，你只能抓個活口才有口供，有了口供你才能殺人，所以嘿嘿……馬某人有的是時間和你耗下去。」

「你不怕渴死餓死嗎？」

「我說得明白，沒有口供之前，我如果死掉了，不怕你這個班頭不陪着。」

這話不假，半天雲京城中有生意，單說那茶樓，就藏龍臥虎，萬一眞的餓死渴死在夾牆裡，相信會有不是苦主而矯作苦主的出面，一狀告下來，陸路通只怕也要變成「全不通」了。

辦法祇有一個，下去抓人，可是半天雲並非「百無一用」的書生，是一等的江湖高手，綠林大盜，在明知被捕必死之下，有甚麼不敢用，就許大盜活着捕頭喪命。

官場公事，就是這麼絕，明知這是惡徒、兇手，但是你却只能抓他而不能殺他，抓他拒捕，格殺未必次次勿論，不幸捕人被殺，簡單，是四個大字「因公殉職」。

就因爲這些，多少幹捕全一隻眼開一隻眼閉，有的更絕，賊不找他，他不找賊，來個如意圓滿的兩相好。

陸路通可不像別人，說甚麼他今夜也非把半天雲緝捕歸案不可，否則，對別人怎麼交代還好說，對着龍三公子龍少俠，怕就再難以說話了。

他想了多時，仍然苦無良策，急了，是他生平以來第一次的眞正着急。

天快亮了，地方又偏偏是花街柳巷的正當中，等天色大放光明之後，他這張臉又如何放得落。

紫菊又急了，這算是甚麼？耗到甚麼時候才是個完。

她一急，急出了鬼主意，悄悄的一拉陸路通的袖，道：「用柴火烟燻他出來行不行？」

陸路通這一瞪雙眼，道：「行，若是燒起來，全城的人都會瞧這『半城火』的熱鬧。」

「陸爺，人家是說燻。」

「對，燻死了妳又不能頂數。」

紫菊好心換惡報，一賭氣邁步就走，陸路通連攔阻她也沒有。

樓梯聲響，是紫菊走了，樓梯聲又响，陸路通連頭也沒有回，道：「妳是最好找個地方睡妳的大頭覺去，別在我眼前晃來晃去的煩死人。」

他拿着上來的人，當作去而復返的紫菊。

身後人未語先笑，道：「怎麼？陸頭兒是這樣不願意看到在下？」

陸路通聞聲回望，臉紅了，道：

「是你，我只當是那……」

這人笑了一聲，哈哈的道：「沒甚麼，誰都有心急的時候。」

陸路通目光朝這人的雙手一掃，道：「這是……馬勝、和馬勇？」

「陸頭兒你可眞是厲害，正是這兩個幫兒！」

「我說嘛，我在呼叫半天雲受縛的時候，他兩個怎麼會不露面的？」

「陸頭兒，你想，我會叫他兩個充英雄纏住你嗎？會使半天雲逃命嗎？」

「嗯！換了我也許正願意這樣做！」

「原因呢陸頭兒？原因何在？」

「半天雲經我手中漏網，你豈不是正如所願的擒人，快意恩仇？」

「陸頭兒這次你錯得厲害，忘了咱們有十日之約嗎？」

「我沒有忘記，好，對馬勝、馬勇的事，我感激，現在……」

「陸頭兒要下逐客令？」

「談不到，不過不大希望你在場。」

「我就走，走前能替陸頭兒你貢獻個主意嗎？」

「請講，我相信定然是高明。」

這人搖頭道：「不，是很笨的。」

說着，這人竟放下馬勇、馬勝後，自腰上解下個魚簍兒來，置於陸路通面前。

陸路通雙眉皺道：「是甚麼東西？」

這人道：「蛇，一條『雨傘節』……」

這人話聲不低，相信夾牆下面的半天雲也全都聽得清清楚楚。

陸路通立即明白，搖搖頭道：「你

這主意我不能接納。」

這人不慌不忙的戴上了左手的一隻怪狀手套，道：「爲甚麼？」

「你多問，我想殺他，最少也有十個辦法，但是我非有口供不可。」

「省省吧，叫『雨傘節』去照顧他，是最好的方法。」

這人的左手已探入魚簍，抓出條毒蛇。

「不行，放回去！」

「我說陸頭兒，一口咬不死半天雲的，你放心吧！」

「我放心？哼，咬不死？哼，既然咬不死人，你爲甚麼戴上怪形怪狀手套去抓蛇？」

「陸頭兒怎麼糊塗了，那當然是怕這蛇咬我啦。」

「不是咬一口死不了嗎？」

「對，咬一口死不了，不過我又不是半天雲，爲甚麼要被蛇咬一口呢？」

「就算是半天雲，我也不准你用蛇咬他。」

「眞是陸頭兒，咬一口死不了的。」

「你有解藥？」

「陸頭兒越說越玄，這蛇是我剛剛從老花子手上買來的，怎會有解藥呢？」

「沒有解藥，不能用蛇。」

「不用就不用，眞是的。」這把蛇往魚簍中放，突然急聲道：「小心，半天雲……」

陸路通只當半天雲乘他不備時，拔身而上，不由微退回身目注夾牆口，這人竟接着喊道：「雨傘節下去了！」

「了」字說畢，蛇已抛下了夾牆。

於是這人的話等於是「小心，半天雲，雨傘節下去了」。

蛇下夾牆，半天雲已一聲驚呼騰身拔上，蛇是沒有咬到他，但是抛蛇的人却疾如閃電的一把抓住了半天雲的後頸脖，一抖一甩扔給陸路通。

蛇入夾牆，陸路通已怒形於色，才待向這人喝問，但半天雲已衝出夾牆入口，慌忙欲攔，這人已將半天雲擒住抛過來，不能不接，一接之下，竟猛退五步方始站穩，陸路通竟老臉發紅。

接過半天雲，立刻出手封住了半天雲三處穴道，然後轉對這人道：「今夜是你成全了我。」

這人，當然是龍三公子，除了他，誰還對半天雲有這樣濃厚的興趣。

龍三公子搖頭道：「陸頭兒言重了，是陸頭兒的本領。」

不錯，目下在木樓上，除龍三公子和他陸路通外，就是三名兇犯，三名兇犯昏倒一對半，相信醒過來後也不會眞的明白如何被擄。

陸路通感激的對龍三公子一笑，手指夾牆中道：「公子，那條蛇……」

「是條饅魚。」

「不對，沒有脊上魚鰭？」

「我剪下來了。」

「可是你戴手套去抓。」

「不如此頭兒怎麼會相信？你不信又怎可能急着攔阻？你不攔阻，半天雲又怎會當眞？他不當眞，現在又怎麼會被擒？」

陸路通哦了一聲，又長嘆了一聲，最後是直搖着頭。

龍三公子在陸路通搖頭時，悄然而去。

一輛破車，破到白送人家當柴燒也沒有人要，因爲拆這輛車太費工夫，工錢只值十擔乾柴。

那匹瘦馬，已瘦到皮上突出一根根的肋骨。

拿牠下湯鍋，掌櫃必須好好盤算盤算，盤算牠究竟能熬出幾碗湯來，根本就沒有打算還能弄兩盤肉的想法。

再看這個人，骯髒污穢到了家。

誰都看見過要飯的叫化子，叫化子其中一隻手的一兩個指頭是乾淨的，好用來拿東西吃。

山區的各獵戶，往往三兩個月不洗澡，可是他們那雙脚却是天天見水，保護得十分週到，他們是指望着這一雙脚。

眼前的這個人，這個駕着一輛破車，用一匹瘦馬而行萬里路的人，只說他蓬亂頭髮上糾結上灰坭塊兒，就不知道有多少。

衣服的破爛，只怕扔在路上也不會有人盯上一眼。

身上的汗臭氣味，只要看那幾條順風躲向遠處的狗，就不問而可知了。

這人鬍子已有三寸多長，從未修剪過，一臉污坭，黏在臉上也不覺得難受，奇怪！

不過，雖然污坭太髒了，鬍子太長太亂了，好處也有，那就是已足可以掩蔽着他本來的眞面目，就算是他的妻子，假如他有妻子的話，也不會認出是他。

像這樣一個骯髒的漢子，趕着如此的一匹瘦馬拖着的破車，是絕對沒有人打他的主意的。

不，偏偏是猜錯了。

從千里外，傳來這樣一個人、一匹馬、一輛車，已漸漸走向山海關內時，就不斷有人打他的主意。

打他主意的人這樣多，沿途上雖說「女眞」兵將關卡不少，不怕死的綠林英雄誰又在乎，所以單憑推斷，就能知道不會沒有人作那第一個試探者。

有了第一次，就會有第二次、第三次……直到有一次試探成功。

可是這人、車、馬如今已經到了「打虎山」下。

那每次試探的各路英雄，竟毫無消息，這就意味着有些不平常了。

究竟像這樣的一個人、一匹馬、一輛車，怎會惹起關外遼東各路英雄



的追伺？說來非常簡單。

那輛破車上，兩排兒排列着一共四口棺木。

其實這也沒有甚麼，拉棺材的車多得很。

偏偏毛病就出在這四口棺材上。

棺木是地道的「鐵心杉」，只有在長白極峯上有，據說每株高可參天，數十合抱。

能弄到這樣一株「鐵心杉」，已是罕見的事，不過這只是罕見，未必不能，也未必沒有。

沒有的是「鐵心杉」重如純鐵，像這輛破車上的四口棺木，若計算它的重量，大概是有一萬斤。

這還不奇，奇在這四口棺木，並不是經過長生店加工的製成品，而是一塊圓木挖心而成。

棺木是「鐵心杉」的本底兒，沒有掃上半點的油漆，說來是用不着，因爲「鐵心杉」千年不腐，遇水如鐵沉落，除了火，甚麼蟲也休想動它分毫。

就因爲沒上油漆，才被明眼人看出了毛病，棺材外的輪廓，是經人徒手所製，毫無刀斧痕跡。

話又說回來了，就算如此，似乎也沒有甚麼好過份的大驚小怪的，更沒有道理使各路英雄都緊釘上它。

紙是包不住火的，不知道消息是從何傳出來，說這四口棺木中，放置的不是屍體，而是數之不盡的奇珍異寶，試想想，這消息又何止引來綠林英雄，君不見「打虎山」下十里亭上，就坐着好多位絕非遼東黑道上人物的高手，他們正是聞風而來的武林名家。

「打虎山」本是綠林寨，自雄才偉略的「努爾哈赤」立汗，直到現在的「皇太極」，首先進兵各綠林地域，今天，遼東黑道梟雄表面上全都作了「皇太極」的順民，明目張膽拉大幫佔山頭的事已成過去。

既是已成過去，當年「打虎山」上的黃家總寨，現在也改了，叫名副其實的「黃家寨」，山寨木門不能關，這是「皇太極」的諭令，在「打虎山」附近百里，如果出了劫殺重案，「皇太極」是問「黃家寨」要人。

要人的時限是十天，十天之後，沒話好說，黃家寨的主人情屈命不屈要捕去抵數，一刀斷首。

當然這是說有了苦主，有了証據，苦主指明地點，證據證明果有此事才行，原則「皇太極」的各層官府，是不聞不問的。

就因爲表面上已經沒有了山大王，所以才建下「打虎山」前的十里亭，供往來者歇足，再者車馬也有個休息之所。行已多年，這座十里亭附近，已成了鎮店，「皇太極」更建立了「十里亭驛」，屯守着三百名兵勇。

十里亭不小，足足能坐百十個人，按說在這種地方，一無公卿奉旨送征，又無帝王出幸，用不着建造這麼大的十里亭，應該有人多用些腦筋想想才對，奇怪的是偏偏就沒有人用這心思。

足可容納百數十人的十里亭中，如今只有十三位，內有個老太婆，老得早已掉了牙。

怎會知她已掉了牙呢？這要感激那個身前有大銅壺茶水，身邊有隻竹籮的賣韮菜包子的，那種吃東西的樣子，證明已經沒有牙齒了。

老太婆身後，坐着個母夜叉似的中年婦人，那張臉若是放在十殿閻君廟裡，保管所有的小鬼都被嚇得投了胎。

賣包子的長相，也夠十五個人瞧上半個月的，朝天鼻子外帶個兎唇，黃板大牙黑了一半，頭髮因瘡禿成了花兒樣，雪白眉毛又粗又長，最難看的是他的前胸，從喉核以下就往外突着，像是把「駝背」長錯了地方。

也有好看的，那是兩位老者，仙風道骨，儒家打扮，正在閉目養神。

這幾位，全都沒有開口，開口談話的是右側的三名彪形大漢。

看年紀，那老大四十五六，老二也有四十二三，老三小些，也有三十六七的樣子。

怎知他們是兄弟三個呢？他們有三處相同。

一是衣着打扮相同。

二是所帶兵刃相同。

三是那模樣也是差不多少。

先開口的是老三，他橫了十里亭中其他人一眼，向他二哥說道：「二哥，怎麼還沒有來呢？」

他二哥濃眉一皺道：「這不是廢話，如果來了，早就看見了。」

這位二哥滿有意思，說話更是廢話連篇。

老三似乎是聽慣了，沒往心裡去，道：「二哥，耗着急人，不如迎上去吧！」

老二還是慢吞吞的答話法，道：「聰明的不是一個，能迎上去誰願意在這裡等。」

「爲甚麼？」老三這句話，是問爲甚麼不能迎上去。

究竟爲甚麼不能迎上去呢？老二和老三一樣的不知道，所以他沒有辦法再接話。

沒有開過口的老大，這時手指所坐的長石櫈道：「老三坐，不准開口。」

老三還是聽話，乖乖的坐了下來，也乖乖地不再開口。

這時候那位老太婆，總算半吞半擠的吃完了兩隻韮菜包子，一面掏錢一面問道：「多少錢？」

賣包子的黃板大黑牙一齜，笑道：「妳應該在沒吃之前問價的。」

老太婆沒覺意外，話可厲害，道：「莫不成你這包子是黃金價？」

「妳可眞會猜，我一隻包子是四兩重，所以是四兩足金一隻，妳吃了兩

隻，那要八兩了。」

「不貴！」老太婆硬說不貴，邪門。

「是不貴，妳給金子吧！」

「我說賣包子的，」老太婆笑笑的道：「你把包子遞到我手裡的時候，應該問問我有沒有這多金子才對。」

「妳沒有，妳只帶着十二兩六錢銀子，這我知道。」

包子一隻黃金四兩，這並沒有嚇着老太婆，但是賣包子的竟能一口說出她身上銀子數目，這却使老太婆變了臉色。

老太婆瞇着眼睛，上下仔細的打量着賣包子的人，這時那母夜叉形狀的女人冷冷的開口道：「大妹子妳可也眞是的，他『六醜鬼王』的人肉包子能吃？」

夜叉女看來是最多四十出頭，竟直呼老掉牙齒的老太婆叫「大妹子」。

不過她提醒了老太婆這賣包子的人來歷，使老太婆沒心思爲稱呼爭論。

老太婆沒有氣，沒有惱，笑了。

一笑之後，對賣包子之人道：「沒錯，你眞是那『六醜鬼王』？」

六醜鬼王一聲嘻嘻道：「那位夜叉大嫂說我是，我就不能不是了。」

老太婆仍然臉上帶着笑道：「你是『六醜鬼王』也是沒有甚麼了不起，對不？」

賣包子的又一聲笑嘻嘻的道：「本來是沒有甚麼了不起，只是誰要吃了我的包子想不付錢，他才了不起呢！」

老太婆沒答理這句話，道：「說吧！你打算怎麼樣？」

「痛快，」六醜鬼王一伸拇指道：「平日裡吃包子不給錢的，我會把他當成包子的餡，剁碎加韮菜好賣出成本來。今天嘛……可以例外。」

「你不夠痛快！」老太婆冷冷的接上這一句。

「聽着大妹子！」六醜鬼王竟也稱呼老掉牙的老太婆叫大妹子，老太婆仍然沒有動氣，笑瞇瞇的看着六醜鬼王，靜等下文。

下文有了，六醜鬼王道：「一句話，大妹子妳從那裡來，現在就請再回那裡去，咱們算是根本沒碰上過，當然妳也沒有吃過我的包子了。」

「那當然我也不用再給你八兩金子了？」

「對，大妹子那麼聰明，一定不作傻事，我不送妳了。」

六醜鬼王一定料到老太婆會走了。

誰料老太婆一陣冷嘿道：「別說你是六醜鬼王，別講我只欠你八兩金子的包子錢，就算你老子活着，老娘吃光了他所有的包子，他也休想趕走老娘，拿去，這是你的包子。」

說來不信，老太婆猛張嘴巴，一聲乾嘔，手上已托着兩隻仍在冒熱氣的包子。

接着她手中一挺，包子如同閃電般投向六醜鬼王的竹籮中，又穩又準，那樣高明的六醜鬼王，硬沒來得及接取。

六醜鬼王的醜臉變了，才待站起，老太婆已接着說道：「坐穩了，別這小家子氣，我願意說老實話，我固然奈何不了你，你也奈何不了我，所以說沒有這種必要變臉，我再說一句叫你們大家放心的話，我對那四口棺材的東西，絲毫沒有興趣，我只要那個骯髒污穢趕車的漢子，誰有異議，現在開口。」

六醜鬼王聽到老太婆的聲明，果然又坐穩了身子，也不再提包子錢。

夜叉婦人却又開了口，道：「大妹子，能說說妳爲甚麼只要那個骯髒鬼嗎？」

老太婆眞好說話，道：「妳一連叫我兩聲大妹子，我很喜歡，可見我還沒有老，既沒有老，妳就該明白我還需要個暖和被窩的熱小子。」

夜叉婦人尖聲道：「大妹子，那小子當妳的孫子只怕還小些，妳好意思連皮帶肉的生吞？」

「那是我的事，不勞妳醜八怪提心吊膽的操閒心。」

一聲醜八怪，惱了夜叉婦人，她沉聲道：「大妹子，說話可要多想想。」

老太婆陰笑一聲道：「妳最好也省省心，除非妳也是要人而放棄東西。」

夜叉婦人哼了一聲道：「休想。」

老太婆沒有再理他，却揚聲道：「我說亭裡的朋友們，有誰和我的心意相同，只要人的，請現在開口，免得等人車到了再痲煩。」

三名悍漢中的老三突然開口道：「沒有和妳爭個骯髒的人的，放心。」

老太婆笑了一笑，重又說了一遍，那始終沒有開口的兩位宿儒人物，左側那一位開口了，道：「妳是說對東西不伸指頭？」

老太婆道：「連看都不看上一眼。」

右側宿儒嗯了一聲，點首道：「至少我們兩個人同意這個約定了。」

老太婆環顧各人道：「還有甚麼人不同意，請開口。」

沒有人開口，老太婆仍不放心的又道：「沒有人說不了，那可就是我與各位的約定好了，到時候各位別動他這個人，而我也不動他的東西，誰若破壞了約定，可別說我會拿他當勢不兩立的仇家看待。」

依然沒有人提出異議，好像這約定已爲衆人所接納。

這時，傳來隆隆的車輛聲。

三悍漢首先瞪大了眼，注視不遠處的山路上傳來之聲。

夜叉婦人和六醜鬼王，仍能沉着，僅僅是睜睜眼看了一看。

兩位宿儒樣兒的老者，却一動不動，仍沒有睜開眼睛。



車聲更近了，近到在隆隆車輛聲中，已聽到馬蹄的嘀嗒聲響。

來了，是該來了。

那破車面前的瘦馬，首先映入了衆人眼內，接着駕車的骯髒漢子，和那輛破車。

三個悍漢猛地站起，六醜鬼王却以低沉而威嚴的聲調叱道：「少蠢動，坐下。」

兩個宿儒模樣的人，這時才睜開眼睛，只是一掃那趕車漢子，竟雙雙變了面色，右側老者低聲道：「竟會是他？」

言下似有無法相信之意。

左側老者道：「李仙洞的馬，王道婆的車，老朋友，若不是他，誰能借到這兩樣的東西？」

右側老者長嘆一聲道：「既然是他，咱們該走了。」

左側老者嗯了一聲道：「是該走了，不知應否和他打個招呼？」

右側老者道：「不必吧，憑他又何必我們多事？」

「說得對，咱們走就行。」

說走就走，兩老者一跨步已出了十里亭，第二步已遠在十二丈外，連着十幾大步，走了沒個影子。

兩老者突然離去，別人不怎麼驚心，夜叉婦人却暗中忐忑不安，她認得兩名老者，以兩位老人家之能，人已出關守在千里亭上，若非只有走這一條路的話，說甚麼是不會放棄而去的。

當眞兩名老者退走，原因是認出趕車漢子的話，怕只怕今朝不會有人順利成功獲得四口棺材中的東西。

她，夜叉婦人，別看模樣粗野，心思却細，本想打個頭陣的心意，如今改作能不動就不動，能不開口就不開口。

亭裡本來有十三位，走了兩位老者，還有十一個人，六醜鬼王、老太婆和夜叉婦人，算是高手中的高手，其餘八位，除三悍漢外，另五個人直到現在還沒有表示，他們也面生得很。

這時候趕車的骯髒漢子，竟一順韁繩趕到十里亭外而停下。

車一停，趕車的就跳下轅來，用一根人字長支柱，支住了破車的平衡，用兩塊石頭墊好了車輛。然後開始解脫瘦馬的韁繩，拍拍馬的長頸道：「大黑子，這一路上可眞難爲你了，自己去溜溜吧，咱們歇歇息啦，別過一個時辰，等你回來就上路了。」

瘦馬名叫大黑子，聽着怪。

和一匹牲口說話，要牲口自己去玩樂，更怪得出奇。

可是大黑子却眞靈，一聲歡嘶，四蹄展動飛馳而去。

趕車的放走的駕轅瘦馬，叫十里亭內心存圖謀的人，不用說有多高與了。

骯髒漢子目送大黑子跑遠，得意的笑了一笑，大踏步走進十里亭，可巧，就坐到兩名老者先前坐過之處。

他大概一路上「打虎山」，又下「打虎山」，着實的累了，人靠着亭柱兒，閉目闔眼睡啦。

他和那匹瘦馬大黑子說過，要歇歇，不睡豈非白不睡。

三個悍漢這時再也忍不住了，起身圍向趕車漢子。

那知道老婆子一閃，攔住他們去路，寒着一張臉說道：「別忘記咱們說好的事，人是我的！」

三個漢子中的老三才待開口，老大頭一搖止住老三，自己對老太婆笑道：「妳能看得住他？」

他，自然是指趕車的漢子。

老太婆陰陰一笑道：「看不看得住他，和你們無關！」

老大搖頭道：「話不是這麼說，妳如果看不住他，豈非增加我們兄弟取物的痲煩？」

老太婆哼了一聲道：「那也是你們的事！」

別看老太婆老得已經掉了牙，說話可像是乾嚼生米的，又硬又澀。

三漢中的老二陰陰一笑，道：「我說老婆婆，出門在外……」

他話還沒說完，老太婆突然手指亭外破車道：「沒有見過有像你們這種不開眼的土鱉，沒有老人家我給攔着，不趁這時候去幹正經的，偏偏要和我老人家打牙鬥咀，再不去的話好的東西可全便宜了人家啦！」

老三一回頭，誰說不是，那五位看來並不起眼的朋友，不知何時已經到了車旁，正在搬動車上的棺木。

老三一聲沉喝，騰身而起撲出亭外。

老大和老二也不和老太婆爭論，繼之也飛身到破車前，三兄弟品字形立定，虎視眈眈，怒目盯注着先到的五個人。

老太婆看到這個情形，笑了，自言自語道：「憑這種混東西也敢跑到江湖上充字號，東西要是這麼好拿，夜叉婆和六醜鬼王是幹甚麼來的，怎還不動，哼！」

她自言自語聲剛落下，趕車的骯髒漢子竟閉着眼接口道：「他們不會不動的，只不過比先去的八個朋友聰明一點兒！」

老太婆突然轉身，面對骯髒趕車的漢子道：「你是龍家龍三公子？」

乖乖，這骯髒的趕車漢子，眞的是龍三公子？

趕車漢子沒有答這句話，道：「妳當眞不敢取車上的東西？」

老太婆冷冷地說道：「說，你是不是龍三公子？」

「妳也說，當眞沒打算動我車上的東西？」

「沒有這個打算。」

「很好，請問老人家如何稱呼？」

「你說，我先問過你。」

「在下正是龍小三，公子之稱愧不敢當。」

「那就行了，我沒有找錯了，起來吧，這是場生死之搏！」

「不慌，能先請問是爲甚麼嗎？」

「可以，公孫鳳是我的孫女兒。」

龍三公子心頭一凜，公孫一家，在多年前已死盡死絕，是仇殺，只跑了個公孫鳳，聽說還另有高人攔住了那些公孫氏的仇人，相約是公孫鳳不再追究和報復一切的仇恨。

公孫氏一家，昔日橫行江湖最遭人妬恨的，就是面前這位老太婆，那時江湖道上都稱她叫「追魂婆婆」。

公孫氏家一夜之間，遭仇家暗襲傷亡死絕時，並沒有找到「追魂婆婆」，當時她不在家中，如今算來已有多年了，龍三公子似乎很不幸運，偏巧碰上了她。

追魂婆婆見龍三公子沒有舉動，也沒有答話，再次說道：「聽說你是條漢子，那就別裝熊了！」

龍三公子笑着睜開了眼，十分冷靜的說道：「婆婆可是被這羣東西請出來對付我的？」

「放屁，憑他們也配，我是……」

「既然婆婆不是被他們請出來的，好極了，先請坐着，咱們不論有仇抑或有恨，等會兒解決不遲，先讓我打發了這些纏腿的小鬼，好不好。」

追魂婆婆想了想，一點頭，好大膽，就坐到龍三公子的對面。

這時，破車旁的三個大漢，已經和先到的五位談好了條件，各取各的。

棺材好重，五個人抬一口，勉勉强强的抬下車來。

三個大漢也抬了一口，已全累得臉上暴出青筋來。

老太婆看到這裡，雙眉一皺，掃到龍三公子一眼，不知她心中想些甚麼了。

夜叉婦人這時一步跨到車旁，揮手沉聲道：「別惹老娘發火，全都給我滾！」

三大漢中的老三才待瞪眼開口，老大示意，搶先笑着道：「這位大嫂，恕我們『唐山三義』的眼拙，不過不論大嫂妳是那道的朋友，總不能不顧武林中道義。大嫂妳睜開眼看看，大車上還有兩口棺材，剛才我們八個人商量好，東西是見者有份，他們五位取其一，留下二具，妳大嫂和那位鬼王朋友，各獲其一，所以說這全靠運氣，不得反悔，大嫂，妳就拿妳的那一份走吧！」

六醜鬼王也到了車前，沒等夜叉婦人開口，已拍手道：「這是老夫數十年來，第一次聽到的分贓上策，可見今日武林中年輕朋友，比老夫行道之初穩得多了。」

話聲一頓，轉向夜叉婦人道：「你佔先，請選擇自取。」

夜叉婦人愣了一愣，陰陰一笑，道：「鬼王，你現在似乎手和心全變懶了嗎？」

「未必！」鬼王冷冷的答了兩個字。

「鬼王你請先。」夜叉婦人多了個心眼，虛讓鬼王。

鬼王笑笑道：「妳最好是取了妳那一份走，我這是一片好心，不管怎麼樣說，我們是同時出道的人，懂嗎？」

懂！夜叉婦人眞的懂，道：「鬼王，一言爲定？」

「放心，我不差這一份。」

夜叉婦人放心了，躍上破車，雙手去托棺材，棺材是被托了起來了，不過夜叉婦人却已發覺，本身功力不足托着棺材縱身下車，頓即呆了一呆。

棺材她見得太多了，這樣重的可還是第一次碰上，它重得不應該，重得奇，重得太過邪門了。

呆歸呆，仍要下車，提足功力，小心些，輕輕縱下，總算托着棺材下了車。

她想放落，鬼王這時却陰森森的笑道：「夜叉婆，我說我早已認出妳是誰，妳相信嗎？」

夜叉婦人心頭大凜，急退數步，才要放下棺材，鬼王一步逼上，道：「托着吧，千萬不能留給我下手的空隙，否則我就會犯了當年的脾氣，乘機下手。」

夜叉婦人還眞的不敢放下棺材，因爲棺材太重，拋扔的話，遠不出三尺，一定有「拖拉沉力」，雖是微一拖沉，在面對鬼王這般高手之下，已足够出手使自己死於當場！

但是不拋落的話，棺材的重量遲早也將使自己失力，她現在只有一個辦法，退！退離鬼王遠些，越遠越好。

她退了，奈何鬼王步步進逼，夜叉婦人慌了，厲聲道：「鬼王，你意欲何爲？」

鬼王獰獰笑道：「目下能使老夫費事的人，只有妳一個，妳早就應該知道我想幹甚麼才對！」

夜叉婦人突然揚聲對三大漢及另外五人道：「你們現在應該知道，這六醜鬼王，不會叫你們稱心如意取去東西！」

其實三大漢及五高手，業已聽出鬼王言下之意，在夜叉婦人提醒了他們之後，已放落所抬棺材，緩步圍了上去。

鬼王暗驚，才待解說，夜叉婦人已接着喝道：「你們聽明白，咱們合力除掉鬼王，我只取我的一份，鬼王留下的一份，歸你們八位分了。」

鳥都爲食而亡，人怎能不爲財死，人人不約而同提刀撲向鬼王。

六醜鬼王不論功力多高，也難敵八大高手，迫得移動脚步左避數丈。

夜叉婦人乘機放下棺材，緩緩提運眞力，牙已咬出响聲，目射兇光罩



着鬼王，鬼王已知弄巧反拙，退自不甘，心一橫，準備突施全力先解決了阻路的八個高手。

誰料夜叉婦人在調息了週天後，面色陡變，突然目光掃向龍三公子。

龍三公子竟向她頷首微笑，目光向亭中石櫈上一掃，示意夜叉婦人入亭坐候。

夜叉婦人不能放心，再次以目光探問，獲得滿意的回示，遂步入亭中而坐。

她剛剛坐好，心中一動，揚聲向外面的八個人道：「朋友們不必現在與這鬼兒子硬碰，請回亭中，我自有辦法對付他，看他如何取走這些東西！」

這八大高手誰個願意眞的拚命，聞言想及棺材之重量，不約而同旋身退步，果然聽從夜叉婦人的話，回到亭中。

六醜鬼王不明所以的呆在車旁，仔細想了想，搖搖頭，最後下了決心，突然一聲呼哨，不遠處樹林中，奔走雙騎人馬，刹那便到了鬼王面前。

鬼王揮手道：「快，快把馬駕到轅上去，快！」

雙馬代替了龍三公子的瘦馬，二人立即飛上轅頭，執鞭在手，鬼王一對綠眼橫掃龍三公子後，提聚眞力搬動棺材，又將三具業已搬下車的棺材，重裝上車中。

裝好了棺材，他正要取下「頂車」的人字支柱，和輪下墊石，小三子這時悄對老太婆道：「婆婆稍待，這鬼王橫行半世，我要打發了他。」

追魂婆婆道：「我等你，小心啊，六醜鬼王不簡單。」

夜叉婦人不知何故，突然接口道：「放心，他死定了！」

追魂婆婆面上神色一變道：「妳怎麼知道的？」

夜叉婦人道：「不信就仔細看，頂多三招，鬼王就眞的變了鬼了！」

她們議論間，龍三公子已到破車旁，冷冷的對六醜鬼王道：「喂！這車可不是你的，少動！」

鬼王獰獰的笑道：「老子沒有動手前，是你的，現在它是老子的了。」

龍三公子冷哼出聲道：「聽明白，四口棺材重一萬貳千斤以上，就憑你這匹蠢馬，是拉不去的。」

這話鬼王相信，剛才他搬動棺材時，心裡有數，不過他早有打算，道：「有老夫在，多重也不是問題。」

龍三公子笑道：「別太過自信，只怕你連一口棺材都抬不動。」

六醜鬼王獰獰的笑道：「你小子不瞎，應該不會看不到，老子剛剛才把三口棺材抬到車上……」

「不錯，那是剛才，現在你只要能够搬下一口棺材，這車和車上的一切，我作主送給你了。」

「小子，當眞？」

「錯不了，但是你也要說明白點，辦不到的時候是怎麼說？」

「簡單，老子命一條，給你啦！」

「鬼王，你的話使人難相信，剛才對付那位大嫂就能證明。」

「笑話，天下誰不知道，我六醜鬼王儘管行事剛愎，有我無人，但是却有一言九鼎，守信不渝。」

「鬼王，再解釋剛才對夜叉大嫂的事可好嗎？」

「當然好，我沒有答應她甚麼，假如我說過她取一份我絕不阻攔，你小子放心，我就絕對不會攔她。」

「一生從不背棄所言？」

「老夫從不背棄信約。」

「好，我信任你，請吧！」

鬼王看看龍三公子，幾乎疑心這趕車的骯髒漢子有瘋病，他猶豫難決，亭中的老太婆已開口說道：「小鬼頭，別小看了人家，你聽說過鬼王背信來嗎？動手抬棺材吧！」

六醜鬼王剛剛一心在打棺材的主意，一聽老太婆和龍三公子的對話，此時神色一變，轉對龍三公子道：「喂喂，你是那以黃金萬兩賑濟災民的龍三公子？」

龍三公子一笑：「不值一提。」

六醜鬼王又問一句道：「殺白瑞，除白福，義助陸路通破獲公孫鳳死案，擒捕半天雲馬如飛的龍三公子。」

「不敢，正是在下。」

「請問棺中到底是甚麼？」

「是先父及父摯高大俠及其掌珠的屍骨。」

「這太重了些吧！」

「不錯，棺木是長白的『鐵心杉』製成，所以很重。」

「不是我鬼王不信，這樣重的東西，憑這輛破車，如何承受得了？還有那一匹瘦馬……」

「不敢相瞞，車是借自『車神』王道婆的『黃帝日月輦』，馬是『馬王』李仙洞的『瘦神龍』，所以勉强支持。」

六醜鬼王對這車和馬，已聽先前不辭而別的兩老說過，只可惜他沒見過這車和馬，所以他不相信，如今，已不由他不相信了。

相信之下，鬼王把頭一點之後道：「第一，爲你救過無數災民，第二，我心儀你龍三公子的爲人，第三，衝着王道婆和李仙洞，小朋友，不論你棺材裡是甚麼，我放棄了。」

話鋒一頓，一聲暗笑，又道：「不過我放棄之後，却仍要抬一次棺材給你看看，好堵住那夜叉婆的臭嘴。」

說着，他已步向破車，雙手提氣就待托抱棺材。

龍三公子，一步而前伸手攔住，道：「前輩不必了。」

鬼王一瞪眼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龍三公子長嘆一聲道：「前輩在兩個時辰之內，用不得力，此時別說這麼沉重的東西，十斤以上全提不得。」

鬼王一愣，道：「說清楚些！」

龍三公子又一長嘆道：「前輩可知

道『妙人毒手』袁公此人。」

「知道，又怎麼樣？」

「棺木經過他施展手脚，就是提聚眞力托捧過棺材的人，立即中毒，此毒兩個時辰之後自解，但在兩個時辰之內，功力盡失，動不得眞力。」

「龍小三，」六醜鬼王又氣又惱之下，怒聲道：「這不像你應該幹的！」

龍三公子還沒有答話，追魂婆婆冷冷地自亭中開了口，道：「以你的身份，路劫棺材，這難道就是應該幹的？」

六醜鬼王無言可答，因爲追魂婆婆是今天唯一沒有動棺材主意的人。

龍三公子這時道：「前輩若能聽我解說，請亭中坐。」

六醜鬼王目下業已知道龍三公子之能，別說這時自己已失去功力，就算功力仍在，只怕也非其對手，有這台階自然臨之而下，於是頭一點道：「好得很，我也正想聽聽內情。」

他大踏步回到亭中，依然坐在原先他所坐過的地方。

龍三公子一視同仁，對三大漢及五高手道：「八位也請小坐如何？」

八人全都沒聲，魚貫入亭坐下。

龍三公子這次沒有坐，立於亭口道：「古人有『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的警語，誠然，在下不敢相瞞各位，棺中確實是四具屍體，剛才我曾說過，一具是先父殘骸，一是高飛雨大俠，昔日燕雲十八友的高二俠，另一具爲其夫人，最後一具是高大俠的獨女小喬(其實高飛雨兩父女並未有死，但龍三公子復仇後搬取屍骨，秘洞中竟發現一大一小兩具枯骨，誤當高氏父女全已遭害，至於兩具枯骨何來，當有交代)。」

夜叉婆不由問道：「若以『鐵心杉』盛殮令尊大人，這當然是沒話可說，以四具『鐵心杉』作棺，放置四具屍體，你難怪沒人相信。」

「不錯，當時在下只顧眷戀往日情義，沒有想到其他，當一切完成，車、馬借妥後，王道婆、李仙洞及袁公諸位前輩才提醒在下，一路恐有是非，但箭在弦，不得不發，袁公子在棺木之上塗以妙毒，聲言給劫奪者一個好教訓，沿途大小已有百數十次事件，天幸總算平安……」

六醜鬼王突然接口道：「殮屍之時，李仙洞、袁公等三人在場？」

追魂婆婆冷冷的接上話，道：「這還用問，袁公甚麼時候多管過並未目睹的閒事來。」

六醜鬼王一聲長嘆，突然站起身面對龍三公子道：「算我老來走了背運，告辭了。」

他說走就走，功力暫失，步履仍快。

也許是他先前兩個包子金八兩，開罪了追魂婆婆，她嘿嘿兩聲道：「醜鬼，你就這麼走？」

六醜鬼王錯會了意，沉聲道：「別看我功力暫失，妳如果想打上一架，我仍然奉陪到底。」

追魂婆婆沒有理他，接着說道：「人無信不立，醜鬼，別忘了你和龍三公子已立過約信。」

對，六醜鬼王呆在亭中，作聲不得。

不錯，那時候並不知道功力已失，但約信是信約，已約的信言，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容反悔！

於是他猛一跺脚，一伸膀子，道：「好，龍小友，取把刀來，咱的頭在此！」

夜叉婆婆笑了，道：「這也是爲了要堵塞俺夜叉婆婆的嘴？」

「少廢話，」六醜鬼王沉聲道：「憑妳還不配我鬼王和妳定約呢？哼！」

龍三公子急忙向前，拱手道：「前輩，那是玩笑，不能認眞。」

「笑話！約信豈能以兒戲玩笑視之，砍！」鬼王伸長脖子，一再催促。

追魂婆婆笑了，道：「醜鬼，說實在話，我是服了你，不愧是條好漢子。」

「妳也少說點廢話。」鬼王喝止追魂婆婆，人仍動也不動，逼着龍三公子下手。

這時，一聲朗朗長笑自亭外傳來，大家不禁目光齊集掃去，追魂婆婆和鬼王及夜叉婆，只認識頭前三位，一是那李仙洞，一是那王道婆，另外一位正是袁公。

龍三公子却認出了三奇客背後的二位，正是燕雲十八友的二爺，大俠高飛雨父女，他跑上前去，根本就忘懷了，所以把小喬抱住，打着轉道：「妳……妳長得這麼大……」

他臉紅了，急忙的鬆開了手，小喬的粉臉早成了一團紅雲，若不是自己一句「長得這麼大」提醒了自己，此時候還是依然抱緊小喬團團轉呢。

他臉雖然紅，話仍不停，追問一切，並問及秘室枯骨事。

高飛雨答得明白，當年已知秘室必被發現了，已然潛出，枯骨是第三年上，重返舊地，發現一高一矮兩名强賊，以秘室爲巢作惡，遂誅之，本待掩埋，白瑞親信馬隊突至，才只好避走，致遺屍久成枯骨。

龍三公子沒好氣，雖然兩具是强賊的枯骨，但人死無仇怨，不過龍三公子却不能再讓他們安穩的睡在這「鐵心杉」棺內，立即開棺，取出枯骨，就地埋葬。

這樣一來，大家方始相信，棺中眞無珍寶，而是枯骨。

小三子問及高飛雨，怎會巧遇三奇客，袁公代答道：「是人家父女偵知你在京師的事情，潛入遼東，不顧生死的找你。」

龍三公子料知必有原因，追問之下，才知道中原果已發生了震天奇變。

獨眼闖賊，賊兵百萬，攻取一城則洗清一城的金銀珠寶古玩奇珍及女人，因之勢如破竹已近京畿。



大明守軍，望餉，餉不到，要糧，糧不接，大臣官宦，無不相率奔走，守軍焉有戰志。

賊兵團圍京畿，金殿上，思宗找不到，除王華思外，其他的太監，親留殿上，召文，文不至，宣武，武不朝，大勢去矣！

龍三公子蓬髮突張，泥灰揚甩丈外，急聲追問高飛雨道：「這是多久的事？」

高飛雨含淚答道：「十天了，目下也許……也許已經沒有大明朝。」

龍三公子恨聲道：「思宗雖不昏庸，但却耳軟剛愎，殺袁帥，已令邊陲危在旦夕，朝官文者貪生而愛財，武者怕死而喜貨，上下爭利，國何不危？」

說到這裡，他突然轉向八位高手及追魂婆婆等人道：「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明帝無德失政誤國，但百姓無辜，闖賊亂黨，豈能容其橫行，在下懇求各位以天下蒼生之生爲生，拯萬民於水火，那位願意，請站向在下身側。」

包括追魂婆婆在內，全步出亭外立於一綫。

鬼王這時笑對追魂婆婆道：「怎麼，妳不替孫女兒報仇？」

追魂婆婆一笑道：「是你說了眞話，殺鳳兒的是馬如飛，擒馬如飛的是他龍三公子，說來龍三公子對寒家有恩，我怎能仇對。」

一切化解，談及大事，三奇明暗中相助，先行偵敵，走了，龍三公子祇帶了高夫人及其父骨骸棺木，與羣俠加鞭登程，進入山海關口。

當他們在過了關口之後，已獲消息，闖賊已獲得奸臣力助，打開京畿城門，已兵佔了京師。

消息又到，那位天生聰明，心懷大志，但耳根太軟的個性剛愎的「思宗」崇禎皇帝，已用三尺玄綾帶，結束了他自己的生命，進而也結束了大明朝兩百七十多年的錦綉天下，雖說思宗崇禎皇帝剛愎，耳軟而誤殺柱石之臣，但最後仍能死殉山河，並覆面而亡，自言羞見泉下列祖列宗，仍不愧是位知耻的勇者。

龍三公子一行，在中途非兵家必經的地方，安置了棺木，藏好了那輛寶車，那匹瘦神龍已成了他的坐騎，是李仙洞送給他的，這時已悄悄的到達京師西郊。

黑麻麻的賊兵掩蓋了大地，營連數十里，入夜火明如無休止的長龍。

高飛雨潛入賊營，偵知機密，東側百座大營，正是闖賊親軍，闖賊座下十六大高手，有八名就在東營之中。

打虎去爪牙，殺蛇抓七寸，龍三公子決定夜襲東營，他要一個人來對付四名高手，鬼王、追魂婆婆、夜叉婆婆和高飛雨，每人對付高手一名，小喬和另外五高手，放火擾亂敵人軍心，三大漢要全力殺入營中，一切商定，二更行事。

二更，東營首先火發，一發連營數十座，頓成燎原之勢不可收拾。

接着龍三公子身先他人，踏入賊營，所到之處，人頭翻滾，如同切瓜斬菜。

三大漢如天神下降，賊兵賊將遇之則亡，交錯而死，闖賊親信八兄弟，更是連一人也沒有逃出，全都喪生在一羣無人能敵的俠士羣中。

三更，東營已成空營，火紅了半邊天，血流了成一條小河。

四更，闖賊帳下八大高手俱皆陣亡。

五更天亮，龍三公子等人如神龍般的突然消失，而闖賊賴以闖殺天下的戰無不勝的東營軍，生還逃出來的僅僅三百餘名。

消息立即傳入江湖，闖賊也知道了內情，而龍三公子殺人、放火，都被天下百姓視爲天神般的大英雄，正當大英雄要有作爲時，吳三桂竟攢刀山喝血酒，請來了一隻兇狠殘暴的「無義虎」多爾袞，趕走了「獨眼狼」李自成這個闖賊。

清軍，吳軍如狂飆之掃浮雲，嚇走了李自成，也逼使龍三公子等俠，暫隱於野，龍三公子走筆至此，亦暫作結束，其他事跡，容另篇再述。(完)

**上文提要：**巨蛟幫在楚天翔領導下，隱居長江一隅，自力更生，暗中招兵買馬，勤加訓練，吸納良將加强領導，並得到五毒教鼎力相助共進退。大家計議要利用駱致遠六十大壽之宴會，趁機消滅長龍幫。欲要成功，先要讓天下之士廣知駱致遠匿藏武林謎圖乃懷稱霸天下之企圖，所以，楚天翔第一件事，是要上巫山說服萬千歲出來作證……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西門丁・文／可飛・圖

# 武林謎圖

## 知己知彼　迎接挑戰

俄頃，香案及祭品已擺上來，楚天翔要勞劭跪下，為他主持入幫儀式。這儀式雖然隆重，但其實手續十分簡單，眨眼間便禮成，又請手下們把祭品分掉，吃得乾乾淨淨。

楚天翔穿插在人叢中，隨意找人聊天，了解幫內情況與手仆之鬥志。最後把幾個頭目，喚進自己房內。「本座不在期間，實在有勞諸位了。」

「幫主這樣說，教咱們汗顏，事實上此乃吾等之責任。」董存禮問道：「未知幫主此行，收穫如何？」

楚天翔笑道：「本座的事很簡單，三言兩語便可解決，還是先聽聽諸位之意見。」

董存禮道：「幫內之事務先由屬下報告，其他的便由白堂主及副幫主補充。」他們說的都是些事務性的事，嚴格來說董存禮只是一位出色的內務總管，作為總堂主尚未合格。

楚天翔待他報告完畢，問道：「總堂主對日後幫務有何建議？」

董存禮誠懇地道：「本幫如今在幫主統治下與前不同，以前老幫主做事只憑他一句話，亦無甚麼鴻圖，屬下這位總堂主只負責完成幫主之命令，且在太平盛世，故未出甚麼大紕漏，但是如今敝幫任務繁重，既要復幫，尚要消滅長龍幫，我這位總堂主，實在不是理想之人選，是以屬下建議幫主，另選賢人。」

楚天翔不由沉吟起來，因為董存禮所言是實情，董存禮趕緊又加了一句。「幫主，屬下所言，句句均是由衷之言。再聲明一下，屬下對本幫忠心耿耿，不管日後幫主派屬下甚麼職務，屬下都願意，而且還是盡心盡力。」

「你為人如何，本座自然清楚，論對本幫之忠心，無人在你之上。」楚天翔道：「你對本幫的人才比我還熟悉，誰比你更勝任？」

董存禮沉吟了一下，道：「白堂主加入敝幫已有一段時日，屬下對他暗中觀察已久，覺得他比屬下更能勝任，是以屬下推薦他。」

白英連忙謙讓，楚天翔揮揮手，不讓他說下去，問道：「總堂主認為白堂主有何優點？」

「一則他幹勁足；二則他昔日在白鯊堂，對幫務較他人熟悉；三則他武功在我之上；四則，幫內弟兄十分擁戴他，有利推動幫務，及完成幫主之命令。」

楚天翔轉頭問勞劭。「副幫主認為如何？」

勞劭深深吸了一口氣，道：「屬下只來了幾天，有一件令人興奮的是幫內的弟兄鬥志鼎盛，精神飽滿，完全沒有戰敗者之頹氣，這說明甚麼事呢？」

他話至此，目光一掃，續道：「說明本幫近期之策略很成功，上下均充滿信心，這是我事先想不到的。因此今日調動職位，並不存在升降褒貶，



只是為了幫務更好地發展。古語有云，當仁不讓，高職位有才有德者居之，他日若發現有人比現任者更適合，仍可再調動，要將此成為一種風氣和傳統，則一切均不成問題。」

楚天翔暗道：「果然薑是老的辣，此語果然不虛，他說話比我成熟圓滑，看問題也比我深入多了。」

董存禮問道：「副幫主到底贊不贊成屬下之提議？」

楚天翔道：「你還聽不出其意？目前他贊成由白兄弟擔任，但他又提出一個更佳的辦法，便是以後誰更能勝任便換誰當。」

勞劭接道：「不錯，包括我在內。」

「白兄弟應該沒有意見了吧？本座明早便宣佈。」楚天翔道：「現本座建議增設一個內務總管職位，由董兄弟擔任，諸位可有意見？」這提議獲得一片贊同之聲。

董存禮道：「如今輪到幫主跟咱們說說此行之收穫了。」

楚天翔將自己與朱乙乙之感情略去，詳述與萬千歲打交道之經過。「看來請萬千歲出山之可能性並不大，萬一他不肯出山，咱們是否仍按計劃進行？又該如何修改？」

這一席話，使得在座之人，心頭都涼了一半，久久無人作聲。楚天翔見狀忙道：「當然這只是一種估計，說不定他還是能以大局為重。」

勞劭忽然道：「幫主，令師既然肯為你而創造新招，他跟巫女俠又為何不出山？」

此言一出，眾人精神均是一振，紛表贊同，白英道：「幫主實有必要再走一趟，說服兩位高人出山，如此駱致遠便不足為懼了。」

楚天翔抓抓腦袋，喃喃地道：「哎呀，我為何沒有想到這點？只怕他倆不肯答應，尤其是師父，他已有十載未在江湖露過面。」

外面忽然傳來一個女子的聲音：「是誰十年不在江湖露過面？」

楚天翔長身嘆道：「教主，是甚麼風將你吹來？」

一陣香風把白髮娘子吹了進來，道：「這句話該由我來問你，你是樂不思蜀了。做過甚麼壞事，還不從實招來！」

楚天翔道：「姐姐來得正好，咱們正在商量反擊長龍幫的大計。」他忽然覺得白髮娘子似乎比以前年輕了。

「你這小子回來也不通知姐姐一聲，有甚麼大計，速速說來聽聽，咱們窩在這裡已近一年，快發瘋啦！」

眾人聽她這樣說都露出微笑，楚天翔乃將此行經過再扼要地說了一遍。白髮娘子皺起秀眉道：「這可不妙！咱們還沒有想到他是駱河之師父這一層，看來他十之八九是不會出山了，則咱們可沒有把握。」

勞劭乾咳一聲，道：「可容在下說幾句麼？」

白髮娘子白了他一眼。「你就是這樣，打了半天也放不出一個屁來，有話還不快說。」

勞劭微微一笑。「不管如何，咱們將按照計劃進行，不過可得修改一下計劃，就是須有一支接應之奇兵，以備不時之需。」

白髮娘子問道：「你的意思是不管萬千歲去不去，咱們還是照去。」

勞劭頷首道：「不錯，否則萬千歲今生都不出山者，咱們豈非沒有反擊之機。」

白髮娘子氣沖沖地問道：「依你看，咱們有幾成把握取勝？須知道咱們欠的是大將，一對一咱們便不如他們人多。」

勞劭道：「由萬千歲告訴大家，說謎圖在駱致遠手中，相信的人固然多，但此話出自咱們之口，亦並非便無人相信，只要有小部份跟咱們行動，其他人必亦效尤，屆時縱使不能取勝，日後長龍幫亦無安樂之日。因恐事情不如咱們想像中之佳，是以為安穩計，在長龍幫附近須埋伏一支奇兵接應。」

他望了白髮娘子一眼，見她聚精會神望着自己，乃吸了一口氣，續道：「萬一萬千歲去，咱們仍不行動，可要錯失良機了。」

「這話有理。」不料白髮娘子答得甚快。「咱們便照你的計劃進行吧！」

「我還想問一句，貴教之毒物，一年來培養得如何？」

「數量應該已足夠。」

勞劭沉吟道：「以毒制勝固然好，但駱致遠老謀深算，估計他們早已有所準備，是以單靠毒物尚不足，還須苦練暗器。」

「此話也有道理，就如此決定吧。」白髮娘子又問道：「埋伏在長龍幫附近之奇兵，該由誰率領？他們又該如何埋伏，方不會被人發現？」

勞劭微微一笑。「教主似乎在考我。」一頓又道：「這是下一步才考慮的事，目前尚在計劃之中。」

楚天翔轉頭問白英。「總堂主，幫內弟兄之訓練，進度如何？」

白英道：「一般幫會與門派不同，很少有人教授武技，是故弟兄們興趣甚濃，蓋練好本領，本身受益最大。以屬下所見，幫內新兄弟雖多，但實力應比昔日老幫主主政時高多了。」

白髮娘子接口道：「我教亦如此，太平盛世，女人家誰肯為此太過吃苦？如今面臨生死，可就不一樣了。這也是我的錯誤。」

楚天翔喜道：「如此就好，有諸位之助，本座才能安枕。」

勞劭道：「巨蛟幫一向就有一個缺點：兵多將寡。那是因為老幫主脾氣太烈，而且比較反復，是以沒法吸引人才加入，如今雖稍有改進，實則上以此實力要對付長龍幫，仍然不足。」

董存禮道：「十多年前，敝幫還有些人材，但自幫主夫人去世之後，幫主性情大變，有點喜怒無常，迫走了好幾位大將。亦因此屬下方能濫竽充數，當上總堂主。」

眾人又閑聊了一陣，手下送上飯菜，還外加了一瓶酒，厨師道：「這酒是要讓諸位頭領慶祝一下的。」

四人都是能喝之人，只有楚天翔稍差，不過他却首先斟酒敬他們。白髮娘子道：「總管怎不把妻子喚來！」眾人均同意，董存禮只好把妻子白如霜喚進來，談笑暢談至半夜方散席。

臨走時，楚天翔忽問勞劭。「副幫主，昔日千帆幫之兵將，如今安在？」

勞劭嘆了一口氣。「死的死，散的散，屬下也不太清楚。」

白髮娘子眉頭一皺，道：「以你昔日在千帆幫之地位，他們那有可能不來找你？」

勞劭再嘆了一口氣。「當日一敗塗地之後，勞某已經心灰意冷，躲在山腹裡，不想見人，今日之所以還有點幹勁，乃見諸位鬥志鼎盛，巨蛟幫欣欣向榮，是以又燃起希望之火。」一頓又道：「稍後勞某再想辦法跟他們聯絡一下，看是否能找幾位大將加入。不過幾名悍將，當日已戰死。」他又嘆了一口氣。「若非勞某受幫主遺託，要復幫報仇，勞某當日也不會在最危險時，脚底抹油溜掉。」

白髮娘子忽然道：「弟弟，姐姐有話跟你商量，你且送我回敝教如何？」

楚天翔心頭一動，遂送她出去。

夜裡山風甚大，却十分清爽，令人精神為之一振。「姐姐有甚麼話要跟我說？」

白髮娘子欲言又止，半晌方問道：「你跟朱姑娘之感情，發展如何？令師應該同意吧？」

楚天翔料不到她跟自己談這件事，雙頰微微發熱，幸虧在黑暗中，不虞被發覺。「家師跟朱姑娘師父，都……都不反對。」

白髮娘子「咭」地一聲笑了出來。「還說得這麼難為情，這眞要恭喜你了。」

楚天翔開始反擊。「姐姐找到意中人否？」

白髮娘子伸出粉拳擂了他一記。「可惜你太年輕，否則只要你肯要我，姑奶奶甚麼都肯幹。」

「姐姐怎可跟小弟開這種玩笑。」

白髮娘子幽幽地一嘆，道：「姐姐自小便跟家師在一起，一直至創立五毒教，未曾接觸過男人，論最接近的，便是你了。」

「令師是那位高人？」

「五毒婆婆。」白髮娘子嘆了一口氣。「人眞是奇怪，以前姐姐認為一個人生活蠻好的，而且很憎恨男人，但如今年紀漸大，想法便不同了。」

楚天翔心中有點明白，乃問道：「聽姐姐之口氣似乎想找個伴侶，不知看上了誰？」

白髮娘子嬌羞地以粉拳擂打楚天翔的後背，楚天翔笑道：「姐姐，此處只有你我兩人，你有甚麼心事儘管告訴弟弟。」

「你亂嚼甚麼舌根？姐姐的心事不是已全部告訴你了麼？不許你到處胡言亂語！」

楚天翔腦海內靈光一閃，忽然長嘆一聲，故意喃喃地道：「所謂孤陰不長，獨陽難活，小弟一直不把此事放在心上，看來以後還得注意注意。嗯，白英總堂主似乎還未有紅顏知己，你看貴教那一位比較合適？」

白髮娘子道：「白堂主年紀尚輕，你何須替他擔心？還是擔心你自己吧！」

楚天翔微微一笑。「還有我那顧大哥，他已年近不惑，可得趕快進行。」

白髮娘子又截口道：「那是你們一家人的事，我才不管。」

楚天翔笑道：「小弟知道，你要管的是敝幫副幫主勞劭勞大哥是不是？聽說他夫人在長龍幫圍攻那一役中死了，是該再找位紅顏知己。」白髮娘子粉拳如雨點般落在楚天翔的肩背上。

楚天翔笑嘻嘻地道：「姐姐，莫非我說錯了？他不該再娶？」

白髮娘子嬌嗔道：「你又胡嚼舌根了。哼，你以前可是正經得很，也不知幾時學壞的。」

楚天翔學其口脗，「你以前很討厭男人，也不知幾時開始學人想男人。」

他見白髮娘子又要打他，忙道：「姐姐，咱們說眞心話，反正如今沒有外人在此，若需要弟弟幫忙的，小弟決不推辭。」

白髮娘子一張粉臉紅得像柿子一般，良久方迸出一句話來：「你怎知道他想找個紅顏知己？」

楚天翔心中暗暗好笑。「此乃人之常情，當然他斷弦之痛未消，不可能在此時候到處去找，除非有位他認為合適的。」

「你認為怎麼樣的女人才適合他？」

「這種事很難說，有了深厚之感情，甚麼也能適應。」

白髮娘子道：「想不到你對此還很有經驗。」

「不敢當。」楚天翔側頭問道：「問題是你是否喜歡他？」

「睹說！他不喜歡我，我會喜歡他麼？」

楚天翔心中暗暗好笑。「姐姐，只要有人喜歡你，你便會喜歡他麼？我看你分明很喜歡他。」白髮娘子雖然已年近四十歲，但她從未跟人發生情愛，是以又羞又窘。

楚天翔又道：「姐姐放心，小弟有機會自會替你套套他之口風。」

白髮娘子趕緊加上一句：「可不許你亂說。」一頓又道：「前面已是敝幫基地，夜也深了，你回去吧！」兩人遂



揮手而別。

＊　＊　＊

到了巨蛟幫，楚天翔便無法空閑下來，每日都累至半夜方上床。過了幾天才有時間安排精細的人，出去打探駱致遠生辰之日子。

過了十天，探子來報，駱致遠壽誕在三月初九舉行，距今恰好還有一個半月。楚天翔把白髮娘子和其手下大將請來，一齊商量。

勞劭道：「埋伏在長龍幫附近，準備接應之奇兵，便由董總管夫婦負責吧！因為董總管做事比較仔細。」這是他經過幾天的暗中觀察，得出來之結論。

白髮娘子幽幽一嘆，道：「這還是小事，最重要的是咱們去不去長龍幫？說不定人家要憑請柬進場，咱們還未進去，便已跟長龍幫打起來，各路英雄不知就理，人家會支持咱們麼？」

勞劭道：「在下擔心的也正是此事，要去長龍幫找駱致遠，必須先過了此關。」

楚天翔道：「咱們事先便先去附近，散播武林謎圖在長龍幫之消息，屆時再想辦法混進去，本座猜想困難不大。」

當下眾人你一言我一語地討論起來，一致認為值得冒險一試，就在此刻，一位漢子走進來報告。「幫主，朱姑娘來了，屬下請她去外面稍候……」

白髮娘子急道：「還不請她進來！」楚天翔竊喜不已，臉上不動聲息地點點頭。

俄頃，朱乙乙走了進來，白髮娘子拉她坐在旁邊，問道：「好妹妹可有甚麼消息？」

朱乙乙道：「小妹遇到范雙全及戴朗星他們。」

楚天翔急問：「他們可知你來此？」

白髮娘子則問：「你在何處遇到他們？范雙全怎會跟戴朗星在一起？」

說着話，顧塔也進來了，接口道：「他們是碰巧遇上，都在找你，我深知范雙全太過輕浮，未敢告訴他你在此，故意說咱們也在找你，又恐他暗中跟踪，繞了許多路，方敢回來。」

朱乙乙道：「我們是在巫山渡口遇到他們的。」

楚天翔再問：「你倆在路上還聽到甚麼消息？」

「似乎武林已全知道，駱致遠在下月初九，舉行六十壽宴，廣宴武林英雄。」朱乙乙道：「看來各路英雄都想參加，屆時必定十分熱鬧。」

楚天翔道：「這就好辦，在天下英雄面前，駱致遠不得不假惺惺，絕對不會不讓咱們進去。」

白髮娘子道：「但咱們也得作好一切準備。」當下眾人又討論起來。山裡練兵更勤，鬥志亦更加昂揚。

楚天翔問朱乙乙，方知師父又創了兩招絕學，他在空隙間，抓緊時機與朱乙乙練習合璧劍法。

看看已是二月下旬，按原訂計劃，由白英及勞劭先走，接着是五毒教的幾位堂主，第三批是楚天翔和朱乙乙，第四批是董存禮夫婦，他們這一批人數最多，再分成幾組出發，三天之後才走光，最後一批則是白髮娘子和顧塔，山裡只留下一位洪清香。

且說楚天翔和朱乙乙兩人易了容到達荊州，此番重來，又有不同，不但人多了，連店舖也多了，兩人扮作兄妹，先找了家小客棧歇下。

進店時，朱乙乙趁人不覺，在墻上畫了一隻蝴蝶。兩人開了一大一小兩間比鄰的房，兩人正想出去走走，房門已被敲响，却原來進來的是白英。

楚天翔與奮地問道：「有好消息麼？」

白英道：「屬下知道戴朗星他們住在斜對面那片小客棧內，不過城內有許多長龍幫的線眼，幫主出入可要小心。」

朱乙乙問道：「除了戴朗星之外，還見到甚麼人？」

「三山幫已完全投靠長龍幫，如今凌華山正在城內，那些線眼一有消息，便告知於他，由他收集之後，再轉到長龍幫總舵。」

「此人身邊還有些甚麼人？」楚天翔與奮地道：「將這斷抓來迫供，也許能得到些重要之消息。」

「屬下跟副幫主正有此意，因此來請示您。」

楚天翔急問：「副幫主如今何在？」

「他還在監視那廝，目前那院子裡，只有些嘍囉，並無棘手的人物，」白英道：「凌華山棲身的那棟院子就離此不遠。」

楚天翔推窗往外看一眼，道：「如今天色尚早，即使能得手，亦難以瞞過長龍幫之耳目，還是等天黑之後再動手吧！」

房門又被敲响，却原來是墨麗，她閃身進來，道：「咱們就住在隔壁。」

墨麗善於易容，楚天翔見她來得及時，乃將計劃告訴她，墨麗道：「今晚我先替你們易了容，再陪你們走一趟，萬無一失。」

朱乙乙道：「且慢，咱們抓到凌華山之後，將他架來此處，還是另有秘密地點？」

白英道：「還是不要來此，我知道有個好地方，是黃財主的家，他家人不多，房舍又多，潛進裡面，不虞被人發現。」

楚天翔道：「你先去替下勞副幫主。」白英去後，墨麗便開始動手為他們易容。剛替他倆易好容，勞劭也來了，墨麗又動手為他改容易貌。

楚天翔問道：「凌華山還窩在那裡

，有甚麼動靜？」

「不斷有人進去向他報告城內之動靜。那院子不大，人亦不多，不過却十分隱蔽，因爲與旁邊之房舍相通，便於出入。」

楚天翔將計劃告訴他後，墨麗亦完工。當下四人吃了飯，勞劭先去換回白英，白英吃了碗麵，墨麗亦爲他「改頭換面」，最後則是她自己爲自己「修飾」，如她本生得醜，但經過一番努力之後，居然美艷之至，簡直判若兩人。

街上已傳來三更之梆子聲，四人分頭溜出客棧，在白英帶領下，一路蛇行鼠伏，來到一條小巷口，白英先閃進去，隨即出來，領他們走進去。

抬頭一望，黑暗中依稀見勞劭在屋脊後，向他們招手，當下衆人振衣躍上去，勞劭向他們打了個手勢，首先向天井躍落。

下面沒有聲音，楚天翔接着跳下去，正向廳內柱後竄去，忽見房門打開，走出一位漢子來，向天井走去，楚天翔不由大驚，與勞劭雙雙撲了出去。

那漢子聽見聲音，猛地轉過頭來，勞劭五指已至，緊緊抓住其衣領，楚天翔眼明手快，食指戳在其腰上之麻穴，緊接着，勞劭又封了他啞穴。仔細一看，眞是天助我也，原來這斷就是凌華山。

此時白英等正欲躍下，楚天翔向他們搖搖手，與勞劭一人架住一邊，躍起越墻而出，落在小巷內，又點了其暈穴。

白英道：「快跟屬下來。」他在前引路，楚天翔和勞劭架着凌華山，尾隨其後，墨麗和朱乙乙殿後。穿過幾條小巷，走至一棟大院之前，白英向後揮手，示意他們住步，他自己先躍了進去。

過了一陣，又見他站在墻頭上揮手，衆人振衣越墻而入，那莊院頗大，但看來人丁不旺，花草都無人修葺，過道亦打掃不乾淨。

白英似乎對此處頗爲熟悉，很快便弄開一扇房門，衆人乃將凌華山拉了進去，留下墨麗及白英在外面把風。

楚天翔先解開凌華山之暈穴，故意粗着聲道：「姓凌的，你生死就在咱們手中，識相的便與咱們合作，若肯的，便點頭示意，否則教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勞劭將火摺子點燃，只見他眼睛輕輕轉動，楚天翔這才再解了其麻穴。「如何？」

凌華山輕輕點頭，一對眼珠子轉動着，勞劭抽出一柄利刀來，抵在其小腹上，揑腔道：「若有半句虛言，便白刀子進，紅刀子出。」

楚天翔邊道邊戳穴，再封了其麻穴，然後解開啞穴。「你若敢大聲呼叫，便要你先吃點苦頭。」

凌華山苦笑一聲：「凌某如肉在俎上，還敢怎地？你們到底是甚麼人？」

「如今是咱們問你，不是你問咱們，你得弄清楚。」楚天翔首先問道：「你在長龍幫內，供甚麼職？」

凌華山老老實實地道：「乃飛鴿堂副堂主。」

楚天翔大喜，蓋眞是找對了人，「是次駱致遠大壽，請了些甚麼大人物？」

凌華山舌頭伸了出來，潤一潤嘴唇，然後道：「天下各路英雄均在邀請之列，數也數不清。」

「哼，好大的面子，有甚麼特別嘉賓麼？」

凌華山沉吟道：「請了峨嵋派掌門，塞外千里堂總舵主，大河幫幫主，西北之駱駝子……」

勞劭臉色一動，截口問道：「是那姓駱的駝子？」

「不錯，駱長河駱大爺。」

楚天翔呸了一口：「那是位大魔頭，還有甚麼人？」

「各處大小幫堂之頭領幾乎全都放了帖子，會有多少人來則不知道。」

勞劭接問：「駱致遠請了這許多人來作甚？有何用意？」

「這個咱們做下屬的便不清楚了。」凌華山見勞劭臉色不好，忙道：「此乃實話，並無虛言。」

楚天翔揮揮手，問道：「至今已有甚麼大人物到？」

「只有大河幫幫主梅弄雪抵達，其他的名氣不太响，兩位若有興趣，也可以參加，敝幫無任歡迎。」

「放屁，誰稀罕！」朱乙乙罵道：「你今夜若不能提供好消息，便要你的命。」

凌華山苦笑道：「在下又不是小姐肚子裡的蛔蟲，又怎知道甚麼是好消息，甚麼是壞消息。」

朱乙乙乾脆道：「咱們想扳倒駱致遠，要弄垮長龍幫，你能提供甚麼有用的辦法或消息？成功之後，對你只有好處，而無壞處。」

凌華山吃了一驚，期期艾艾說不出話來。勞劭冷冷地道：「這位姑奶奶是咱們上司，她的話對咱們來說，可是金科玉律，你不說話，咱們可要動手了。」

凌華山急道：「有話好說！這個，這個……在下若有辦法扳倒駱致遠者，還用得着投靠他麼？」這話倒是實情。

楚天翔平靜地問道：「長龍幫和駱致遠有甚麼弱點？須知再強的事物，都有其脆弱的一面。」

「本幫勢力越來越鞏固，而且總舵控制力甚佳，弱點尚未暴露出來，至於駱致遠，諸位應該也知道，他向來喜怒不形於色，誰也摸不清其底細，尤其在手下面前，更是威嚴……不過你們說得對，任何事物不管如何都有其弱點……」



楚天翔不耐煩地道：「你少囉嗦，快說正題。」

凌華山吸了一口氣，道：「本幫實力雖强，但手底下的人都是懼於駱致遠之强盛，方加入長龍幫的，無幾個人眞心替駱致遠賣命，包括駱家昆仲，恐怕除了駱嶽稍好之外，沒有幾個能眞正了解他！假若本幫危急，必定樹倒猢猻散！」

朱乙乙道：「這還是廢話，太遠啦！說目前之弱點！」

這次凌華山想了很久方道：「目前也有個危機，假如賓客太多，而又有不服氣者，將會出現尾大不掉之局面！」

楚天翔續問：「駱致遠有甚麼眞正之朋友或盟友？」

「駱駝子！」凌華山脫口道：「聽說駱駝子是其堂叔叔！而本幫去年底又與大河幫結爲盟友！是次梅幫主帶來了許多幫內好手，若他認爲不可爲友的，便不邀請！」

勞劭見他眼珠子骨溜溜地轉動着，乃叱道：「你還有甚麼話未招供！」

凌華山苦着臉道：「在下已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了，你還待怎地？」

楚天翔再問：「最近江湖上是否仍有人覬覦駱致遠那本武林謎圖？」

「表面上不鬧，但相信有許多人不能忘懷！」凌華山趕緊加上一句：「這也是他的弱點，甚至是致命傷！」

勞劭喝道：「連你都知道此乃其致命傷，他爲何還要廣發武林帖？」

凌華山道：「這個在下便鬧不清楚了！」

勞劭手上微微用力，刀尖都透進肚皮內去。「你早就知道，只是不說罷了，在下的手可要再移動了！」

這比甚麼還有效，凌華山立即驚呼起來：「聽說駱致遠已有了防備……設施，至於是甚麼設施，在下因屬於外三堂的人，是以未能得知！」

朱乙乙急問：「誰會知道？」

勞劭則冷笑道：「這又是謊言了！」他手上微微用力：「你是知道了一些的！」

凌華山但覺一陣涼意，便叫了起來。「只知道一點點，聽說總舵內佈置了許多機關，幫主的意思是藉這次大壽來一個順我者昌、違我者死……」

楚天翔冷笑一聲：「想不到駱致遠野心還挺大的，不但想控制長江流域之武林，還想控制整座武林，他有這個本領？能吞得下麼？」

凌華山深有感觸地道：「咱們也不願意如此，能控制長江就很好，但老爺子想法不一樣，若能成功，即使是當個『短命』皇帝，他也願意，以後的事，他似乎已經不管了！這就難爲了咱們！」

勞劭哈哈笑道：「如此看來，駱致遠之死期快到了，他野心越大，死得越快！因爲樹敵太多，而且手下的信心也不足！」

楚天翔頷首：「不錯，假如他將計劃推後三年，也許會好一點。」

凌華山道：「不過老爺子看來信心還挺大的，他認爲可以成功，最低有六七成把握！」

「根據何在？」

「因爲他有盟友，以在下之見，他準備聯合一些人，藉六十大壽，幹掉一些不願歸順的人，控制了武林之後，再逐漸鏟掉盟友！據說駱長河已答應當敝幫之總護法！」

楚天翔肅容道：「看來駱致遠六十大壽是一場武林浩劫！」

勞劭向他打了個眼色，道：「凌華山，聽聞三山幫內數你最聰明，你應該比別人更加清楚，駱致遠這個陰謀之危險性，他是不惜犧牲你們這些人，而想達到雄霸武林之目的，你願意當犧牲品麼？」

凌華山苦笑道：「誰都不願意，但我能反對麼？飛鴿堂副堂主之職務，是我自己要求的，便是擔心有這麼一天……」

「因爲飛鴿堂消息最靈通？」

「不錯，因爲在下也怕死得很，但礙於形勢，不得不屈服於駱致遠淫威之下！」

「咱們想扳倒駱致遠，他垮了之後，對你也有好處，你能提供甚麼好建議？或者還有甚麼對咱們有利的消息？」勞劭邊說邊拔出刀來，又封了他傷口附近之穴道。

凌華山表現越來越合作，閉目想了一下，道：「暫時想不到，不過你們在此時想扳倒他可不容易！如今長龍幫有兩千人馬，你們有多少人？還有一些雖不是誠心聽令於他的，也會因爲形勢使然，而替他賣力！」

說至此，火摺子恰好熄滅，房內一片漆黑，楚天翔連忙又封了其暈穴，問道：「副幫主，此人如何處理？」

勞劭道：「屬下也正爲此事煩惱，放他出去又恐他回去通風報訊，殺死他又於心不忍！」

朱乙乙道：「虧你們還是男子漢！先困住他，等董總管來了之後，再將他交給他看管，不就解決了！」

當下就此決定，留下白英先看住他，四人趁天未亮，趕回客棧裡去。黎明前之刹那，最是黑暗，來時比去時方便多了。

衆人返回客棧，盤膝運功調息一陣，天便逐漸明亮了。至下午，董存禮派人跟他們聯絡上了，勞劭帶人去黃財主家，接下白英，用兩個人看守一個凌華山。

黃財主家宅甚大，白英又動他腦筋，與勞劭抓了其小老婆，威脅他讓出一棟獨立院子來，供董存禮帶來的人駐紮。

黃財主對小老婆愛逾生命，滿口答應，勞劭軟硬兼施，保證他一家人之安全，並套好口供，萬一有人查問，便宣稱他們是黃家之護院保鏢！

晚上，白髮娘子和顧塔也趕到了，衆人便搬到黃財主家聚會。勞劭首先將凌華山提供之消息，轉述了一遍，羣豪聽後，驚喜各半。

白髮娘子道：「看來這已是生死戰，成敗全在此一舉，但駱致遠之陰謀仍未為世人所識，對他來說成功機會頗大！」

墨麗道：「那還不容易？咱們這便開始到處宣揚，讓他成為當世司馬昭！」

白髮娘子叱道：「你做事總是毛躁，要宣揚也得有個辦法！」

楚天翔道：「此役能否成功，這是唯一之辦法，一定要讓參加壽宴之英雄知道駱致遠之陰謀！」

勞劭道：「事不宜遲，咱們還是先商量如何將駱致遠之陰謀宣揚出去吧！」

* * *

三月初一，自各地來拜壽之豪傑，已紛紛到達荊州城。按帖上附言，長龍幫在駱致遠壽辰之前三天開始招待，是故提早到達的，便住在荊州城。

那荊州雖是古城，但面積頗小，全城只有大大小小七八家客棧，在初三那天便已高朋滿座，後來者，只能睡在走廊裡，當然若自揣地位高，身份夠的，此時去沙市長龍幫總舵，人家還是會招待。

三月初三日，首先在荊州郊外，發現告示，告示上寫出駱致遠之陰謀，提醒各路英雄小心。當消息傳到城內時，城內街頭上亦出現同樣之告示，除了勸告文之外，尚有許多揭露駱致遠之劣跡。

一時之間，城內人心惶惶，議論紛紛，就似有一場不能收拾之風暴即將降臨般，有辦法的人，在此段期間，早已遷至親戚家暫避。

城內之告示，很快便被長龍幫的人撕破，但未幾在附近又有新的告示出現，而且不久又在告文之旁，出現長龍幫貼的告示，長龍幫的告示只有兩個字「造謠」！

來荊州城的人越來越多，遲到者雖未見到告示，卻自先到者口中，得知告示內容，有人相信，亦有人不相信，但大部分都是半信半疑。

近一年來，長龍幫在長江流域的表現，很多人都隱隱覺得駱致遠野心很大，當然駱致遠之成功，亦使頗多人羨慕及欽佩，他的那一套聯合長江精英，在武林爭一席位，保護各幫會利益的爛詞，亦有些人捧場，但不管如何，巨蛟幫貼的告示，就似一塊巨大的岩石，滾落江中，掀起一個高浪，再不如先前之平靜。

三月初四起，荊州城已塞滿了自各地湧來之武林豪傑，他們因為沒有客棧可居，便軟硬兼施，迫居民把房子賃給他們，引起許多糾紛。

駱致遠連忙出來攏絡人心，提早開放總舵客舍，荊州城之羣豪，又在一日之間，走得七七八八。

勞劭乘機派了幾名精細的人，隨人流去長龍幫，看看能否混進去，留在荊州城的人，除了巨蛟幫及五毒教的人外，都是為了等待朋友的。

這天晚上，楚天翔等人又集中在一間大房裏商討，白髮娘子首先提出：「咱們是否要提早去長龍幫佈置一切。」

勞邵道：「不急，且等細作回來，先了解一些長龍幫總舵之情況再作決定！」

楚天翔憂心忡忡地道：「最重要的一項，假如咱們揭竿而起，會有多少人支持？」

「這個很難說！」勞劭道：「距正日尚有四五天工夫，但至今除了凌華山所提供的人之外，未有其他高手或大幫會之頭目出現，幫主認為原因何在？」

楚天翔沉吟道：「一是正日未至，而這種人若非十分繁忙，便是架子大得很，不到當天或前夕，是不會出現的，另一方面也可能有人不齒其行為，故意不捧其場！」

白英道：「如今咱們根本沒法了解，到底是甚麼原因，最好到城外去，找機會跟他們接觸，說服他們與咱們一起行動！」

「有理！最佳對象是峨嵋派！峨嵋派最了解這一年來長龍幫之所作所為，故可能一談即合！」楚天翔轉頭對白髮娘子道：「教主，這差事便交給你，如何？」

白髮娘子道：「姑奶奶最怕跟尼姑來往，你還是派別人去吧！」

勞劭道：「峨嵋派全是女人，由貴教跟她們說話，比較方便，不過咱們還不知她們走水路還是陸路，最好幫主跟教主，各自負責一方，務求能與她們接上頭！」

白英接口道：「而且不能在荊州地界接觸，因為此處長龍幫之線眼太多！其他幫派，則由咱們選擇而接觸之！」

當下衆人又商量了許多細節，訂明最遲在初七夜至初八上午回到荊州。

楚天翔只帶顧塔及一名姓何之香主，駕着小舟逆江而上。到了宜昌，顧塔忽道：「少主人，前面碼頭停了兩艘大船，看那船吃水不深，肯定是載客不是載貨，咱們去問問他！」

小舟泊在大船旁邊，甲板上不見有人，但小窗內卻有許多對眼睛在望着他們。楚天翔提氣問道：「請問來的是甚麼人？」

船上反而有人問道：「施主是甚麼人？」

那問話的人，聲音嬌嬌滴滴，再一句施主，便露了餡。楚天翔大喜，振衣躍了上去。雙腳剛落在甲板上，忽爾飛來一蓬暗器。



楚天翔吃了一驚，變生肘腋，來不及抽劍，只好展開身法閃避，又忽聞有人叱道：「臭漢子滾下去。」三柄小飛刀，成品字形，向楚天翔飛射過來。

楚天翔見那三柄飛刀來得蹊蹺，不敢大意，連忙抽出長劍應付，邊道：「峨嵋派是如此待客的麼？」那三柄飛刀未至楚天翔面前，突然分開，其一升高，另一下沉，正中那柄去勢更快。

楚天翔知道對方使了暗勁，覷得真切，倏地往旁邊挪開，再躍高丈餘，凌空打了個沒頭觔斗，越過那三柄飛刀，迎面又來了兩柄急勁之飛刀，楚天翔長劍一揮，將其絞落，雙腳穩穩當當地落在甲板上。

船艙裡閃出一名中年尼姑來，背負長劍，手提塵拂，口唸佛號。「阿彌陀佛，船上全是女子，施主無端端闖上來，未知所為何事？」

楚天翔向她行了一禮，道：「師太誤會了，在下乃因有重要的事陳告，是以方冒昧造訪。」稍頓又道：「先容在下自我介紹，家師袁鐵舟，在下姓楚，雙名天翔，繼上官百拜之後，接管巨蛟幫，未知貴派今番以誰為首？」

「家師不相代掌門不塵率門下弟子去沙市祝壽，貧尼虛梅，敢問令師可是人稱『白衣神劍』之袁大俠？」

「家師正有此外號。」

虛梅再問：「再問施主何事求見家師？」

「駱致遠有陰謀，欲在壽宴中，達成他獨霸武林之目的，是以這個壽宴就是一場武林浩劫。」

虛梅聳然色變，急道：「請施主說出詳情。」

「在下還有兩位朋友……嗯，待見了令師之後再詳談吧！」

虛梅乃着人放下繩子，把小舟繫住，顧塔和何香主也登上了甲板。俄頃，虛梅又自船艙出來，道：「家師請少俠進內。」

那不相師太長得甚為福相，白白胖胖的臉蛋，一對耳朵又厚又長，單看表面，絕對看不出她是虛梅的師父，她未曾開口，已先露出笑容。「小施主且先坐下來喝杯茶。」

楚天翔告罪一聲方坐下，那茶十分清涼，入口微苦，但至喉底又化為甘甜，楚天翔雖不是喝茶家，也知是好貨，脫口讚了一聲好。

不相師太道：「既然是好，施主再來一杯！」虛梅又替楚天翔斟了一杯，他連盡三杯，方由去年長江武林之變化說起，一直談至近日荊州城之情況，足足談了個多時辰才說清楚。

不相師太臉上一直露出笑容，直至他說畢，方對女徒道：「吩咐她們留客吃晚飯，飯開在此處，今晚你陪客。」

虛梅去後，不相又道：「施主所述大部份是事實，但對於駱幫主之野心，則大部份是推測，未知還聽到甚麼比較可靠的消息？」

「這雖是推測，但頗有根據。若不是另有目的，駱致遠因何如此大肆宴客，弄得武林風風雨雨？須知份量不夠，到處請客，還會惹來非議。」

不相沉吟道：「施主說得也是，你們準備在壽宴上動手？萬一弄錯又如何？」

楚天翔道：「萬一弄錯，也不寃枉他。去年他為了獨霸長江武林，殺了多少人？須知他手段毒辣，為了斬草除根，連人家之子女老婆也一概不放過。」

不相忽然嚴肅起來。「老尼正要等施主這句話。」一頓又道：「他有沒有野心，不能定罪，若為了這一己之私慾，而濫殺無辜，就罪無可恕。」

「駱致遠冀圖一步登天，不殺人能達到目的麼？」

說着虛梅已將顧塔及何香主帶進來，四人又閑聊了一陣，不相再提正題。「小施主志氣可嘉，但不知你們欲翻駱致遠，有幾分把握？」

楚天翔道：「單靠咱們之力量，連半分把握也沒有，這得視有多少人重視以及支持咱們了。」

不相再問：「若加上敝派力量又如何？」

「仍不足以推翻駱致遠，須天時地利人和互相配合才可行。」楚天翔侃侃而談：「不過咱們是不理成敗，均準備一戰。」

（未完・八）

**上文提要：**鐵山經過嚴峻考驗後，令羌笛怨組織中要員之一的網春堂主堂孫采蓉對他信任與鍾情，告訴鐵山玉瑪身負墨國風門的獨特武功，不但能控制對方神智，且有腐蝕對方的身體之奇功。鐵山回到包蓮兒身邊，將大約情形告知，鐵山懷着無比信心，帶着包蓮兒及女兒、徒弟向沙灣前進。到了沙灣，住進孫采蓉預先為他們安排的豪華舒適的住所內……



俠義奇情連載故事

# 羌笛怨

高皐・文　可飛・圖

## 擂台招親佔鰲頭　虎牙雙英連老大

鐵山雖是這般想法，他却不敢掉以輕心。

當下鐵山振吭呼叫道：「這般人打法兇暴，除死方休，各位千萬不可存着慈悲心腸。」

他的招呼，獲得滿意的迴响，不過頓飯時間，二十八名兇猛的大漢，就已全部趴在地上了。

鐵山向擂台前面的廣場打量一眼，那兒的混戰還在繼續，他不願再待下去，口中喝了一聲走，便領先向他們的住處奔去。

回到住處略作歇息，他們對擂台前所發生的事作了一番探討，諸葛麟首先詢問道：「師父，徒兒有點不解，咱們跟那般人素不相識，為甚麼一上來就往死裡招呼？」

鐵山道：「如果玉瑪比武招親是一個陰謀，那麼今天發生的一切就不足為奇了。」

尚曉春道：「當眞麼？兄弟，那是甚麼陰謀？」

鐵山道：「當年少林寺十八棍僧由曇宗大師率領，協助唐太宗李世民，剿滅王世充等反對勢力，為大唐皇朝建立不朽的功業。」

尚曉春道：「可是少林、武當這兩個執武林牛耳的門派，現已人材凋零，今不如昔了。」

鐵山道：「是的，我只是說明民間武力的强大，有可能影响一個政權的興衰。」

尚曉春道：「鐵兄弟是說血鷹王想消滅民間武力？」

鐵山長長一吁道：「這是一個頗為複雜的問題，小弟不敢作某種武斷的猜測。不過咱們只要處處謹慎，小心應付，血鷹王奈何不了咱們的。」

次日天氣晴和，碧空萬里，這是玉瑪比武招親的一個好兆頭。

擂台前萬頭攢動，喧聲震耳，昨天羣毆亂殺的殘酷往事，人們似乎已經把它抛到九霄雲外去了。

此時擂台上增添了一些佈置，兩旁四張座椅，靠近後沿懸着一塊布幔，設置雖是簡單，人們對那塊布幔，不由興起一股神秘的感覺。

聽說玉瑪姑娘美如天仙。

聽說玉瑪姑娘武功絕倫。

玉瑪姑娘待會八成是由布幔之後來到台前，那麼這塊布幔自然要蒙上一股神秘的色彩了。

約莫辰初時分，一陣鼓聲由擂台之後傳出，跟着布幔的後面走出四名金衣紅帶的少年，及四名白衣翠帶的少女。

金衣少年吹着羌笛，白衣少女敲着羯鼓，配合着台後的咚咚鼓聲，有如置身古戰場，令人興起一股恐怖、無助、哀怨的感覺。

他們男左女右，分立擂台兩側，動人心弦的哀怨曲子，在持續的演奏着。

接着魚貫走出四人，領頭的是一



名瘦如竹竿、目如冷電的紅袍大漢，他就是縱橫塞外，獨霸邊陲的血鷹王都木塔。

第二名是一位身如圓桶的矮胖中年漢子，瞧他鷹瞬狠視的神情，此人必然頗有來頭。

不錯，他是蒙王哲別古台三女兒欽木娜的丈夫揑托，正統率五萬鐵騎，駐守邊區重鎮哈拉廟。

另外兩個身穿官服，一個是沙灣城的縣太爺，另一位是千總，他們是本縣名義上的最高的統治者，但一切都得聽血鷹王的。

待這四人落座之後，吹奏的樂聲立即停止，並由一名金衣少年宣佈比武招親的規則：一，接下玉瑪十招的，可以獲得一粒天山雪蓮，並由血鷹王聘為金衣武士；二，接下玉瑪二十招以上的，除了天山雪蓮，還可以充任黑騎士的管帶或教練等職務；三，能夠擊敗玉瑪姑娘的，自然雀屏中選，做她的丈夫了。

宣佈完了規定，比武也跟着開始，此時萬頭攢動，喧囂振耳的場面忽然一靜，無數目光一起投向擂台。

敢情玉瑪姑娘出來了，人們不禁目光一亮。

一頭烏溜溜的長髮，在腦後結了一個馬尾，右鬢角插着一朵紅花步搖，隨着耳上一對碧綠串珠墜子，搖搖晃晃的憑添幾分嫵媚。

至於她的嬌容，那就不必提了，如果硬要形容一下，我想只有絕代妖姬四個字比較恰當一點。

而且這位姑娘不僅一舉一動都帶着一股火辣辣的野性，更是目空一切，神情驕橫，場中聚集着三山五嶽的英雄好漢，她竟然不願意正眼一顧。

此時一條人影躍上了擂台，他中等身材，面門削瘦，身着緊身勁裝，並未携帶兵刃。

雙拳一抱，向玉瑪拱手一禮道：「在下川東原沐，請姑娘賜教。」

原沐是鷹爪門的高手，在川陝一帶是一個知名人物。玉瑪斜着眼向他投下一瞥道：「注意了。」左掌一豎，逼出一股勁風，撞向原沐的胸膛，右掌迸指如戟，以難以思議的速度，點向他的一對照子。

這一招雙式，不只是快如電光石火，掌指所帶起的暗勁也頗為强大，功力較差之人，只怕身形都無法站穩，不必過招就會敗下陣來。

原沐自然不會如此不濟，但也連換兩次身法，額頭現出汗水，才將這招化解下來。

鷹爪門的高手，川陝一帶的成名人物，幾乎在一招甫接就丟人現眼，在場羣雄怎能不大吃一驚。

武林中人愛名重於惜命，玉瑪不為人稍留餘地，原沐只得豁出去了。

口中一聲低吼，他展開了凌厲的反擊，雙臂揮舞，指如鋼鈎，他不太防衛自己，只求全力傷敵。

一個人在搏殺時無視生死，奮不顧身，不僅在氣勢上可以壓制敵人，也可以將功力發揮到極致。

這樣的作戰，如果雙方的武功相差不多，往往獲勝者是屬於奮不顧身的，可是玉瑪不同於一般高手，當原沐攻出第七招之際，終於被玉瑪一記飛腿踢下台去。

這一腿沒有踢去原沐的生命，他却受到不算太輕的內傷，這不能怪玉瑪，比武招親嘛，誰叫他來拚命的。

原沐的失敗，使場中各派提高了警惕，他們會估量自己的能力，够不够接下玉瑪那一記玉腿。所以第一天上台的，連原沐在內一共五個，也沒有一個能够接下玉瑪十招。

一晃十天過去了，接下玉瑪十招只有兩人，這兩人都拒絕擔任金衣武士。

擂台還在打下去，台前聚集的人羣，似乎在逐漸的減少。因為要來的已經來了，比武失敗的無顏留下，人數自然日漸減少了。

不過經過十多天還留在沙灣的，幾乎每一個都是身負絕學的高人，他們都希望能與玉瑪放手一搏。

今天是第十三天，玉瑪剛剛出場，就有一名全身紅衣的英俊中年上台挑戰。他一出場挑戰，台前的武林同道，似乎精神一振。

原來此人是鷄人幫的紅鷄頭莫長川，勿怪人們的神情會如此興奮激動了。

人們只知道鷄人幫在湘西，天下武林成千累萬，却沒有一個知道這個神秘幫派的確實位置。

鷄人幫幫主是誰？究竟是怎樣一種組合？自然也沒有人知道，只因身着紅衣，頭戴紅鷄頭包頭巾的莫長川經常在江湖上走動，人們才知道有這麼一個幫派。

莫長川從來不管與他無關的事，更不會涉及任何江湖恩怨，但他絕不怕事，曾經有人瞧他不順眼，惹來不少次的搏鬥，傳說他經歷大小數十次搏鬥，還沒有一次落敗的記錄。

他是一個怪人，也是一位奇人，由他來挑戰玉瑪，應該是最為恰當的人選。

他果然不負衆望，幾記鷄心槌，迫得玉瑪連退數步。

台下响起一片叫好之聲，對這位神秘莫測的紅鷄頭，是一種極大的鼓勵，因而他雙臂吞吐之間，無一不是武林罕見的曠世絕學。

玉瑪驕狂任性，眼高於頂，十幾天來栽在她手裡的各派高手不在少數。因而她認為這般代表中原武林的精英，祇不過浪得虛名而已。

她絕未想到這位身着奇裝異服的怪傢伙，武功之高，居然如此驚人。

她以風門魔功全力迎戰，一晃十餘招，竟然無法扭轉劣勢，在無可奈何之中，只得借助於「紅袖添香」了。

現在是第十八招，只要再過兩招，紅鷄頭莫長川就可當上名震塞外的黑騎士的管帶或教練了。

不管他願不願意，這是一種殊榮，至少他可以替中原武林挽回一點面子。

令人詫異的是第十八招，玉瑪姑娘使的是一記飛腿，但見紅綾耀眼，招出如風，這一腿的確威力驚人。

這只是對一般人而言，在莫長川這等高人的眼中，玉瑪姑娘的飛腿平常得很，必然傷他不到。

出人意料的是，這一記平常的飛腿，莫長川竟然未能躲開，轟的一聲響過，他已經躺在台上哼哈起來了。

除了鐵山這一伙，沒有人知道是怎麼回事，其實知道了也沒有用，誰能躲得了她那紅袖添香？

莫長川的失敗，使得各派高人大為氣餒，雖然還有一些不服氣的上台較量，沒有一個不是落得丟人現眼。

包蓮兒瞧得十分氣惱，噘着嘴道：「這女人暗中使壞，眞不要臉。」

尚曉春道：「鐵兄弟，血鷹王這麼做究竟爲了甚麼？說是網羅人材麼，好像他並未如願。」

鐵山道：「也許那般人他瞧不上眼……」

包蓮兒道：「眞正的高手不多，但一個紅鷄頭就幾乎叫她當衆出醜，他們還敢瞧不起人？只是我有點奇怪，玉瑪爲甚麼不讓紅鷄頭鬥滿二十招？姓莫的可是一個人材。」

鐵山道：「這有兩個原因，一是莫長川的攻勢太過緊迫，她如果不用紅袖添香，未必接得下來，其次是她知道鷄人幫的高手絕不會爲她所用，那麼她就不必手下留情了。」

包蓮兒道：「大哥……」

鐵山道：「甚麼事？蓮兒。」

包蓮兒道：「血鷹王父女好像對中原武林有些輕視？」

鐵山道：「是有一些。」

包蓮兒道：「那他就不會將中原武林放在心上了，咱們還有設防的必要麼？」

鐵山道：「妳錯了，蓮兒，他瞧不起中原武林，也就是少了一層顧慮，說不定會提前發難，爲萬里河山帶來劫亂。」

包蓮兒呆了一呆，然後幽幽道：「大哥說的也有道理，現在沒有人上台了，你去吧。」

鐵山點點頭，同時握着她的玉手道：「蓮兒，相信我，大哥不會辜負妳的。」

包蓮兒道：「我知道。」

鐵山不再說甚麼，點足一彈，肩頭輕晃，以天馬行空之勢，輕飄飄的躍上了擂台。

雙拳一抱，以無比平淡的語氣道：「虎牙雙英的老大連鋼請教。」

鐵山並不是一個美男子，但他那優美的氣質、洒脫的神韻與沉穩如山、堅毅如鐵性格，却能緊緊抓着人心，使男人對他信賴，女人對他傾心，這就是見多識廣的奪命蓮花包蓮兒會倒進他懷抱的原因。

玉瑪在羌笛怨組合中，位高權重，除了她身具上乘武功，手下更是高手如雲，具有叱咤風雲、傲視江湖的實力。不過她畢竟是一個少女，而且正當懷春的年齡。

環境養成她的驕縱，也形成她眼高於頂，鄙視男人的個性。

不管怎麼說，她終歸是一個女人，孤陰不長，她必須有男人對她呵護。

何況她還是一個美麗的、滿懷希望的懷春少女。

她眼高於頂，鄙視男人，那只是她沒有見到一個眞正的男人，烏鴉雖然衆多，是不能與彩鳳相配的。

芳心的寂寞，會使她孤僻、冷傲、易怒，甚至嗜殺。但，如若讓她發現了她喜愛的男人，她會不顧一切的去愛他，去獲得他，縱使天地毀滅，都將無法阻止這種發展。

不過，像她這種性格，縱然讓她稱心如意，獲得可愛的男人，你說她會幸福麼？

不管怎樣，當鐵山出現於擂台的剎那之間，她神色一呆，那佈滿嚴霜的粉頰竟然春風解凍，顯得嬌媚無比，我見猶憐。

她這種轉變是罕見的，而且只是一瞬之間，她又恢復了往日的冷酷。

「連大俠請注意。」說話之間她已展開了攻勢，玉掌吞吐如同粉蝶紛飛，實在美麗至極。

她是一位罕見的美人，舉手投足之間，都有一股令人意亂情迷的風韻，說她出掌美麗，並沒有甚麼不對。

只不過這兒是擂台比武，雙方要在全力搏殺中爭個你死我活，在這個節骨眼裡，玉瑪姑娘怎麼跳起舞來了？

她的確是在跳舞，因爲人們只瞧到她手舞足蹈的優美動作，却看不出半點殺機。

最後她似乎舞累了，口中嚶嚀一聲，嬌軀一軟，竟然倒進鐵山的懷抱之內。

這算甚麼，這筆賬好算得很，挑戰者勝了台主，只要按規定辦理就是。

血鷹王是應該對台前羣雄有一個交代的，也許茲事體大，不能隨便宣佈，他只帶走了鐵山，給大衆留下一個悶葫蘆。

人們逐漸散去，只有包蓮兒等一行還在台前發呆，尚曉春勸慰道：「回去吧，弟妹，咱們要養足精神，也好替鐵兄弟打個接應。」

鐵湘菱也相勸道：「娘，不要替爹擔心，他不會有事的。」

他們說的是實話，却掃不掉她心頭的陰霾。



包蓮兒算是心胸豁達的女人了，但，不管她怎樣開朗，總不能將丈夫拱手讓人。只是事實就是這樣，爲了大局，她的眼淚只好往肚裡吞了。

* * *

在沙灣城西五里之處，有一幢建築宏偉的莊院，血鷹王都木塔，及他的愛女玉瑪就住在這裡。

其實這幢莊院應該說是玉瑪的才算恰當，因爲黑騎士的總部在大拐，都木塔平時是住在大拐的。

鐵山被請來這幢莊院，他以不太引人注意的態度，對莊院作了一番觀察。

一丈二尺高的圍牆，是以巨大的石塊築成的，比沙灣縣城還要雄偉，還要堅固。

「狂沙堡」三個斗大的狂草，嵌在堡門上端的圍牆之上。

進入堡門，是一條白石大道，兩旁巨樹覆蔭，芳草遍地，在塞外，此等景色頗爲少見。

前行十餘丈，就是狂沙堡的房屋，但見大厦千間，黑壓壓一片，說得誇張一點，這座狂沙 堡，比沙灣縣城小不了多少。

如此巨大的一片房屋，要住進多少人才能使它顯出生氣？不用說，這狂沙堡中，必然滿佈着靜寂和可怕的清冷了。

的確，這兒是萬籟俱寂，堡中人可以聽到自己行動的脚步聲，甚至心跳之聲。

不過就鐵山的觀察，堡中的靜寂絕對不是因爲人少，他發覺整個狂沙堡中，每一個地方都隱藏着一對魔眼，人人都被監視，人人沒有私隱。

一個人被人赤裸裸的看穿，這豈不十分可怕！

還有，這狂沙堡中，必然隱藏着不少的秘密，就鐵山的猜忖，多半與羌笛怨有關。

他是想發掘這些機密，但那嚴密的監視，無盡的危機，只怕會動彈不得。

他不是一個容易撤退的人，雖是身在虎穴，孤立無援，他還是以堅定意志，無比的勇氣，決心孤單奮鬥下去。

陪伴鐵山的是一對中年男女，在狂沙堡，這一對中年男女全都不是等閒人物。

總管葛式榮，身材修長，面貌白晰，很像一個滿腹詩書的秀士，其實他身懷絕學，只是深藏不露而已。

內總管晚流香約莫三十出頭，長得一副清秀的容貌，與一具窈窕的身材，像她這樣的人，應該很容易搏得別人的好感，可惜她整天冷冰冰的，原本美好的面頰，蒙上一層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嚴霜，人們只好敬而遠之了。

這兩位不太簡單的中年男女，由擂台到狂沙堡，就一直陪伴着鐵山。

現在他們將鐵山請到一個獨立的小院，荷池假山，滿園花卉，品格不算太高，看來倒是挺熱鬧的。

在一棟頗爲豪華的精舍之中，是鐵山臨時的下榻之處，他是貴賓，所以侍候他的有書僮兩個、侍女兩名。

此時已近黃昏，兩名男女總管陪着他稍作歇息，一桌豐盛的筵席已開了出來。

「連大俠，在下敬你一杯。」

敬酒的是總管葛式榮，話匣子也就此打開。

他們是飲宴，是聊天，但也是身家調查，而且問題涉獵之廣，幾乎使鐵山窮於應付。

好在鐵山當過總捕頭，追根究底的事難不倒他，兩位總管在離去之時，神情平靜，面帶笑容，這一關他是圓滿的通過了。

可是此後一連多日，他就像一個被遺忘者，說得難聽一點，他只是一個高級的囚犯。

雖然有四個人侍候他，他的脚印却無法踏出這片小小的天地之外，因爲總管葛式榮臨走前給他留下幾句溫和帶着嚴厲的警告。

「連大俠……」

「葛總管有何吩咐？」

「不敢，只是想將本堡的幾項有關規定作個說明。」

「請說。」

「爲了管理方便，本堡劃分爲東南西北中五區，每區各有負責之人。」

「哦。」

「各區之人不得走出本區範圍之外，否則將按堡規處置。」

「那是說在下的走動，也有一定的範圍了？」

「是的，在沒有得到血鷹王或小姐的指示之前，連大俠最好不要離開這片小院，不情之處，請多多包涵。」

入鄉隨俗嘛，他既已來到狂沙堡，就只能隨遇而安了。

一晃五天過去了，他沒有踏出過小院，甚至沒有向書僮侍女探詢一聲。

鐵山沉穩如山，他就是這麼一個性格。

當日色偏西之時，侍女燕語前來稟報道：「連大俠，內總管派人來請你了。」

鐵山道：「人呢？叫他進來。」

燕語向門外招呼了一聲，隨即進來一個一身青衣，頭梳雙辮的姑娘，她向鐵山抱拳一禮道：「小婢秀秀見過連大俠。」

鐵山道：「姑娘不必多禮，是內總管找在下？」

秀秀道：「是的，連大俠請。」

鐵山道：「好，姑娘請帶路。」

狂沙堡實在是一個龐大的建築，如非有人引導，很容易將方位迷失。

這是指常人而言，像鐵山這等武林高人，自然又當別論了。

狂沙堡分爲東南西北中五個區域，也是按五行金木水火土而排列，這不算甚麼，只要稍事涉獵五行生尅之學，就不會迷失方位。

鐵山住的是南區，是本堡靠近堡門的一面，內總管晚流香住的中區，也是這兒最高權力的所在。

中區跟南區一樣，表面上看不出甚麼，却有一股森冷嚴肅的氣氛，緊緊壓迫着每一個人的神經，使人有一股喘不過氣來的感覺。

鐵山第一次進堡之際，就覺得有無數目光在暗中窺覷，直到現在，此等情形絲毫未改。

這絕對不是疑神疑鬼，或是神經太過敏感，以鐵山一身高深的修爲，他幾乎可以指出那些目光的隱藏所在。

他當然不會這樣，揪出那些監視者，只有無知的人才會如此愚笨。

中區房屋的外表，與南區相差不多，但內部的陳設則大爲不同，打個比喻吧，南區只是小康之家，講生活嘛，只能說過得去，中區却豪華得驚人，縱然與帝王之家相比也不遑多讓。

當然，天下富有之人極多，但這兒是邊陲荒漠，就不得不使鐵山大爲驚異了。

其實這些不足爲奇，都木塔原本就是王爺，血鷹王也是王，陳設差了豈不叫人笑話。

鐵山在流目四顧之間，已經跨進一間珠環翠繞的閨房。

首先是蘭香細細，沁人心脾，接着是一種天下最美的顏色，使得他目爲之迷。

天下最美的顏色是女人，她能使英雄氣短，人君傾國。

不錯，這狂沙堡中，的確有一個足使英雄氣短的美人，她就是血鷹王的愛女玉瑪。

眼前這位麗人固然是風華絕代，美艷脫俗，但他絕對不是玉瑪。

她當然不是玉瑪，她只是狂沙堡的內總管流香而已。

使人不解的是，這位內總管原是滿面嚴霜，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冷血動物。此時竟然一反常態，不只是讓鐵山登堂入室，還笑容可掬的起身相迎。

「這幾天委屈連大俠了，請坐。」

「好說，只是在下有點不解。」鐵山落座之後，提出這項質疑。

晚流香微微一笑道：「我知道連大俠不解的是甚麼，但因事出突然，鷹王父女不得不趕往出事地點，作緊密處置，我想這兩天也該回來了。」

鐵山道：「原來如此，總管如果別無他事，在下就此告辭。」

鷹王父女因急事外出，不是故意對他冷落，既已明瞭眞相，他就不想待下去了。

但這間陳設華麗的閨房，似乎具有無比誘惑之力，雖然鐵山心如鐵石，定力極强，天下之事，能夠使他動心的不多。

可是打從他第一步踏進這間閨房開始，他就有點迷惑了。

閨房的情調是如此的迷人，這兒的主人又是那麼風情萬種，如果是常人來到此間，只怕早已色授魂與，陷身在迷魂宮了。

晚流香原是一個冰美人，對任何人都會不假辭色的，但冰美人會在春風解凍之後，現出驚人的狐媚之力，這是一種極爲神奇的獨門魔功，鐵山一時大意，心志已被迷惑，此時想走，那還能夠？

一股幽香，帶來一個熱浪四射，媚態撩人的姑娘，她伸出嫩藕般的粉臂，挽着鐵山道：「你只怕餓了，走，我陪你喝幾杯。」

她啓開一道暗門，現出一間內室，不用說，裡面仍然是花團錦簇，極盡陳設之美。

內室頗爲寬大，但除了中央一桌酒筵，四週都被錦幔遮蔽，所以別無所見。不，應該還有別的，那是四名身披輕紗，透着芬芳肉體的少女，在淡紅色的燈光下，高山平原隱約可見。

晚流香挽着鐵山入席，四名少女立即斟酒佈菜，奔走侍候，待他稍有酒意之際，右側錦幔之後，忽然响起一股輕柔的、飄揚的、令人迴腸蕩氣的娓娓之音，四名身披輕紗的少女，也隨着節奏，跳起天魔之舞來了。

鐵山意志堅强，武功將達登峯造極的境地，在烏魯木齊，孫采蓉曾經以淫藥及美色對他作雙重誘惑，結果仍然栽在他的手裡。

如今他却面紅耳赤，心煩意燥，雖然還有一點理性在尅制，但這點理性似乎薄弱得很。

當晚流香以輕紗攏體，投入他的懷抱之後，他的理智完全崩潰了，雙手一抄，兩人就一起擲身於錦幔之後的床榻上了。

這是一個艷遇，但在鐵山來說他是栽了，上乘禪功抵不過晚流香的狐媚之術。

只是落紅在床，斑斑可考，以及這位晚姑娘欲迎還拒，婉轉嬌啼的情形，她應該不是一個蕩婦。

待風雨消逝，一切恢復常態，鐵山才咳了一聲道：「晚姑娘，這是爲了甚麼？」

晚流香道：「爲了賭。」

鐵山道：「賭？跟誰賭？」

晚流香道：「除了你，還能跟誰？結果，你輸了。」

說到後來，她哭了。

鐵山道：「姑娘，我不懂。」

晚流香抹乾淚水，冷冷道：「你瞧不起我？」

鐵山道：「在下絕無此意。」

晚流香幽幽道：「我甚麼都給了你



，你還叫我姑娘。」

鐵山道：「對不起，這是我的疏忽。不過，流香，妳這個賭，我還是不懂。」

晚流香嘆口氣道：「我一直都在賭，一直都是輸家。譬如說我認爲任何一點都不比玉瑪差，除了她比我年輕一點。但當我發覺一向目空一切、尊榮無比的玉瑪，在擂台上被你征服之時，心中突然昇起一陣快感，也興起賭的念頭。」

鐵山道：「哦？」

晚流香道：「想想看，一個征服玉瑪的男人，却是我的閨中俘虜，你能說不是一件快樂之事？哈哈！」

她放聲狂笑，久久不歇，直到聲淚俱下，她才停止了笑聲。

然後以極端冷肅的神色，瞧着鐵山道：「你輸了，我也沒有贏，我俘虜了你，却付出三十年守身如玉的代價，更糟的是被俘虜的不一定是你。」

鐵山沉默良久，才長長一吁道：「流香，妳這種作法我不敢苟同，自己的身體名節怎能如此兒戲！」

晚流香道：「那也並不盡然，我跟玉瑪一樣，只是對付託終身的對象選擇較嚴而已。往後你娶了她，總會給我一個名份，是嗎？」

鐵山道：「那是當然，哦，流香，今日之事如果被玉瑪知道……」

晚流香道：「不會的，本堡堡規十分嚴竣，一言之微，就可能喪失生命，所以堡中之人不敢多管閒事，再說此地都是我的心腹。」

鐵山道：「雖然如此，還是小心爲宜，一旦弄翻了臉，吃虧的必然是妳流香姑娘。」

晚流香笑笑道：「到時候你不幫我？」

鐵山道：「我是想幫妳，只不過……」

晚流香道：「好啦，現在不談這些，春宵一刻值千金，咱們應該珍惜。」

他們梅開二度之後，晚流香派秀秀將鐵山送回住處，她雖是依依難捨，却不想當眞弄出紕漏。

回到住處，鐵山就將自己拋到床上，他的臉色不太好看，心頭也是一片沉鬱。

晚流香說過，他輸了，的確，他能尅制孫采蓉藥物美色的雙重攻勢，却無法抵擋晚流香媚術的誘惑。

不過晚流香也說她沒有贏，因爲那項結果是以驚人的代價換來的，同時她還深深的愛上了鐵山，願意爲他付出一切，那麼她不只是沒有贏，而且仍然是一個輸家。

想到這些，鐵山的心情較爲好轉，思緒也轉了一個彎，向另一個方向發展去了。

晚流香適才導演的一幕是荒唐的，但她三十年守身如玉，仍然是一個值得相交的女人，如果她是眞心付出，對未來將有極大的幫助。

次日午間，秀秀又來相請，鐵山自然沒有推辭。

一頓精美的午餐，然後是連台好戲，午餐晚流香吃的不多，現在她却像餵不飽的饕餮。

最後，她終於放鬆四肢，吁了一口長氣道：「說說看，你的目的是甚麼？」

鐵山一怔道：「妳在說甚麼？流香。」

晚流香撇撇嘴道：「怎麼，是不懂還是裝傻？別忘了我是你的妻子，就算是小妾吧，我也有權利知道你在玩些甚麼把戲。」

鐵山淡淡一笑道：「妳認爲我在玩甚麼把戲？」

晚流香道：「我要是知道，何必問你？」一頓接道：「你應該看得出來，我對你是認眞的，唉，如是三十年清白還換不到你的信任，那豈不是十分悲哀。」

鐵山面色一正道：「我想知道你根據甚麼判斷我另有目的？」

晚流香道：「自然是根據調查了，白馬銀槍的徒弟康若鈞跟咱們的秀秀有姑表的親誼。」

鐵山啊了一聲道：「這倒是巧得很，不過白馬銀槍師徒輕財重義，他們不會出賣朋友的。」

晚流香道：「你說得對，白馬銀槍師徒都是性情中人，他們果然不會出賣朋友，不過要人說實話有很多方法，譬如酒後吐眞言，以及無意識中的洩漏。」

鐵山心頭一懍，他相信晚流香有叫人在無意識中吐露眞情的能耐。

於是他面色一沉道：「妳爲甚麼要這樣？」

晚流香幽幽道：「我愛我的丈夫，願意爲他付出一切。只是我必須對丈夫作徹底的瞭解，換句話說，咱們應該以心換心，彼此眞誠。」

鐵山道：「好，我有一事請教，希望妳能據實回答。」

晚流香道：「你問吧，我一定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她語音甫落，門外忽然傳來秀秀急促的呼聲道：「內總管，鷹王與小姐回來了。」

晚流香啊了一聲道：「他們現在何處？」

秀秀道：「依時間計算，就要接近堡門了。」

晚流香道：「大哥，快穿好衣衫跟秀秀回去，你要知道的事只好以後再告訴你了，大哥，流香是你的，不管你要作甚麼，我都會站在你一邊的。」

鐵山道：「謝謝妳，流香。」

回到住處，已是薄暮時份，整個下午的時間都在荒唐中渡過，在鐵山來說，這幾乎有點不可思議，不由搖頭一嘆。

翌日辰初，總管葛式榮來到鐵山的住處，雙拳一抱，打了一個哈哈道

：「還住得慣麼？連大俠。」

鐵山淡淡道：「承蒙厚待，在下十分感激，總管來得正好，在下就此告辭。」

葛式榮帶着歉意的道：「這幾天是簡慢了連大俠，但咱們是有苦衷，在西北，除了狂沙堡，咱們還有另一個重要基地。幾日前，該基地竟然發生了意外，由於時機急迫，本堡必須立即馳援，疏失之處實在是情非得已，尚望連大俠鑒諒。」

鐵山道：「葛總管誤會了，在下是因長年浪跡江湖，有些感到厭倦，想回家鄉好好的歇息一下。」

葛式榮道：「連大俠對家鄉如此思念，必然有些難以割捨的親人了，都是誰，能告訴我麼？」

鐵山道：「寒家人丁單薄，除了一個弟弟就別無親人了。」

葛式榮道：「如此說來，連大俠就不應該走了，你參加比武招親，勝了咱們小姐，眼看就是狂沙堡的姑爺了，這兒就是你的家，你怎能撒手一走？」

鐵山道：「可是……」

葛式榮道：「咱們這幾天的確怠慢了貴客，不過在下已經解釋過，那是情非得已。再說咱們小姐對連大俠一直念念不忘，希望你不要辜負了她，走吧，鷹王正等着見你。」

鐵山道：「好吧，總管請。」

在一間富麗堂皇的大廳，鐵山見到了縱橫塞外的神奇人物血鷹王都木塔。

擂台比武之時他見過鷹王，曾經猜想過他可能就是都木塔，此時經葛式榮當面引見，他覺得這位威震邊陲的高人，果然具有一方霸主的威儀。

都木塔的一側，正是玉瑪姑娘，瞧她兩頰生春、含情脈脈的神態，她確是沒有忘記鐵山。

雙拳一抱，鐵山向都木塔一揖道：「晚輩連鋼參見鷹王。」

都木塔雙目如電，向他由頭到脚仔細瞧了一陣，然後哈哈一陣大笑道：「好，好，果然是一表人材，不過我有點不解……」

鐵山道：「請鷹王指示。」

都木塔道：「虎牙雙英好像是名不見經傳，上不了枱盤的人物，以你的品格及武功，應該不會這樣？」

鐵山道：「這個麼，要看怎麼說了。一般所謂湖海聞人、武林巨擘，每多夤緣附會，因而步步青雲，其實肉食者鄙，出了名的高人，也可能是濫竽充數。」

都木塔哈哈一陣大笑道：「好一個肉食者鄙，當代的武林高人，都被你這句話罵慘了。」

玉瑪道：「爹，連大俠只是說個譬喻，那裡是罵人了？」

都木塔道：「對，只是一個譬喻，你坐下咱們好好的聊聊。」

玉瑪的下首有一個空位，她立即招呼道：「這裡坐，連大俠。」

鐵山遲疑了一下，見到鷹王沒有不快之色，他才挨着玉瑪坐了下去。

都木塔說要跟他聊，臉上的神色却忽然一變，好像原是晴空萬里，竟然蒙上一層陰霾似的。

鐵山不明白爲甚麼會有此一變，忍不住向玉瑪投下一眼。

玉瑪沒有說甚麼，嬌靨如常，一片平靜，只是向他點點頭，示意他不必緊張。

鐵山原有一副沉穩的性格，經過玉瑪的暗示，他自然再無疑慮，現在他是以平淡的心情等下去，都木塔不是要跟他聊聊麼？

「連鋼……」

「鷹王有甚麼吩咐？」

這是他們閒聊的開始，其實狂沙堡的人都知道，他們絕對不是閒聊。

在狂沙堡，在新疆，甚至整個大西北，都在鷹王控制之下，所以他必須下達命令，或是作某些重要的決定。

他有一種特殊的習慣，在作重要決定之前，他的臉色會變得不大好看。

他們在繼續聊下去，也許鷹王要作某項重要決定。

「我有一種猜想，不知道對不對。」

「唔。」

「一個懷才不遇的人，行爲上有時會脫離常軌，而不爲世人所諒解。」

「鷹王說的是。」

「你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在中原不得志，所以跑到邊塞尋求發展。」

「這……咳，就算是這樣吧。」

「在邊塞，不見得就能有甚麼成就，除非當眞具有眞才實學，要想脫穎而出就難了。」

「鷹王是說連某沒有眞才實學了。」

「也許你有，但口說無憑，咱們總不能光說不練。」

「是，連某但憑吩咐。」

「好，擊鼓。」

在一陣急驟的鼓聲之中，鐵山被請到北區後面的一片廣場之上，面南築有一座將台，廣場兩側設有更衣室及兵器架，是一個頗具規模的練武場所。

將台中央坐的是都木塔父女、內外總管、黑騎士南北兩大統領、四勇士、四巡查。

將台兩側肅立着近百名黑衣黑帽、手執長槍的武士，他們就是馳譽邊塞、名滿大西北的黑騎士，瞧他們那副慓悍的神色，必然是一枝極具戰力的勁旅。

鐵山也在將台之上，座位仍在玉瑪的身側。

都木塔向左右環顧一眼，道：「各位必然知道，中原虎牙雙英的老大連鋼了。」



虎牙雙英的老大連鋼，曾經在擂台比武，並且贏了玉瑪，此事早已傳遍邊塞，他們豈能不知。

不過當日玉瑪未盡全力，顯然有放水之嫌，那是說連鋼雖是贏了比武，但贏得令人不服。

都木塔在替連鋼介紹，其實台上台下早已有人斜着眼在瞧他了。

這般人爲甚麼瞧他不用正眼？自然是瞧不起他，還有一點忌妒的成份。

都木塔似乎沒有注意這些，咳了一聲，續道：「中原武術博大精深，是咱們邊塞所仰慕的，連鋼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各位如果不向他討教一二，在人生旅程上將是一項損失。」

他這是甚麼意思？如是不願意把女兒嫁給鐵山，他儘可以明說，這麼挑撥羣情，激起衆怒，來對付一個孤身之人，不只是小題大作，而且十分可恥。

玉瑪第一個道：「爹，女兒不反對有人向連大俠討教，但要公平合理，以免落得欺負外鄉人的嫌疑。」

都木塔點點頭道：「有道理，這樣吧，咱們以三場爲限，點到爲止，不得傷人。」

玉瑪同意只比三場，都木塔立即指定號稱第一勇士的忽罕，以及黑騎士南部統領費角、北部統領赤駒。

這三人是鷹王都木塔的得力部屬，每人都有一身極爲高明的武功，鐵山如果栽在他們手裡，比武招親之事固然會被取消，西北他也待不下去了。

如果他贏了他們呢？他將同時贏得崇敬與合作，今後在西北道上，就不會有人找他的麻煩了。

都木塔說過，在邊塞要脫穎而出，必須具有眞才實學，那麼他這項安排，對鐵山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考驗了。

有能力的不會被埋沒，但絕不容許濫竽充數。

誰叫玉瑪放水的？都木塔如果不這麼安排，就無法讓部屬心服口服。

黑騎士南部統領費角首先出場，此人頭尖耳長，配上一副銅鈴般的眼珠，及獠牙森森的血盆大口，單憑這副長相，已經夠嚇人的了。最令人駭異的是他的雙腿，他每踏出一步，必會長高幾寸，如若繼續長高下去，那將會是怎樣一種現象。

此時鐵山與費角是對立於將台前的廣場之上，雙方相距約莫一丈二尺，他踏出四步，就已長高六寸，如果到達搏擊的位置，他的腿應該增高一尺五寸，試想面對如此一個高人，這場仗如何打法？

鐵山久走江湖，當得是見多識廣，他却從未見過雙腿會隨着脚步長高的怪事。

當然，他不可能漫無止境的長高下去，八成是利用高人一等的優勢，施展一種詭異的武功。

鐵山在思忖之際，已提足全身功力，目光罩定對方，準備隨時應變。

雙方的距離在逐漸拉近，現在的空間只有五尺。

在一般來說，五尺稍微遠了一點，徒手過招嘛，五尺不是攻擊的理想距離。

但兩股强烈的勁風，忽然向他的頭頂及前胸攻來，以他搏殺的經驗估計，無論是頭頂或前胸，只要中上一下，可能會身負重傷。

這位黑騎士的南部統領，似乎存心要他趴在這裡，都木塔曾經交代不得傷人，他好像忘了鷹王的吩咐。

不管怎樣，鐵山都不能讓費角擊倒，否則這西北之行，豈不是前功盡廢？

要想不被擊倒，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爲費角在五尺之外，猛然提起左腿，右脚尖在地上輕輕一點，左腿就像彈簧一般飛了出去，速度之快，比彈丸飛馳並不遜色。

在左腿踢出去的同時，他的右掌也居高臨下的壓了下去，這如同半空中砸下一塊磨盤，無論砸在甚麼地方，都會承受不起。

他對這一招雙式，似乎充滿了信心，招式剛剛遞出，他的嘴角已經牽起一股得意的笑容。他是應該得意的，因爲沒有人能逃過他這項獨門絕學。

他似乎得意得早了一點，笑容還沒有收斂，右腿彎竟然莫名其妙的一軟。

他原是以右腿拄地，支撑着他的軀體的，右腿一軟的後果，他自然站立不住了。

像他這麼一個雙腿奇長的高人，眞要摔下去必然是驚天動地，丟人現眼是小事，如果摔破腦袋，或是摔爆了肚皮，豈不是很糟？

也許他五行有救吧，他那已經前傾、眼看就要摔下去的身體，忽然被一股神奇的力量一擋，他又穩穩的站住了。

適才的變化快如電光石火，在場的人數雖是不少，能夠瞧出究竟的必然不多。

不管別人知不知道，他這位南路統領可明白得很，人家玩藝太高，幾乎可以將他玩弄於掌股之上，遇到此等高人，他就不得不心服口服了。

再說以姓連的一身成就，如果要他死，他就得趴在這裡，結果人家不只是沒有傷他，還替他保存了顏面，他怎能不心存感激？

雙拳一抱，他向鐵山行了一禮，道：「連大俠果然不凡，在下輸得心服。」

鐵山道：「費統領太謙虛了，咱們只是半斤八兩而已。」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 蕭郎易了容，紅娘子和優曇不認得，紫薇替他辯說不是蕭郎，魔婆不敢下毒手，因秦姜愛上他，使天魔女及時將他救出，兩人在酒樓上遇到海鷹幫邀請沂蒙門等幾個門派聚會，說是反清復國，其實是海鷹幫擴張地盤，連山東道上的門派也降伏，稱霸武林……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巴彥・文　可飛・圖

# 溫柔鄉是英雄塚

曉諭賊寇授首　消弭浩劫發生



蕭郎進得銅山城來，只見攘往熙來，當眞是南來北往地，商賈雲集，六市三街，好不繁華，蕭郎衣袂飄飄，儒雅風流，江南衣冠，自是異於齊魯。

但却沒人多瞧他一眼，要知那北上京華必往之地，豈少了官蓋往來，奔走功名雲路的士子。

蕭郎却已覺出異處來，那街頭的行人中，多的高一頭，寬一臂的人物，而且三五成羣的莫不亮着兵刄走路，一看便明白了，若不是沂蒙門衆，便是嶗山幫的人馬，一時確也難於區別。

他又何必去區別，蛇無頭而不行，擒賊自當先擒王，嶗山幫的人馬，不過是南去路過，江湖中人，豈會辨不出來的，必借酒樓歇脚。

正尋找間……

蕭郎此時忽聽身側的行人中，有人說道：「你眞認出了，是他們蓬萊分舵的人馬？」

「如何錯得了，你忘了，我有個兄弟，原在蓬萊幫中作個小頭目，自被嶗山幫臣服，改爲分舵後，身不由己……」

「別說了，」另一個道：「我兄弟在煙台幫，以前也有頭有臉，還不是一樣，這番不用說，又是那句話兒，兄弟鬩於牆，而外禦其侮，必然也來了。」

蕭郎不急不徐，跟在兩人身後，眞像個北上趕科場，江南來的士子，那銅山民俗風光，已近北地，令他無不感到興趣，好奇地東張西望，其實耳聽兩人的談話，一句也不放過。

只聽另一人道：「前面那蓬萊閣，原是蓬萊幫的本錢，我知道，東大街的煙霞樓，是煙台幫往來落脚之地，要想知道你那兄弟來沒來，那還不容易，去一問便知。」

「不錯，」另一人道：「這番嶗山幫避道而行，擺明是對俺們禮讓，怕生誤會。」

「將來同是一殿之臣，以往的過節，義旗一舉，自該一筆勾銷了，還有甚麼誤會的，你那知道，不走臨沂，却繞道走銅山，這是來會合微山幫，我早就發覺有異了，怎麼南陽、昭陽兩分舵人馬也南下了，你沒去北城，不然就會發現，原來微山總舵的人馬，已早在昨日日落之前，進入北大街的洪福棧……」

「洪福棧！」另一人顯然吃了一驚，說道：「不就是嶗山幫落脚之地？原來，了不得，微山幫也被那洪濤降伏了。」

「山東道上，除了俺沂蒙門，不論大小門派會幫，誰沒被降伏，這也難怪你，俺們雖在武林，吃的可不是江湖飯……」

蕭郎既已知道嶗山幫落脚之處，那還再聽下去，擒賊擒王，還等待甚麼，陸上不比海上，那天魔女必已早



到了連雲港，數百水師，不過幾艘海船，只要一擧手，就能落其帆，斷其纜，數百水師，還會不亡魂喪魄。不用說，飛劍掠空，寒濤一斂，不知有多少人頭落水。

他沒有寒顫，却不由緊鎖了眉頭，不錯，趁天魔女未會前來會合，趁早退了這陸上人馬，否則不知有多少人頭落地。

既然嶗山幫領袖山東道，只要打發了嶗山幫，各路人馬，自然知難而退了。

那銅山雖是兵家必爭之地，商賈雲集，北往南來樞鈕之埠，却也難與江南魚米之鄉相比，繁華的不過是南北兩大街，蕭郎不用詢問，早已到了北大街，只見街道上行走的，多是高一頭，寬一臂的，莫不亮着兵刄走路。

還有甚麼不明白的，兵家必爭，承平時期，兵家無爭，街道之上，陡然間，放眼盡是虬筋栗肉的漢子，那商賈那還敢在街上走路。

蕭郎一眼便可分辨得出嶗山幫的人馬了，因爲盡皆紅巾抹額，哼！還有甚麼不明白的，紅娘子是太上皇，海鷹幫以紅巾爲號，蕭郎早已見識過了。

簡直不用尋找，好高大的棧旁，人喧馬嘶，拴馬樁上，拴着少說二十來匹駿馬，門口圍聚着三五成羣的漢子，小聲說、大聲笑，個個栗肉虬筋，更是商賈絕跡，紅巾風飄，陽光下，更見片片紅影流霞。

蕭郎一怔，錯眼間，人叢中竟出現了一個老婦，携着一個紅包袱，傴僂而來。

是了，那老婦必然是年老失聰，身邊人喧馬嘶，竟如無聞，忽見她停下步，抬頭，更見滿面縐紋堆疊，只見她喃喃自語，說道：「是這裏了，借問大哥哥，這裏是洪福棧嗎？」

那三五成羣，大聲笑的漢子，那會理睬一個龍鍾老態的婆婆，忐怪，人喧馬嘶聲中，蕭郎和那老婦相距少說兩丈之外，竟聽得清清楚楚，不由一皺眉，心下有些不忍，搶前道：「婆婆，你若是要投宿，還是去別家吧！」

那婆婆，嘿嘿，偌大年紀，好大的火氣，更不識好歹，只見她一翻眼兒，道：「俺要找的是洪福棧，爲甚麼要去別家，好哇，你這小夥子既然多事，接着了。」

蕭郎尚未明她說甚麼，那沉甸甸的紅包袱，不僅塞在他手中，而且竟是不由自主接在手中，也許見她偌大年紀，不由他不惜老憐貧，道：「婆婆，原來你要找洪福棧的人，怕……今兒不是時候……」

婆子竟然瞪了眼，而且跺了一下脚兒，道：「少說廢話，去，叫那該死的洪濤出來見我把包袱交給他。」

這是怎說？這算甚麼？簡直把他當小孫子了，他非但不惱怒，反而心下一喜，對！擒賊擒王，正沒藉口他，當下吠了一聲，叫道：「叫那洪濤滾出來，這位婆婆要見他。」

偌大店堂，三五成羣，街頭那麼多漢子，刹那之間，鴉雀無聲，全都一怔，嶗山幫洪幫主，跺跺脚，山東道也亂顫，微山湖水會掀洪波，一個婆子，一個小夥子，竟敢直呼其名，呼喚吆喝，當眞吃了老虎心，豹子膽，敢是活得不耐煩了，正因如此，有人反倒呵呵大笑，有人在喝斥，日夜奔走，人困馬乏，不正可找樂子，散在四外的人，登時往上一圍，近身的，反而退讓出場子來。

蕭郎道：「婆婆，這洪濤是你甚麼人呀，可是你的小孫子？」

嘿！這婆婆年紀大了，不料火氣更大，呸了一聲，怒道：「若是我的小孫子，我早就宰了他，你這小子孤陋寡聞，豈不知他是山東道上，無惡不作，萬惡的賊孫子，快快給我喚他出來。

早聽怒吼連聲，但正因爲婆子老態龍鍾，蕭郎儒雅，一時之間，反倒無人上前，怕她眞是洪幫主的甚麼人，不敢出手。

「敢情是賊孫子，」蕭郎叫道：「兀那賊孫子洪濤，趁早滾出來。」

那洪濤正與微山幫的頭兒，以及幾個分舵的舵主，在內部署人馬，一旦臨安打出還我漢江山的旗號，算是義旗高擧，清兵必要南下增援，嘿嘿！這微山湖就要掀狂瀾，打聲援，阻截南下的清兵，重任就要落在微山幫的頭上，各門派率領衆家兄弟，如何支援圍剿，自是帷幄運籌。

那洪濤得報一怔，烟台分舵的魯大海，蓬萊分舵的孟飛，首先站了起來，尚未開口，蕭郎的喝叫聲已清晰入耳，那洪濤却也有些見識，若非內功深厚，豈能聲透重屋而清晰可聞，霍地站了起來，道：「你等隨我來。」

當先大踏步率衆而出，那在店堂中的何止八十個各派人馬，早已蜂擁而出，把那婆子與蕭郎圍在核心，有人叫了聲：「洪幫主出來了！」店門口的人衆登時讓出路來，只見那洪濤，好一個魁梧的漢子，走在人叢中，幾乎高出一個頭來，眞箇膀寬腰圓，身邊有人一指，洪濤道：「婆子，你……找我……」

早是一聲呵呵，聲如洪鐘，敢情是個傴僂龍鍾，皺紋堆纍的老婆子。

蕭郎一見出來了這麼多人，是行家，不用伸手，便知有沒有，洪濤不三年間，已威霸山東道，豈是浪得虛名，這一對了面，不由心頭一凜，暗暗替這婆子捏了一把汗，心想：這婆子必是瘋了。

那婆子可不是瘋了，道：「你就是洪濤，萬惡的賊，一見就知你不是好東西……」

那四外的人登時發起喝來，喝斥連聲，洪濤反倒呵呵大笑，一擺手，

此刻圍攏起來的，何止數百人，登時鴉雀無聲。

洪濤威霸山東道，那自打出來的天下，死在他一柄三尖兩双刀下的人，豈在少數，有道是，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那傷心的親人，豈少了來找他拚命的，似這般一個老婆子，找上他來，而且當着這麼多手下面前，倒是絕無僅有，只要伸出一根指頭兒，這婆子那還有命，但正因當着這麼多手下，反倒勝之不武了，喝道：「你這婆子是甚麼人！敢是瘋了。」

婆子忽然脆生生一聲大笑，聲似銀鈴，當眞有如大珠小珠落玉盤，蕭郎登時大喜，眼睛亮了，心說：「原來是她！」

那四外的數百人，連同洪濤，却不由一怔，這笑聲分明是年輕的聲音。

婆子道：「來向你這賊借一樣東西。」

一聽聲音忽轉清脆，再見婆子目射凌芒，洪濤心中不由一動，喝道：「你這婆子端的是甚麼人？要借甚麼？」

「借你的人頭，給他做個伴兒，小子，把包袱給這賊。」

蕭郎又氣又惱，可也笑不出來，狠狠地向婆子瞪了一眼，那眉兒更高蹙了起來，心想：今兒不知有多少人頭落地。

婆子顯然不耐了，偌大年紀，竟仍性烈如火，道：「小子，你敢不聽話？」

蕭郎道：「我替你說了吧，宰了我，敢是又要把彎劍擱在我脖子上。」

婆子那把四外的數百人放在眼裡，竟格的一聲笑了出來，道：「算你聰明，還不把包袱給這賊。」

他手中沉甸甸的包袱，端的包着甚麼，蕭郎亦想知道，一抖手，不是扔，是向洪濤打去，那洪濤只一滑步，斜身，一抄手，已把包袱接在手中，只見他兩道濃眉簡直豎了起來，皆因包袱入手，不僅身子一晃，而且退了半步，才能站得穩了，萬不料眼前這個蕭洒文弱書生，內功竟如此深厚。

他身邊的烟台分舵的魯大海，蓬萊分舵的孟飛，可都是內家好手，不約而同，咦了一聲，也不約而同，摸着兵刃，皆是闖蕩江湖多年，見多識廣，已知這老婦不老，文弱的書生豈僅不文弱，而且還是內功高手。

同一瞬間，那四外的人衆竟也咦咦連聲，皆因那洪濤包袱入手，臉上身上，立見點點紅。

血！即使還看不出這文弱書生是內家高手，難道還看不出那點點紅，是鮮紅的血！

洪濤那還敢怠慢，只一抖，那包袱中早滾出顆人頭來，四外登時發起喊來。

好大一顆人頭，竟仍睜着一雙驚怖的大眼，咬緊着森森的白牙，顯然是在驚怖中，突然被人割下頭來。

早聽到認出來的人叫道：「這不是水師提轄！」

「啊呀！混江龍……」

「這不是李昆舵主……」

洪濤已是點點紅的臉上，登時由紅轉紫，這混江龍李昆，率領水師南下，既然被人，而且是被這婆子割下人頭，可知水師已全軍覆沒了，如何不驚，又如何不駭然大怒，厲聲喝道：「你……你們端的是甚麼人！」

蕭郎朗朗大笑，道：「你們眞想知道？只怕一見她的眞面目，你們就沒有命了。」

說時遲，只見那婆子向臉上一抹，那四外的人衆登時又發起喝來，紛紛倒退，傴僂龍鍾的老婆子，不僅高出了一個頭來，而且變成了紅眉金臉。

都沒見過，可全都聽說過，而且傳說多了，都像見到了魔鬼一樣，同聲異口，叫道：「天魔女！」

却是蕭郎忙道：「不准濫殺無辜！」

那婆子正是天魔女，蕭郎不僅心下大喜，而又駭然，人家去把統領水師的李昆割下頭來，且又幾乎同時趕到銅山，又能不令他感到慚愧，若任由她飛劍出手，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

天魔女叫道：「爾等聽着了，海鷹幫狠子野心，打着反清復漢旗號，不過妄想打天下，徒令生靈塗炭，爾等愚昧無知，受其煽動蠱惑，不知不罪，今日饒爾等性命，趁早回頭，祇洪濤這賊，饒他不得。」

天魔女只一抬臂，寒濤登時湧現，便蕭郎亦不禁駭然，不料連他亦覺砭膚生寒，較之那日在樓外樓所見，更見威力，那敢動彈？

早聽連聲慘呼，分向街兩頭狂奔的人衆，互相碰撞踐踏，那驚呼慘叫之聲，更不絕於耳，都恨爹娘替他少生了兩隻脚，轟然聲中，雖不是屍橫滿街，却已有不少漢子躺在街上，已不能動彈，沒死的兀自在蠕動、掙扎、呻吟。

蕭郎面色鐵青，怒哼了一聲，道：「爲何要濫殺無辜！」

天魔女向臉上一抹，又復是月貌花容，杏眼兒圓睜，眉兒一抖，道：「你不講理，誰濫殺無辜啦？」

「這滿街的……」

「你倒是瞧清楚些，是斷了胳膊，還是少了腿？沒一個不是頭顱還在項上。」

「哼！」蕭郎一指，道：「這三人不已是身首異處？」

幾乎就在脚邊，就有三顆頭顱，簡直就在血泊中，一般瞪着驚怖的大眼，咬緊了森森白牙，蕭郎雖然惱怒，心下亦不禁駭然，被天魔女劍法殺



的人，竟全在驚怖中，毫無反抗，簡直是不知反抗，已被飛劍割下頭來！

天魔女道：「這三人難道不是死有餘辜，再說，我也要借他們的頭顱一用，難道你不想消弭這場浩劫。還不快解下他們的紅頭巾，把四個頭顱包起來，我們得即刻動身，你若想見我師傅，就別再婆婆媽媽了，枉你還稱天劍蕭郎，竟也是婦人之仁。」

蕭郎才知天魔女與白娘子早有約定，那敢怠慢，當下與天魔女，把躺在街頭的人身上，解下紅頭巾來，一塊紅頭巾，恰好包一個頭顱，各攜了兩個，即刻施展紫虛微步，如飛離了銅山。

不錯，早聽紫黛說過，白娘子也親身動手，堵截長江上游的人馬，務使臨安城的海鷹人馬孤立無援。

有歷史記載的數千年來，浩浩蕩蕩、滾滾滔滔，金濤澎湃，狂瀾萬丈的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搖籃，孕育了中華文明，却也是中華兒女的苦難，在隨同苦難被遺忘的年代裡，曾多次改道，其中一次，幾乎注入洪澤湖，造成更大的災難，令整個蘇北成爲澤國，更多萬萬千千的人被泛濫的洪水吞噬，而今災難已被遺忘，黃河早已改道北流，却仍留下傷心的痕迹，銅山以南，廢黃河仍在嗚咽。蕭郎和天魔女，就是踏着這條傷心路向南奔來。

讓運河水，漫漫流，隨着汴水流，泗水流，眼前又見萬家燈火，原來已是瓜州古渡頭。

天魔女脚下不停，蕭郎那敢問。慚愧，若然他一開口，那口提起的眞氣一洩，他就會跟不上了，任他內功如何精湛，這紫虛微步，天魔女却是從小修練，那天魔女的飛劍能百步外取人首級，內功之深厚亦可想而知。

「不，不能輸於她！」蕭郎想。

啊喲！蕭郎差那麼一點兒，就撞入天魔女懷裡了。慌忙硬生生收住脚步，可是下雨了？原來，他的脚步霍地停了下來，額上的汗珠也落了下來。

原來，天魔女突然收住脚步，同時也轉過身來，噗嗤一聲，笑道：「紫虛微步，心法虛微，你不覺得在背道而馳麼？再往前走，你非掉在江中不可。」

蕭郎額上已見汗，臉上如何不紅，被天魔女譏諷，更是紅得發紫，幸是點點漁火映江中，天上星多月不明，衣袂風飄，見到的，只是烱烱雙眸。

原來瓜州的萬家燈火，也像繁星點點，被拋在身後了，立身已在江邊。

蕭郎忙不迭調勻呼吸，道：「這是那裡啊？我們要去何處？」

天魔女向天上一指，驀然間，隱隱傳來梵唱之聲，只見天幕上映出一座巍巍山影，矗立在江心之中，原來已來到金山古刹。

蕭郎心下登時一陣劇跳，莫非……白娘子，他的娘就在山上等候？情怯得竟不敢問出口來。

天魔女忽然咦了一聲，向江面一指，道：「你看，那是誰，啊……」

隨着她的手指，只見江風飄衣袂，一個女子踏波而行，向他們立身的岸邊，緩步而來。

當然不是白娘子，非但不是一身白，而且，天魔女豈有連師傅也不認得的，即使夜黑無月，但繁星在閃爍，江上點點漁火，江波也反映着天幕的微光，那梵唱之聲傳來處，更閃亮着苦海的明燈。

他知道巍巍的山影，即是金山，隱隱天外傳的梵唱之聲，傳自金山古刹。

啊！白娘子的民間故事，數百年來膾炙人口，天魔女的師傅白娘子，約會於這金山古刹，是巧合？還是有意的安排？

蕭郎也啊了一聲，近了，看得也更清楚些了，原來不是踏波，隨着江濤的起伏，現出了一葉沉浮的小舟，而且，隱約還可見到一個小巧的人影。

那一聲啊，幾乎才出口，已變成了歡呼。

瀟湘子、蕭琅，即使天色再暗些，他也認得出來。

忽然失去了踪跡，不知去向，瀟湘子和蕭琅如何不尋找，這是來找他嗎？

但那一聲歡呼也幾乎才出口，急忙又嚥下去了，因爲天魔女在他身邊，慌忙又慚愧，兩日來，有天魔女在他身邊，幾乎忘了瀟湘子。

那知回頭一看，就在這麼轉頭的瞬間，天魔女已踪跡不見。

天魔女去了何處？那知再回頭，那沉浮的小舟，也踪跡不見了。

蕭郎大急，着慌起來，分明向岸邊駛來的瀟湘子和蕭琅，同樣近着金山，既然不登岸，不用說，是向金山去了。

天魔女不知去向，瀟湘子却有踪跡可尋，那還遲疑，急忙從岸邊繞行過去。

瀟湘子爲何在此間出現？又爲何來到金山？莫非……啊！難道與白娘子有關？難道……

他不敢往下想，也無暇往下想，早已繞到了金山脚下，當眞是蟬聲林愈靜，耳畔的梵唱聲聲，令山林更空寂，連心地也空靈了，不自覺放慢了脚步，陡然間，話聲，正是寧靜以致遠，而且可聽出老遠。

只聽話聲隱隱傳來，可惜遒勁的夜風，令話聲斷續，聽不眞切，但仍辨得出來，若不是女子的話聲，亦是童稚的聲音。

幸是他捨了登山的石級，直向小舟隱沒處奔來。垂柳岸，首先發現了

隱藏的小舟，只聽蕭琅的聲音道：「大姊姊，你別生氣啊。」

「我爲甚麼要生氣。」

蕭郎心下一陣劇跳，一陣狂喜，多甜的聲音，正是蕭湘子。只是一點兒也不輕柔，令蕭郎邁出去的步子，又收了回來。

蕭湘子分明怔了怔，說道：「小猴兒，你……叫我甚麼？」

「大姊姊呀？」蕭琅說。不用瞧見，亦知這小猴兒若不是眨眼，也在頑皮地笑，道：「我叫蕭郎大哥哥，當然叫你大姊姊，因爲，你們是一對兒呀！」

蕭湘子哼了一聲，但聲調登時柔和了，道：「小猴兒，你是個人小鬼大的小猴兒，休在我面前賣口乖，我若惱時，就不到金山來了，我……哼！我爲甚麼要生氣。」

「你生氣的。」蕭琅固執說：「要不然，已到金山了，又爲何不上去。」

當眞，他們爲何來金山？爲何來了又不上山去？蕭郎本要現身相見的，不自覺又縮回脚步來，且聽他們說些甚麼。

「我……」蕭湘子遲疑道：「你這小猴兒猴急些甚麼？我們要找的人還沒有來，上去做甚麼。這裡又隱蔽，上流頭，下流頭，來的人，都逃不過我們的眼睛，等他們來了，我們再去也不遲，哼！我倒要瞧瞧，他跟誰走了。」

「不是跟人走了，」蕭琅說：「是被人擄去了，而且一定在睡夢中，所以，大姊姊，把蕭郎大哥哥擄去的人，一定也不會是小魔女姊姊，所以，大姊姊，你不該一口咬定大哥哥是跟小魔女姊姊走了。你不該生氣的。」

這麼說，蕭湘子並不知他和天魔女北上了，却是怎會來到金山呢？

只聽蕭琅繼續說道：「大姊姊，你且想想，若不是一個大本領的人把大哥哥擄去了，我們豈會毫無所覺的，還有，咱們爲甚麼到這裡來？」

這正是蕭郎要知道的，忽聽蕭琅格格地笑了起來，說：「大姊姊，你爲甚麼擰我。」

蕭湘子道：「看來我也要改口了，該叫你做大猴兒，你說的果然不錯，眞令人難信，憑我們兩人，追踪了兩日，竟然發現不出那人是誰，而且……」

「而且還不時故意現一下身，大姊姊，我早就在疑心了，這人非但無惡意，我說啊，簡直是誘我們追踪，把我們誘到這裡來。」

蕭湘子一定在點頭，蕭郎却把已伸出的脚又縮了回來，急忙回頭。

不是他聽到甚麼，而是忽然想到，若天魔女現出身來，而他們本是在一道的，只不過突然不告而去，自然也會突又現身回來，隨時隨刻都會現身出來，若被蕭湘子見到他們在一道兒，自然也以爲他失踪的這幾日，他們都是在道兒，那還了得？

情人的眼裡，是滲不進沙子的，即使蕭湘子是盤谷古墓的女兒，非世俗的女兒可比。

不，不能讓蕭湘子發現他們在一起，至少在蕭湘子知道他這幾日的行踪之前。

就在他這麼一縮步，遲疑的瞬間，只聽蕭湘子又道：「小猴兒，我且問你，我不清楚你們世間武林的功夫，你說，當今天下，有快得過你們的紫虛微步沒有？」

小蕭琅一定在急轉眼珠兒，即使林中昏黑，蕭郎也看到那閃亮的目光，也許，他只是對這小兄弟才清楚了，想當然在轉着眼珠兒。

忽見小蕭琅一跺脚，說道：「有！哦！」

「你想到了！」

蕭湘子也啊了一聲，聲調中透着既驚且喜。

「只有一個人，」小猴兒道：「白姑姑！」

「你是說……東海白娘子！」

蕭湘子又啊了一聲，當眞，天下之間，那有更神妙得快過紫虛微步的，而且……即使天魔女、小猴兒，也休想能夠逃得過她蕭湘子的追踪的，而她却發現不出這人的眞面目來，她早該想到的，除了白娘子。

蕭湘子被蕭琅一言提醒，一怔之下，抓住小猴兒就走，道：「快，隨我來。」

蕭郎早知白娘子與天魔女約會金山相見，當然還有他，却不料更把蕭湘子也誘來此間，難道，他和蕭湘子曹娥江上一見鍾情，白娘子已盡知一切？

啊喲！他心下大是激動，只不過一瞬間的遲疑，蕭湘子與蕭琅已去無踪影，慌忙也尋路上山。

他必須分枝拂葉，繞樹穿林，待得轉出山道，那還追得上。

初更時候，夜霧瀰漫，眞個是烟籠寒水月籠沙，耳邊是梵唱聲聲，但寧靜與肅穆，並未令蕭郎起伏的心潮平靜下來。

白娘子，眞是他娘嗎？現在何處？

巍峨的金山古刹，映在天幕上，倍見莊嚴，梵唱聲聲，山林寂寂，當眞蟬聲林寂，梵唱令山林更靜，啊！蕭郎霍地一滑步，閃在路邊，一顆石子從山道的石板路上滾落下來，發出噹噹的清脆聲響。

夜風雖勁，却還不能飛沙走石，莫非是前行的蕭湘子？

不，蕭湘子身若飄風，行走起來脚沾塵？說時遲，那石子滾到脚邊，竟然滾到他的脚邊就停止了，這顯然是人家打出來的，而且力道恰到好處，難道，是有人在向他指示甚麼？

聽！他聽到了，右側隱隱有話聲傳來，忙循聲看去，驀見林梢上有黑



影一晃而沒。只不過山高、江風勁，聽不眞切。

蕭郎更不遲疑，一掠穿林，轉過一個山坳，只見崖高數十仞，崖上藤蔓若垂簾，在江上勁吹的夜風中飄捲，且慢，分明有白影一晃。

但他定睛再看，却又沒有，就在這瞬間，人聲，啊！就在丈許外，而且是個女子的聲音。

現在，他連人影也看到了，夜袂飄飄，果然是個女子，不是蕭湘子，亦不是天魔女，却也不是白衣女子。

蕭郎忙潛行兩步，只見那女子面崖而立，崖下亂石嶙峋，那女子站在一塊大石上，躬身道：「夷光已遵島主吩咐，擒賊擒王，北路四賊已皆授首，特來請罪。」

天魔女！他看見了，原來天魔女跪在那女子身邊。

蕭郎只覺血液也沸騰起來，藤蔓飄風，崖上白影乍現還隱，他明白了，有如玉皇山上初謁白娘子一樣，顯然不以眞面目示人。

不，據雁蕩雙嬌說：白娘子與武夷優曇時相過從，時在浙南出沒，怎麼在自己的徒兒之前，倒不以眞面目相見了？

他已知道那站着說話的女子是誰了，紫黛，把他從海鷹幫分舵，紅娘子手中救出來的，就是這紫黛，其武功之高，顯然還在天魔女之上，名份上，不過是白娘子的侍女，却又令他不解。

忽聽崖上一聲幽幽地長嘆，幽幽地，多熟悉的聲音，正是玉皇山上傳他玉清寶籙的白娘子，眞不明白，他的眼睛爲何會潤濕起來。

紫黛竟也輕輕嘆了口氣，道：「島主悲天憫人，從不許濫殺無辜，却不料一日夜間，十賊授首，連島主也開了殺戒，但除惡即是行善，有了這十顆首級，却消弭了一切大浩劫，萬千生靈得免塗炭，更多萬千人民得免死溝渠，成餓殍，這是何等大功德。」

崖上又一聲輕嘆，才道：「若不爲此，我又豈肯大開殺戒，但這十個賊子之中，其實有幾人尚非罪大惡極……」

紫黛接口道：「但若不死，豈能免除這場大浩劫，他們不是死罪，而是死功德了，倒成了殺身成仁。」

崖上的聲音道：「你不用再說了，我只是怕見血腥，除了鄱陽、太湖、長江三路賊子，共六顆首級外，夷光又携來北路山東道上的四個賊頭的首級，共是十顆。夷光，起來吧，你雖任性些，偷出東海神山，但出於親情孺慕，我若要責你，半年前已把你擒回去了，何況你並無違反我的戒律，未曾濫殺無辜。」

只見天魔女站了起來，道：「多謝師傅，還有……」

崖上的聲音道：「你要說我多年來尋訪的人麼？你不用說，我已知道了。」

蕭郎明白尋訪的人是誰，當然是指蕭瑤。今晚聽蕭湘子所說，分明白娘子已知蕭琅這小猴兒是甚麼人，只怕連蕭湘子的來歷，也知道得清清楚楚，否則也不會引他們來此了。

且慢，蕭湘子和蕭琅呢？現在何處？

他和兩人只不過是前後脚，他能循聲尋到這崖下來，何況是聽慧絕頂的蕭湘子，再加上一個精靈的小猴兒，必然也在左近了，只怕就在自己的身側附近。

他不自覺向四外查看，却聽崖上的聲音又在說話了。道：「紫黛、夷光，事在緊急，你二人即刻携十個人頭，前往臨安海鷹幫分舵，我算計海鷹幫的大軍，先頭部隊，天明後即可到達臨安了，你們必須在天明前趕到。」

紫黛一定揚揚眉兒，只聽她哼了一聲道：「島主請放心，即使海鷹的大隊人馬已到臨安，各路接應的人馬已土崩瓦解，潰散逃亡，諒他們也不敢發難。」

崖上的聲音提高了些，說道：「你知道甚麼？數百里外發生的事，他們那能這麼快就知道，何況這五路人馬，皆已土崩瓦解，賊衆見賊首已被斬首，那還不四散逃亡，又豈會有人前往報告，除非海鷹幫各路連絡的探馬，能即時探知回報，但也要兩日之後了，怕只怕紅娘子任意妄爲，先發了難，你們去吧，限天明之前，務要到達臨安，不用我吩咐，紫黛當知該怎麼做了。」

紫黛忙應了聲，提起脚邊的包袱，天魔女也把携來的四個人頭，提在手中，奇怪，紫黛爲何在對天魔女使眼色，意思是催她快走。

那天魔女可不是在遲疑，似有話要說，却欲言又止，見紫黛對她示意，這才隨紫黛去了。

一時間，梵唱之聲又再入耳，空山寂寂，惟見夜霧淒迷。

蕭郎正要出林拜謁，他已明知白娘子即是他的親生的娘了，爲何却不認他，但又爲難，却不知該如何開口，只是感到陣陣心酸。

就在這瞬間，崖上的聲音不再是幽幽的了，說道：「你們都給我出來吧……」

蕭郎正要邁步，那知崖上繼續說道：「小猴兒，還有這位姑娘，你們跟踪了我兩日，爲何不出來相見。」

原來是蕭琅和蕭湘子，並未叫他。

只見近崖處一株樹上，隨着格格笑聲，小猴兒飛身而下，道：「我知道你是白姑姑，我也知道瞞不過你的，大姊姊，出來啦，醜媳婦也要見公婆，何況你是花姑娘姊姊。哎喲！你爲甚麼打我。」

小猴兒摸着臉，一片樹葉正飄落他脚邊。

「好功夫。」崖上的聲音讚道：「古墓盤谷功夫，果然非同凡俗。摘葉飛花傷人，比較之下，已落下乘了，何如姑姑這手落葉飛花。」

蕭郎正在疑惑，即使月色不明，崖下陰暗，但樹葉大，豈有發現不出的，聞言才知是從樹上落下，難道蕭湘子是躲藏在樹上？

蕭琅噘着嘴道：「白姑姑，我好心帶媳婦來見婆婆，你不謝我，她打我，你倒讚她，我不依。」

蕭郎一怔，好心帶媳婦來見婆婆，難道，這人小鬼大的小猴兒，這一切全是他在暗中安排？

只聽崖上話聲帶笑，說道：「小心了。」

但已晚，早聽兩聲脆响，這番蕭郎見到了，只見兩片樹葉飛落下來，顯然小蕭琅被崖上的話聲提醒，也被發現了，但任他小猴兒如何溜滑，身手了得，那樹葉飄落，竟還會拐彎，小猴兒竟然躲不過，分別在兩邊臉上，既能聽到脆响，那自是打得重的。

「好！」崖上的聲音又讚起來，說道：「九嶷飛花不但能制人於無形，且能御物，令人眼界大開。姑娘，請出來吧。」

話聲未了，一團白影已飄然而下，只見一個白衣女子已盤膝坐在大石上，道姑裝扮，寶相莊嚴，却又面帶微笑。

蕭郎早已熱淚盈眶，强行兩步，轉出樹後，便已在大石前了，伏地咽哽，竟不能成聲。

竟不知蕭湘子從何處轉出來，竟會站在蕭郎身側，向那白衣的道裝女子襝衽爲禮。

同一瞬間，小猴兒一竄，到了白衣道裝女子身後，嘻嘻笑道：「不行，媳婦拜見婆婆，是要叩頭的，大姊姊，還不跪下。」

那道裝女子果然是白娘子，道：「姑娘非世俗女兒，免了吧，你這小猴兒雖淘氣，不過却也難得你一番好心，只是，不准再胡鬧了。」

隨一聲長嘆，嘆聲又復幽幽，對伏地不起，咽哽不能成聲的蕭郎道：「起來吧，非是娘狠心，不早與你相認，兒是聰明人，既然明白一切，必也知道其中因由了。」

果然，當着蕭湘子和蕭琅面前，縱有萬語千言，亦是不便說的，他還有甚麼不明白的，師傅即是他親生之父，現仍健在，娘當年鑄成大錯，以致愧咎一生，顯然怕再生情孽牽纏，否則也不會遠去海外神山了。

白娘子向蕭湘子招手道：「姑娘，近前來……嘖嘖，果然好一個世外女兒。」

白娘子携着蕭湘子的手，兀自上下端詳，直瞧得蕭湘子臉兒紅紅。

小猴兒嘻嘻笑道：「白姑姑，大姊害羞啦。」

白娘子笑道：「姑娘的來歷，我近日方才知道，古墓盤谷，與世隔絕數千年，早年我與武夷優曇相識，已覺大非凡俗了，可惜交往多年，竟亦不知有古墓盤谷在。難得姑娘與我兒一見投緣，我兒得姑娘長相伴隨，眞不知幾生修到。」

「三生，」小蕭琅道：「白姑姑，原來三生石上姻緣結你也不曉得。」

說得蕭湘子把頭更羞得低垂了，要知這不是甚麼禮儀，而是與生俱來的本性，那蕭郎眼中雖仍噙着淚，心頭蜜蜜甜，那臉上如何會不現笑意。

原來他娘已知有蕭湘子是古墓盤谷中人，與世隔絕的世外，以往一直在擔心，不知他娘是否接受蕭湘子，現在見他娘對蕭湘子倍加愛敬，雖未直言，顯然已直認她爲媳了，心中的疑慮一掃而空，又那得不喜上心頭。

白娘子已站了起來，道：「紫黛與夷光臨安之行，那海鷹幫一見各路賊首的人頭，諒也不敢再蠢動了，一場大浩劫，總算消弭於無形了。」

蕭郎道：「娘對海鷹幫瞭如指掌，眞不明白，怎會對他的各路人馬，也如此清楚？否則，豈能在一日之間，把一場大浩劫消弭於無形？」

白娘子竟又長嘆了一聲，道：「那是五年前的事了，偶經海上的一個荒島，竟發現有人在練兵，規模之大，令我生疑。朝廷豈會在荒島練兵，而且服飾有異。一探之下，才知是海鷹帮的人馬。一見人數之衆，就知事有蹺蹊。

「一個普通江湖帮會，要稱霸江湖，練甚麼多人馬何用？深入一探，才知心存大慾，竟圖謀不軌，若然眞是心存民族大義，還我漢江山，以驅除韃虜爲目的，尚有可說，但竟無堂堂正正之旗，不過是妄想稱王稱霸，打江山而已。」

白娘子對蕭郎點了點頭，含笑道：「不料你那日在嘉興之言，竟也和我一樣見地，較之那一般自視甚高的迂腐文人，可謂見識超越了。」

那日晨早在嘉興酒樓之上，蕭郎說得好不激昂慷慨，才知他娘一直跟踪在後，他明白了，還道從紅娘子與武夷優曇手中把他救出的是紫黛，實是他娘在暗中保護，道：「慚愧，其實現今天下承平，反清復國之調久已無人倡談了，孩兒亦從未想及，更不會去深思。那日孩兒之言，不過是蕭瑤姊姊的一席言所啟發，好教娘得知，娘久尋未獲的蕭瑤姊姊，孩兒倒無意中相遇了，和娘一般見地的，其實是蕭瑤姊姊而不是我，慚愧，孩兒不過是後知後覺，因覺蕭瑤之言有理，不過加以引申而已。」

白娘子點了點頭，伸手把蕭琅拉近身邊，道：「有關他姊弟之事，我已盡知一切了，我那姊姊天人，所生的女兒，亦是瑤池仙品。」

「人家說姊姊是下凡的仙女，人人都這麼說的，因爲姊姊不但救人無數



，還會起死回生。」小蕭琅認眞說，提起這位姊姊，連小猴兒也肅然起敬了。

正說間，一人如飛而至，蕭郎認得，是他娘的另一個黃衣女侍，道：「稟島主，鄱陽、太湖的各路賊寇，我已分別曉諭，得知他們的頭兒尚且授首，皆已偃旗息鼓，四散逃亡去了。唯有長江一路人馬，那賊衆中竟有一頭目想收聚殘餘，繼續東下的，我不得不……」

白娘子皺了皺眉兒，道：「不用說下去了，我不許你們殺人，不過是不許濫殺無辜，你做得好，現在我們已把一場大浩劫消弭於無形，江南黎民，草木不驚，總算大功告成了。你來得好，我們即有遠行，用你駛來的小舟代步，便不用引起人注意了。你們都隨我來。」

那黃衣女在前帶路，落到江邊，只見蘆葦岸邊，冷月舟橫，白娘子一擺手，當先飛身飄落，待大家都上了小舟，只見那黃衣女微一屈腿，那小舟已滑入江中。

小蕭琅瞪大了眼兒，蕭湘子和蕭郎也互望了一眼，這黃衣女的內家功夫，若不是已登峯造極，豈能連槳也不用，以眞力催舟的。

那小舟已滑到了江心，順流而下，黃衣女不過是一個侍女而已，竟有如此驚人的功力，難怪連小猴兒也不敢輕舉妄動了。

小舟從外面看來，不過是與江上往來的小舟無異，那知看似小小的船艙，陳設有如居室，極是高雅。不過四外垂幔低垂，不入船艙，便難窺秘奧。

小蕭琅忍不住了，說道：「白姑姑，這就是你往來海上的座舟麼？」

那黃衣女忽然噗嗤一聲，笑道：「島主的綵舟，乃是樓船，這小舟不過我往來內河行駛的。輕舟窄狹，今日有屈各位了。」

蕭郎看得出來，不論紫黛與白衣女，名份上雖是侍女，對他娘也極忠誠恭敬，但白娘子對二人却極親切隨和，有如親人，是以兩人有時言語也極隨便。

白娘子笑道：「甚麼綵舟樓船，不過是她二人喜事罷了，你說得對了，我不僅在內河，有時在海上，倒更喜歡她們的小舟輕便，何況亦不會驚世駭俗，姑娘，」白娘子轉向蕭湘子道：「我居住之處，人稱東海神山，其實，不過是東海上一個小島而已，岸邊礁石巉峨，更兼巨浪滔天，連漁舟亦不能泊岸，海上船舶更視爲畏途，是以從無人跡的，與你們那古墓盤谷相同，與世隔絕，是以到了我那海島，亦無異身在古墓盤谷了。」

蕭郎心中一動！這不就是他娘接受蕭湘子的緣因？海島顯然亦如古墓，蕭湘子當然就可長居海島，不用回古墓了。

那蕭湘子亦面露喜容，道：「我們可是要前往東海神山麼？」

小蕭琅那能坐得住，聽他們談話的，早溜去小舟舟頭前，忽聽他咦了一聲，鑽回船艙來，道：「我知道了，你這是要去西天目，見我姐姐，是不是啊？」

蕭郎掀開布幔一看，只見一片汪洋，只不過波濤並不洶湧也不由一怔！小舟分明在長江，即使已駛離金山，應還不太遠，怎生艙外竟一片汪洋？

蕭湘子亦極驚訝，道：「我認得了，這是在太湖上。」

她驚訝，人稱她蕭湘子，那自是常在三湘水上來去，熟悉水性了，驚訝這黃衣女連槳也不用，只這麼一會功夫，怎會已從長江進入了太湖，少說已在百里外了！

不錯，那果然是太湖，蕭郎亦是舊遊之地，雖是月色迷茫，仔細一辨，果然遠山隱約可辨，可不是西施曾泛過的五湖？

白娘子已在點頭道：「待轉出運河，天明前，我們的小舟便在天目溪上了，你這小猴兒難道不想回去見你姊姊？」

蕭郎忍不住笑了，道：「原來娘已知道他是小猴兒，這猴兒天不怕，地不怕，就只怕一個蕭瑤姊姊。」

小蕭琅的臉兒脹得通紅，白娘子道：「你不用怕，有了我們這麼多人在一起，諒你那姊姊亦不會責你偷走之罪。」

那黃衣女已進入艙來，道：「舟在太湖之上，水面寬曠，不用駕駛，小舟亦可借得一帆風順，適才少了侍候，請各位多多見諒。」

說着，已取出飲品糕餅來，道：「各位奔波了一日，想已餓了，可惜舟中沒有甚麼招待的，請各位隨便用一些。」

可不是除了白娘子，這黃衣女也極是隨便的，蕭郎想到紫黛對天魔女，簡直就把她當妹子一樣對待，可知這兩人身份特殊，並非眞是甚麼侍女，忙站了起來，連聲道謝。

那蕭湘子可不懂世俗的禮儀，小猴兒是眞餓了，更不懂得客氣。

黃衣女回去船尾，白娘子這才繼續把消弭這場大浩劫的始末說明。

原來那日白娘子發現荒島上有人秘密練兵，暗中一探，才知是海鷹幫圖謀不軌。

蕭郎道：「東海白娘子之名，江湖上多有傳聞，那自是神乎其說了，娘從不以眞面目示人，却竟與紅娘子和武夷優曇交往起來，原來是這緣故，要暗中探查他們的圖謀。」

白娘子點了點頭，道：「不僅如此，你風流蕭郎，不也已知道，我連紫虛微步也傳與那紫薇了麼。」

（未完・廿二）

**上文提要：**

丁天仁下山後，遇一駝背老者遭一羣人襲擊，幸得青衣派無垢師徒援手才得解圍。相問之下，原來駝背老者即峨嵋師叔，亦即卅年前路遇一道士傳音入密，花五両銀獲得一卷拓本碑文，引致雪山派眼紅，借故挑釁惹下一場不解之仇。老者被對方的透骨陰功傷及太陰，落得終身殘疾，如今雪山派變本加厲，累及峨嵋派元氣大損，以致閉門封山。老者念及於此，將義女託寄丁天仁，自己悄悄而去……



# 玉辟邪

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 嘉定名人金贊臣　以禮招待丁天仁

布衣少女低聲問道：「你……家裡有些什麼人？」

丁天仁道：「我娘，她老人家很慈祥，一定會很歡迎姑娘的。」

布衣少女靦覥的道：「還有呢？」

「沒有了。」丁天仁道：「我家只有娘一個人。」

布衣少女道：「我怎好意思去打擾伯母。」

丁天仁道：「姑娘是師叔的乾女兒，算起來也是我的師妹了，何況這是師叔的意思，有姑娘和她老人家作伴，我娘不知有多高興呢。」

說到這裡，口中哦了一聲，問道：「在下還不知道姑娘叫什麼名字？」

布衣少女臉上又是一紅，低低的道：「我叫易雲英，從小由乾爹抱回來扶養長大的。」

丁天仁道：「那麼師叔呢？」

易雲英道：「乾爹姓易，諱秩然，我是跟乾爹姓的。」接着又道：「丁大哥，稀飯快涼了，快去用早餐吧。」

回入堂屋，易雲英裝了兩碗稀飯，兩人匆匆吃畢，易雲英收過碗筷，忍不住又眼圈一紅，盈盈欲涕！

丁天仁道：「姑娘，妳該去收拾了，昨天已有雪山派的人找來，萬一再有人來，我們決不是他們對手，所以還是早些離開的好。」

易雲英只好點點頭，含着涙水，往房中走去。過不一會，只見她一手挽着一個花布包袱，一手提一個長形青布囊，脚下沉重，一步一步的走了出來。

丁天仁連忙迎着道：「姑娘都收拾好了？」

易雲英點點頭，把包袱和青布囊往板桌上一放，走入左廂，把床上被褥收入木櫃之中，然後帶上了房門。

丁天仁道：「我們走吧！」

易雲英朝屋中回顧了一眼，突然一下撲入丁天仁懷裡，伏在肩頭，抽噎噎的哭了起來。

丁天仁從沒和姑娘家接觸過，這下突如其來，使他大感手足無措，只好由她伏在肩頭哭了一陣，才緩緩的道：「姑娘不用傷心……」

他只說了這句話，底下就不知怎麼說好？

易雲英漸漸平靜下來，才發現自己撲在他肩頭，急忙後退了一步，一時羞紅了臉，拭着涙水，幽幽的道：「對不起。」

丁天仁道：「沒關係，姑娘從小住在這裡，一旦要離此而去，心裡自然會難過的了。」

易雲英本來已經收住涙水，經他一說，忍不住又流下涙來。

丁天仁尷尬的道：「在下不會說話，本來想勸妳的，反而惹妳傷心了。」

易雲英深深的看了他一眼，才道：「沒有。」

丁天仁道：「那就走吧！」

易雲英點點頭，從桌上取起包袱



挽在手上，然後又取起長形青布囊和花布包袱，讓丁天仁走在前面，出了大門，她回身掩上木門，又鎖上一把鐵鎖，忍不住眼圈一紅，拭着涙幽幽的道：「乾爹不知要什麼時候才能回來？」

丁天仁道：「姑娘只管放心，只要師叔回來了，在下自會送妳回來的。」

易雲英嗤的笑道：「聽你口氣，把我看作三歲小孩一般。」

她這一笑，在晨曦中，就如百合開放，清新脫俗，把方才的愁容一掃而空。

丁天仁看得不禁一呆，連說話都忘了。

易雲英臉上一紅，避開他的眼光，也沒有說話，兩人就在石級下站停下來。

過了半晌，易雲英才幽幽的道：「你方才催着人家走，現在怎麼不走了？」

「哦……哦！」丁天仁忙道：「姑娘說得是，我們是該走了。」

走出籬笆，易雲英又把籬笆門用繩圈扣上，回過身來，低低的道：「丁大哥……」

丁天仁看她欲語還休的模樣，急忙問道：「姑娘有什麼事？」

易雲英靦覥的道：「我們……」

她只說了兩個字，就沒有再說下去。

丁天仁望着她道：「姑娘要說什麼？只管說好了。」

易雲英飛紅了臉，說道：「我們……」

她依然只說了兩個字，就不說下去，好像「我們」二字之後，很難啓齒一般。

丁天仁道：「姑娘只管請說，在下不會怪妳的。」

「不是的。」易雲英急道：「我是說……我們在路上，要改改稱呼才好。」

丁天仁愕然道：「怎麼改法？」

易雲英道：「你叫我姑娘、姑娘的，給人家聽去多麼蹩扭？」

丁天仁道：「但……」

易雲英道：「人家話還沒說完呢！」

丁天仁道：「妳說，妳說！」

易雲英瞟了他一眼，才道：「我是說，我們在路上，還是兄妹相稱比較好。」

口中說出「兄妹」二字，粉臉又漲紅了。

丁天仁連連點頭，喜道：「姑娘說得極是，我們兄妹相稱，路上也方便多了。」

易雲英喜孜孜的道：「那你同意了？」

丁天仁笑道：「在下完全同意。」

易雲英披披嘴，嬌笑道：「那你就不能稱在下了，要改稱愚兄才對，我也不能叫你丁大哥，該叫你……叫你大哥了。」

她說到最後幾個字，聲音也小得只有站在她對面的丁天仁才聽得到，同時臉頰上也飛起了兩片紅雲。

丁天仁看她笑得開心，心頭自是十分高興，隨即說道：「妳叫我大哥，我就該叫妳妹子了。」

易雲英心頭甜甜的，口中只輕「嗯」了聲。

丁天仁看她左手提着的長形布囊，問道：「妹子這青布囊裡，是妳隨身的長劍了？」

易雲英點着頭道：「是啊，這是無垢師叔送我的，白衣庵女弟子使的，都鐫上『峨嵋白衣庵』五個字，這柄劍是師叔特地給我鐫上了『雲英』兩個字。」

丁天仁道：「妳劍法一定很好了，是跟師叔練的？」

「才不呢，我笨死啦。」易雲英臉上紅馥馥的，偏着頭道：「劍法是無垢師叔教的，但白衣庵不收俗家女弟子，所以仍叫她師叔。」

丁天仁道：「這青布囊還是愚兄給妳拿吧，我的短劍收在衣衫裡面，由我拿着長劍，就不會惹起路人注意。」

「好吧！」易雲英把青布囊朝丁天仁遞去，一面說道：「這柄劍如果像大哥那柄劍一樣短，就可以收在衣衫裡面，那該多好？」

她現在「大哥」已經叫順口了，就不再覺得礙口。

兩人沿着山徑，邊說邊走，中午時光，就趕到青龍場，就在一家麵館打尖。

這家麵館地方不大，只是像一條弄道，兩邊放了四五張板桌，前面已有三張桌子坐了人，兩人就在裡首靠左邊一張桌旁坐下。

一名伙計端上一盅茶，放好筷匙，問了兩人要什麼麵，便自退去。

易雲英問道：「大哥，我們要去那裡呢？」

丁天仁湊過頭去，壓低聲音說道：「我家在嘉定，自然回家去了。」接着又道：「不過妳是我妹子，怎麼會連家都不知道？所以路上就不可多問。」

易雲英道：「好嘛，不問就不問咯！」

說話之間，又有兩個身穿藍布衣衫的漢子走了進來，在他們右首稍後的一張桌上落坐。

這時伙計已經端着兩碗麵送來，易雲英因自己吃不完一大碗麵，就分了小半碗給大哥，兩人就不再說話，各自低頭吃着。

一會工夫，都已吃畢，就在會帳出門之際，丁天仁看到後來的兩個漢子也放下麵碗，站了起來，當下也並不在意。

出了鎮甸，路旁雜林中忽然有一縷勁風，朝丁天仁頭部激射過來，耳中也依稀聽到有人喝了聲：「打！」

丁天仁終究練過六年武功，反應

並不慢，右手一抄，就把打來的暗器接住，但覺來勢勁急，但入手却輕而且軟，不類暗器，心中覺得奇怪，急忙低頭看去，接到手中的竟是一個極小的紙球，這就站停下來，輕輕打開紙球，那是一張不到手掌大的紙條，上面寫着：「有人跟踪，不宜回家」八個字。

易雲英發現大哥正在走路的人，忽然停了下來，忍不住問道：「大哥，有什麼事嗎？」

丁天仁把手中字條遞了過去，說道：「妳看看這字條。」

易雲英接過字條，口中唸道：「有人跟踪，不宜回家，大哥這紙條那裡來的？」

丁天仁道：「就是剛才有人從林中打出，我還當是暗器，接到手裡，才知只是一個紙球。」

易雲英道：「他以紙條示警，一定是大哥的朋友了。」

丁天仁道：「我這裡連熟人都沒有，那有什麼朋友？」

易雲英道：「這就奇了，大哥如果沒有熟人，他不是你的朋友，怎麼會向你示警的呢？」

丁天仁道：「除了伏虎寺的師兄們，我認識的人，只有妳一個，那來的朋友？」

易雲英心頭一甜，挑挑眉毛，說道：「那麼大哥預備怎樣，聽不聽他呢？」

丁天仁道：「他說有人跟踪，也許眞的有人跟踪，我剛下峨嵋，沒有仇人，跟踪我的，一定是雪山派的人了，他們毫無信義，我們雖然不怕，但娘手無縛雞之力，我們回去，豈不是把他們帶上門去，這就不妥了。」

易雲英咭的笑道：「我有辦法了，我們先躲起來，看看跟踪我們的是什麼人，然後我們跟在他們後面，就是我們跟踪他們了。」剛說到這裡，就催道：「大哥快來，我們躲到林中去！」

身形晃動，迅速往右側林中投去，身法輕快，宛如紫燕穿林，一閃而沒。

丁天仁只好跟着掠入林去，兩人在一棵大樹後藏好身子。

易雲英悄聲道：「大哥，把長劍給我，待會說不定還會動手呢！」

丁天仁把青布囊交還給她，一面叮囑道：「妳說我們要跟在他們身後，那就不能和他們照面了，所以不是萬不得已，最好是不動手了。」

易雲英道：「好嘛！」

不過幾句話的工夫，只見來路上果然出現了兩條人影，一路奔行而來。

易雲英低聲道：「來了！」

丁天仁道：「快別作聲。」

不過眨眼工夫，那兩人已經奔近林前，原來正是方才麵館遇到的兩個藍衣漢子。

只見左首一個脚下一停，口中咦道：「這兩個點子怎麼不見了？」

右首一個道：「這條路上沒有什麼行人，他們也許脚程加快了。」

左首一個道：「那就快些走，別把人盯丢了。」

話聲一落，果然加快脚程，一路奔行下去。

易雲英哼道：「原來是這兩個人，難怪方才在麵店裡，不時的打量着我們。」接着嘻的輕笑出聲，偏頭道：「大哥，我這計策不錯吧？現在可以走啦！」

丁天仁道：「我們只要避開他們就好，我看不用跟他們下去了。」

易雲英道：「他們一定是奉命跟踪我們的，如果找不到我們，還會回頭尋來，不找到我們是不會甘休的，這叫做躲得了一時，躲不了一世，只有跟在他們後面，一切操之在我，才能知道他們究竟有些什麼目的。」

丁天仁笑道：「瞧不出妹子還是女諸葛哩！」

易雲英舉手理理鬢髮，嫣然笑道：「大哥同意了？」

丁天仁道：「反正暫時不好回家，就這麼辦吧。」

易雲英道：「那就走吧。」

兩人相繼走出樹林，一路奔行下去。這條路，本來也是丁天仁要去的路，一直通向嘉定，傍晚時光，就已趕到嘉定，始終沒有看到兩個藍衣漢子的影子。

丁天仁的家是住在嘉定鄉下，本來不用進城的，現在既然暫時不回家去，就要進城投店了。

嘉定，可是一個大城市，工商發達，街道上商肆櫛比，行人車馬往來如織。

丁天仁從沒到城裡來過，易雲英從小生長在峨嵋後山，也沒到過城鎭，走在路上，東張西望，大有目不暇接之感！

易雲英拉了下丁天仁的衣袖，低聲問道：「大哥，天快黑了，我們到那裡去投宿呢？」

丁天仁道：「自然要找一家客棧投宿了，我正在找呢！」

兩人走過兩條橫街，還是易雲英眼尖，看到橫街上一方招牌寫着「招商客棧」四個大字，這就叫道：「大哥，就在這裡了。」

丁天仁笑道：「我從沒到城裡來過，沒想到城裡有這麼熱鬧。」

易雲英笑道：「我也沒來過，這叫做鄉下人進城咯！」

兩人剛走近客棧門口，就有一名伙計迎着招呼道：「兩位要住店吧？」

其實用不着問，兩人手中都提着包裹，自然是住店的了。

丁天仁問道：「有沒有房間？」

伙計含笑道：「有，有，兩位要一間房還是兩間房？」

丁天仁道：「我們是兄妹，一間房就好，但要兩張鋪的。」



「有，有。」伙計連連點頭，說道：「兩位請跟小的來。」

易雲英沒有說話，只是紅着臉跟在大哥身後，一起走進客店，由伙計領路，一直來至後進，伙計推開一扇房門，說道：「兩位請進，這間房有兩個舖，最合適不過了。」

丁天仁、易雲英跨入房中，果見對面有兩張床舖，中間有一個木櫃，臨窗還有一張小桌，和兩把椅子，收拾得極爲乾淨。

丁天仁朝伙計點點頭道：「就這間好了。」

伙計連聲應是，退了出去，不多一回，就送來臉水，接着掌上了燈，又泡了一壺茶送來，一面伺候着問道：「兩位晚餐要在房裡用，還是到外面去用？」

丁天仁問道：「房裡用，是你幫我們送來嗎？」

「是，是。」伙計陪着笑道：「小店廚房專門爲客官準備了大宴小酌，一應俱全，客官要些什麼，都可以送到房間裡來。」

易雲英想了想道：「大哥，我們還是到外面去吃的好。」

丁天仁點頭朝伙計道：「好，那就不用痲煩你了。」

伙計退出之後，丁天仁道：「我本來想叫他送到房裡來吃的，有人跟踪我們，總是少出去的好。」

易雲英挑着眉毛，悄聲道：「我看大街上很熱鬧，吃過晚餐，還可以在街上逛逛呢！」

丁天仁笑道：「好吧，那就現在出去吧。」

兩人出了客店，這時華燈初上，每一家店舖都燈光如晝，行人往來，比白天更爲熱鬧。街上幾家大酒樓門面華麗，刀勺齊鳴，樓上絃管淸唱，隨風飄散。

兩人只是看上一眼，却不敢上去，依然找了一家麵館，吃了兩碗麵，出門的時候，易雲英道：「大哥，你先回去，我還要買些東西。」

丁天仁道：「妳要買什麼，我陪妳去。」

易雲英道：「不，你只管先回去，不用陪我。」

丁天仁道：「妳一個人去，我不放心。」

易雲英粉臉一紅，說道：「我又不是小孩子，這條街我認識，還會走丢？你只管先回去好了。」

丁天仁心想：妹子是姑娘家，也許自己一起去有什麼不便之處，這就點頭道：「好吧，妳小心些，早些回來。」

易雲英輕笑道：「我知道啦！」與匆匆的往街上走去。

丁天仁回轉客店，回到房中，伙計跟着送來茶水，便自退去。

丁天仁倒了盅茶，就在窗下一把椅子坐下，輕輕喝了一口，他和易雲英認識只有一天，也只是今天才認的兄妹，一起上路的；但這時易雲英沒有回來，自己一個人剛坐下來，就有寂寞之感，好像缺少了什麼似的，靜不下心來。

他放下茶盅，站起身，在室內走了幾步，又回到椅上坐下，拿起茶壺，倒了一盅茶，只喝了一口，放下茶盅，不自覺的又站了起來，但又迅速的坐下，自己也感到好笑，從來都沒有像今晚這樣失魂落魄過！

他想到無能師叔送給自己的兩頁「點穴法」，就從懷中取出，在燈下攤開，用心研讀了幾行，但就是讀不下去。

這可並不是「點穴法」的文義艱深，不容易理解，而是自己心不在焉，沒有心思閱讀下去，收起「點穴法」，忍不住又從椅上站起身來，在室中走了幾步，又回身坐下。

現在，他漸漸明白過來，自己情緒如此歷落不安，就是爲了妹子外出未歸之故，接着暗自失笑，她說過她又不是三歲孩子，還會走失？這不是自己多慮嗎？

他越想不去想她，但易雲英的一顰一笑，越是在腦海裡圍繞下去，他情不自禁的走近門口，伸手開啓房門盼望着她。

這樣又過了好一會工夫，易雲英才喜孜孜的捧着兩個大紙包走了進來，丁天仁趕忙迎着她道：「妹子，妳買了些什麼東西？去了這麼久，眞教愚兄替你躭心呢！」

易雲英把兩個紙包往床上一放，目光溜動，含笑道：「我說過這條街我認識，還會走丢了？哦，大哥，你猜猜看，我買了什麼？」

丁天仁道：「還是妳告訴我吧，妳買的東西，我怎麼會猜得出來？」

易雲英嬌軀扭了下，才道：「我不管，大哥一定要猜上一猜，猜不中也沒關係呀！」

丁天仁道：「這樣沒頭沒腦的，妳叫我怎麼猜？」

易雲英咭的笑道：「對了，我可以提你一點點，這兩個紙包裡，有一包是我替大哥買的。」

丁天仁奇道：「妳替我買的，那是什麼呢？」

易雲英道：「所以要你猜咯。」

丁天仁搖着頭道：「我從小最怕猜謎了，師兄們說了謎面，我沒有一次猜中的，妳還是打開來給我看看吧。」

易雲英噘起小嘴，說道：「不打開來看，你怎麼也猜不着的。」一面伸手拆開紙包，裡面是一件青布長衫，她一手提着衣領，用手一抖，說道：「大哥，快穿穿看，合不合身？」

丁天仁笑道：「我又不做新郎倌，幹麼要穿長衫？」

這話聽得易雲英臉上驀地紅了起來，白了他一眼，說道：「我們進城來，走了幾條街，看到的人，除了販夫

走卒，誰都穿着長衫，我乾爹常說，這個年頭，大家都是只認衣衫不認人的，所以我才替你買的，快試試看呀！」

丁天仁拗不過她，只好把長衫穿上了。

易雲英看着他，咬着紅菱似的下唇，道：「大哥，最合身也沒有了哦，我也買了一件長衫……」

丁天仁奇道：「妳也買了一件長衫？妳要長衫做什麼？」

「穿咯！」易雲英臉上微微一紅，續道：「我聽乾爹說過，許多女孩子家爲了行走江湖，就易釵而弁，女扮男裝，我想有人跟踪我們，我們如果改個樣子，人家就認不出來了，所以我買了一套男裝，明天出門，就可以換上了。」

丁天仁笑着搖搖頭道：「妳想得眞多。」

易雲英咭的笑道：「還有呢，明天我換了男裝，我們就是兄弟了，你要給我想個名字才好。」

丁天仁笑道：「大哥叫丁天仁，小弟自然是丁天義了。」

「丁天義。」易雲英道：「這名字很普通，還算不錯。」

丁天仁道：「普通些，就不會引人注意，這還不好？」

易雲英道：「好嘛，明天起我叫丁天義好了。」

丁天仁道：「好了，時間不早了，我們睡吧！」過去拴上了門門。

他這句「我們睡吧」，說者無意，但聽到易雲英耳裡，可就多上了心，想起方才他說過：我又不是新郎倌，心頭小鹿登時跳得好猛，口中只輕嗯了聲，却畏縮不前。

丁天仁看她只是坐着不動，不覺哦道：「妹子是不是怕羞？那我把燈熄了。」

易雲英更是吃驚，顫聲道：「不，不，還是點着的好。」

丁天仁這回看清楚了，她一張春花般的臉上，已經脹得比大紅緞子還紅，只是坐着不動，怕得好像自己要吃了她一般，心中暗暗好笑，這一情形，大概和新娘子也差不多了。想到這裡，心頭不禁一蕩，趕忙收攝心神，一面柔聲道：「妹子不用害怕，我們是兄妹呀，妳如果害羞，等我睡下了再睡好了。」

說完，就在對面舖上躺下，拉過一條薄被，把頭臉都蒙了起來。

易雲英經他一說，心裡稍稍放鬆了些，也不敢脫衣，走到裡首一張舖上，和衣睡下，也用薄被蒙上了臉，但心頭兀自忐忑跳動，不敢作聲。

過了一會，丁天仁被薄被悶得難受，就掀開蒙頭的棉被，但却一直睡不着覺。

易雲英用棉被緊緊裹着身子，自然也悶得滲出一身香汗，但蜷屈着身那敢動一下？這樣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她實在燠熱得無法忍受，只好也把棉被掀開了些，悄悄朝大哥看去，看他睡得好好的，並沒有像自己想像的可怕，心中暗道：「看來大哥眞是一個正人君子，自己也太多疑了。」

這樣一想，就朦朦朧朧的睡去。

丁天仁可沒眞的睡熟，他依稀可以聽到妹子輕勻的蘭息，但也就是睡不着，想到自己本該回去看娘的，但那張示警的字條上，要自己「不宜回家」，那麼自己該到那裡去呢？

這一晚，他幾乎都沒有睡着，直到天色黎明，才迷迷糊糊的睡去，就聽耳邊有人叫道：「大哥，天亮了，該起床了。」

丁天仁口中「啊」了一聲，一下就翻身坐起，張目問道：「是誰？」一眼看到易雲英臉上紅馥馥的就站在他床前，連忙笑道：「是妹子，妳這麼早就起來了？」

易雲英道：「不早啦，我已經起來了一會，看你睡得很熟，沒敢叫醒你，你看，我臉都洗好啦。」

丁天仁輕聲道：「妹子，妳坐下來，我有話和妳說。」

易雲英臉上一熱，說道：「你這樣說就好了。」

丁天仁低聲道：「不成，我這話不能讓人聽到，妳快坐下來。」

易雲英只好在他床沿上側着身坐下，說道：「你現在可以說了。」

丁天仁壓低聲音道：「我昨晚一直在想，我們暫時不能回家，我想不出要去那裡好？所以要和妳商量商量。」

易雲英偏着頭沉吟道：「我也沒出過門，要去那裡，我也想不出來呀！」接着又道：「這樣好不，今天我們先出城去，找個樹林子，把衣服換了，然後……」

丁天仁問道：「然後怎樣？」

易雲英道：「我先走一步，你落後些，看看後面還有沒有人跟踪？如果沒人跟踪的話，我們就迂迴着繞個圈子，可以回家去了。」

丁天仁喜道：「妹子這主意不錯。」

易雲英聽他誇奬自己，心裡甜甜的，站起身道：「大哥快起來洗臉吧，吃過早餐，就該上路了，哦，你把長衫穿上了。」

丁天仁洗了把臉，依言穿上長衫，吃過早點，就會帳出門。

走了五里來路，右首正好有一片濃密的山林，易雲英叫道：「大哥，等一等，我到林內去換一件衣服，你在這裏守着。」

丁天仁點點頭。

易雲英急匆匆的往林中鑽去，過了不多一會，只見從林中走出一個頭戴瓜皮鑲玉緞帽，身穿青布長衫，背後拖一條烏黑長辮的少年書生，笑吟吟的朝丁天仁拱着手道：「兄台請了，小弟丁天義這廂有禮。」一邊咭的笑出聲來。



丁天仁笑道：「虧妳扮得還算很像，只是口齒太嫩了些。」

易雲英道：「那就不像了？」

丁天仁道：「那也不然，妳是口音尖了些，稍加注意，就充得過去了。」

易雲英道：「我也只要充得過去就好了。」

正說之間，只見兩匹駿馬疾馳而來，就在快到自己兩人前面，相距還有三數丈遠，就刹住奔行之勢，馬上兩名漢子立即翻身下馬，一臉恭敬之色，迎着走來，直到相距一丈光景，才抱拳躬身，由左首一人說道：「二位公子中，不知那一位是丁天仁丁公子？」

丁天仁還是第一次被人叫「丁公子」，而且「丁公子」這三個字聽起來好像蠻舒服的，這就點點頭道：「在下就是丁天仁。」

兩個漢子聽得大喜過望，連連抱拳道：「原來就是丁公子，這就好了。」

丁天仁問道：「二位找在下不知何事？」

左首漢子道：「小的二位奉老莊主之命，特地來迎迓丁公子的。」

丁天仁聽得奇怪，問道：「不知你們老莊主是誰？」

左首漢子道：「敝莊老莊主就是人稱擎天手的金贊臣金老爺子。」

丁天仁並不認識擎天手金贊臣，但只要聽他外號叫做「擎天手」，就憑這三個字，已可知道這位金老爺子一定是江湖上响噹噹的人物無疑，自己只是一個峨嵋派學藝還沒滿師的記名弟子，像他這樣有名氣的人，怎麼會派人來邀請自己的呢？心念轉動，一面問道：「不知金老莊主見邀，有什麼事嗎？」

左首漢子道：「這個小的兩人也不大清楚，好像……是昨晚老莊主聽說丁公子到了嘉定，今天一早，就要小的兩人一路迎上來的。」

右首漢子道：「二位公子請上馬了。」

易雲英道：「大哥，你認識金老莊主嗎？」

丁天仁道：「不認識。」

易雲英道：「既然不認識，那就不用去了。」

左首漢子聽得急道：「老莊主是久仰丁公子大名，丁公子到了敝地，老莊主自是以接待丁公子爲榮，丁公子如果不到敝莊去盤桓幾日，老莊主豈不感到臉上無光？所以務必請丁公子賞臉，前去敝莊一行。」

右首漢子也道：「丁公子要是不去的話，小的兩人也無法向老莊主交代了。」

丁天仁看兩人這麼說了，只好點點頭道：「好吧，在下就去見見你們老莊主。」

兩名漢子聽得大喜，左首一個道：「那就請二位公子上馬了。」

丁天仁問道：「你們莊子很遠嗎？」

右首漢子道：「不遠了，就在前面，不過兩里光景。」

丁天仁道：「只有兩里光景，就用不着騎牲口了。」

左首漢子忙道：「不，不，兩位公子務請上馬，這是敝莊迎賓之駒，二位公子是敝莊的貴賓，自然要騎着才好。」

易雲英從沒騎過馬，心裡覺得好玩，這就說道：「大哥，他們既然這麼說了，我們就騎着去吧。」

丁天仁道：「好吧！」

兩個漢子連忙攏住馬頭，伺候兩人上馬，丁天仁也沒騎過馬，總算學過六年武功，身手不弱，跨上馬鞍，還能坐得穩，兩名漢子不待吩咐，就牽着馬匹而行。

易雲英心頭暗暗高興，自己兩人幸虧都穿上了長衫，不然，到人家莊上去當貴賓，豈不寒酸了？

兩里來路，自然很快就到了，但見一條石板大路，一直通到一座高大的莊院前面，越過一片廣場，大門前左右兩邊蹲立着一對比人還高的石獅子，石階上也分左右站立了六名青布衣衫的漢子。光是這份氣勢，已可想見老莊主的身份了。

兩名漢子牽着馬匹一直來至門前才行站住，左首漢子說道：「請兩位公子下馬。」

丁天仁、易雲英兩人隨着跨下馬鞍，只見從門內急步迎出一個身穿藍布夾袍，年約四旬以上的中年人來，朝兩人連連拱手道：「二位公子寵臨，在下迎迓來遲，多多恕罪。」

丁天仁回頭朝左首漢子低聲問道：「這位……」

左首漢子湊近頭道：「他是敝莊任總管。」

丁天仁連忙拱手道：「原來是任總管，在下兄弟幸會。」

任總管一臉堆着笑容，說道：「這位大概是丁公子，在下任貴，要請丁公子多多指教。」一面問道：「這位是……」

丁天仁道：「他是舍弟丁天義。」

任貴大笑道：「原來兩位都是丁公子，快請裡面奉茶，敝莊老莊主已經恭候多時了。」

說完，連連抬手肅客，陪着兩人往裡行走。

穿行長廊，又折入東首一道腰門，那是一排五間自成院落的一座廳堂。

任貴走近廳門，才腳下一緩，低聲道：「這裡是老莊主接待貴賓之所，老莊主已經等候多時了，二位公子請進。」

丁天仁不好再和任貴客氣，就走在前面，舉步跨入。易雲英緊跟在大哥身後，任貴則隨在易雲英的身後。

這座客廳，當然沒有前面大廳的

大，但也相當寬敞，陳設更是精緻古雅，上首一方橫匾寫着：「樂山草堂」四個大字。

明明是畫棟雕樑的精舍，却偏偏要說成「草堂」。

咱們古老中國只要是有錢人家，都會附庸風雅一番，這已是風尚所及，見怪不怪的事了。

上首一把紫檀太師椅上，端坐着一個濃眉鷂目，貌相威重，胸飄花白長髯的老者，看到三人走入，口中呵呵一笑，站起身，拱拱手道：「丁公子遠來，老朽有失遠迎……」

任貴連忙朝丁天仁低聲道：「他就是敝莊老莊主了。」

丁天仁走上幾步，作了個長揖道：「在下兄弟途經貴地，蒙老莊主寵召，拜謁來遲，眞是失禮得很。」

金贊臣一臉歡愉之色，大笑道：「老朽久仰丁公子大名，昨日聽到丁公子道經敝地，特地奉邀俠駕，以便一敘，哈哈，今日一見，丁公子果然少年雋才，老朽不勝榮幸之至，哦，這位令友，不知如何稱呼？」

任貴忙道：「回老莊主，這位是丁公子的令弟丁天義丁二公子。」

易雲英臉上一紅，連忙拱手道：「丁天義拜見老莊主。」

「不敢，不敢！」金贊臣呵呵笑道：「原來是賢昆仲，眞是一雙珠樹，老朽幸會，二位快快請坐。」

丁天仁、易雲英兩人告坐之後，就在下首兩把椅子上落坐，任貴也向老莊主告退，一名青衣使女送上兩盅茗茶。

金贊臣舉起茶盅，含笑道：「賢昆仲請用茶。」

丁天仁喝了口茶，放下茶盅，拱拱手道：「在下兄弟承蒙老莊主寵邀，不知老莊主有何見教？」

「哈哈！」金贊臣發出一聲爽朗的大笑，一手撚着花白長鬚，目視兩人徐徐說道：「老朽只是久慕丁公子英名，聽說丁公子到了敝地，所以才着人前去奉邀，俾能一晤雋賢，以慰渴思，如此而已，見教二字，老朽怎敢當得？」

他說得極爲誠懇，只是久慕大名，想見見丁天仁這個少年雋才而已，事情就是如此簡單。

但這話聽在丁天仁耳裡，不禁暗暗生疑，自己僅是峨嵋伏虎寺一名尚未滿師的徒弟，這位老莊主是川中久負盛名的人物，但他却口口聲聲的說久慕自己英名，好像把自己請到他莊上來，是他莫大的榮幸。

由此看來，他可能認錯了人，誤把馮京作馬涼，他邀請的一定是另有其人了。想到這裡，不覺站起身拱拱手道：「老莊主大概是認錯了人，老莊主要邀請的可能另有其人，並非在下兄弟了。」

金贊臣含笑道：「老朽着人去請的正是丁公子，一點沒錯。」

丁天仁道：「但……」

金贊臣連忙搖手截着他話頭，笑道：「丁公子剛從峨嵋伏虎寺來，總不錯吧？」

從峨嵋伏虎寺來的，當然只有丁天仁一個了。

丁天仁點頭道：「在下確是剛從伏虎寺下來，但在下初入江湖……」

金贊臣大笑道：「這就是了，除了丁公子，還有第二個人嗎？」

他不待丁天仁開口，接着又道：「老朽邀請丁公子蒞止，一來是頗想一瞻風采，二來是因下月初九，重陽之會，今年由敝莊主辦，也希望丁公子能夠參加，也可使本屆大會增色不少。」

他每一句話都在竭力捧着丁天仁。

易雲英看着他一直沒有作聲，心中暗道：「乾爹說過，凡是言甘辭卑的人，都是別有用心的，這位老莊主顯然是一方大豪，大大有名的，何以對大哥如此謙卑呢？哼，說不定沒安着甚麼好心。」

丁天仁忍不住問道：「不知老莊主說的重九之會，是甚麼性質的會呢？」

武林中人，沒有不好動的，聽說有甚麼大會，自然會引起好奇之心，因此丁天仁這一問，也早在金贊臣意料之中。

聞言微微一笑道：「重陽大會，本來由川西同道所發起，沒有門戶之見，全以道義相結合，也沒有會長的名稱，每年一次，輪流作東，這輪值之人就是這一年之主，老朽就是今年主人。」說到這裡，口氣略頓，伸手取起茶盅，輕輕喝了一口，續道：「重陽大會另一慣例，就是每一與會同道都可邀約一二位會外知名之士參加，年主當然更要廣邀各地名家蒞會擔任貴賓，以昭鄭重，老朽今年只邀約了兩三位老友前來，正好丁公子賢昆仲路過敝地，這比約定的還要湊巧，實是再難得也沒有了。」

說完，不覺得意的呵呵笑了起來。

丁天仁聽他說出輪值年主都要廣邀各地名家蒞會，自己只是伏虎寺尚未滿師的弟子，不，現在峨嵋派已經宣佈封山，自己只是師父的記名弟子而已，如何能和各地名家相提並論？

想到這裡，立即抱拳道：「多蒙老莊主垂愛，但在下兄弟，只是江湖末學，後生小子，怎好和各地武林前輩相提並論，擔任貴賓，這個萬萬使不得，也萬萬不敢當……」

「哈哈……」金贊臣大笑一聲道：「丁公子名滿天下，是武林中燦爛新秀，天下之人，有誰不知？丁公子擔任重陽大會的貴賓，只是川西一隅武林同道集會的貴賓，就算擔任天下武林大會的貴賓，又有何不可？」

丁天仁聽他說自己名滿天下，當眞有一頭霧水之感，自己初下峨嵋，



幾時名滿天下了？但看金贊臣一口咬定自己是武林燦爛的新秀，自己再三解說，也是沒用，只好拱着手道：「老莊主寵褒，在下兄弟實在愧不敢當，也不勝汗顏之至。」

正說之間，一名青衣使女走了進來，躬身道：「啓稟老莊主，可以入席了。」

金贊臣點點頭，就站起身，朝丁天仁、易雲英抬抬手道：「賢昆仲遠來，老朽要他們準備了一席粗餚淡酒，聊洗風塵，現在就請入席了。」說完，引着兩人朝屏後走去。

原來雕花屏風後面，是一間寬敞的膳廳，雕窗紗帘，連天花板都是彩繪描金，極爲富麗，這座膳廳最多可以品字形放上三張圓枱面，如今却只在中間放了一張朱漆八仙桌，桌上早已放好三付瓷碟杯筷。

兩名青衣使女看到老莊主陪同兩位貴賓進來，立即躬身施禮。

金贊臣含笑抬手道：「二位丁公子請上坐。」

丁天仁忙道：「在下兄弟年少識淺，以後還要老莊主多多指教，何況老莊主武林前輩，理應上坐，千萬不可客氣。」

金贊臣還是再三相讓，才在上首坐下，丁天仁兄弟分坐左右，一名青衣使女替三人斟上了酒，另一名使女也在此時陸續端上菜來。

金贊臣舉杯道：「來，來，老朽敬賢昆仲一杯，賢昆仲到了敝莊，就像自己家裡一樣，不用客氣。」說罷，一飲而盡。

丁天仁、易雲英也連忙舉杯道：「老莊主德高望重，在下兄弟應該先敬老莊主才對。」同樣乾了一杯。

青衣使女陸續上菜。

金贊臣以主人的身份，一直在殷勤的勸酒勸菜。他這種殷勤，即使是丁天仁、易雲英毫無閱世經驗的人，也可以感覺得出來，殷勤得有些太過了。

這一席酒，當然賓主盡歡，丁天仁在伏虎寺長大，從沒喝過酒，雖然只喝了小小三杯，已是滿臉通紅，感到頭昏腦脹。

易雲英在席上再三推辭不會喝酒，但禁不住金贊臣殷勤勸酒，前後合起來，也喝了將近兩杯，這時更是粉靨緋紅，美目如水。

青衣使女撤去杯盤，送上香茗。

金贊臣抬目道：「春香，去叫任總管進來。」

一名青衣使女答應一聲，轉身退出，不多一回，只見任貴匆匆走入，躬身道：「老莊主傳喚屬下，不知有何吩咐？」

金贊臣含笑道：「老夫午後要稍事休息，你代老夫送丁公子賢昆仲到西花園賓舍休息。」

任貴應了聲「是」。

丁天仁、易雲英同時站起身來，丁天仁拱手道：「多謝老莊主賜宴，在下兄弟暫時告退。」

金贊臣跟着站起，含笑道：「老朽午後有小睡的習慣，賢昆仲也請至賓舍稍事休息，如有甚麼需要，只管交代任總管，不用客氣。」

丁天仁道：「多謝老莊主。」

當下就隨同任貴回到客廳取了包裹，一直來至西院，那是西花廳邊上五楹精緻賓舍。

圓洞門前鵠立着一名青衣使女，看到任總管立即躬身道：「小婢春晴叩見總管。」

任貴一指丁天仁說道：「妳先來見過兩位丁公子，他們是本莊的貴賓，妳要好生伺候。」

春晴連忙轉身朝兩人躬着身道：「小婢春晴叩見兩位公子。」

丁天仁忙道：「姑娘不可多禮。」

任貴問道：「春晴，房間都收拾好了嗎？」

春晴依然躬着身道：「總管早上吩咐的，小婢早就收拾好了。」

任貴點點頭道：「那好，妳走在前面領路。」

春晴應了應「是」，才道：「小婢給二位公子領路。」說完，就低着頭在前面款款而行。

任貴連忙抬手道：「二位丁公子請。」

丁天仁、易雲英就跟着春晴身後走去。

進入月洞門，是一片青嫩草地，中間一條白石小徑，兩邊各有一塊圓形花圃，秋菊盛開。

跨上石階，迎面是一間寬敞的客堂，兩邊各有兩間臥室。

春晴領着三人，打開東首兩間房門，躬身道：「二位公子請進，不知這兩間臥房是不是合意？」

任貴陪同丁天仁二人跨入房中。

這兩間房既是莊中接待貴賓之處，自然十分豪華富麗。

丁天仁從未見過如此豪華的臥室，連忙含笑道：「這樣已經太好了。」

任貴陪笑道：「丁公子認爲可以，在下就放心了。」

春晴在旁道：「還有一位公子的臥室，就在隔壁，也請過去看看才好。」

任貴一指易雲英說道：「這位是丁二公子，妳叫二公子好了。」

春晴欠身道：「丁二公子請。」

易雲英道：「不用看了，我大哥住這一間，我自然住隔壁一間了。」

春晴應了聲「是」。

任貴道：「兩位丁公子就請休息吧，在下告退了。」

丁天仁拱拱手道：「任總管有事，只管請便。」

任貴拱着手退了出去。

春晴給兩人打來臉水，又泡了一壺茶送上，欠身道：「兩位公子如有甚麼吩咐，小婢就住在後面，只要叫一聲就好。」

（未完・四）

**上文提要：** 無敵公子馬少坤降伏了武當三劍，張子愚拱手將刻上玄元眞經的人皮奉上，阿坤細一核對無誤收下，張子愚也一諾斷腕。阿坤、小三子和牛梅芳一齊上路，來到豫西的凌雲堡，據說是和白冰冰完成婚事，找堡主青衣儒俠白天威，阿坤架子十足，儼然乘龍快婿，豈料先吃閉門羹，要闖三關才見到堡主和白冰冰，經過武功比試之後，白天威才心服，但還未答應阿坤的婚事……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文・歐陽雲飛
圖・可飛

# 魔鬼的門徒

殺巡撫動機難明　棄婚事毫不反悔

若是阿坤贏了，便算順利過關。

假使不幸輸了，婚事就此告吹。

馬少坤已站穩馬步，準備挨揍。

白冰冰也提足了一掌眞力，蓄勢待發。

小三子跑到冰雪美人的身邊去，語無倫次的道：「打在夫身，痛在妻心，高高舉起，輕輕落下，可別傷着心愛的人哪。」

馬屁拍在馬腿上，阿坤非但不領情，反將阿三的好意當場推翻：「姑娘請盡力施展，三招就可擊倒的丈夫不嫁也罷，最好使用凌雲堡的成名絕技百步神拳。」

百步神拳是凌雲堡的成名絕技，也是江湖上公認的武林一絕。

凡是中了此拳的人，絕大多數都會在百步之內倒地身亡。

單憑着這一套拳法，給凌雲堡創下百年基業，在武林中爭得一席之地，雄霸一方。

阿坤、小三子當初也正是為了偷學這一套拳法，被白天威發現，打了一頓屁股，趕出堡門去。

白冰冰原先並不想全力施展，有意放他一馬，但聽阿坤的話中充滿了挑戰的意味，不禁激起了她的爭勝之心。

為了她自己的顏面，更為了凌雲堡的榮譽，決定放手去幹，給意中人一點顏色瞧瞧。

當下重新運氣行功，五根潔白勝雪、玉筍也似的手指，登時青筋暴現，變得跟鐵箸一樣堅硬，拳頭一握，關節處「卡巴！卡巴！」響個不停。

「馬公子準備好了嗎？」

「好了。」

「本姑娘要出招了。」

「請！」

馬少坤請字出口，白冰冰招已出手，通！的一聲，一拳打在阿坤的胸膛上。

如淵渟嶽峙，如落地生根，馬少坤的身子一動不動。

通！這一拳威力更大，無敵公子依然故我。

通！最後一拳白冰冰使足了十成十的功力，還是奈何不了馬少坤。

好似撞上了銅牆鐵壁，反而被反震之力震得冰雪美人臂酸拳麻。

望着意中人厚實的胸膛，白冰冰笑盈盈的道：「馬公子贏了。」

馬少坤也堆下來一臉的笑容，得意而又謙虛的道：「承讓！承讓！」

皇帝不急，急死太監，小三子猴急的嚷嚷道：「馬上就是一家人了，不必客氣，趕快進行下面的節目吧，喝喜酒，鬧洞房，比打架更好玩。」

下面的節目該輪到阿坤揍人了。

「白姑娘準備好了嗎？」

「好了。」

「本公子要出招了。」

「請。」

同樣的話語再度出自二人之口。



結果却大不相同。

只見阿坤單掌一推，立有一股強勁的氣流渦漩成風，白冰冰尖叫一聲，整個嬌軀馬上離地飛起來。

不是被震飛。

而是被托起來的。

彷彿坐在蓮花座上，四平八穩。

好像被一隻巨靈之掌托住，飄飄欲仙。

儘管毫髮未傷，但一飛沖天，陡地升高三四丈，也着實夠嚇人的，不由得發出連串尖叫，嚇出一身香汗來。

阿坤好壞，一點也不懂得憐香惜玉，偏生在這個緊要關頭將暗力撤走。

沒有了蓮花座，失去了巨靈之掌，白冰冰立如失去翅膀的死鳥一般摔下來。

「我的媽呀！

「救命啊，救命啊！」

不是膽小，也不是怕死。

完全是一種本能的反應。

無敵公子詭計得逞，先扮強盜，再扮護花使者，當即彈身而起，雙臂箕張，將白冰冰抱在懷中。

這是她第一次給男人抱。

初抱的滋味好甜好美，像是觸電，渾身酥麻，魂兒已飛上了天，心兒噗噗亂跳，忘了今夕何夕？忘了此地何地？

阿坤也是初抱，如飲醇酒佳釀，懷中之人體香四溢，柔若無骨，如一攤泥，似一池水，彷若喝醉了酒似的，欲仙欲死。

已經腳落實地，冰雪美人仍賴在阿坤寬厚結實的膀臂裡捨不得離開。

油不揩是傻瓜，多抱一刻是一刻，自然不會主動放棄這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咳！」

「咳！咳！」

聽到百世昌、白天威的咳嗽聲，白冰冰這才如夢初醒的回到現實中，掙脫了馬少坤的懷抱。

早已羞得耳根子都紅了，躲到兩名剛剛跑來看熱鬧的婢女身後去。

* * *

贏了小的，接着又跟老的幹上了。

白天威果非弱手，百步神拳亦非浪得虛名。

三拳打下來，阿坤的胸衣已破，在胸膛上留下三個紫黑腫脹的拳印，胸中的血氣也翻騰不已，宛如一鍋煮沸的水。

腳下的成績更顯而易見，大青石的地板被馬少坤踩出兩個深達二寸有餘的腳印來。足証白天威的功力深厚無比，若是換了旁人，怕不命喪當場才怪。

阿坤連挨三拳，屹立未倒，這一關算是又順利通過，接下來該由他來揍白天威了。

總管百世昌忽道：「堡主，眼看就是一家人了，依屬下之見，這關最好是免了吧。」

小三子亦風趣的說：「是嘛，能免則免，何苦自己人打自己人，女婿輸了，白姑娘一定會得相思病，丈人輸了更不好，會壞了白堡主在江湖上的名頭。」

本是一個兩全其美的好主意，詎料，豬八戒照鏡子，兩面不是人，阿坤與白天威都不肯接受。

青衣儒俠道：「例不可免，規矩也不可廢。」

無敵公子道：「大丈夫當磊落坦蕩，頂天立地，不可投機取巧，更不可亂拉關係，走後門，本公子寧可無妻，也不願和稀泥。」

當事人要玩眞的，別人也無可奈何，百世昌忽然又想到一個新點子，望一望昏暗的天色道：「我看這樣吧，現在天色已晚，視線不良，改在明天再戰如何？」

馬少坤不答應：「不，這樣本公子可能會吃敗仗。」

百世昌聽得一呆，道：「這是為何？」

阿坤的答覆既妙且絕：「白堡主的大名叫白天威，晚上自然無法發威，所以本公主堅持要挑燈夜戰。」

這是歪理。

却歪得有理。

誰也拿他沒辦法。

馬少坤雙眉一揚，雙目一翻，骨碌碌的打了幾個轉兒，也不知道他在打甚麼鬼主意，淡淡一笑道：「白堡主準備好，咱家要出招了，如有冒犯，尚請海量包涵。」

青衣儒俠有意探測一下，這位乘龍快婿的功力究竟有多高多深，朗聲道：「少俠盡力施展就是，不必心存顧忌。」

雙腳微開，非丁非八，沉肩凝神，作蹲馬式，胸腔之內聚滿了內元眞力，已作好挨打的準備。

呼！第一掌阿坤用了五成功力。

白天威不愧是一個人物，身子微微一晃便穩住了。

胸內血氣未動，臉上顏色不改。

白冰冰、百世昌等人一齊為他吶喊叫好。

呼！第二掌阿坤用了六成功力。

青衣儒俠的身子向後一仰，但很快便穩住了，雙腳宛若鐵柱，深入石內寸許深。

臉上出現汗珠，神色凝重中又帶着幾許欣喜，對這位未來的女婿似乎頗為欣賞。

凌雲堡的人越聚越多，這時，院子裡已擠滿了人，大家都為馬少坤出類拔萃的表現讚不絕口。

有人說：「這個娃兒眞不賴！」

有人說：「白家的女婿非他莫屬！」

有人說：「大小姐的福氣眞好！」

有人說：「新姑爺的福氣更好！」

有人說：「妻子、房子、金子、銀子都有了！」

有人說：「還有榮譽、地位，可謂人財兩得！」

場邊議論紛紛，好像馬少坤已經跟白冰冰進入洞房上了床。

呼！就在大夥說東道西的當兒，阿坤已拍出了他最後的一掌。

小三子以爲阿坤這一掌會用七成功力，把白天威震退即可，不會使老丈人太難堪的。

孰料，無敵公子却用了八成以上的功力。

勢如狂風暴雨，力可排山倒海，白天威拿樁不穩，悶哼聲中，整個人被震彈起，向後飛去。

看熱鬧的人遭了池魚之殃，一下子就被撞倒一大片。

最後還是白冰冰、百世昌見勢不妙，急切間出手施援，方使他未曾當場出醜，仰面栽倒。

胸中的血氣本已衝至喉頭，被白天威强行壓制住。

＊　＊　＊

凌雲堡的人皆爲這一景象驚駭不已。

但很快便改變態度，全場爆出一陣爆炸性的歡呼。

因爲大小姐終於有了歸宿。

從此凌雲堡將會後繼有人。

青衣儒俠白天威也態度大變，臉上的寒霜早已不見，代之以滿面的笑容，挨了一頓揍，非但不記仇，反而爲之雀躍不已，以無比親切的語氣道：「賢婿好功夫，武林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位來。」

百世昌已經稱阿坤爲姑爺，趨前道賀。

向白冰冰道賀的人更多，凌雲堡立刻沉浸在一片歡樂之中，彷彿馬上就要舉行婚禮似的。

每個人皆喜上眉梢，感染到喜悅的氣氛，包括小三子在內。

只有兩個人例外。

一個是馬少坤。

一個是牛梅芳。

牛梅芳生性冷漠，不足爲奇。

馬少坤眼看就要小登科，做新郎官了，臉上却找不到一絲歡愉之色，淡而無味的語調道：「所有的節目都結束了？」

總管百世昌笑呵呵的道：「已經全部結束。」

「本公子現在就是白冰冰的丈夫？」

「當然，當然！」

「沒有異議？」

「沒有異議！」

阿坤乍然趨前數步，一把抓住了冰雪美人的柔荑小手，道：「咱們走！」

這言詞，這舉動，太突兀了，頓使白冰冰如墜五里霧中，愕然道：「到那兒去呀？」

「海角天涯。」

「去幹嘛？」

「結婚呀。」

「這……」

「嫁鷄隨鷄，嫁狗隨狗，走！」

青衣儒俠白天威急忙上前阻止道：「賢婿說那裡話來，婚禮應該在堡裡辦。」

馬少坤理直氣壯的道：「開玩笑，白家只是嫁女兒，娶媳婦的是馬家，自然該由馬家做主。」

白天威忍着氣道：「賢婿有沒有搞錯，是你入贅白家，並不是小女要嫁出去。」

阿坤瞪眼道：「誰說的？」

「老夫說的。」

「事先爲甚麼不講淸楚？」

「此事人盡皆知。」

「抱歉，咱家不知道。」

其實阿坤早就知道，故意打馬虎眼。百世昌一見事情要僵，連忙過來打圓場，道：「白家乃是武林世家，名滿天下，道上的後起之秀沒有一個不想入贅白家的，難道姑爺不想？」

阿坤從牙縫裡擠出來兩個字：「不想！」

「凌雲堡富甲一方，沒有人會把現成的富貴往門外推。」

「我會，不稀罕。」

「將來有一天姑爺會當上凌雲堡的堡主。」

「本公子現在的官更大。」

「姑爺現在是……」

「武林盟主。」

「我家大小姐艷賽羣芳，日後你會後悔的。」

「哼，天涯何處無芳草，春城無處不飛花！」

變生肘腋，事情的發展太出人意表，白天威簡直要發瘋了，暴跳如雷的道：「白家馬家聯姻的事已成定局，消息定已不脛而走，一夜之間便會傳遍江湖，你怎麼突然變了卦，叫凌雲堡的顏面往何處擺？眞正豈有此理，你到底有沒有誠意娶我的女兒？」

馬少坤毫不考慮，立道：「有啊。」

「有就娶呀。」

「現在還不想娶。」

「爲甚麼？」

「條件不合，除非……」

「除非怎樣？」

「叫冰冰嫁到馬家，而不是咱家入贅凌雲堡。」

「白家沒有後嗣，這事無法改變。」

「馬家只有我阿坤這一條根，不能數典忘祖。」

「事情既然如此，你根本不該前來應徵。」

「現在打退堂鼓還來得及。」

這話彷若平地一聲雷，全場之人的心弦皆爲之一顫。



總管百世昌驚得目定口呆。

白冰冰已傷心的嗚咽起來。

凌雲堡的人全部大罵不止。

小三子也雙眼發直，弄不懂阿坤在變甚麼把戲。

只有牛梅芳還是那個老樣子，面無表情，一副事不關己的神態。

反應最强烈的首推青衣儒俠白天威，怒眉雙挑的道：「木已成舟，婚事已成定局，你不要面子，我們父女還要做人，不能更改。」

阿坤哂笑道：「婚事不能改，可以改條件。」

「條件怎麼改？」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入贅欺人太甚，只要改掉這一條，你女兒就是我老婆了。」

「別的都可以商量，唯獨這一點絕不考慮。」

「那就只好吹了，今後男婚女嫁各不相干。」

「這辦不到！」

「再見！」

「你不要走！」

「告辭了！」

還沒有拜堂，就演出了休妻的鬧劇，眞是滑天下之大稽。

本該是親家，如今成爲寃家，白天威與馬少坤舌劍唇槍，各不相讓。

一個決心要走，一個强行留人，動口不足，瞬即演變全武行。

可是，阿坤現在已經是天字第一號的高手，天下無敵，他決定要走，誰也留不下。

總管百世昌攔不住。

青衣儒俠白天威攔不住。

凌雲堡的高手也攔不住。

眼睜睜的看着對方三人突破重圍，揚長而去。

傷害最大、委屈最深的莫過於白冰冰，再也忍不住滿腹的酸楚，哇的一聲哭出來。

＊　＊　＊

怪事年年有，就是沒有今天多。

這樣的結局，任何人皆始料不及。

小三子也同樣滿頭霧水，一離開凌雲堡便說：「搞甚麼鬼嘛，放着現成的榮華富貴不要，弄得不歡而散，差點沒把白老頭氣死。」

阿坤惡狠狠的道：「咱家就是要氣他。」

很難得，牛梅芳好奇的說：「你們有仇？」

馬少坤咬着牙根道：「本公子和阿三曾在凌雲堡做過雜工，因爲暗中偸學百步神拳，被姓白的逮住，狠狠的打了一頓屁股，逐出堡門，這種奇耻大辱我馬少坤一輩子也忘不了。」

小三子驚「哦」一聲，道：「對，有仇不報非丈夫，那一頓屁股打得好狠，害我三天爬不起來。」

話鋒一轉，忽又改口道：「但是，不論如何，事先也該打個招呼呀，我還以爲阿坤哥眞的想要人財兩得，以此作爲補償呢。」

無敵公子邊走邊說道：「哼，你嘴上沒毛，辦事不牢，咱家若是事先將底牌掀出來，你很可能會露出狐狸尾巴來，把戲演砸，那會像現在這樣精彩絕妙，驚天動地。」

想到得意處，發出連串哈哈大笑。

引得小三子也跟着他放聲大笑起來。

牛梅芳也笑了，是另外一種含蓄的笑，意味深長，輕聲細語的道：「馬公子可曾想到，你這樣做已經嚴重的傷害到白姑娘。」

阿坤童心未泯，孩子氣仍重，免不了常常會意氣用事，聞言冷哼一聲，道：「父債女還，這也是天公地道的事，沒有甚麼不對。」

「這個玩笑開大了，就事論事，你們的名份已定，她現在已經是你的妻子。」

「笑話，咱家絕不更名改姓，姓馬的絕對不會入贅白家。」

「馬公子是否聽過一句俗話？」

「那一句俗話？」

「討一個有錢有勢的老婆，勝過自己奮鬥三十年。」

無敵公子豪氣干雲的道：「市井小人，沒用的懦夫，沒有出息的渾小子才會有這種想法，我馬少坤不會。」

牛梅芳的話眞不少，慢條斯理的道：「公子志氣可嘉，假使白堡主不再堅持入贅白家，是否願意娶白姑娘爲妻？」

「要考慮。」

「還考慮甚麼？」

「因爲沒有感情基礎。」

「既無感情基礎，又何必登門求親？」

「想報復，也是爲了好玩。」

「恕小妹斗膽直言，這種玩笑最好還是少開爲妙，依我看，這件事剛剛才開始，尚未結束。」

小三子是個樂天派，嘻皮笑臉的道：「管它呢，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大不了把白冰冰娶走，沒有甚麼了不起。」

臉色一整，繼又說道：「還是談談妳自己吧。」

阿芳的臉色馬上變得嚴肅起來，道：「我自己沒有甚麼好談的。」

馬少坤道：「有，妳自己的身世背景，縹緲堡的內幕消息等都是絕佳的好材料。」

牛梅芳反問了一句：「有這個必要嗎？」

馬少坤道：「瞭解可以促進感情。」

張三元道：「感情是需要培養的。」

牛梅芳的想法却不一樣：「小妹沒有過去，也不想談感情，我想是該跟

兩位說再見的時候了。」

阿坤一楞，道：「怎麼？妳要走？」

「天下無不散的筵席。」

「魔刀學會了嗎？」

「差不多已經可以應用。」

「明日再走也不遲呀。」

「小妹尚有急事待辦。」

「甚麼事？」

「恕我不便奉告。」

「我們還有再見的機會吧？」

「可能很難！」

話至此，牛梅芳的眸中已滿含了兩眶惜別的淚水，大有生離死別之慨。

可惜天色太暗，阿坤與小三子並未察覺到，目送她頭也不回的消失在暮色蒼茫中。

* * *

下得石人山，就在附近的一個鎮上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阿坤與小三子便又繼續往北走，準備到嵩山少林寺去。

去少林的目的有二：一是回話；二是哥兒倆曾目睹少林四老出現在百丈坪，他們認爲，十之八九少林和尚的手裡會有一張玄元眞經，不是砍掉鐵老虎的驢脚馬腿，就是剝了一張皮。

然而，嵩山之行却失敗了。

因爲，僅半日之隔，少林四老已下山而去。

沒有人知道四老爲何離寺。

也無人知曉他們是否得到一張玄元眞經。

只知道行前他們曾接到一張帖子。

據說是一張死亡的帖子。

準備要去赴死亡的約會。

地點可能在洛陽。

* * *

古都洛陽。

九朝古都。

是一座歷史名城。

是一座懷古之城。

建築宏偉，高樓插天，百業鼎盛，萬商雲集。

最熱鬧最繁華的一條街在巡撫衙門前。

人潮洶湧，車水馬龍，乃意料中事。

銀樓、票號、飯莊、綢緞莊、古玩店等觸目皆是。

茶樓、酒肆更多，幾乎十來八步就有一家。

拐角處就有一家茶館叫「老人齋」。

老人齋的生意好得不得了，店舖不敷使用，將茶座擺到馬路邊上來。

不過，來此喝茶的人並非都是老人。

多的是紈袴子弟，年少兒郎。

偶而還會有妙齡女子前來光顧。

原因是老人齋的水好，茶香，花生特別酥脆。

現在就來了一個母的。

身穿白衣，一塵不染，貌相清麗脫俗，神態雍容莊重，年約十七八歲，手裡拿着一個素布小包袱，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都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大美人。

白衣少女是老人齋的熟客，已一連光顧了三次。

小二哥笑臉相迎道：「老規矩。」

白衣少女頷首道：「嗯，老規矩？」

所謂老規矩是：一碗清茶，一盤花生，兩塊綠豆糕，坐在靠近路邊，一棵大柳樹下面的一副座頭。

小二哥諾應着去了，白衣少女的屁股還沒有坐熱，所需要的東西便搬上了桌。

少女從容的吃着花生、綠豆糕，喝着茶，目不斜視，一直往巡撫衙門那邊望，若有所待，顯得甚是神秘。

被一個小混混發現了，過來搭訕道：「姑娘在等人？」

「嗯！」

少女「嗯」了一聲，未多說一個字，亦未正眼瞧他一下。

混混的臉皮不薄，又沒話找話的道：「等誰呀？是老相好吧？」

少女緊閉着櫻唇，一個字也不說了。

「這位老相好叫甚麼名字？」

少女沒答理他。

「要不要在下替妳找他來？」

少女索性將頭別過去了。

混混眞不知趣，死皮賴臉的道：「一個人枯坐多無聊，在下情願奉陪，幫姑娘剝花生好了。」

不管少女是否答允，抓起一把花生來，一屁股坐在對面的椅子上。

孰料，甫一落坐，便又驚叫一聲跳起來，好像火燒屁股似的。

不是火燒屁股。

是屁股上扎了一根針。

針原來是插在半塊綠豆糕上。

正是少女吃剩的，就放在椅子上面。

混混是條地頭蛇，說甚麼也忍不下這口氣，拔出鋼針，摸着屁股，睜大了眼珠子，準備找少女算帳。

幸好在這個時候，大街上來了一隊捕快，混混可能有前科在案，一見捕快便一溜煙似的跑了。

捕快在清道，凡是佔據馬路的行人攤販一概被喝令趕走。

粗聲大氣，橫眉豎目，態度十分惡劣，行人皆倉皇而去，攤販也急忙收拾東西擠到路邊去。

白衣少女問小二哥：「發生甚麼事了？」

小二哥道：「沒事，在清道。」

「幹嘛要清道？」

「可能巡撫大人要出巡。」

「現任的巡撫大人是誰？」



「叫王國棟。」

「王大人以前是湖南巡撫？」

「是啊，前年才調來河南。」

「這位王大人的官聲好不好？」

「唉，天下烏鴉一般黑。」

「茶座要不要搬？」

「不必，王大人喜歡呼聲與掌聲，只要不跑到馬路上去就沒事。」

* * *

是沒事。

捕快並未驅趕馬路以外的行人攤販，並且過來交代，當巡撫大人的轎子經過時，一定要鼓掌歡呼，以示敬意。

諸事妥當，捕快便繼續往前去了。

接替他們的是一隊兵士，一字排開，分站馬路兩旁。不久，便從巡撫衙門那邊過來一隊馬隊。

馬隊的後面是一隊徒步兵士，一個個雄赳赳氣昂昂的好不威風。

盔甲鮮明，全副武裝，大家的手均按在刀柄上，戒備十分森嚴。

兵士的人數很多，前後左右都有，在中間有一頂沒有頂蓋的敞轎，上面坐着一個身穿朝服，五十餘歲，鬚髮俱已半白，貌相甚是猥瑣的人，正是河南巡撫王國棟。

敞轎所到之處，掌聲與歡呼聲響徹雲霄。

王國棟顯然很喜歡這個調調，頻頻揮手示意，笑得連嘴都合不攏來了。

白衣少女已離座，也夾雜在人羣之中。

她沒有鼓掌。

也沒有歡呼。

河南巡撫王國棟的敞轎很快便行至老人齋附近。

這兒人最多。

歡呼聲最大。

掌聲也最響！

驀然，在掌聲與呼歡聲之外，傳出第三種聲音來，彷彿是有飛鳥從大家的頭頂一掠而過。

定目處，大家有目共睹，立見有一隻似鴿非鴿，似鴉非鴉的怪鳥，以驚人的速度從老人齋這邊飛出來。

比鴿子更敏銳。

比烏鴉更迅捷。

劃下一條優美的弧線，飛向王巡撫。

所有的人都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回事，王巡撫仍自陶醉在掌聲與呼聲中，樂不可支，怪鳥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飛到他脖頸上來。

常言道得好：烏鴉頭頂過，沒有災殃也有禍！

合該王巡撫倒楣，怪鳥居然會殺人，護衛的兵士警覺有異，方待出手撲殺怪鳥，慘叫聲中，王國棟一顆血淋淋的人頭已經滾到馬路上。

鴿子不會殺人。

烏鴉沒這本事。

怪鳥也不是鳥。

是刀！

飛刀！

魔刀！

會飛的魔刀！

是由白衣少女發出。

毫無疑問，白衣少女自然是牛梅芳。

魔刀去勢極猛，餘勁猶存，割下王巡撫的人頭後，又劃下一道弧線，乘風而去。

飛離了大家的視線。

飛進了阿芳的手中。

當衆多捕快、兵士想到要追趕刺客時，牛梅芳早已逃之夭夭，走得無影無踪。

* * *

「有刺客！」

「刺客！刺客！」

「好厲害的刺客！」

王國棟人頭落地，阿芳已去，捕快，兵士、以及圍觀的人羣才驚魂甫定，發出連串驚呼。

阿坤與小三子已至洛陽，正巧路過此地，在另一個方向目睹了這一幕好戲。

小三子對大家的反應遲鈍不敢恭維，嘲諷道：「哼，馬後炮！」

馬少坤亦有此同感，譏笑道：「後知後覺！」

但是，對牛梅芳爲甚麼會刺殺王巡撫的原因却一無所知。

爲仇？

爲財？

爲情？

還是……

這是一個謎，只有阿芳自己心裡有數。

可惜阿芳走了，哥兒倆諱莫如深，小三子胡亂猜測道：「我看她可能是一名殺手。」

阿坤一怔，道：「殺手？何以見得？」

「殺手是孤獨的，冷酷的，沒有感情，阿芳就是這個樣子。」

「咱家不同意。」

「爲甚麼？」

「殺手也是現實的，拜金的，唯利是圖，二千兩銀子的投資數目不小，殺手不會沒有成本觀念，幹虧本的買賣。」

「也許僱主給的銀子更多？」

「我倒覺得是爲仇爲情的成分居多。」

「爲仇或有可能，爲情大概不會，他們的身份年齡大不相同，怎會鬧出桃色糾紛來。」

「這可說不定，許是上一代的事，或者姓王的是頭大色狠，曾經汚辱過阿芳。」

「嗯，看阿芳鬱鬱寡歡的樣子，這個可能性的確存在。」

無敵公子道：「另外還有一種可能。」

阿三道：「說呀。」

「只是奉命行事。」

「奉何人之命？」

「自然是縹緲堡主獨行秀士牛人俊。」

「牛人俊爲何要殺王巡撫？」

「這就不得而知了。」

一切純屬猜測之詞，誰也不敢妄下斷語，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牛梅芳不是一盞省油的燈，其身份來歷又加了一層神秘的色彩。

正因爲如此，阿坤與小三子興起一股亟欲找到她的衝動，眼見現場兵荒馬亂，亂作一團，不願再多所逗留，立朝阿芳逸去的方向尋去。

* * *

沒尋着牛梅芳。

亦未發現少林四老的踪影。

甚至，在整個洛陽城，連一個有頭有臉的武林人物都沒遇上。

只好拖着疲憊的身子，回到他們原來居住的地方——悅賓樓。

悅賓樓在洛陽是數一數二的大店，設備豪華，氣派非凡，哥兒倆的銀子得來容易，花起來也很大方，租下了一個小跨院，顯得甚是闊氣。

奔波半日，累了，也餓了，正當晚膳時分，一入門小三子就交代小二哥，將吃食之物送到跨院去。

小二躬身應是，二人跨步而入，甫一進門便馬上發現屋裡已有人候着。

是一位嬌客。

却並非牛梅芳。

也不是白冰冰。

而是龍鳳宮的少宮主，鐵老虎與德安公主的女兒鐵蓮花。

阿坤看得一呆，愕然道：「少宮主在這裡幹甚麼？」

鐵蓮花欠一下身子，笑盈盈的道：「等人。」

小三子張三元追問道：「等誰？」

鐵蓮花道：「等無敵公子，與不敗少爺。」

馬少坤一怔神，道：「怪事，洛陽之行我們並沒有敲鑼打鼓，少宮主怎知咱家落脚悅賓樓？」

鐵蓮花一本正經的道：「兩位現在已經是成名人物，是大家注目的焦點，用不到敲鑼打鼓也會引起他人的注意，稍一打聽便不難尋着。」

微微一頓，接着又壓低了聲音道：「不過，話又說回來，兩位先殺白貝多，再殺巴爾克，已震怒了大內高手與神風堡，隨時有可能會採取報復行動，今後最好謹言愼行，免得樹大招風，惹來殺身之禍。」

阿三狐假虎威，可不這樣想，傲然道：「阿坤哥現在是天字第一號的高手，拳打武當派，脚踢凌雲堡，打得他們稀哩嘩啦，怕甚麼？」

鐵蓮花有條不紊的道：「常言道得好，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抵不住人多，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先父當年的遭遇就是一個血淋淋的例子。」

是的，鐵老虎的下場殷鑑不遠，血淋淋的事實使馬少坤頓生戒懼之心，頷首稱善道：「少宮主說的是，咱家銘感在心，但不知百丈坪之行是否見到了妳死去的父親。」

鐵蓮花聞言花容立變，戚然道：「見是見着了，可是後來又失踪了。」

阿坤驚道：「死人怎會失踪？」

鐵蓮花含淚道：「本少宮主也莫名所以。」

小三子一臉疑雲的道：「妳不是就在現場嗎？」

「曾經離開個把時辰。」

「去幹嘛？」

「買棺材。」

「回來以後就沒有再見到鐵老怪的屍體？」

「事實確是如此。」

此乃天下奇聞，馬少坤如墜五里霧中，道：「會不會是被野獸吃掉了？」

鐵蓮花搖頭道：「被野獸分食，應該會有骨骸遺留才是，何况附近的死屍甚多，並無異狀。」

「墓穴之內，難道甚麼也沒有？」

「有蛇。」

「想必是被蛇吞食掉。」

「這是不可能的事。」

「此話怎講？」

「蛇太小，只有拇指粗細。」

「許是大蟒蛇，已經離開。」

「不對，附近都是新土，並未留下任何痕跡。」

「這就奇了，莫非是被大老鷹叼走？」

「還沒聽說過天下有這麼大的老鷹。」

「這也不對，那也不是，屍體究竟跑到那兒去了？」

「只有天知道。」

事情的確古怪，透着蹊蹺。

煮熟的鴨子不會飛。

死了的人也不會走。

結果却莫名其妙的失踪了。

上了天？入了地？

化作風？變作雲？

難道？

冷面魔君鐵老虎生時波浪壯闊，多彩多姿，死後同樣疑雲滿天，問題重重，眞是一個令人頭痛的怪物。

鐵蓮花悲痛欲絕，說至最後，已忍不住滾下兩行熱淚來。

小三子道：「先別哭，應該確定一下，那個老怪物到底是不是妳爹？」

鐵蓮花一邊拭着淚，一邊道：「沒有錯，是先父。」

阿坤道：「頭破腦裂，血肉模糊，妳能認得出？」

鐵蓮花道：「先父的肩膀上有一處刀傷，極易辨識。」

小三子游目四顧，裡裡外外的察看一下，道：「少宮主今天好像是跑單



幫，沒坐轎子，亦未帶護衛，這多沒排場，不知是何原因？」

鐵蓮花肅容滿面的道：「是我故意將他們支開的，關於先父的事本少宮主不希望他們知道得太多。」

馬少坤道：「少宮主顧慮得是，一旦傳到德安公主的耳中，你們母女中間必定會有麻煩。」

話至此處，叩門聲起，小二哥已將吃食之物送進屋裡來了。

全是山珍海味，佳餚珍饈，滿滿的擺了一桌子。

還有一瓶洛陽名酒——杜康。

最奇怪的是小二哥居然擺下三隻酒杯，三副碗筷。

不敗少爺張三元馬上發起少爺脾氣來，怒沖沖的道：「你早知道我們有客？」

小二哥倒抽了一口寒氣，畏畏縮縮的道：「這位姑娘說是兩位的好朋友，所以才開門放她進來。」

阿三餘怒未息，吹鬍子瞪眼睛的道：「進來可以，剛才未知會一聲就是你的不對了。」

鐵蓮花道：「是我叫他不要告訴兩位的，並且囑咐悅賓樓，備下晚餐，帳已經付過了，藉以表示一點點謝意。」

* * *

口說無憑，且有具備的事實爲證，鐵蓮花確已態度大變，非但敵意全無，復將兩人當作朋友看待，席間不停的勸菜敬酒，表現得甚是熱烈，彷若至交好友似的。

敬人者人恆敬之，鐵老虎已死，那一筆血帳已一筆勾銷，阿坤對她也同樣頗爲友善，連稱呼都改了，字斟句酌的道：「阿花，相信妳爹說的話嗎？」

鐵蓮花揚眉道：「那一句？」

「全部。」

「相信。」

「也就是說，確認鐵老虎之所以會落得如此悲慘的下場，完全是萬里長、赫隆納、阿爾巴德等人一手造成的？」

「我想是的。」

「毫不懷疑？」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先父沒有說謊的理由。」

「這樣說來，妳也相信四阿哥胤禎的確是一個心狠手辣，忘恩負義的狗皇帝？」

「他本來就是一個寡恩薄情，陰險毒辣的人，連他的親舅舅隆科多都殺掉了，何况是大師兄。」

「妳娘呢？」

一提到德安公主，鐵蓮花的花容立變，顯得格外沉重，久久不曾言語。

馬少坤道：「一個是妳爹，一個是妳娘，本公子知道妳十分爲難。但，橋歸橋，路歸路，此事至關緊要，妳非實話實說不可。須知咱家責任重大，未完成任務，就是沒有履行承諾。」

小三子幫腔道：「這樣會影響阿坤哥的形象，會破壞他的名譽的。」

鐵蓮花猶豫了好一會工夫，方始幽幽怨怨的道：「離開隆中山後，爲了這件事我曾想了很久很久，亦曾多方面求證，我娘八成是受了別人的蠱惑。」

阿坤道：「聽妳的口氣，似乎也認爲阿爾巴德與德安公主之間的關係很曖昧。」

鐵蓮花沉重的點點頭，未發一言。

小三子粗中有細的道：「阿爾巴德常往龍鳳宮跑，是吧？」

「嗯。」

「常常竊竊私語，顯得神秘兮兮？」

「差不多。」

「這事有多久了？」

「自從我爹失踪之後就這樣。」

張三元聽到這裡，猛地拍了一下桌子，嚷嚷道：「看，這樣就錯不了啦，德安公主果然給鐵老虎戴了一頂綠……」

話到口邊，發覺欠妥，「帽子」二字小三子又嚥了回去。

饒是如此，鐵蓮花依然羞憤難當，又低頭飲泣起來。

待鐵蓮花激動的情緒稍爲穩定後，馬少坤才說道：「阿花，妳是鐵老虎唯一的繼承人，雖然遺產不多，只有一本散失在外的玄元眞經，但也自然而然的繼承了他的恩恩怨怨，仇仇恨恨。」

小三子插嘴道：「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就如同阿坤哥當初接受鐵老虎的內元眞力一樣，是强迫中獎，不繼承也不行。」

阿坤啜了一口酒，把玩着酒杯道：「咱家說過，這是一筆交易，本公子自當信守承諾，完成使命，但是爲了尊重少宮主繼承人的身份，還是想聽聽妳的意見。」

鐵蓮花的淚一直沒有停，飲泣的聲音也一直沒有斷，梨花帶雨，楚楚可人，眞是我見猶憐。

聞言抬起一雙矇矇矓矓的淚眼，瞧着馬少坤，無限哀傷的細語道：「馬公子的意思是……」

「萬里長要不要殺？」

「殺！」

「赫隆納要不要殺？」

「殺！」

「阿爾巴德要不要殺？」

「殺！」

「他們手下的那一狐羣狗黨要不要殺？」

「殺！」

「妳那位狗皇帝舅舅要不要殺？」

鐵蓮花猶豫了好一會工夫，方始模稜兩可的道：「你們看着辦吧！」

（未完・十二）

# 浪子出馬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辛棄疾·文
可飛·圖

誇言殺海盜領賞　自稱是浪子賭徒

人們永遠也想不到在那層巒疊嶂的十萬大山裡面，竟然會有那麼舒服的一張床，床本來就是叫人舒服的地方，只不過這張床更令人戀戀不捨離去，即使睡在床上的人聞得噩耗傳來，却仍然不馬上離去。

床上有一張粉白色的繡被，被面上繡的是一對鴛鴦戲水圖，就在那繡被的波動下，一對鴛鴦彷彿活的一樣微微的跳動着。

從床尾看過去，你除了看到四隻脚丫子相互勾搭糾纏之外，便甚麼也看不到了。

那是兩隻男人脚丫子與兩隻女人的嫩脚，看上去白白淨淨，淡淡的紅，湊近鼻尖嗅一下，似乎還可以嗅到百合花的香味。

偶爾，被子裡面會嚶嚀一聲，却也增添幾許情趣。

被子下面的晃動已經很久了，但仍看不出被子裡面男女的模樣，因爲大被子把二人的頭也蓋住了。

既然看不見二人的模樣，那就等着聽一聽二人的對話，且看他們會說些甚麼。

「我放你半個月的假應該夠了吧？」女的聲音細膩。

「你以爲足夠嗎？」男的回答簡單。

「其實我也爲你難過，唉！」

「別再說了，咱們這是高興的時候，別提那事。」

「忽」的一聲，女的把被子掀開兩尺。啊，這女子眞的白，不但白，而且白中帶着粉紅色，那張臉大概是咱們古代四大美人的合併，說她多美就有多美，再看她那若隱若現的尖峯，眞叫人垂涎三尺。

這女的單臂撐着床，斜目看着她身邊的男子，道：「他是你哥哥啊，你們一同出娘胎，他只比你早出半個時辰，如今他被人殺了，你還不急着去找凶手？」

男的挺起身來了。

這男的也不賴，標準的一副美男子模樣，一雙大眼睛，一隻細長的鼻，臉蛋是橢圓的，外加一張不厚也不薄的嘴唇，在他那白得不令人噁心的臉蛋上還眞的配搭得恰到好處，別說是女人了，男人見了也覺得他是俊朗的。

男的對女的嘆口氣，道：「我那位比我大半個時辰的哥哥呀，他不聽我的嘛，如今天下大亂，他偏偏去做官，好地方沒他的份，弄個巡按去台灣，可好，被海盜弄死在大海上，我又怎麼辦？」

女的道：「當然去報仇呀！」

男的道：「做他兄弟的也只能爲他報仇了。」

女的道：「半個月夠了吧？」

男的道：「我的小百合花兒，單只在路途也要十天八天了，還得找機會去海上，半個月夠嗎？」



女的道：「那就二十天，再不然一個月吧！」

男的手臂猛一摟，女的又倒進他懷中了。

於是，繡被上的一對野鴛鴦又在跳動了。

半晌，只聽到女的叫了一聲：「哦，你這個浪子啊，是不是快離開我要把我吃掉啊？」

男的道：「我怎麼會把你一口吞掉？我要慢慢的享用，慢慢的享用到老。」

女的似乎在被下面翻轉身了，她的語音好像對着下面的軟床說：「你哥哥太正經了，而你却是個浪子。」

男的道：「我是浪子命却長，我可愛的小百合花兒，你難道眞的不陪我下江南？」

女的道：「殺人免不了血腥，我怕髒嘛！」

男的道：「墨非子前輩的一身歧黃祛毒之術傳你，我以爲你應該助我一臂才行。」

女的道：「我不想下山，就憑你的那把嚇人怪刀，江湖上你去橫着走吧！」

男的好像火了，他用力的摟抱，直把女的抱得噎氣。

「啊！憋死我了！」

男的用力把嘴印上去，他吸吮有聲，一副捨不得離開的樣子，却又不得不掀被而起。

於是，女的立刻抓緊棉被把光裸溜溜的身子裹緊。

男的穿着衣褲，道：「傳言南方佳麗溫柔，你不怕我饞嘴嗎？」

女的在被中，道：「你是個浪子，我瞭解浪子作風。」

男的搖搖頭，他推開木門往下看。

爲甚麼往下看？只因爲這地方在懸崖上，那個四方洞口上還有四個大字：「天才小築」。

天才小築不出名，但如果提到藥王墨非子，江湖上就是名人了，這一雙男女又是誰？慢慢的你就會知道了。

* * *

如果有人想在江湖上混口飯吃，圖個溫飽，那容易，你只要是個角色，搖旗吶喊就餓不死。

如果有人想吃得飽，還要吃得好，這人就得有那麼一點小聰明，至少能吹善道。

如果有人吃得好，而且口袋裡面還裝得飽，這樣的人就得有兩把刷子。

小風城的石不全石爺就有兩把刷子，你別以爲石爺少了一隻眼睛變成個獨眼龍，石爺的左腿瘸了，變成殘廢，你就以爲他不過爾爾，這你就錯了。

石爺的左眼是他自己毀的，當着江湖一衆好漢面前出刀自己扎瞎的。

石爺扎瞎一目，他連大氣也沒吭，人站在那兒似個石雕像一般穩穩當當。

石爺把自己的左腿平擱在石頭上，用鐵棒把自己的左腿一棒打碎膝蓋骨，他只不過皺了一下眉頭，那一棒就好像他打在別人的膝上一樣。

說穿了也沒甚麼，這就是一個「狠」字訣。

人在江湖行，狠字做先鋒，小風城石爺便深知個中三昧，於是石不全之名，江湖上成了金字招牌。

有人問，石不全爲甚麼要自毀一目，自廢一腿，既然發狠，就應該發在別人身上。

其實這是有原因的，甚麼原因？再說一次，慢慢的你就會知道了。

* * *

小風城東北城角的那座大院子裡，今夜又來了不少賭客，「石敢當大賭坊」的右面馬樁已擠滿了二十多匹騾馬，左面小廣場上還停了七八輛篷車，一陣陣哄鬧聲隨風傳來，就知道賭場多熱鬧了。

登上九層台階，門樓掛着兩盞血紅似的燈籠，每一隻燈籠就好像南瓜那麼大。

進了門往前看，隔着大院就看到迎面那座兩層大廳上擠滿了人。如果仔細看，樓上人比樓下人還多。

喧鬧聲也是從樓上傳來的，樓上賭的是三十二張牌九。

樓下賭的是單雙，兩樣賭都乾脆，一翻兩瞪眼。

* * *

冲着樓梯口的那張四方大桌前，不起眼的擠站着一個年輕漢子，這人的臉上一片冷漠，他的右手按在衣袋上，這動作倒令那推莊漢子撩起薄薄的口角來。

那當然是冷笑，因爲摸着口袋那表示這人已經口袋空空如也。

莊家把牌送出來了，天門的漢子果然掏不出銀子下注，莊家却開口了。

「朋友，把正位讓一讓，如何？」

年輕人雙眉一挑，道：「你叫我走？」

莊家哈哈一笑，道：「不叫你走，難道我走？」

「哈……」十幾個漢子全都笑了。

年輕人不笑，「忽」的一聲，他手中多了一塊紙張，「砰」的一聲壓在桌面上。

大伙眼一瞪，二十多隻眼睛集中在紙上面。

唔，那絕不是一張銀票，沒那麼大的銀票。

莊家把兩顆骰子在右手掌中「嘩嘩啦啦」的搖着，隨便一句，道：「那是甚麼？」

年輕人面無表情的道：「是甚麼你不會自己看！」

莊家不動下注人的銀錢，這是「石

敢當賭坊」的規矩。

莊家對他身邊站的中年漢子點點頭，就見中年漢子伸出左手去撥那張紙。

「嘩，這是甚麼，上面畫了個虬髯大漢的毛腦袋，銅鈴眼，大蒜鼻，齜牙咧嘴像鍾馗……」

中年人邊說邊把紙打開來，原來是一張海捕告示，上面寫的是捉拿大海盜田九旺，賞銀一千兩。

大伙一看哈哈笑，莊家可火了。

「開甚麼玩笑？」

「誰跟你開玩笑？」

「這只是一張懸賞告示，不是銀票。」

「經過我手，它就是銀票。」

「你這種銀票我不賭。」莊家手握骰子不擲出來。

年輕人左右看看衆人，面皮一緊抓起那張海捕告示，他對莊家抖了幾下，低沉的吼道：「我在這上面簽字，你可得認準了。」

他不等莊家回答，右手食指突然在他的唇上一抹之間，鮮血立刻流出來。

「血！」大伙齊吃驚。

莊家一怔間，只見年輕人攤開海捕公文告示，以血指在上面龍飛鳳舞的寫了三個血字：「君不畏」。

年輕人把告示往桌上一放，隨手在袋中取了個藥瓶，倒出一些藥粉在傷口上，面無表情的看着莊家。

不料莊家在楞然之後仍然輕輕搖頭，道：「那仍然不是銀票，朋友，你可以到後院去吃住免費招待。」

莊家指指海捕公文上的血字，又道：「是衝着你老弟這個狠字，我們尊敬夠狠的朋友。」

年輕人冷冷一哂，道：「有眼無珠！」

莊家回以冷笑，道：「朋友，咱們敬重你一個狠字，可也不怕你，這是甚麼地方？」

年輕人道：「石敢當賭坊。」

莊家道：「不就結了？」

年輕人雙目一厲，伸手去拾海捕告示，不料突然一隻手壓過來，便也壓在年輕人的手背上：「出牌。」

好嫩的一隻手，像玉一般細緻，五指尖尖，指甲上還塗了寇丹，露出手腕上一隻翠玉雕花鐲子。

好香，附近幾個人還深呼吸。

年輕人沒有深呼吸，他轉過頭來看。

年輕人的雙目一亮，這女人好美，美得叫人很難猜出她的年齡。

美麗的女人，對於年齡多少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能把男人吸引住。

美眸一瞟間，這女人微露出一口貝齒，閃閃發光。

這女人不開口，她只對年輕人輕點頭。

年輕人一怔間，莊家開口了。

「苗姑娘，這位朋友是你的。」

那女子冷然道：「你是推莊的，不是問賭客底細的。」

莊家道：「苗姑娘，這上面寫的是一千兩銀子，難道你照數目下注？」

姓苗的女子道：「那要問這位朋友了。」

她衝着年輕人點頭，道：「賭多少？」

年輕人道：「一千兩。」

他此言一出，圍的人起了一陣哄，一千兩不是小數目，小風城石敢當賭坊雖然夠排場，枱面也大，但一把牌上千兩銀子的，却也並不多見。

姓苗的女子對莊家點點頭，道：「出牌吧！」

莊家仍然未出牌，莊家抬頭兩邊看，然後對姓苗的女子道：「苗姑娘，你何苦管這檔子事？」

姓苗的女子一瞪眼，瞪得莊家一哆嗦。

美麗的女人是可愛的，但美麗的女人變了臉，往往會嚇人一跳。

姓苗的女子叱道：「少囉嗦！」

莊家抖手把骰子擲出來了。

「三！」

三對門，年輕人伸手取來第一副牌。

年輕人不仔細看，隨手翻開在桌面上。

「嘩！」大伙發出一聲驚嘆，有人還叫道：「啊，一對銅錘敲起來！」

年輕人一看微微笑，雙手在面頰上一搓，就等着看莊家手中的牌了。

這時候，出門的牌也亮開來，白花花的長三一對，末門也不壞，一對地牌四個點，紅嘟嘟的煞是好看。

莊家推出三個對子，這把牌他賠吧！

有人就這麼在低聲的說。

莊家環視一遍，他雙手挾着一對牌，忽然間他哈哈一聲笑，唱起來了：「猴子出門吃花生，牠吃得飽玩鼓鎚，敲得地上四個大火坑唷……嗨……通吃！」

莊家把牌攤開來，嘩，牌桌上亮出猴子來。

一邊的中年人順着出門吃，然後是天門。

只不過他把手按着告示回頭看：「這……」

「不許收！」

這是喝叱，引得衆人抬頭看，原來是石敢當賭坊少東家石小開來了。

莊家立刻恭敬的道：「少東，他……」

石小開道：「不許收！」

他面帶微笑的衝着姓苗的姑娘，道：「苗姑娘，我怎麼等你不着，原來你也喜歡賭兩把。」

姓苗的女子淡淡一笑，道：「不是我賭，是這位朋友，不過，這一千兩銀子我照墊，一文也不會少你的。」

石小開搖搖頭，道：「我的話也擲地有聲，別提這區區一千兩銀子了。」



年輕人一推海捕公文，道：「收着，過不了多久，我便把銀子送來。」

他轉身要走，姓苗的姑娘伸手拉，道：「你要走？」

年輕人道：「我不能把身上的衣服也賭上吧！」

姓苗的女子道：「我只想知道，你身邊方便嗎？」

年輕人道：「一文不名了。」

姓苗的女子把一錠銀子塞過去，道：「一錢逼死英雄漢，拿着，如果不夠，去『跨海鏢局』找我。」

原來這姓苗的女子乃是小風城「跨海鏢局」的大小姐苗小玉是也。

小風城只有一家鏢局，總鏢頭苗剛，人稱叉王，一把母叉丈二長，四把子叉在背上，他膀寬腰圓力氣大，有上山搏虎、下海屠蛟的本事。

那苗小玉正是苗剛的大妹子，如果論武功，苗小玉也不含糊，一對尖刀可抵兩個大男人，不少次由她親自押鏢過海，照樣的平安無事。

* * *

年輕人重重的看了苗小玉一眼，轉身大步走出「石敢當賭坊」。

他走得快，下了台階沒多久便不見了。

苗小玉追出門來的時候，年輕人已走遠了。

她又回到賭坊，却見石小開手中拿着那張告示，對苗小玉一笑，道：「拿去吧，小玉，把這事當玩笑。」

苗小玉接過來，她往告示上看。當然是看上面的血字：「君不畏」。

石小開道：「好名字，却誇張了些。」

苗小玉道：「他叫君不畏，他的表情便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樣子。」她把告示塞在石小開手上。

石小開冷冷的一哂，道：「小玉，別提這混世小子了，咱們進去說話。」

苗小玉還在台階上面引頸望，就好像眞的捨不得那年輕人離開似的。

石小開又道：「那小子撿了便宜早走了，進來吧，小玉，咱們的事情今天要敲定了。」

苗小玉自言自語的道：「君不畏，他甚麼來路？」

* * *

「石敢當賭坊」的後院裡，奇花異卉還帶小橋流水，四隻大白鵝引頸閃翅在那座三丈長的木橋下面嘶聲叫，因爲有人進來了。

進來的人當然是石小開與苗小玉二人。

石小開的表情很愉快，幾乎貼着苗小玉的後背走過橋，他的紅嘟嘟、溜溜圓的面頰上，那份得意就甭提了。

苗小玉還未踩上台階，石小開已高聲吩咐：「來人啊，點心茶水快送來。」

立刻就見兩個侍女奔出來，不旋踵間，便把一應招待的全擺在一張玉面桌子上了。

苗小玉抬頭看，這間大廳眞有氣派，四季花的大屏風共六扇，迎面有個檀木條櫈三丈長，上面還供着神案，仔細看，乃五路財神是也。

賭場供奉財神爺，那正是名正言順，只要賭坊開大門，五路財神自會上門來。

苗小玉沒有衝着神案拜。

她衝着五尊神像笑笑。

石小開已拉開椅子，笑道：「苗姑娘，請坐。」

苗小玉也不謙遜的坐下了。

那石小開坐在另一面，伸手指着桌上點心，道：「苗姑娘，吃呀！」

苗小玉伸手並未吃點心，她只呷了一口茶。

石小開衝着苗小玉只是笑，那樣子就好像他在欣賞着一朵美麗的鮮花。

小風城的人誰不知道「石敢當賭坊」少東家這一陣子正對着「跨海鏢局」的大小姐苦追不捨。

只可惜苗家姑娘似乎看不上石小開。

苗小玉她大哥說過這麼一句話：「黑白難相配。」甚麼意思？苗小玉是聰明人，她一聽就明白。

苗小玉的武功也不俗，蒲田少林達摩院的空空長老，傳了她一身武功。

這事說來話長，只不過長話短說。原來苗小玉她爺，「海霸王」苗一雄乃空空長老方外之友。

* * *

「苗姑娘，吃些點心，這點心乃是溫州來的一位師傅手藝，好吃啊！」

「我不餓，咱們把事情敲定，只不過……」

她往兩邊看看，又問：「少東，石老爺子不在？」

石小開道：「這一陣子我爹住在海濱別墅，這兒的事情幾乎全擱在我的肩上了。」

苗小玉道：「我是來看貨的，石少東，方便嗎？」

石小開道：「尚少一些，苗姑娘，我想也該送過來了，到時候我親自登門去請你，如何？」

苗小玉道：「也行，我走了。」

石小開忙笑笑道：「石壯也該回來了，苗姑娘何不在此等個把時辰。」

苗小玉搖搖頭，道：「我還有事，石少東，鏢局裡還在調派人手，我忙得很。」

苗小玉起身往外走，石小開趨前小聲道：「苗姑娘，如今天下不太平，聽說北邊起了捻子，你一個姑娘家，跑東到西，受盡風霜之苦，還得擔驚受累，眞難爲你了。」

苗小玉淡然一笑，道：「這是命。」

石小開直搖手，道：「命要操在自己手上。」

他併肩跟上去，又道：「一個人的命，如果操在自己手中，這人活得才會自在，如果操在他人手上，這人活得就痛苦了。」

苗小玉道：「環境却能叫人無奈。」

石小開一拍胸脯，道：「只要你大小姐點個頭，我石小開把你當觀音菩薩供奉起來。」

吃吃一笑，苗小玉道：「我也不想當你的神。」

這話令石小開一楞，苗小玉已匆匆的走到前面的石階下，她回頭，對無奈的石小開道：「貨到齊，你通知我吧，我會帶人來點收封箱運往船上。」

石小開道：「你怎麼說走就走，叫我沒有機會留住你。」

苗小玉道：「我說過，我很忙。」

她走了兩步又回頭，道：「對了，那人輸的一千兩銀子，我擔保了。」

石小開哈哈一笑，道：「苗姑娘，你就別再提了，老實說，那小子八成溜掉了。」

他呵呵一笑，又道：「告示上面可沒有載明償還日期，如何還法，只不過憑你大小姐一句話，這樣的借法，恁誰也知道是個大玩笑。」

苗小玉道：「眞有那麼一天，知道那人是哄人的，我苗小玉仍然照數目送來。」

石小開眞的一楞，苗小玉却扭身擺臀，匆匆的走了。

石小開看着遠去的苗小玉，口中喃喃：「我要不把你弄上手，我就不叫石小開。」

＊　＊　＊

「跨海鏢局」的大門外，馬樁上拴着五匹健馬，一邊還停着三輛空車子，苗小玉跨過鏢局大門檻的時候，正迎着一位中年人往外走，那中年人的身後面，總鏢頭苗剛十分恭敬的一叠聲直叫抱歉。

中年人發現苗小玉了。

「苗姑娘，你回來得正好，你哥哥把生意往門外推，這是怎麼啦？」

苗小玉已微笑的點頭，道：「原來是齊掌櫃，我哥哥一定有理由不接生意，你……」

那姓齊的搖頭，道：「你們跨海鏢局快船有三條，我的貨運往台灣去，押鏢銀子我不小氣，可是你哥哥却不肯幹。」

苗剛一笑，彎腰打躬，道：「不是不接，實在這一趟鏢太重要，我必須把力量集結，我出不起紕漏。」

姓齊的道：「我一樣的損失不起，五百斤老山人參、五十斤上好麝香之外，還有山貨二十捆，我……」

苗小玉道：「齊掌櫃，你如果等一個月，我們就接下你的貨，如何？」

姓齊的想了一下，尚未回答，苗剛却對他妹子道：「妹子，聽說北邊正亂得很，這萬一……」

苗小玉道：「哥哥，咱們沿岸往北駛，七天水程五天行，不就是開埠不久的上海嗎，我以為一個月必回來了。」

姓齊的點點頭，道：「就這麼說定了，一個月後我再來，如何？」

苗剛搔搔腮幫上的鬍子，厚實的嘴唇猛一咧，道：「好，我這就盡快的接貨出海，一個月後我回來。」

姓齊的拍拍苗剛，又對苗小玉點點頭，便往大門外面匆匆的走了。

＊　＊　＊

「跨海鏢局」的前面院子裡，嘩，十幾個大漢袒胸低吼着練武，十八般兵器豎立在右廂外，地上石鎖石擔帶沙袋，單槓下面是個大沙坑。

苗剛和他的大妹子苗小玉順着左面繞到大廳上，有個伙計剛收好幾隻茶杯往外走，想必是剛才招待那姓齊的用過的杯子。

在廳上，「跨海鏢局」的副總鏢頭羅世人與另一鏢師丘勇，二人已迎過來了。

苗剛走到桌前面，拉把椅子坐下來。

他剛才也坐在那裡。

苗剛對幾人招手，大伙圍着桌子坐下來。

他問妹子苗小玉道：「石家的東西怎樣了？」

苗小玉道：「沒見着石不全，石小開說還差幾箱，就快齊了。」

苗剛道：「石不全不在？」

苗小玉道：「住在別墅未回來。」

苗剛道：「這麼重要的大事，他不親自出馬？」

苗小玉道：「石小開却說是小事一件。」

苗剛道：「十萬兩餉銀是小事？」

苗小玉道：「還有銅錢五十箱。」

一邊的副總鏢頭羅世人道：「總鏢頭，這是限時鏢，咱們必須仔細琢磨了。」

苗剛道：「車馬已備妥，東西一到便往船上運，連夜出海往北駛，小玉的主意不錯，咱們沿海岸邊行駛，不往大海繞過去，應該不會碰見那批海盜。」他頓了一下，又道：「爲了萬全計，咱們三條船只有一條裝東西，另外兩條船全力保護，所以我把咱們主力分派在保護船上，這裝貨的船就由大妹子擔綱了。」

苗小玉點點頭，道：「哥哥，這一回我把黑妞兒帶去，上一回保鏢去揚州，沒有把她帶去，她在娘面前告我們的狀，她呀……」

苗剛道：「那是你的事，你自己決定吧。」

苗小玉站起身，道：「哥哥，你們調派人馬吧，我回後面去見娘。」

苗剛還未開口，大門外已有人走進來。

這人匆忙的奔進大廳上，道：「總



鏢頭。」

苗剛一瞪眼，道：「甚麼事？」

那人抱拳道：「總鏢頭，岸邊來了個年輕漢子，也不知他怎麼打聽到咱們是保鏢的船，死皮賴臉的要在船上找個工作幹，咱們大伙沒理他，但是，這小子不肯下船了。」

鏢師丘勇叱道：「攆他下船呀！」

那人道：「攆了，他不走。」

苗剛道：「有這種事？抬他下船呀！」

那人搖手道：「四五個人難近他的身。」

「啊！」羅世人站起來了。「甚麼人如此可惡？」他看看苗剛又道：「總鏢頭，我去……」

那人搖手道：「不用去了，副總鏢頭，是我把那人帶來了，我告訴他，用不用，看你的造化，那人這才隨我來了。」

苗剛道：「人呢？」

「候在門外。」

站在廳門邊的苗小玉，雙眉打結的問道：「快帶他進來，也許……」

那人立刻往外走。

苗剛低沉着聲音道：「就快上路了，突然冒出這麼一個人，八成有問題。」

丘勇道：「好辦，不帶他上船就行了。」

苗小玉怔怔的不開口，她心中想着一個人。

那個人便是賭坊上遇到的年輕人。

唔，那年輕人的雙目閃着異樣的光芒，炯炯然很懾人，天庭飽滿露紅光，膽鼻下掛着兩片有力的雙唇，稍圓的臉蛋稀疏的有幾根軟鬍子，一身藍衫腰上紮着一條發光的絲帶。

那身材既不胖也不瘦，兩手青筋根根露，他……

苗小玉正在思忖着，院子裡已走出兩個人來。

前面走的是帶路的伙計，後面……

「唷，敢情正是那個年輕人！」苗小玉心中一窒。

進來的年輕漢子，站在大廳階下一抱拳。

帶路的伙計已對他介紹：「這是我們大小姐，總鏢頭還在廳上……」

那人點點頭，跟着帶路的便往大廳上走。

苗小玉又回身走進大廳上了。

她跟着年輕人身後，臉上一片淡淡的毫無表情。

年輕人並未多看一眼苗小玉，就好像他根本不認識苗小玉這個人似的。

大廳上的人並未注意苗小玉，苗剛雙目直視着進來的年輕人。

只聽那伙計衝着苗剛抱拳道：「總鏢頭，就是他。」

苗剛立刻問道：「朋友想找差事嗎？」

「不錯。」

「有介紹信嗎？」

「沒有。」

「可知道我這是甚麼行業？」

「跨海鏢局。」

苗剛面皮一鬆，道：「我怎能用一個不明底細的人？」

年輕人道：「你怕我是歹人？」

苗剛道：「我又如何相信你是好人？」

年輕人這才回頭看看苗小玉。

原來他的那股子傲氣，在他望向苗小玉的時候又露出來了。

苗小玉在「石敢當賭坊」的牌九桌前，就看過這人的那一臉傲氣。

「大小姐，你也以爲我是歹人？」

苗小玉道：「我沒有說過你是歹人啊！」

年輕人道：「那麼，大小姐收容在下了？」

苗小玉道：「這要我哥哥做主了。」

年輕人再把目光轉向大刺刺坐在椅子上的苗剛，道：「怎麼樣？」

苗剛不回答，他只是輕搖着頭。

年輕人淡淡的笑道：「那麼，我出銀子搭你們的船，如何？」

苗剛未回答，苗小玉却笑笑，道：「你沒有銀子搭船，朋友，不，我應該叫你君不畏，你……」

姓君的笑了，道：「謝謝，難得大小姐還記得我的名字。」

他徐徐的掏，在衣袋中掏出一張告示出來。

姓君的把告示攤在桌面上，赫然又是一張捉拿大海盜的告示，只不過這不是捉拿田九旺的告示。

這是一張捉拿南海大盜「海裡蛟」丁一山的告示。

在座的人俱都看到了。

那張告示對他們不陌生，丁一山這一股海賊，有人說他們的老窩在海南島，也有人說是來自太湖。

只不過，苗小玉却上前笑笑，道：「你身邊帶了不少捉拿海賊的賞格告示嘛，這一張你打算換多少銀子呀？」

姓君的道：「船飯銀子一路送到你們的船靠岸。」

苗小玉看看她大哥。

苗剛面露冷笑在搖頭。

苗剛心中在想：「這傢伙是個狂人！」

不料苗小玉却對姓君的道：「好，那麼你簽押吧！」

苗剛還未出手攔，忽見姓君的左手按在告示上，右手食指在他的嘴上一抹。

嘩，他的右手食指又破了。那絕不是被他咬破的，因爲他的雙唇似乎未張開。

那是如何破的？

苗小玉就是爲了要看清他這一手，才貿然答應的，只不過，她却仍然

未看清楚。

姓君的以血指在告示上龍飛鳳舞的簽押下名字——君不畏。

他簽完之後，站在桌邊用左手猛一推，「沙」，只見那張告示，貼着桌面直往桌對面的苗剛飛去。

「叭！」苗剛隨手猛一拍壓，差一點沒壓住，那紙上一股暗勁，觸之以爲是木片一般。

苗剛的雙眉一挑，低頭看看告示：「君不畏。」

「在下叫君不畏。」

苗剛道：「君朋友，船錢飯錢就別提了，老實說，我的運鏢船上無閒人。」

君不畏道：「我一樣可以工作。」

苗小玉道：「哥哥，把他放在我的船上吧！」

苗剛道：「我不放心啊！」

苗小玉道：「咱們的行業本就是危機重重呀！」

苗剛重重的望向君不畏，道：「君朋友，你來得突然，我這個妹子也愛冒險，你被錄用了，這告示……」

「沙！」那張告示又往君不畏飛來了。

依然是貼着桌面直飛過來，也仍然帶着一股子暗流勁道飄來。

「咻！」

君不畏的手眞快，快得就好像他根本未動似的，那張告示已在他的手上折疊起來。

君不畏把告示塞入袋中，他對苗剛點點頭。

苗小玉對一邊的伙計吩咐：「小劉，帶他去我的船上，該幹甚麼照分派，咱們不養白吃白喝的人。」

說完，她回身就走。

苗小玉頭也不回的匆匆走回後院了。

她爲甚麼突然變得如此冷傲？誰也弄不清楚，只不過君不畏並不注意。

君不畏跟着小劉往大門外走了。

* * *

望着君不畏的背影，大廳上坐的總鏢頭「叉王」苗剛冷冷的對在座幾人道：「這姓君的還有些功夫。」

副總鏢頭羅世人淡淡的道：「想找田九旺一搏，他差遠了，誰不知道大海盜田九旺的那把東洋刀出神入化。」

苗剛道：「我也這麼想，田九旺的人頭如果那麼容易被人切掉，東海岸千里遠，早就太平了，還用得着咱們這種行業？」

他這話便意味着，只有他苗剛的「跨海鏢局」還可以與大海盜田九旺相抗衡。

鏢師徐正太道：「剛才應該試一試姓君的身手，如果他是個半調子，不夠瞧，咱們得對他加以約束，別眞的一旦遇上田九旺，他小子找上去挨刀。」

苗剛道：「剛才我試過，是有那麼一些功夫，只不過想取田九旺項上人頭，我懷疑……」他頓了一下，又道：「我明白我妹子的意思，她也是不想姓君的白白送命，才叫小劉帶到船上的，他既是咱們伙計，當然就不能亂來，總得聽分派，如果叫他搭船，情形便不同了，他可以不聽咱們的。」

苗剛如此解釋，大伙無不點頭。

* * *

海灣一道近三百尺長的石堤，半圓形的彎成一個海港，七八條大小不等的帆船，順序的依靠在石堤邊，這其中就有三條雙桅快船併靠在一起。

黃色旗子上繡着「跨海」二字，高高的懸掛在前桅上，三里遠就能看得見。

小劉遠在三里外便指着港灣，笑對君不畏道：「老弟，你看到沒有，遠處三條最漂亮的快船，上面掛着黃旗的，那就是咱們跨海鏢局的船。」

君不畏只瞄了一下，並未開口。

小劉又道：「君老弟，船鏢比之陸上押鏢大不相同，先決的條件，那就得好水性，你行嗎？」

君不畏只微微一笑，他仍然未開口。

小劉邊說邊走，見君不畏不開口，乾乾一笑，又道：「君老弟，我有一事提醒你，你要牢牢記在心上。」

君不畏開口了，他只「嗯」了一聲。

小劉道：「常言道得是，行船走馬三分命，七分操在老天手，所以大伙有許多禁忌，你知道嗎？」

君不畏只微微一笑，點點頭。

小劉道：「上船之後，不該說的話不說，不該做的事不做，後艙供着媽祖神，每日先行叩個頭，至於你的工作嘛……」他露齒一笑，又道：「每天提水洗艙面，我告訴你，大小姐最愛乾淨。」

君不畏仍然只笑笑。

* * *

二人就快到船邊了，從船上跳下一個黑漢光脚丫。

這人身子好胖，肚皮圓得似水缸，說話的聲音就好像從喉嚨擠壓出來的帶着沙啞聲：「小劉。」

小劉已經走到船邊了，他回應：「胖黑，過來見見新來的兄弟。」

胖黑眨動豬泡眼，道：「新來的？」他目注君不畏，又道：「咱們不缺人手呀！」

小劉道：「小姐吩咐的，留在咱們船上。」

胖黑哈哈一笑，道：「啊，裙帶關係呀。」

小劉道：「少胡說！」他對君不畏點點頭，道：「君兄弟，他叫胖黑，名實相符，你們認識一下。」

胖黑已伸出肥胖大手，哈哈一笑去拉君不畏了。

他握住君不畏的右手，而且好像故意賣弄的暗中把力氣運在手掌上。



他那肥胖的黑臉上有了反應，濃濃的兩道粗眉猛一挑，他哈哈笑了。

他覺得他握了一把棉花，又像是抓了一條泥鰍。

棉花當然是軟綿綿的，而泥鰍却那麼巧妙的滑出他的手掌。

黑黑的大臉龐上突然一緊，旋即哈哈一笑，胖黑伸手拍拍君不畏，道：「你姓君？」

君不畏道：「君子的君。」

他終於開口了，而且回報以淡淡的微笑。

三個人從岸邊跳上船，附近傳來擲骰子的聲音，然後傳出大聲吼叫，原來船艙中有人在擲骰子，正賭得濃。

君不畏跳上船，他發現這三條船的構造一模樣，每條船分前後艙，兩艙之間大桅杆，前艙大，後艙稍小，這時候三條船的人都擠在第二條船的前艙中熱鬧的賭上了。

海船上的日子本來就是這樣，海上行船枯躁無味，也只有以賭來調劑生活。

* * *

小劉把君不畏帶到前艙門口，他指着艙內，道：「咱們這條船，一共八個人，船行海上分兩班，你來了，多一個，咱們九個人睡在這大艙裡，君老弟，我再問你一句話，你會游泳嗎？」

君不畏道：「如果需要下海的話，我就會。」

小劉聽得一瞪眼，道：「怎麼說？」

君不畏道：「我已經說得很明白了。」

小劉更迷惘了。

一邊的胖黑指着大海，道：「喂，老弟，你不會是個旱鴨子吧？」

笑笑，君不畏道：「人總是比不過海裡的魚，對吧！」

眞是莫測高深的一句話，使胖黑也直搖頭。

他只搖了三幾下，便又問：「喂，老弟，你可得實話實說，你暈船嗎？你坐過海船嗎？」

君不畏道：「我現在就在海船上呀。」

胖黑道：「老弟，我可得告訴你，船行大海，顚簸又旋轉，如果暈船，肚皮裡的膽汁也會吐盡，我可要明白的告知你，到時候誰也管不了你了。」

君不畏再笑笑，他低頭看看艙內，只見一邊堆了七八床舊棉被，另一邊單刀擱了十幾把，還有鍊子鏢與五張强力弓與箭。

鏢船上，這些兵器總是少不了的，君不畏只輕輕的搖搖頭，便直起身來，道：「我就睡在這裡面？」

小劉道：「後艙有時是鏢師們住的，這一趟由小姐住裡面，平日裡誰也不許進，這時候上了鎖。」

胖黑道：「兄弟，我看你不像個打雜的，倒像個遊山玩水的，你怎麼想在鏢船上幹活兒？」

君不畏道：「打雜也是人幹的呀，有甚麼不對嗎？」

小劉却對胖黑道：「胖黑，你別小看這位君兄弟，人家還一心想切掉田九旺人頭去換賞銀的，哈哈！」

胖黑一聽可樂了。

他笑，而且捧腹大笑。

「哈哈哈……」

君不畏不笑，他只是斜看胖黑，他發覺這胖子黑得像頭猪，黑得發光，笑起來一對大眼不見了。

胖黑似乎猛吸氣壓住狂笑，指着君不畏，對小劉道：「就他？就他這模樣，哈……」

小劉也笑了，只不過他笑得自然。

胖黑笑了一陣，又道：「大海盜田九旺的頭如果那麼容易被人切掉，他娘的，我胖黑早找去了。」

小劉道：「君兄弟懷中有告示，看情況他似乎有那麼一點憑恃。」

「甚麼憑恃？」

小劉道：「我以爲，但甚麼憑恃，我也不知道。」

胖黑把大手一張，一把揪住君不畏的左小臂，沉聲道：「你說，你憑恃的甚麼？」

君不畏低頭看胖黑那有力的右手，胖黑的右手宛似一道鐵箍，抓得幾乎入肉，光景就怕君不畏掙脫跑掉。

君不畏沒有跑，但他只一抖間，胖黑的右手好像抓到刺棒似的立刻鬆掉手。

胖黑吃一驚的道：「你……」

君不畏却笑笑，道：「你抓人的手勁是一流的，你的力氣夠大。」

這意思是說，你的力氣夠大，但遇上的人是我君不畏，換句話說，你胖子還差遠了。

胖黑怎知這意思，他還抖着一臉肥肉哈哈的笑。

小劉却指指中間船上，對君不畏道：「君兄弟，要不要過去賭幾把？」

君不畏手按口袋，口袋中只有一錠銀子，那是在「石敢當賭坊」時苗小玉拋給他的。

也許他的賭性强，反正如今有地方吃住，何不過去瞧一瞧，賭幾把，至少也先認識這些人一下。

君不畏笑笑，點點頭，道：「有何不可？」

胖黑却冷淡的道：「原來是個賭棍。」

君不畏又笑笑，他跟着小劉往中間船上走過去。

船與船之間不搭跳板，「跨海鏢局」的伙計們均是練家子，一蹦三丈遠。

小劉就是抬腿之間躍過中間快船上的。

胖黑子並未隨着來，胖黑子去做吃的了。

（未完・一）

**上文提要：**唐煌在復仇幫內，得到公主狄寒霜愛慕，並得到幫主當面許諾愛女之親事。唐煌巧編故事，挑起幫主對奪夫之仇人粉蓮花的仇恨，携帶姐妹上山尋找仇人，唐煌利用此調虎離山計，趁機說服公主狄寒霜引荐自己與百毒鬼叟相見，暗中偸取解毒藥，潛上山尋找門玉華，不料，門玉華與粉蓮花均不在山中，不知去向，他只得再返回復仇幫，再作計議……



# 夢中劍手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司空羽・文／可飛・圖

無孔神笛心歹毒　挑唆詐騙施陰謀

唐煌知道三個幫主此去怒山最快也要半個月才能回來，盜藥和救人，並不急在一時，定要瞭解復仇幫中一切情形，才能下手。

他此刻來到石屋的小窗處。

「前輩，前輩！」唐煌低聲叫着。

「誰？」

「是晚輩。」

「哦？」老瘋子沉聲道：「你小子鬼鬼祟祟，深夜來此意欲何爲？」

唐煌低聲道：「晚輩深信前輩被囚於此，定有極大的秘密和苦衷。」

老瘋子嘶聲道：「小崽子，你此來就是消遣老夫？」

唐煌肅然道：「老前輩誤會了，晚輩絕無惡意，也許咱們的目的相同。」

老瘋子以一雙電目凝視着唐煌，道：「小崽子，你不是要娶那狄丫頭麼？」

唐煌吶吶地道：「老前輩有所不知，晚輩我……」

老瘋子厲聲道：「你怎麼樣？」

唐煌沉聲道：「狄姑娘很好，可惜生錯了地方。」

「甚麼？」老瘋子冷聲道：「你不喜歡她？」

唐煌道：「不，晚輩很喜歡她。」

老瘋子道：「既然喜歡她，爲何說她生錯了地方？」

唐煌心想，說出來吧！反正遲早終有那一天，立即沉聲道：「晚輩此來另有目的，所以雖喜歡她，却不能和她結合。」

老瘋子點點頭道：「說說看，你的目的是甚麼？」

唐煌道：「前輩可以賜告大名麼？」

老瘋子道：「非老頭說出名字你才說麼？」

唐煌道：「並非如此，只是晚輩此次進入此幫，有兩大目的，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所以不能不愼重些。」

老瘋子道：「你若相信老夫，就說出來，反之就算了。」

唐煌道：「好吧！晚輩說出之後，前輩千萬要爲晚輩保密。」

老瘋子道：「小子，你轉過身去，讓老夫看看你的後腦。」

唐煌不由一怔，道：「前輩爲何要……」

老瘋子道：「看你的面貌，樣樣都好，不知腦後有沒有反骨。」

唐煌道：「有反骨又怎樣？」

老瘋子道：「有反骨之人絕不可交。」

唐煌啞然道：「前輩請看吧！」說着，轉過身去。

停了一會，毫無動靜，唐煌心中犯疑，正要轉過身來，突感一隻枯爪抓住了玉枕骨。

這一驚非同小可，想不到這老瘋子早已將鐵籠弄壞，此番上當，眞是化不來。

唐煌心想，你身子站在小窗之內



，伸出手來捏住我的玉枕骨，而且並未用力，如果我猝然飄起身形，你的肘部非折斷不可。

唐煌打定主意，却冷笑道：「晚輩以爲前輩是一位可敬的長者，那想到如此卑鄙。」

老瘋子道：「隨你怎麼說，老夫不在乎。只因爲你欺騙了那霜丫頭，老夫就不能原諒你。」

唐煌道：「晚輩並未找她，是她……」

老瘋子冷聲道：「她找你和你找她有何分別？須知一個少女的情意，萬分珍貴，你小子不但……」

唐煌趁他說話之時，足尖一點，他的身子躍起三丈多高，那知捏在他的玉枕骨上的枯爪也跟着升起，抓得不緊也不鬆。

唐煌大吃一驚，身懸半空，猛一偏頭，身子一橫，斜掠而下，站在五丈之外。

豈知身後那隻枯爪，仍然沒動一下。

而且陣陣臭氣撲鼻而來。

唐煌沉聲道：「前輩別賣弄了，晚輩既敢進入龍潭虎穴，早將生死置之度外。」

老瘋子道：「死了之後，再也活不成。你小子來此，是爲了兩大任務，難道就此甘心死去？」

唐煌冷笑道：「命兒八尺，難求一丈。遇上前輩這種人，也只有窩囊地死去。」

老瘋子道：「自古艱難爲一死！死的滋味都差不多，怎說窩囊？」

唐煌道：「前輩早已脫出鐵籠，而且會縮骨功，趁晚輩轉身之時，鑽出小窗之外，這種技倆，晚輩並不欣賞。」

老瘋子沉聲道：「要活命就得跪下，爲老夫叩三個響頭。」

唐煌輕蔑地道：「那恐怕你要失望了，唐某這身骨頭太硬，無法彎曲。」

老瘋子道：「好小子，不跪也得跪！」

他以雙膝在唐煌腿彎處一點，唐煌的腿一屈，却不想跪下，身子一倒，躺在地上了。

老瘋子收回枯手，道：「好小子，果然又硬又臭！你到底來幹甚麼？」

唐煌道：「恕難奉告。」

老瘋子哼了一聲，轉身就走，道：「小子，有人來了，快去！」

唐煌吃了一驚，若被人看到，恐怕前功盡棄，況且這老瘋子雖然戲耍了他，却並無惡意。

剛才若要殺我，有十條命也早完了。

他立即躍起，跟着老瘋子疾掠，越過一堵高牆，竟來到復仇幫圍牆外。

牆外是一片松林，十分黑暗，唐煌進入松林，只見老瘋子坐在地上，招手道：「小子過來！」

唐煌走過來，道：「前輩不是說有人來了麼？」

老瘋子道：「若不騙你，你小子怎能來此？須知在那裡談話，總是不妥，一旦被巡夜的武士看到，老夫完了，你的大事也別想辦了。」

唐煌道：「前輩知道我要辦甚麼大事？」

老瘋子啞然道：「你小子尾巴一動，我便知道你要幹甚麼。老夫雖然囚在石屋中，却早已恢復自由，只是時機不到，還不能離開這裡。」

唐煌不解地道：「前輩等待甚麼？」

老瘋子道：「老夫的目的和你略有相似，只是比你少一樣，你要盜藥救人，老夫要找一樣東西。」

唐煌大爲震驚，道：「前輩已經知道了，這……」

老瘋子道：「別這個那個的，在我的上風頭坐下來，免得聞臭味，咱們談談。」

唐煌深信這是一位奇人，立即抱拳道：「剛才冒犯前輩，就此謝罪。」

老瘋子道：「格老子，別酸了，老夫就是討厭這一套。」

唐煌坐下道：「前輩要找甚麼東西？」

老瘋子道：「這東西太重要了。當然，在你看來，未必有那治瘡之藥及救人重要，但在老夫來看，非得到手不可。因此，甘願受困，等待時機。」

唐煌道：「前輩怎知晚輩來此是盜藥救人？」

老瘋子道：「你和戰雲密談，老夫豈能不知，老夫一看你的面貌，就知道你是唐一飛的兒子。」

唐煌道：「看起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這句話確有至理。照前輩所說，復仇幫中的秘密，前輩都瞭若指掌了？」

老瘋子道：「雖不敢說瞭如指掌，相去亦不遠矣！只有一件事老夫無法瞭解。」

唐煌道：「是不是前輩剛剛說的要找之物？」

老瘋子道：「不錯，現在咱們二人都有困難，若能合作，則兩全其美，各取所需。若不合作，暫時都無法達到目的。」

唐煌道：「請前輩告知如何合作？」

老瘋子道：「老夫的事交你去辦，你的事由老夫去辦，大約七天內，都能達到目的。」

唐煌不解地道：「晚輩來此的目的，確是盜藥和救人，前輩自信能於七天之內成全麼？」

老瘋子道：「老夫子留此的目的，是找那件重要東西，你若能爲老夫辦到，老夫自能於七天內爲你辦到。」

唐煌心想：「這老人大概不是壞人，事實上，自己的秘密都被他知道，要想保密已辦不到，況且以兩件事交

換一件事，也划得來。」

唐煌道：「晚輩有意與前輩交換辦理，但前輩必須告之晚輩所找者爲何物？藏於何處？」

老瘋子道：「老夫所找的是四張獸皮，毛色全白，背有字，至於藏在何處？格老子！老夫若是知道，還要找你小子去辦？」

唐煌苦笑道：「前輩爲了四張獸皮，就甘願在此受苦？」

老瘋子道：「這是老夫的私事，你小子不必多管。你小子若有意交換辦理，就一言爲定，七日之內，在此交換。」

唐煌忖道：「四張獸皮既是如此珍貴，定是藏在極爲隱蔽之處，但不管如何隱蔽，狄寒霜必然知道。假若我爲他找到，他未能爲我辦妥兩件大事，豈不上當？」

老瘋子觀顏察色，已知唐煌在懷疑他，冷笑道：「格老子，你小子在懷疑老夫？

唐煌心中一跳，吶吶道：「晚輩是想，盜藥與救人都極困難，前輩若無把握，千萬不可輕諾，以免誤了晚輩的大事，若待三個幫主自怒山回來，可就……」

老瘋子哂然道：「在你小子看起來，找那四張獸皮，手到拈來，易如反掌。但老夫並不否認，因爲狄丫頭已被你迷住，她會爲你做任何事，而你那兩件大事，在老夫看來，也非常容易，因爲『百毒鬼叟』那老小子的毒物，無法奈何老夫。」

唐煌道：「救人呢？據說八位高人囚於極爲隱蔽之處，且有極多的高手守護。」

老瘋子冷笑道：「老夫何等身份，豈能佔你的便宜！既然答應你，就必能辦到。只是老夫有個條件，不得不事先說明。」

唐煌道：「前輩自管說明。」

老瘋子道：「老夫只能救三人，那就是唐一飛、古勉之和馬白水，其餘的無法兼顧。事實上，老夫也不願救他們。」

唐煌道：「一言爲定，咱們何時碰頭？」

老瘋子道：「第七天夜裡三更正，仍在此交換。」

唐煌道：「如此甚好，晚輩必須立刻回屋，以免被看出破綻。」

老瘋子道：「你不必着急，反正那段壽是死定了，你小子的鬼畫符倒也可以，天亮之前，無人會發現，但老夫有一言相勸。」

唐煌道：「前輩請講。」

老瘋子道：「狄丫頭心地善良，你騙了她之後，準備如何處理善後？」

唐煌道：「晚輩無意和她結合，只有一走了之。」

老瘋子出手逾電，「啪啪」兩聲，打了唐煌兩個耳光，厲聲道：「格老子！你小子的心可眞狠啊！你光是爲你自己設想，有沒有想到一個少女被騙之後，會發生甚麼後果？」

唐煌撫着火辣辣的面頰，沉聲道：「前輩動手打人，出口罵人，不嫌太過份麼？」

老瘋子道：「像你這薄倖之人，老夫已經很客氣了，須知道狄丫頭本身是無辜的。你若決定不要她，就應該當即言明。」

唐煌沉聲道：「晚輩已有兩個未婚妻，豈能再……」

老瘋子道：「既有兩個，又何妨多一個？」

唐煌心道：「我若開門見山，直言不能娶她，她是否能爲我找那四張獸皮？」

唐煌毅然道：「好吧！必要時晚輩可以向她明言不能結合之苦衷，她能幫忙當然很好，反之，晚輩只有認命了。」

老瘋子道：「格老子！你小子的心好狠啊！你以爲說了實話之後，那丫頭還會幫你！」

唐煌道：「此事不可勉强，若她不願意，晚輩只得自己動手了，反正晚輩不能要仇人之女。」

老瘋子冷哼一聲，道：「格老子！隨便你吧，你要的解毒之藥，是解甚麼毒？」

唐煌道：「專治滿身惡瘡之藥。」

老瘋子道：「那個身生惡瘡？」

唐煌道：「恕難奉告。」

老瘋子揮揮手道：「好了，你小子快滾吧！」

唐煌抱拳一揖，轉身掠入牆中，回到屋中，將段壽點了死穴，又將他携到松林中埋了，然後回院睡覺。

第二天，唐煌一睜開眼睛，不由吃了一驚，只見狄寒霜坐在床邊，面向床外，寂然不動。

唐煌心道：「莫非她已知我殺了段壽？」

唐煌定定神，伸個懶腰，道：「霜妹，妳來此好久？」

狄寒霜幽幽地道：「剛來。」

唐煌又是一震，她的神態和昨天大不相同，莫非她已知道他的秘密。

唐煌穿衣下床，試探道：「霜妹，你今天好像有點心事？」

狄寒霜道：「小妹沒有甚麼心事，只是命苦。」

唐煌微微一震，道：「霜妹何出此言？」

狄寒霜道：「小妹自知命苦，不敢怨天尤人，但却不想使黃大哥爲難。」

唐煌心道：「完了，她似已知道。」

唐煌道：「小兄不知霜妹究係何指？」

狄寒霜嘆了口氣，默然良久，站起來走到窗邊，道：「沒有甚麼，我只是觸景傷情而已。」

唐煌道：「霜妹有話只管說出來，咱們現在……」



狄寒霜突然轉身，臉上竟有淚痕，嚶嚀一聲，投入唐煌懷中，悲聲道：「從現在開始，我希望你不要講任何話。」

唐煌不由一怔，道：「這是甚麼意思？」

狄寒霜道：「不必多言，只要你眞心喜歡我，應以行動表示，不說話也行，相反地，你一說話，我就心跳。」

唐煌微笑道：「這不是變成打啞謎了麼？」

狄寒霜道：「但願我們都是啞子，不會說話，因此，我們不必想對方會說出令自己傷心的話。」

唐煌心頭一震，道：「霜妹，快告訴我，你心中有事，却不說出來，這是不應該的。」

狄寒霜悽然道：「小妹確有心事，但若黃大哥不說出你自己的心事，小妹也永遠不說出來。因此，小妹希望我們都不說出來，讓這個秘密於百年之後帶到墳墓中去。」

唐煌見狄寒霜犯了疑心，大感不安，百般追問，她仍是不說，却說一些令人感動的話。

唐煌道：「霜妹，你一定有話要說，你若不說出來，就表示我們之間有了隔隙。」

狄寒霜道：「黃大哥，請問你投靠本幫，目的何在？」

唐煌心中猛然一跳，將內力提於兩臂，暗暗戒備，却沉聲道：「貴幫招募人手，小兄前來應徵，如此而已。」

狄寒霜道：「黃大哥，你別緊張，無論到何種地步，小妹既已成爲你的妻子，是不會和你作對的。」

唐煌大爲感動，也微感慚愧，立即卸了內力，道：「霜妹今天好像語無倫次……」

狄寒霜道：「事到如今，黃大哥仍然貌合神離，小妹實在寒心。」

唐煌道：「霜妹疑心太大了，小兄乃武林末學，自知今後在武林中甚難做一番大事，而且貴幫勢將橫掃武林，領袖羣倫，此等機會，不求個出身，還待何時。不要說小兄武功有限，根本不配興風作浪，即使有點根基，也不敢與貴幫爲敵呀！」

狄寒霜幽幽一嘆，道：「黃大哥，不管你心中想些甚麼，反正小妹矢無他志，今生今世，我……」

她摔摔頭，忍着淚水，奪門而出。

唐煌亦非鐵石心腸，只是衡量輕重利害，不得不忍痛說出而已。

唐煌心中總是感到不安，步出寢室，向花園中走去。

遠處花叢中傳來女子交談之聲，只聞其中一個道：「古姊姊，你說的都是眞的麼？」

另一個少女道：「小女子豈能欺騙少幫主，他就是唐一飛之子唐煌。」

唐煌不由暗吃一驚，而且恨恨不已，原來其中一個是「無孔笛子」古鳳，另一個就是狄寒霜。

前此，門玉華曾說古鳳包藏禍心，唐煌尚不敢深信，現在果然證實了。

本來狄寒霜已經對唐煌發生懷疑，因爲唐煌的身手非同小可，一個武林籍籍無名之輩，不可能有很高的武功。

況且唐煌曾套問那幾位高人被囚之所，顯然此來另有企圖。

狄寒霜沉聲道：「他就是近來聲名大噪的唐煌？」

古鳳道：「是的，在招英擂上，他盡量不用『五霸圖』上的武功，竟被他瞞過。」

狄寒霜喃喃地道：「原來是他！小妹久聞他的大名，起初還不相信，現在證明他的人品及武功比傳說中更高一籌。」

唐煌以爲古鳳說出他的身份之後，狄寒霜定會吃驚，或者馬上去報告她的母親，想不到她的語氣中充滿了驚喜的情緒。

這後果也出乎古鳳的意料，當然也猜到狄寒霜正在深愛着唐煌，這是古鳳所無法忍受的。

古鳳有自知之明，不能與費小潔抗衡，甚至於門玉華也比她佔了優勢，但她絕不能再讓狄寒霜分一杯羹。

古鳳道：「少幫主可知道唐煌有一位未婚妻麼？」

狄寒霜似乎大爲震動道：「誰是他的未婚妻？」

古鳳道：「就是張子萍的女兒費小潔。」

狄寒霜道：「費小潔定是很美了。」

古鳳低聲道：「此姝美，可能是一人之下，千萬人之上。」

狄寒霜道：「古姊姊說的是那一人之下？」

古鳳道：「小女子認爲少幫主之美，堪稱人間絕色，前無古人，但少幫主也該知道『情人眼裏出西施』這句話，唐煌爲人耿直，費小潔雖略遜於少幫主，恐怕亦難與她爭一日之短長。」

狄寒霜沉默一會，道：「無怪他態度曖昧、若即若離了，原來他已經……」

古鳳低聲道：「小女子有個不太光明的辦法，可使少幫主與他……」

狄寒霜道：「不瞞古姊姊，小妹已由家母作主，許配給他了，今生不作第二人想。古姊姊若有良策，請說出來，若能有助小妹，永不忘玉成之德。」

古鳳道：「少幫主應該知道，男女之間的事不容第三者插足，必要時必須狠一點，排除障礙。」

狄寒霜肅然道：「你是說要我殺了費小潔？」

古鳳沉聲道：「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你不殺她，她必毀你。」

狄寒霜道：「她要殺我？」

古鳳道：「並非她要殺你，她存在一天，少幫主就無法獲得唐煌。」

狄寒霜沉聲道：「這個我辦不到。」

古鳳微微一嘆，道：「既然如此，小女子就不便多說了，不過少幫主該知道，小女子完全是爲了少幫主的前途。」

狄寒霜道：「我若殺了費小潔，一旦被唐煌知道，豈不恨我一輩子？況且這種事情總是有欠光明。」

唐煌暗暗點頭，「有其母必有其女」那句話，未必盡然，狄寒霜一點也不像她的母親。

古鳳似乎仍不死心，微微一嘆，道：「其實這件事不須少幫主親自動手，只要略施小計，費小潔會不明不白地死去，即使大羅神仙也不知道是被人害死。」

狄寒霜沉聲道：「甚麼辦法？能天衣無縫？」

古鳳低聲道：「毒！『百毒鬼叟』爲宇內使毒名家，據說他有一種毒物，殺了人之後找不出致命原因來。」

狄寒霜冷冷地道：「好意心領，小妹不想以這種下流手段除去情敵。」

她站起來，連招呼也不打，竟忿然離去。

古鳳空費了一番心機，討了個沒趣，眼望着狄寒霜的身影消失，不由陰笑一聲，道：「現在可由不得你了，我自有辦法叫你背上黑鍋。」

她冷冷一笑，也站起來走了。

唐煌不由十分驚駭，這古鳳心地如此之毒，令人防不勝防，最好的辦法，是現在殺了她，以免後患。

但看在古奇面上，又不忍下手，若不速謀對策，遲早終是危險。

突然，唐煌背後有人道：「唐兄有何應付之策？」

唐煌暗吃一驚，回頭一看，竟然是戰雲和李驊二人，分明他們聽到古鳳和狄寒霜剛才的交談。

唐煌肅然道：「古鳳這女人心地十分險惡，實非始料所及，小弟不能不防她一手。」

戰雲道：「此女臨去時曾面泛殺機，相信她必定暗中興風作浪，唐兄必須小心提防。」

李驊道：「我們此來復仇幫，目的相同，皆在救人及探聽此幫虛實，不知二位可否聽見？」

唐煌道：「小弟已探出眉目，而且可於近日內救出三位前輩，二位不必掛心，只希望大家隨時聯絡。」

戰雲、李驊去後，唐煌回到屋中，覺得必須注意古鳳的行動，立即又向「百毒鬼叟」那個院落奔去。

果然不出所料，古鳳正在和「百毒鬼叟」談話，古鳳伏在院牆上，「百毒鬼叟」在屋中。

只聞「百毒鬼叟」道：「妳丫頭何人？找老夫何事？」

古鳳低聲道：「據晚輩所知，前輩就是昔年苗疆的使毒名家錢起。」

「百毒鬼叟」陰聲道：「丫頭，你此來就是爲了揭老夫的底？」

古鳳低聲道：「不，只是晚輩知道前輩改名隱姓匿居此處的原因。」

「百毒鬼叟」道：「你知道甚麼？說說看。」

古鳳道：「此事被別人聽去諸多不便，前輩可否讓晚輩到屋中來說？」

「百毒鬼叟」道：「你丫頭到底居心何在？」

古鳳道：「前輩若是錢起，一定需要一種治療雙目失明之藥。」

唐煌不由心頭一震，原來「百毒鬼叟」雙目已盲，無怪他老是藏在屋中，而且屋子四週遍佈劇毒了。

而唐煌對古鳳更加忌憚，這女人年紀不大，但見聞特別廣泛。

「百毒鬼叟」嘿嘿冷笑道：「老夫正是錢起，妳丫頭到底意欲何爲？」

古鳳道：「晚輩認識一位神醫，專治失明之疾。」

「百毒鬼叟」冷笑道：「老夫爲雙目失明，曾找遍中原，未遇上醫中聖手，能治失明之疾。」

古鳳道：「晚輩絕非信口開河，此人雖是一代名醫，却因醫德太壞，昔年被人削去雙足，造了一雙假腿，行動不便，以致無法在江湖中走動，因而知者極少。」

「百毒鬼叟」似已心動，道：「此人何名？住在何處？」

古鳳道：「那人叫『松竹廬主』而不名，至於他的住處……」

「百毒鬼叟」道：「你丫頭不要吞吞吐吐，如有所求，不妨說出來聽聽。」

古鳳道：「明人眼前不說假話，晚輩需要一種毒藥，殺人之後，任何人看不出是被人謀害。若前輩能見贈此藥，晚輩趁此去報仇之便，將『松竹廬主』擒來，交與前輩。」

「百毒鬼叟」冷哼一聲，道：「你要謀殺何人？」

古鳳道：「這個恕難奉告，反正此人與本幫無關，與前輩更無瓜葛。」

「百毒鬼叟」道：「老夫怎能相信你？假若妳一去不返，老夫豈不受騙？」

古鳳道：「前輩有所不知，凡是投靠本幫之人，都不容於白道俠士，晚輩已是本幫幫主侍衛，今生絕不脫離本幫。」

「百毒鬼叟」道：「老夫仍然不能相信你，由你丫頭的行爲看來，你丫頭心性極毒，殺人不見血，凡是這種歹毒之人，大多出爾反爾，反覆無常。」

古鳳道：「前輩不信，那也只得算了。其實這件事對前輩來說，有百利而無一害，況且那『松竹廬主』就住在附近，半天可以來回。這等機會，前輩都失諸交臂，眞是可惜。晚輩走了。」

「慢着！」「百毒鬼叟」沉聲道：「讓我考慮一下。」



古鳳道：「前輩最好請快一點，晚輩準備……」

「百毒鬼叟」道：「這樣吧，你先把那『松竹廬主』擒來，老夫立即給你那種毒藥。」

古鳳道：「前輩既然懷疑晚輩，那就算了，況且晚輩不一定非要那毒藥不可。」

唐煌不由暗暗吃驚，古鳳心機之深，連這「百毒鬼叟」都被她吊上了胃口，看樣子非上當不可。

「百毒鬼叟」道：「好吧，老夫答應你了，你先看看你的四週有沒有人在偷聽。」

古鳳立即縱起身形，四下看了一遍，又回到原處，道：「晚輩保證無人偷聽。」

「百毒鬼叟」道：「好，你進來吧！」

古鳳道：「前輩屋子四週都是劇毒，難道前輩要晚輩中毒麼？」

「百毒鬼叟」道：「這是毫無辦法的，雖有進出之法，但爲了老夫的安全，絕不能告訴任何人。幸好老夫有解藥，進屋之後，老夫可以給你解藥。」

古鳳猶豫一下，這件事有點冒險，萬一那老鬼不給解藥，豈不是自尋死路？

但她還是推翻了自己的顧忌，因爲她知道一個雙目失明之人，是如何希望能看到景物。

她立即低聲道：「晚輩來了。」

她掠下牆頭，不下七八丈遠，已經越過院子一半，再一個起落，已站在小屋石階上，道：「晚輩只兩個起落，恐怕中毒不深吧？」

「百毒鬼叟」嘿嘿笑道：「老夫的毒物與衆不同，一百步與一步都是一樣，除非來人能足不沾塵，不過老夫還要聲明一下，在院中足不沾地，可免劇毒，但到了屋中，即使會飛，也非中毒不可。」

唐煌望着古鳳，似無中毒現象，心道：「這老鬼不會是虛言恫嚇吧？」

古鳳進入屋中，屋中靜了一會，只聞「百毒鬼叟」道：「丫頭，當今世上眞有一個『松竹廬主』麼？」

古鳳道：「前輩若是不信，此刻反悔仍然不遲，晚輩剛才聲明過，晚輩不需要毒藥，也可以報仇。」

「百毒鬼叟」陰笑道：「現在可由不得你了，你丫頭既知老夫就是昔年苗疆的錢起，爲世上使蠱名家，現在你的體內，已有老夫的『百毒蠱』，你回不回來老夫都不便勉强，但你必被毒蠱吸乾精血而死，而且無人能治。」

唐煌心頭一涼，忖道：「假若古鳳是信口胡謅，當今世上根本沒有『松竹廬主』人，這一下可眞作法自斃了。」

古鳳道：「毒藥呢？晚輩既敢進此屋子，自然知道『松竹廬主』的住址。」

「百毒鬼叟」道：「記住，這種毒藥無色無味，只要站在敵人的上風頭一撒即可，中毒之人死後找不出任何症狀，只能認爲是急症死亡。」

「還有，」「百毒鬼叟」道：「老夫之『百毒蠱』一月之內必定發作，你必須於一月之中趕回，你現在可以走了。」

古鳳道：「晚輩剛才入屋，不是中了劇毒麼？前輩還沒有賜給解藥呢？」

「百毒鬼叟」道：「不必了，你現在已被施蠱，老夫的『百毒蠱』一旦入體，其他毒力立即消失。」

古鳳道：「晚輩回來之後，前輩怎樣爲晚輩除去毒蠱？」

「百毒鬼叟」道：「在老夫來說，那太簡單了，只要一顆解藥即可。」

古鳳出了小屋，唐煌暗暗跟隨，見她回到自己的屋中，神態十分沮喪。

由此推斷，她所說的「松竹廬主」定無其人，她只是以爲信口胡扯，就可以騙到殺人之藥，這也是陰險之人的下場。

唐煌心想，她要那歹毒害人之藥，要害誰呢？是不是要害費小潔？

一連兩天過去了，古鳳並未離開復仇幫，却是走投無路，唐煌暗中注意她，覺得她又可恨又可憐。

另外，戰雲和李驊也抽空監視她，古鳳已被盯得牢牢地。

就在這一天三更左右，古鳳找了一個部下，弄斷了他的雙腿，並恫嚇他必須照她的話去做，不然的話，她要再斷他的雙臂。

這件事被李驊看到，告訴了唐煌。

唐煌長嘆一聲道：「這女人手段之毒辣，當眞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她要以這個殘廢之人，冒充『松竹廬主』欺騙『百毒鬼叟』，希望得到治療『百毒蠱』之解藥，現在她已無心去害人，正在千方百計救命自保呢。」

李驊道：「唐大哥，要不要阻止她？」

唐煌道：「這女人自作聰明，玩火自焚身，此次若能騙到解蠱之藥，今後或能改過自新，反正此幫中的嘍囉，也不是好人，就讓她試試看吧！」

李驊道：「依小弟看來，她現在唯求自保，當然無暇去謀害別人，一旦解了毒蠱，必定故態復萌，唐大哥不能因爲古奇是她的母親，而使她危害武林。」

唐煌搖搖頭道：「『百毒鬼叟』更不是好人，一生中毒死之人，不可勝數，此番遇上古鳳，也正是他的尅星，就讓他們以毒攻毒，看看那個厲害。」

李驊道：「依小弟估計，她可能不待那漢子的創口痊癒，就要施行這個騙局呢！」

唐煌道：「就讓她試試吧，反正她只要不出本幫，就不會殘害白道武林。唉！前次門姑娘曾看出她爲人陰險，小弟還不敢深信呢。」

李驊道：「假若她殘害狄姑娘呢？」

唐煌面色微變，道：「那麼她的死

期到了，狄寒霜雖生於賊窩之中，却能出污泥而不染，小兄必須盡一切可能，使她安然無恙。」

李驊道：「小弟與戰兄必定嚴加監視，小弟告辭了。」

唐煌道：「謝謝李兄照顧。」

李驊道：「唐兄切莫客氣，這是份內之事，何須客氣！」

李驊走了之後，唐煌又來到古鳳居室窗外，向內望去。

那個被斷了雙足的漢子，竟能任她擺佈，正在背誦古鳳所敎他的話。

唐煌暗暗搖頭，一個人被無端地砍了雙足，若換了稍有志氣的人，定會設法自絕，不會再受她利用，但這個漢子恰好相反，好像仍然貪戀這罪惡的人生。

這時大漢背誦已畢，古鳳道：「可以了，到了那裏，老鬼可能摸你的雙腿，你可要忍耐點，絕不能發出呼痛之聲，反之，我的計劃失敗，你也完了。」

那漢子道：「小的只是有點懷疑，事成之後，姑娘眞會嫁給我這殘廢之人麼？」

古鳳正色道：「當然，須知你的人品不錯，而且甘願殘廢幫我一次大忙，我豈能騙你，事成之後我們脫離此幫，遠走高飛，找個山明水秀之處，安居樂業。」

大漢激動地道：「如果小的眞有那一天，就是再斷了雙臂，也十分值得了。」

唐煌暗暗一笑，心道：「原來如此！此人若非爲了某種企圖，絕不會甘願被斷雙腿，不過，恐怕他是上當了，古鳳豈會嫁給一個籍籍無名的殘廢之人？」

古鳳嫣然一笑道：「只要你喜歡我，我是不會變心的。」

大漢抓着古鳳的手，道：「古姑娘，妳眞美！」

古鳳收回手道：「不早了，我們現在就去，千萬記住，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份，此番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大漢道：「姑娘放心吧，我已牢牢記住了。」

古鳳背起大漢，掩上門向後面掠去。

這件事十分冒險，連唐煌也爲他們揑一把汗，「百毒鬼叟」何等人物，恐怕不易上當。

到了「百毒鬼叟」的院落，古鳳長驅直入，不必再懼怕院中之毒，但到了石階之上，却不再前進。

只聞她低聲道：「錢前輩在麼？」

「百毒鬼叟」沉聲道：「何人夜闖老夫的禁地？」

古鳳道：「晚輩已將『松竹廬主』劫來。」

「哦！」「百毒鬼叟」似乎大出意料，道：「進來。」

古鳳道：「前輩大概忘了吧？晚輩身中毒蠱，不畏任何劇毒，但『松竹廬主』可不能進你的屋子。」

「百毒鬼叟」道：「不錯，老夫差點兒忽略了，現在老夫已將劇毒撤去，可以進來了。」

古鳳進入屋中，道：「待晚輩先解開他的穴道。」

停了一會，只聞那大漢厲聲道：「賤人！你到底是誰？把老夫劫到此處，意欲何爲？」

只聞「百毒鬼叟」道：「尊駕就是『松竹廬主』麼？」

大漢沉聲道：「尊駕何人？爲何唆使這賤人暗算老夫？」

「百毒鬼叟」嘿嘿冷笑道：「老夫『百毒鬼叟』，因雙目失明，想請尊駕偏勞，使我盲目重見光明。」

大漢冷冷地道：「尊駕的算盤可打得不錯，你認爲老夫會爲你治療麼？」

「百毒鬼叟」道：「既來了可由不得你。」

大漢突然顫聲道：「尊駕大力揑老夫之腿，是何道理？」

「百毒鬼叟」嘿嘿笑道：「老夫目不能視物，當然要特別小心，以免上當。」

大漢厲聲道：「你以爲老夫是假的麼？告訴你吧！老夫確是冒牌貨！」

「百毒鬼叟」陰笑道：「現在老夫已相信你是眞的了。」

只聞「嘩啦」一聲，似有一包銀器掉落地上。

大漢厲聲道：「老鬼，你若毀了老夫的工具，老夫和你拚了！」

「百毒鬼叟」道：「莫怪，莫怪！老夫只是想知道你的治病工具有沒有帶來。」

大漢道：「帶來了也不爲你治療。」

「百毒鬼叟」道：「治不治都行，反正今後老夫多了個伴兒，你休想離開老夫。」

古鳳道：「老前輩，看在晚輩面上，你就爲他治療吧！」

大漢沉聲道：「賤人，你是他的甚麼人？」

古鳳道：「我和他素不相識，只是……只是……」

大漢道：「是不是你有求於他？」

古鳳道：「是的，他爲小女子施了『百毒蠱』，聲言若不把前輩請來，他就……」

大漢厲聲道：「老夫看在你丫頭背了老夫一天，而且飲食起居也十分關心，就成全你一次。老鬼，你把解蠱之藥給她，老夫破例爲你治療一次。」

「百毒鬼叟」冷笑道：「老夫必須待雙目復明之後，才能給她解蠱之藥。」

大漢冷冷地道：「既然如此，老夫也認命了，咱們就乾耗吧！」

唐煌不由暗自好笑，看來鬼叟快要上當了！一個人無論如何陰險奸滑，總會有上當之時。

（未完・卅一）